

# 血统

艾晓明



花城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艾晓明著

# 血统

——一个黑五类子女的文革记忆



粤新登字05号

策 划：叶 静

责任编辑：朱子庆

封面设计：刘 一

血 统

——一个黑五类子女的文革记忆

艾晓明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4插页 280,000字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1742-1/I·1536

定价：10.00元

## 目 录

### 一 鬼见愁 ..... (1—15)

1992年，我在北京双榆树副食商店采购春节物品，只听得商店广播喇叭不停地放一支又一支“文革”歌，“我喔喔我们、共产党人、好比咦……”配爵士乐节奏，带点嘶哑的流行歌手的男音：“种啊……啊子”，这一唱，我就想起……

### 二 早夏 ..... (16—41)

我爸揪出来了，我爸成了现行反革命了，我爸是坏人了，是敌人了。什么是敌人？杀刘胡兰、赵一曼、方志敏的，刘文学在辣椒地里逮住的地主婆，从飞机上往下跳的美蒋空投特务……

### 三 七月流火 ..... (42—63)

小弟在外面疯的时候我趴在窗台前往外看，教学楼里灯火通明，我们都放暑假了，东中还是那么热闹。高音喇叭里不断传出女学生激昂的声音：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 四 童年心事 ..... (64—80)

好不容易做条新裙子，只好做黑的了。花布摆在布架上，都是要布票的。花绸子也有，都很贵。不贵也不敢买，满大街根本没什么人穿裙子。偶尔看到穿裙子的小学生，初中生，只穿这种黑色。很快，黑裙子也绝迹了……

#### 五 初潮 ..... (81—108)

我在北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还见到了四外公。那会儿，我见到四外公这件事好像就是一张黑白照片，相纸发黄，一个旧式大家庭的若干人物，一些模糊不清的面影。我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件事则好比是一幅色彩鲜明、光线强烈的彩照……

#### 六 我们看菊花去（上） ..... (109—135)

我外公骨瘦如柴，身形仿佛干缩，明显突出的颧骨、合上眼睑的皱折和额头浓重的阴影，消失在白布之下。尘世的喧嚣、亲人的哀哭，他都听不见了，而他的声音，还要过很久很久，才透过纸背，达于我的耳际……

#### 七 我们看菊花去（下） ..... (136—163)

广播里播了，报纸上登了，悼词重写了，各界

人士、亲属及群众代表 600 余人参加了追悼会。我妈被遗忘了……

## 八 坦白交代…………… (164—195)

我现在写的这一章或者干脆在书中留数页空白。为什么是空白，就让读者自己想去。现如今 40 岁以上的人没有逃过“文革”的，有千千万万的人写过坦白交代、认罪材料……

## 九 猫和老虎…………… (196—216)

好久以前，咪沙还没有丢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见猫上树，急得大叫。……批斗会上，我爸就是猫，他怕给吃了，只好上树，上纲上线上一棵活命的树……

## 十 小将…………… (217—243)

他们不叫炮灰，他们不是为国民党卖命而死；他们不叫烈士，他们的革命要打引号；他们不叫殉葬品，他们不是兵马俑，不是陶土制的；……牺牲无名。后来就有人写了《枫》，写了《龙血树》……

## 十一 回首…………… (244—266)

还有些事，事情虽小，不流血不死人不惊心动魄骇人听闻，就是说出来尴尬、恶心；说出来见不得人与我的身份、面目水火不相容……

## 十二 妈妈写…………… (267—282)

清理阶级队伍，短兵相接，政策攻心，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顽固的敌人。妈妈不是对象，这自己心里有底，就是出身不好，不检查好，群众通不过。通不过是不行的，还要在磨山住多久呢？……

## 十三 旋转的笔记簿…………… (283—298)

陀螺转，陀螺转，战士陀螺，班长陀螺，男陀螺，女陀螺，决派陀螺，爪牙陀螺，代理人陀螺，幕后操纵者陀螺，52岁的陀螺，25岁的陀螺，转，转，转，绳子飞！转转……

## 十四 执子之手…………… (299—319)

我一看她那个样子，我就……我就哭了。爸摘下眼镜擦眼睛：她一看见我哭，……她就醒了。  
……

## 十五 摄影眼…………… (320—348)

我外公南京失守，我四外公惊悉徐来四外婆瘐死，有两张桌子知道他们的心情，“轰”的一声，桌子翻了！1937年，1974年，两张桌子受到摧肝裂胆的一脚，轰然倒下。……

## 十六 祭红…………… (349—376)

后来，我们就都跳进了火里，16岁、17岁、18岁，少男少女，全都跳进去了，把青春的激情、憧憬全都抛进去了……把我们的爸爸妈妈、国家主席……全都放进去了。烧那种红，那种特殊的、不掺一点杂质的红、红彤彤的红、红珊瑚的红、红海洋的红、它的名字可不就叫“祭红”！

后记 .....	(377)
附录 致女儿 .....	艾仁宽 (378)



## 内容说明

这是一部多侧面记述“文革”生活的长篇纪实文学，展示了在“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的心路历程。作者是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爱国将领唐生智先生的外孙女，她以家庭三代人的“文革”经历为线索，再现了荒唐、狂热、残酷的十年动乱岁月风貌，大胆而敏锐地将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和场景——批斗、冲军区、抢枪、武斗、家庭分裂、骨肉相残等等生动地描绘到纸面上；并将“文革”中人们的处境和心态与现实和历史联系起来，从而，对历史和历史与现实的碰撞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思考。文笔饱含激情、催人泪下；结局令人震撼、发人深思。

## 一 鬼见愁

那年，我跳会了这个舞。

跳的时候 双臂下垂微弯 手做握空拳状 空拳 并不是虚张声势，而是令拳头更显壮大），挺胸昂首，双目炯炯直逼前方 声调铿锵报出名字——“鬼见愁”！然后边唱边做动作：

老子革命儿接班，  
老子反动儿背叛。  
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  
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跳到这个“蛋”字时左脚猛一跺地，右脚同时踢起，右手四指并齐，虎口有力成锐角，刀切一般切向斜下方，目光亦斜视手势所指，含义不言自明。以下的词没有配曲，作为说白琅声道出：

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谁要反对毛主席就造他娘的反，  
就罢他娘的官，  
就夺了他的印，  
叫他永世不得把身翻！

这最后一个动作是威武雄壮的，一只腿弓起，另一只腿笔直，左臂握拳高举，右臂握拳作砸下状，犹如已将牛鬼蛇神踩在脚下。

我常常忘了“就夺了他的印”这句词儿，有时就要小行提醒。我们在家里、在球场边、在树林里把这个舞练了多遍，互相纠正动作、琢磨更好的表情和需要改进的姿势。我们又去请教东中的一位女高中生，她与小行家是湖南同乡，假期也不回去。她跳这个舞才跳得健美有力呢，许多年以后我仍记得她丰满的胸脯和青春的脸庞。

确切地说我是跟着小行去请教的，我那时哪有资格和胆识去接近东中的学生！我跟着小行，柔眉顺眼，谦虚谨慎的样子。不过我敢说，我比小行学得认真，跳得投入。

小行你还记不记得？本来我是跟你学跳《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的，你的手腕缓缓转一周，一手在头顶，一手在腰后，学那种孔雀的模样。你腰肢柔软，苗条灵活；我知道我胖，不适合跳舞，可是总不肯放弃。我喜欢跳舞，喜欢班上排节目，我从未想过什么集体活动可以没有我。

我努力回想这个舞，为它是出现在1966年还是1967年想了好一阵。1966年的夏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不是兴了一阵“血统论”吗？怎么马上又出了这个纠正“血统论”的歌呢？还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个标语也是那时兴的吧？那么这个歌应该晚一些？可是不会晚至1967年吧？因为1967年我们常常跳的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和“远方的大雁”。“远方的大雁”那支歌的旋律



现在回想起来仍是悠扬动人。第一句起“远方的大雁……”（高音）；“请你快快”，快干什么？飞吧？天哪，这么动感情的歌，我竟拿不准第二句的词了！“捎封信儿到北京”（音调降）；革命派战士想念亲人毛主席（完）。“革命派战士”可以唱成各种组织，如“钢二司战士”、“新华工战士”，是什么战士就唱什么战士。

不会是1968年，1968年跳的好像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人们传说广播里这支歌一响，街上的人群车马一律停下，翩翩起舞。今天的北京老头老太太跟什么公园或街角旮旯里跳甩手大秧歌，那时老头老太太跳忠字舞，没什么好笑呀。

不是1969年，1969年，我们跳“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庆‘九大’啊啊，庆‘九大’（高音），我们放声把歌唱（重复，停在高音上，完）。

那没有疑问了，就是1966年。

1992年，我在北京双榆树副食商店采购春节物品，只听得商店广播喇叭不停地放一支又一支“文革”歌，“我喔喔哦们、共产党人、好比咦……”配爵士乐节奏，带点嘶哑的流行歌手的男音：“种啊……啊子”，这一唱，我就想起下乡以前宣传队必唱的这支歌。紧接着又是“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这支歌令我想起军宣队。

这是什么蒙太奇？然而1992年春天，这盘名为《红太阳》的磁带唱遍全国，一点都不亚于前四年进哪个商店都可以听到的：“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哦”！

我跟P说，现在的年轻人不晓得那时的辛酸，唱得那么

有劲。说着我就哼了起来，P 不由得也哼了起来。啊！邪了门了，一支也没有忘，一支也没有忘。

我至今唱不熟一支流行歌，小虎队、郭富城、罗大佑，都好听，就是记不住。P 也是一样。《红太阳》出了两辑，哪支歌我们不是滚瓜烂熟！

P，我们完了，想唱也得唱，不想唱也得唱了。有一天，我们老了，在敬老院开联欢晚会，我们脱口而出的准保是“大海航行靠舵手（‘高音 3……）”敬爱的毛主席（‘1……）。

妈难得下楼，初一高兴了，一遍一遍催我和爸下楼去照相。妈晚来就添了这一好，喜欢照相；照了寄给我，寄给弟弟、弟妹，夹在她的照相本里。

我要她找一点旧照片给我，她找来的不过是我在中学里贴的两个黑白相片册子。爸说，那个时候，哪里还有心思照相呢？妈说，抄家抄了几次，早就没得了。

抄了几次？我怎么只记得一次？

我们走到东中教学楼下，爸指着楼北草坪，从这头到那头，几十米，都是大字报。

我怎么不记得？

爸瞪我一眼，木头钉的架子，上面钉上席子，几十米的大字报栏。学生押着我看大字报。这边，从三楼窗户里垂下来的长条幅，上面写的揪出现行反革命么事么事，又是挖出潜埋在水下的潜水艇、大鲨鱼。

我只记得我放学回来，正对着教学楼南面，看见把你揪出来了的大标语。

妈只说在哪里哪里照相，我们相跟着照。我指着楼梯拐角的窗户：爸你挨打就在这里吧？

在 3 楼。

我当时一点都不晓得。

爸说，床底下那个箱子里还有蛮多你的日记呀什么的。

真的？我喜出望外，就跟爸一起把床掀起来。一个医药箱大的木盒子，落满了灰尘。我七拖八扯地，绕过大床下面的旧鞋、旧纸盒，这样那样破烂，抱出我的木盒子。

哦！《战地新歌》。可惜是第三、第四辑了。我卖过类似的书，从武汉卖到黄石，卖到江西。

诗梅的信！宝贝宝贝！还有没有哪个的信？

妈守在旁边，也翻那些大大小小、封面模糊不清的本子：这都是我的，我办学习班时的本子：

有用！有用！就是要那个时候的本子。

那都是别个说的话，别个说么事我就记么事。

管它哪个说的，就看那时的人么样说话嘛。

妈把她的本子拣到一边，我把我的信和本子挑出来。妈进厨房去做饭，我趁机把她拣出来的本子收到我的本子里来。

晚上我坐在被子里看——

单位：售票组（爸揪出来后，妈从东湖屈原纪念馆调至公园大门口卖门票）

姓名：唐仁群

地址：东湖风景区管理处

电话：72051



1966. 冬（冬字下面两点飘飘的像下雪一样。）

第 1 页，1966 年. 11. 4，星期五

抄录支部生活

“老三篇”中的基本观点要反复学反复用。

两把尺子：“完全”和“彻底”。

八个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两个极端：“……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  
对人民极端的热忱。”

.....

然后是“四句话”、“五个观点”、“五种人”和这本《支部生活》的编者按。

果然都是别个的话。

1966年，12. 3，星期六，晴

军政院

中央完全同意军委

中央认为

对于全国大中学校都用，坚决贯彻

军队文化院校，形势是好的，

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发动学生斗学生

因此

军政院校的文化大革命

大破群众框框：充分发

扬民主，大鸣大放，大  
字报，大辩论，不许发动  
学生斗学生还是运动  
初期大打的反革命，  
应（字迹消失了，纸上只有笔画道道，可能钢笔  
没水了）  
**揪 出 来**

“揪出来”三个字又大又粗，看得我一凛，这篇日记不像抄书，应该是听传达文件时匆匆记下的吧？“揪出来”！谁揪谁，没有主语没有宾语。我妈一世糊涂，由此可见一般。我妈肯定不想当揪人的人，肯定又不想当被揪的人。时值我爸已被揪出之年，我妈听到领导传达文件时“揪出来”那个揪字，心惊不惊？肉跳不跳？都搞不清楚了。只有这三个又粗又大又潦草的字，写得刚劲有力，仿佛回应某个传达人的语调。

我匆匆地翻，妈、爸和我儿子在隔壁看电视小品，1993年的春节晚会。外面一阵阵鞭炮声和烟花冲天时“嘞”的一声，我爸妈和全国人民齐声笑和不笑和笑。

“毛主席语录摘抄”

“摘录武汉晚报 尉凤英谈带着问题活学活用  
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十个想一想）”

“中央关于……”

“形势报告……，”

“黑六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

“我的申辩”

我的眼睛一亮，还不是抄的，是写的，哦，不，是抄的。  
妈抄的不是毛主席，是我爸。

## 我的申辩

我没有编过任何反动口号，现分三个问题申辩如下：

### I. 关于寒假作业：

1. 这些句子是改错练习，都是由于语法错误，用词错误引起的政治性错误。为了使同学们认真对待，所以叫大家自己动手来改。

2. 这些句子没有一句是我瞎编造的，全部是同学们作业和试卷中的错误，而且基本上都作过讲评，估计同学们都能改。

3. 出题目布置寒假作业是上级的规定，经过备课小组研究，有关领导看过。

4. 有的教师在第三次鸣放中指出，外语改错久已废弃不用了，可是我解放后从未教过外语，根本不知道这一点，从来东湖到出寒假作业，就只教了一学期。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任何一个教师，任何一个同学告诉过我这一点，而我在调来前曾在新华书店买过几本有关教学的书，其中就有一本《中学



生英语典型错误分析》。这本书的内容全部是改错，该书 1963 年 11 月出版，1965 年第 3 次印刷，书中类似的句子也同样存在，即语法错误用词错误引起的政治性错误，如 P. 115、P. 119、P. 130、P. 134，等等。

### Ⅰ. 关于讲课中的例句：

平时上课我举过许多政治性较强的例句，也引用过主席语录。这种作法曾得到过肯定，但按照上级规定，我从未硬性要求同学记笔记，而是由同学们自由摘录。因此，有的根本不是一天讲的，却跑到一天去了，有的虽是一天讲的，却有当时的具体情况。

#### 1. 本非一处的：

a.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第 12 课中的例句。“我不愿意见到他”是 12 课结束后，练习题中用不定式造句中的例句。当时不光举了否定式，也举了肯定式。后面课时的例句，怎么倒跑到前面去了呢？何况中间明明隔了别人的例句。

b.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这一条语录记得是在期中考试以后，为了鼓励考得不太好的同学而引用的。至于另一条“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则是讲第 7 课的最后一段，为了说明为什么有人叫雷锋为“傻子”，在小组备课时由老师帮我选的。而且引用这一条语录是上研究课，听课的领导和教师很多，既不在一处，又不是我选的，怎么构成了用主席思想反

对主席思想的罪过呢？

（那时的人喊主席就像喊自己家里长辈一样 喊主席不带“毛”字，倍儿亲切。以后看“文革”电影，倘在推心置腹的发言中称主席带“毛”，可知细节失真。）

C. 同样，“我国人民一向支持亚非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是第 2 课的例句，“那是三年前的事”，是第 3 课中为了说明一个特殊句子而举的例句。“每天晚上都听到青蛙的喧闹声”是第 11 课的例句，而另一条有关阶级斗争的语录则是以后某一次上课教的。选这类语录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同学们要求上主席著作；我请示过，领导答复是不能放弃课本，但可以选一些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语录和警句来教，所以才选用的。

2. 虽是同一课时，但有具体情况的：

a.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一例句和“雷凯是个神枪手”，据我回忆是第 12 课的例句，但这两句是先后举的例，也还有其它讲课内容。雷凯实有其人，曾来我校作过报告，他是学习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是主席思想使他成为神枪手的，况且有同学问过我类似的句子，所以结合实际，举了这一句，这两句放在一起，实在不能说有什么问题。

b. “我的老师批评了我”，想不起是哪一课的了，当时为了进一步谈谈认识，曾引用主席语录“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

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而英语句“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放在全句最后的，如何独立成句的？因为英语里原因状语从句，只是从句，不能独立，得有主句才行。

C. 关于核爆炸的句子是为了结合实际，一上课就写了，由同学译出后大家热烈鼓掌。后来讲课文（11课），课程进行中，有个同学问“单独一个”这个词，我才套用课文写了一句“教室里一个人也没有”。这完全是两回事，完全不是什么别有用心。

3. 还有一句“45年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我确实说过这句子的语法不对，不高级。因为在改第6课的练习时，曾改错了带有时间状语“近几周以来”即“××年（月、周）以来”这样一句练习题。小组研究时，组里×老师纠正了我的错误，提出这类句子应该用“现在完成时”而不是“一般过去时”。为此，我曾向同学们检讨过，而这一名也有“45年以来的时间状语，却用的“一般过去时”，故我认为错的，又不高级的。上课前曾请组里×老师查过好几本语法书，小组备课时也研究过应如何改正，而且我记得我的备课本上还有具体改过的，只是因为老师说教师无权改课本才只做了以上的交待，根本未谈过这一句的内容问题。

Ⅲ. 关于单词排列：由于查出上述一些句子，故同学们怀疑很大，对平时听写练习的单词排列也提出问题。但是：



1. 单词基本上是按先后出现次序排列的，并无故意颠倒东调西移的情况。

2. 多出政治性词汇是四清工作队 ××同志的意见。因为有一次他看了我们的考试题，认为一般生活用语太多，政治词汇太少，所以我注意了这一点。

3. 平时学一课讲究听写一次，这是同学们提的意见，说这样便于督促复习，有利于巩固对单词的记忆。我还记得 ××× 同学就专门写过这样一张意见条子。

以上全凭回忆，因为我的备课笔记、教本，都保存在领导处，可以查对。同学们的笔记有记得多的，有记得少的，也可以核对一下。对我家进行过两次搜查，所有的日记、工作记录、笔记本、思想检查材料，也可以看出一些情况。我 49 年参军，51 年随部队调来武汉，有些首长还可以找得到；我 54 年转业省商业厅，直到 65 年调来东湖中学，一直没动过，我过去的情况，也可以调查。但是主席教导我们，“社会实践及其结果是检查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既然效果不好，我当然该负责，当然是罪有应得。而且我解放后从未教过英语，一调来就上课，自己又不虚心，又不谨慎，胡闯一气，岂有不出事的么？何况我确实觉悟不高，水平很低，说错过话，做错过事，这次揪我出来，也是完全应该的。我相信主席的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问题一定会实事求是地搞清楚的，我准备接受党和人民给我的任何处理。

我的申辩，主要就是这些。

1966. 12. 16

大年初一，我睡到 10 点才起床，穿好衣服，我从枕边拿起这本“工作手册”，翻到申辩这页，到隔壁房间找爸爸。

爸爸围着烤火炉看小说，我说，这是不是你要妈妈抄的呀？

爸接过一看，哦，这个材料，姆妈！你几时把这个材料抄下来了哇？

妈从厨房应声而来，接过本子嘟噜说：忘都忘记了。

爸从头看到尾，啧啧说：姆妈伟大！

我问：你的申辩材料没交给领导吗？

交了，怎么没交！后来工宣队退材料都烧了。当着我的面烧的。幸亏姆妈这里还有。

“文革”后兴个当着本人面销毁材料，怎么不兴退还材料，由本人保存？一烧，组织上，个人，都落个清静踏实。那些事情，化作轻烟缕缕，不见了。不过，档案里又还有哪些材料？谁知道呢？记得爸爸以前说起，他有两本解放前写的日记，组织上审干时收去了，再未发还。日记今安在？要还在档案袋里，我爸的档案够沉的了。好不好我去找组织上要回来，就说要写东西用。不过组织上的人也一代代换，哪个管人事的个人敢作主为我抽出爸的日记呢？又或者，日记早已遗失，因为“文革”大字报上没有从日记上揭出的材料。鬼晓得遗失到哪里去了，“文革”时没抛出来害人都是运气了。

中午姐姐与她的女儿、女婿，循例回娘家吃年夜饭。饭桌上我宣布我的考古发现：你莫说，我妈还真是狠，把我爸的

申辯材料偷偷抄下来了。万一“文革”时我爸想不开，一撒手，就凭这个材料跟我爸伸冤了。

我妈忽地出了声：莫说了！音都变了，掏出手巾擦眼睛。

爸眼圈也红着。

我说的是个好话！我忽然笑不出来，呜了一声，一头冲进洗手间。

妈一动情提醒了我，我警觉这两天问多了。妈表面上看来比前两年好，不像 76 岁的人似的，我忘了多说话于妈是忌讳。中午在厨房里做菜，妈还坐在厨房的小椅子上，一边看我拣菜一边说：我们俩个聊天蛮好，平常又没得哪个跟我讲话。

妈，你讲。我端起蒸锅，把咸板鸭拿出来，摊在案板上。

讲到哪里来了？妈说话又急又快，因为牙都掉了，妈想吐词清楚，说话尤其用力，声音大得不行——

后来，我祖父，就是你曾外祖父，说，你就嫁在东安算了。你又有病，不能出去读书。我，那时候，还是蛮想到外头去读书啊。你，就在东安，还可以看到你妈妈，你曾外公跟我说。

那个邓妈妈是吧？

就是我的亲妈妈啊。不是凌妈妈。其实凌妈妈对我也蛮好。

我听姐姐说过，外公不喜欢妈妈的妈妈，她叫邓竹青，是个农村妇女，又裹小脚。凌妈妈凌柯是长沙的女学生，体育好，还会骑马。妈妈 6 岁就跟凌妈妈住。姐姐跟我们说，妈妈以前的条件现在哪个都比不上。妈妈有专门教她拉小提琴的老师、教她骑马的老师。外公想送她到外国去读书，后来

是因为妈妈生了那场病，才回乡里结了婚。这是去年吃年夜饭时说起的事情。

那个，李家，是东安的大财主，想巴结唐家。

为么事呢？

没得势力啊！

哦。

李家的儿子，在国民党的空军学校当教官。哎，你外公，一见他，就蛮喜欢他。

我外公就是喜欢年轻的军官。我爸爸也是军官啰，我心里说。

我结了婚，跟他到杭州。后来“七·七”事变，我又不晓得，我去看外公，随么事都没带。他蛮心细，把我的首饰盒子带把我。后来，我在成都上大学全靠变卖这点首饰了。

客人在按门铃，妈去开门，话到这里断了。

我再不问妈什么事了。晚上我累了，早早上床了。过了一会儿，妈也过来，坐在我脚头，妈欲言又止，终于开口说：你还要问么事，你就问啦。

我没得么事要问了。

这夜，我一直睡不着。隔壁有爸爸的鼾声。与我睡房相连的小房间偶尔有一声妈妈清嗓子的动静。我心里沉沉不安，妈妈睡不着觉就要坏事了。

我悔得要死。

“文革”要讲多少年才算完？好多事我早就忘了，我妈肯定也忘了。经不起提，一提，都想起来了。

## 二 早夏

我对 1966 年的记忆从 5·16 开始，真他妈绝了！

我一写到 1966 年，“他妈的”这词就直往外冒，止都止不住。那年举国上下使用频率最高的词除了“揪”“万岁”，肯定就是“他妈的”。前两个词表明敌我阵线，后一词表达了各种场合下的感情状态。

我不记得这年有过元旦、春节；不记得五月之前的任何事，仿佛这年齐刷刷给砍了头。要命！

我记得 5·16 当然也不是因为那个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尽管这个通知的许多段落我后来不知读过多少遍又听过多少遍，我的普通话和讲课的嗓子就是那时练出来的。

我记得 5·16 是因为，这日，我姐出嫁。

我生于 1938 年阴历 2 月初一。当我来到这个世界不到一个月，父亲就因飞机失事去世了。我的生父叫李尹识，湖南省东安县人，是国民党中央空军军官学校第 4 期毕业生。他去世时 29 岁，当时是国民党空军中尉，也是中央空军军官学校的飞行教官。由于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中央空军军官学校迁至云南省昆明市，因此我父亲死于昆明。我生于昆明，我的名字也是由于降生地中有明字，而取名

“明明”。

我父亲有两个弟弟，大弟解放前夕在南京大学读书，解放时回到老家——湖南省东安县鹿马桥乡楼角坪村。土改时定为地主，现已安排了工作。其妻为妈妈的堂妹，三外公之女，土改时去世，丢下3个儿子。父亲的小弟解放时是个中学生，后安排在航道局里当航标员。

我父亲还有3个妹妹，大妹解放前在长沙市一银行里工作，解放后离开了老家。二妹解放前为家庭妇女，解放后为个体裁缝。三妹解放前夕是中学生，土改时去世。

我父亲家里是有千亩地的地主，思想属封建地主的体系。这个家有财无权势，常成为当时土匪抢劫的对象。他们之所以要妈妈为媳妇，主要是依靠唐生智的权势。在我生父去世以后，妈妈被视为尅夫，李家对她不好但又不敢怎么样她。在一次妈妈与祖母争吵之后，妈妈就带着我住到外公家。当我记事的时候，我就是住在外公家。

外公是保定军校毕业 北伐第 8 军军长，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国民党训练总监。当时家乡的人都称呼他“唐总监”。我一个人生活在外公身边是1946年夏～1949年夏。那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的这段时间，我8岁到11岁。外公是57岁到60岁。

外公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一个拥护共产党的爱国的国民党将领。解放前夕，外公在家乡组织了许多集会，外公亲自演讲，内容是只有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声讨国民党蒋介石镇压人民，腐败无能。由于我受到外公的教育，我始终相信共产党，所以在以后的重大政治运动中我重未讲过一句对党不满的话。在 57 年的反右运动中，像我这种出身的人又在大学上学，未被划成右派，许多人都感到奇怪。我看渊源可能就在这里。

外公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在家乡他有崇高的威望，家乡的人谈到他都是一种敬畏的心情。我在耀祥中学上学时，外公有时视察学校从教室旁走过，学生会自动地喊“起立”，听课的学生会突然站起来。此时外公并不理睬大家，同他的随行人员一起走了。

外公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他并不是一个很自由的人。当时外公住的公馆叫“树德山庄”，公馆大门外有一个大草坪，草坪也是用墙围起来的，并有两个门。其中西边的门有一排平房，住有大约一个连的国民党的军队，据说是蒋介石派来的，名为保卫外公，实则是监视外公的行动。

姐，你写得像交代材料。我看了我姐写的两页纸后笑说。你说这样写可不可以啊？

可以可以。你就写你印象最深的，对外公，对爸爸妈妈，“文革”中的一些事。

过去的事过去就算了，现在大家向前看，姐夫想谈他和弟公司合作的事。

你跟弟向钱看啊，我跟我姐回忆往事。



姐出嫁那会儿 28 岁 ,我 12 岁多一点。姐大我 15 岁 ,从小我就和弟弟喊她大姐姐。弟喊她因为还有我这个小姐姐 ,我喊 ,是因为姐姐大。

姐好像也是突然出现在生活中的。我小时不知有姐姐 ,忽然有一天 ,姐姐从天而降。她大学毕业了 ,从北京分回武汉 ,星期天就回家。

星期天一早 ,过了 9 点了 ,姐姐还没有来 ,爸就轰我和弟弟到大门口去接大姐姐。

我牵着我弟 ,向大门口奔跑 ,穿过宿舍楼、篮球场、葡萄藤架、办公大楼 ,绕过圆形花坛 ,这就到了机关大院的大门口。

我们翘首乞盼 ,马路上车多人多 ,大门口人来人往 ,眼睛都看酸了。看到不耐烦围着花坛跑一圈 ,数花坛上那圈冬青树 ,再跑回原地 ,啊 ,姐姐来了。

姐姐的身影由小变大 ,清清楚楚 ,又文静又秀气。姐姐总是穿白衬衣 ,半腰裙子。姐姐的两条半腰裙都是妈妈的旗袍改的。妈妈的旗袍看都不准我看 ,也从未见妈穿过 ,妈就肯给姐改裙子。一条裙子凸出的绒是红色 ,小小、断断续续的红格子 ,凹下的是素色纱 ,凸凹不平 ,一片朦胧的红云似的。另一条裙子深咖啡色的绒好像大叶子一片一片散开 ,凹下的纱大约是浅咖啡色或淡黄色。我穿着紧紧巴巴 ,不断变小的衬衣裤子 ,傻不楞楞的 ,跟我姐姐比 ,十足的天鹅旁边的丑小鸭。

我姐微垂头 ,目光专注 ,花裙子一团摇摇曳曳荡过来。我和弟一人牵她一只手 ,我顶多到我姐肩膀。我额前自家剪了一排刘海 ,自家编的鸡肠小辫绕成两个圈东边西边晃悠。我

姐齐耳的短发，也不留刘海。姐姐温文地笑，抿嘴不露牙齿。我们把姐接回家了，姐从包里拿出糖给我们吃。

姐给我们吃的糖，那是何等的美味！

那种牛奶糖，姐姐肯定不会买很多，可能就是十几颗吧，分到我手上的也就是几颗吧。

那种一卷花纸包 20 粒的硬糖，是姐姐有回带我去看眼睛时买的。她说等会儿医生给你开刀你不哭，就把这一整卷糖都给你。医生给我打麻药，挑破眼皮里发炎的脓肿，把我包成个独眼龙出来。我不记得疼，就记得姐姐手里的那卷糖归我了。

也有包成方块的糖，是软糖，就是高级糖。爸偶尔给我 5 分、1 毛的零花钱。我用 1 分钱买两颗珠子糖。珠子糖比四环素还小，滚圆，五颜六色。吃了就完了，当然没有糖纸。我从 3 年级开始攒糖纸，那多数是姐姐的糖才带纸。

明明回来了，妈说。妈总是在做吃的。

爸喊姐大明，因为我是小明。爸和姐谈话，我不知他们怎么有那么多话说，爸和妈也不兴那样谈呀谈的。再说他们谈什么，我也听不懂，更不必说，只要我一开口，爸爸就喝道：大人说话，小孩少插嘴。

爸和姐不说话，就下棋，下象棋。

姐姐一回来，屋子中央就挂一条绳子，上面一条接一条，万国旗一样搭着姐姐洗的小手帕。姐姐回来就洗很多手帕。我现在想来都奇怪，姐姐莫非平时手帕脏了都不洗么？又没有见她回来洗过衣服。可能姐姐没时间洗手帕吧，又可能姐姐没有许多换洗衣服要洗吧。

有姐姐的星期天就有糖和花手帕。

姐姐是大人，她有资格跟大人一起活动。

有一年外公又来了，住在南山客社，派车接爸妈去。爸妈都去了，不带我和弟弟，说我们得了肝炎，去不合适。爸妈和车错过了，自己搭公共汽车由汉口到武昌，找到宾馆里。姐姐也去了，后来他们都回来，又是谈呀谈的。姐姐拿出一包高级糖给我们吃，说是外公给的。

姐姐和爸爸再谈呀谈的就是她找了个对象的事，是她的大学同学，在西安。他要来我们家。爸早早交待了我，要喊应叔叔，要有礼貌。

爸那几天脾气才好，我之所以对这一点有深刻印象，是应叔叔在的那天中午我在放学路过的小铺子买糖吃丢了 my 铅笔盒，我爸知道了居然没有骂我。

应叔叔没有成为我姐夫，后来他犯了错误。

按说 he 要做我姐夫，我不该喊应叔叔吧？

这是我记忆的又一次失误。不过我也不可能喊他名字，更不会喊哥哥，我爸对男婚女嫁之事看得慎之又慎，决不会含糊对象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分寸。

可能他大，我就当作叔叔了。应叔叔犯了什么错误，姐姐想必和爸细谈过。反正不是作风错误，这是“文革”前最可耻的错误了。我模糊地记得可能是思想错误，一个搞地质的技术员，能犯多大个思想错误呢？搞不清楚。总之，那年月犯个错误容易得很。

姐姐势必不开心，这个对象没法谈了。依我姐的脾气和我爸的世故，我断定他俩当时一致决策与这个犯错误的家伙断绝关系。

我怎么知道我姐不开心呢？我姐当然不会告诉我，我记

得的就是姐姐加入了对我的训斥：站没有个站相、坐没有个坐相。如今我一坐公共汽车赶紧把双腿并拢，就得益于我姐严厉的也许还夹杂了厌恶的口吻。

姐姐不开心时一声不哼，严肃得令人生畏。我开始有点怕她。

姐姐臭骂我是我在汉口住的最后一年，姐姐接我，可能还有弟弟，到她的集体宿舍玩。晚上姐姐带我们在党校礼堂看完电影回地质局宿舍，我过马路跑快了点，全然不顾她在后面喊我。

姐姐回到宿舍，当着她的同事面训我，没准还取下床头的鞋刷子给了我一家伙。我哪里服气，必是横眉怒目，敢怒不敢言而已姐罚我到走廊上站着，我站在楼道口尽头看星星，心里想着从这里跑回家共有 3 站路。

姐把我叫回屋，关在帐子里睡觉。我听到她还在跟她的室友数落我。还举出了一件我觉得并不是我干的事，结论是：她就是好表现自己！

姐的例子只怕来自我爸吧，从小我爸训我说了多遍的是：少表现自己！

国庆那天总会有盛大游行，晚上放焰火。姐的单位是看游行的最好地段。姐姐头天接我们过去，第二天一早到地质局门口，站在凳子上看游行。各种模型车从中山公园那边驶过来，锣鼓齐鸣，真好看啊！我又庆幸有姐姐，要不然哪里占得到这么好的地段看。以前我们在宝丰路的家门口看游行，只看到成群结队游完行的人，他们还拿着纸花呀、绸带呀，却不舞也不跳。花车则是回各自的单位，上面的人坐在高高低低的模型上，什么动作也没有了。

那天我的裤子荷包里塞了一双缎带，极漂亮的大红色。我真想像那些小姑娘们一样把它扎上辫子。我扎过一回，又怕姐姐说，悄悄又解了，手里捏得发热。我真想臭美，又真怕我姐姐。

我姐头发留长了，编两条辫子，辫梢上什么也不戴。要是她扎蝴蝶结，我就敢扎了，1965年。

姐有时回家，有时不回，要是她上周日没回，爸妈就不知她这周回不回。爸就差我去叫：喊大姐姐回来吃辣椒炒肉。吃肉等于过节，我妈和我姐又爱吃辣椒。

姐出嫁在5·16这天哪儿是黄道吉日，中央发了那么著名的通知，还有后来的所谓“五·一六”分子，早知如此不吉利，怎么着也可以错开它几天。

姐出嫁，爸妈送了一台熊猫牌收音机。这是当时的名牌，爸月挣64元，妈挣47，百十来元工资拿出来买熊猫牌，对他们来说不是小数。

爸那个星期天带我去姐姐的婆家吃姐结婚的饭。我们从东湖上车到江边，然后坐轮渡过江。自从家搬到东湖后，我已有一年没来汉口了。

我爸走路喜欢背着手，我跟着他，沿江边大堤走啊走啊，走到一栋又大又旧的楼前。这一带的楼很旧很老，一栋栋连起来，中间夹一条南北走向的路，楼有租界风，路都通向汉口最繁华的街：江汉路、六渡桥。

我跟爸进了黑黝黝的门洞，沿着光线很暗的楼梯上去，到了一家人门口，里面人很多，我跟着爸，喊一位满脸笑容的大妈：“伯伯”湖北人管年纪大点的大妈都兴叫“伯伯”。“伯伯”

笑盈盈地端茶给爸，拿满满一碟子各式各样的糖给我吃。

我坐在爸旁边，看这间中间隔了大半扇墙的大屋子。靠平台的半间很明亮，但隔在里面的半间就很黑了。也不知我姐在哪里，也不记得我姐夫那会儿在不在。这家里还有好几个小姑娘，但似乎很认生，没有人来和我说话。

我只好听爸和“伯伯”说。“伯伯”忙出忙进，这会儿站着跟爸说：您家放心，你姑娘在我屋里不会吃亏的。我们屋里弟弟妹妹喊她都不喊嫂子，喊姐姐。她说一口汉口话，手脚很麻利。

我爸笑笑，也没有多说。

“伯伯”做的饭菜很好吃，比我妈手艺高多了。那样有味道的菜，我想我姐夫的家是劳动人民。

劳动人民家的菜才好吃，是我童年里对劳动人民的初步认识。

我们在汉口住在省机关的大院里，一直吃食堂，只有妈休息才在家里做着吃。搬到东湖还是吃食堂。爸在桌上药箱的小抽屉里放了一扎饭菜票，每天菜金不超过一元，由我掌握买什么。菜有时打在锅盖上，锅盖翻过来，下面是饭。

我偶尔到同学家去，看见他们吃咸菜炒饭或什么自己家炒的菜，觉得香得不得了。他们的妈就可能是劳动人民，工人或者临时工什么的。

我家是国家干部，爸妈说话有时就是国家干部如何如何。现在我知道我妈只是 23 级干部，比高干差了 10 级，小时不懂级。爸在小学当校长，大人见了爸也要喊一声艾校长或艾老师，我听了也很得意。

我给姐带去一个我用塑料胶丝编的孔雀。那种扎辫子的

细胶丝，一股一股编出糖块那么大的身子，再分作更细的几股，分别做头颈和脚；另一边散开一根根地弯回来，用不同颜色的胶丝在小弧形线圈上打疙瘩、剪断，是美丽的孔雀尾翼。

我怎么会想到送姐姐礼物呢？没人告诉我要送，我没有那么懂人情世故，还知道人和人有时要送东西来相处，可是我送你了，姐姐。我在“伯伯”的屋子里看来看去，看你把我的孔雀放在哪里了。后来，我在你武昌的新家看到，熊猫收音机上站着我的孔雀，我才放心。

姐姐送给爸妈他们的结婚照，我姐长发过肩，编两条辫子搭在身后，戴一幅黑边眼镜，微倚着姐夫。眼镜是爸让她戴的，爸说戴眼镜可以防止近视加深。姐不戴眼镜，爸就要说她。姐夫清秀温存，和我姐一样笑不露齿。

姐，你大，我对你敬畏之情多于亲近，可是毕竟你是我姐！

我不懂你与爸没有血缘关系，不懂你姓李不姓艾于我有什么区别。人家都说，看不出姐不是我爸亲生的，只是奇怪他有这么大的姑娘了。姐，爸打过我们所有的人，我、弟、妈，可是没有打过你。爸没有参加我、我弟的婚礼，因为不愿意或没条件，可你结婚，爸去了。

我姐笑得柔柔的，略带羞涩，这照片，摄足了我姐的动人美丽。

我姐蜜月没度完，我爸揪出来了。

最初，就像邀人入场的游戏。

我们住一楼，对面的一家孩子与我同班又同坐，他爸和



我爸同在外语组，星期六他爸去汉口，两个没妈的孩子自己在家。

我已是小学六年级，眼看要升中学，浑然不知男女有别，总和两兄妹玩在一起。男孩 C 出名的调皮，我自以为是地帮后进，又帮又吵架，吵得打起来，他一拳打肿了我的眼睛。

放学回来，我们路过教学楼，大字报不断出现。这天他爸的大字报也出来了，原来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我和小行两个女孩可乐坏了，C 你敢再惹我们吗？你爸揪出来啦！

上学路上，一看见 C 我们齐声大喊：“烂一猪一肝！”我们以前想如何骂他时，觉得可以骂他爸厚厚的嘴唇像猪肝，这下终于骂出来了。

C 一路跑，不回头也不回嘴。

然后，那天中午我回家吃饭，一走近教学楼就听见高音喇叭里高呼革命口号和打倒我爸的名字，我一抬头全蒙了。教学楼高高垂下大标语横幅，到处可见大字报上我爸的名字，名字上用红墨水划着大叉叉。

我蒙了，我爸是坏人了？我爸是“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了？这是怎么了？

天闷极了，闷得发昏，一丝风也没有。我自己拿了菜票去食堂买饭。在食堂门口，两个学生叫住了我。一个女学生我认识，是爸教的高一一班的班干部，以前到我家来过。

她拦住我，在夹竹桃的树荫底下，她说：艾小明！你爸是反革命！你是少先队员，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写大字报揭发艾仁宽，和他划清界线。

我当时说什么了吗？我能说什么？但我肯定点头了。我

脖子上挂着红领巾，胳膊上佩带着三道杠——大队委的标志，我不止是点头，而且，差不多就在第二天中午，我就把大字报贴出来了。

大字报是写在一张报纸上，正是中午开饭时间，紧挨着教工食堂的学生食堂门口出出进进的人停了一大群。我爬上大字报栏前的方桌上，有学生搬来凳子，我站在凳子上，把我的大字报贴上墙去。

我跳下桌子再看墙，发现我的大字报其实很小，并不显眼，但写的字还是看得清楚。

我爸看见过这张大字报吗？多少年了，我没有问过，爸也没有说起过。不是我去年起心要写这本书，挑起这个话题，我爸妈很少主动讲“文革”。

爸从未说过我有对不起他的时候。有一年吃年夜饭，我们聊天，我和弟说起小时候爸怎么打我们，我们说得嘻嘻哈哈，爸却起身踱回房间。

我对我外甥炜炜说，我爸有回要打你，你爸把桌子一拍，说：你，你打革命接班人！

炜炜笑作一团，真的？真的？

我姐夫拍桌子的时候，屋里的空气肯定僵住了，身为反革命的我爸，听见这当头棒喝，那举起的手必定停在半空，无论如何也落不下去。

我爸打我，不知怎么狠得下心。

按说我也算乖孩子吧，女孩能调皮到哪里去？

爸打完了，才讲道理：下回还敢不敢了？没得那么多时

间跟你说，打一回叫你记得！

后来弟也会闯祸了，爸的训斥是你变成你们；再后来挨打的主要是弟弟，又变成你。

一次饱打是我和弟弟我们俩打乒乓球，外面下大雨，我俩回来棉鞋踩得透湿。

棉鞋完了！本来我和弟的鞋底下还有几张纸，我怕鞋湿，用鞋带扎上纸才往家跑。纸早不知哪去了。

我自知逃不过去，怯怯地看我爸，我爸那个恨，把门一拴，拿出半截竹竿棍子。

我自己把毛裤褪下来，露出单裤子，知趣地说：你就狠狠地打吧。

我爸又吼又打，越打越气。我和我弟蹩在小床边，根本没敢想跑，更不敢犟嘴。稍有解释，爸咬牙切齿一声：你再犟……，手起棍落，只有跳起来叫。

必是爸的吼骂和我们的嚎叫惊动了邻居；邻居连连拍门：老艾，莫打了！

要是妈在，妈就要拦，拦也没有好结果，少不得还要挨上一棍子。事后，爸说我打她（他）你莫拦，她（他）还少挨点。

第二天我出门倒垃圾，碰上邻居妈妈或奶奶，她们就问：疼不疼？

我最恨别人这样问，悻悻地回屋，不言声。

可我爸问就不敢不答应了。所以打完了那关顶难过，该不该打？！

该！

爸晚上拿棉花蘸着碘酒，在我屁股、腿上抹，妈必定没

完没了地说爸不该。我心里别扭，嘴上不说。

还疼不疼？

不疼。

直到我做了父母，才明白父母怎么会打孩子。

儿子拿我抽屉里的钱买了小画书，我说了他一顿。这天口袋里又多出了一块钱。

哪来的？

陈阿姨家沙发上的。

好哇！我叫他送回去。心里转了又转：如何处理？

下午教研室开会，我说出心事，一个老师说：要打！一回就叫他记得。

另一个老师说了一通儿子带的朋友走后，家里丢了东西。

我想了又想，不知下不下得了手。我，人高马大，站在我又瘦又小、不足 10 岁的儿子面前，他怎么经得我打！

我回到家，儿子早已忘了犯过事，画他的变形金刚画得有劲。我叫过他来，举起竹尺：你要记住永远不准拿别人的东西！

我用力打他，一共两下。第一下我情绪就调动起来，第二下完毕，我气得要死，丢了竹尺。

儿子都没有哭，眼里惊异多于恐惧。

P 回来，又几个巴掌。睡前，儿子偎着我说，一共 6 下。

你还数着呢？

嗯。

儿子偎着我，无怨无恨。我起身看他腿，尺下的红印已不明显。我略为心安，仍然睡不着。

P.

嗯？

我们不该打他。想想，我们有没有偷过东西，“文革”时候？敢说没偷过？怎么我们现在不偷了？

（现在不偷了，都不好说。前几天一家公司的总经理还在我们面前谈，创业之初，他如何一书包一书包地把学校实验室的东西偷到他们自己公司里）

我们不该打孩子。如果有错我们就打，以后他就会去打别人。

如今的小孩都是独生子女，心理学家们曾预言独生子女将很难彼此相处。

可是事实是现在的小孩很少打架，连吵架、相骂都不多见。

我和一位研究“文革”的朋友讨论“文革”中武斗的心理，我举出这一例子，供他探讨武斗的远因。现在的孩子都不挨打，他们彼此就不打。我们小时候，挨打、小孩打架是常事。

不过像你那样挨打的也不多，他说。

也可能吧。

我和我妈都记得的另一场打是与我儿子类似的过错：偷东西。

可是，我没偷别人的，偷的是自己家的，饼干。

我爸怎么想得出来，把一个半大不小的罐子吊起来，以免我能拿到，里面装的饼干。

我爸怎么想得出来，要到我不想让儿子一口气吃完好吃而价钱贵的东西也想藏起来时才明白。

家里一间屋子，沿墙放了一张大床，横着，睡我和弟弟；两张小床，竖着，睡爸爸妈妈。

床对面是洗脸架、旧衣箱、写字桌。吃饭的小方桌贴衣箱侧着，吃时才放正。

没有壁柜、组合柜可供藏好吃的。

我爬上凳子，就拿到饼干了，吃了两块。爸说：你吃了没有？我抵赖，他说盖子动过了，他不是那样放的。

铁证如山。

偷吃的，这么馋！还说谎话骗人！我想象我那一副馋兮兮没出息的黄毛丫头样儿，穿得个皱不叽叽，又不知错；我爸越看越堵心，你、你、你偷！我叫你偷！我打死你！

拴门，拿棍子，棍子是挂帐子的竹竿那种，不一定很长，刚好顺手，棍子打疲了。

我妈记得这次是我妈下班，长途转几道车从东湖回到汉口，还没进门就听邻居说了。我妈气呀，气……

我记得这次是因为我爸收拾完了我，气咻咻，要我自己去找姐姐，问问她我该怎么办。

我爸也许和我后来收拾我儿子之前同样是“技穷”的心情？

晚上，爸给我抹碘酒，又把罐子取下来，说：你随便吃。

我一边哭，一边吃了两块，随便也吃不下去了。

爸后来指上戴了一个戒指，好像戒打孩子的毛病。我渐渐少挨打了，弟弟则多起来。弟弟挨打，一见爸拿棍子，我就在一边替他求饶，爸，算了！爸，莫打了！

弟挨打，多半是因为他在外头打架。

假如我爸没打过我，我会不会贴爸的大字报？

我问过我儿子：假如有一天有人说你妈是坏人，你怎么办？

我骂他！

假如大家都说你妈是坏人呢？

那我就说他们是坏人！

嗽，这叫我意外的回答！时代真的不同了。

假如我爸没打过我，学生要我写大字报，我多半还是会写的。就算是没有学生逼我写，只要文化革命在搞，我也不敢说就不动写的心思。划清界线，迟早的事。

从小到大，我们讲的是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老师、爸妈、书上、广播里，全是这样。

幼儿园里我们唱：

太阳底下红花开，  
啊啊啊啊啊，  
红花朵朵遍天下，  
啊啊啊啊啊，  
党是太阳我是花，  
花儿在阳光下天天长大，  
花儿在阳光下天天长大。

后来上小学，学雷锋，又唱：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一心！

党和人民说我爸是反革命，我怎敢说他不是！大字报、大喇叭、大鸣大放，我环顾四周，谁见过这阵势，谁对我说爸不是，别写？

可我举不出我爸反革命的事实，更甭说反党反社会主义！

20年后，我定居北京，爸来玩，我陪他逛天坛公园。边走边聊，我说我把我儿子培养到大学毕业，送出去留学，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爸脚一跺，正色喝道：胡扯八道！中国么样不好啊！这公园要是解放前还不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说破天我爸顶多也就是反我妈、我和我弟，除了发脾气打过我们，我都挑不出他别的坏处。20年后也挑不出。

我的大字报大意就是揭发我爸在家对我们不耐心教育，打我们，军阀作风，坚决和他划清界限之类。大意是这样。军阀作风是有时妈妈说爸爸的词，好像有条语录：军阀作风，简单粗暴。我妈要说的就是后半句的意思。哦，我在大字报上不是写的我爸你如何如何，而是写艾仁宽他……

我中午贴了我爸的大字报，下午在学校又写了反动标语。

我爸揪出来了，我爸是阶级敌人了，可我不恨我爸。

我爸打我时，我有过一句极恶毒的腹诽，是真正的忤逆：

等你老了咋……

那潜台词还不清楚吗？你打不动我了，我就……

天下父母都莫打小孩呀，想想这句腹诽，一个小女孩转这样的念头，好不寒心啊。

我不恨我爸，我爸不是总打我，我 13 岁前我爸也就打过我那么几回，也就是说我一生也就只挨过那几回打。更精确地说，也就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吧，再小时我住幼儿园。

我爸凶是凶，爸又是我的依靠。爸心情好的时候，笑眯眯的。我上一年级，妈下放到农村去劳动，弟住保育院，家里只有我爸。我和爸住在机关里一间很小很小的屋子里，外面寒风呼叫“呜呜”好大的声，我在爸的被子里，很暖和啊！

爸让我自己梳辫子。他给我一个小盒子，啊！一盒子花绸带子、花发卡。可惜我梳不好辫子，爸又让我去理发室理了个卷卷头。辫子是不用梳了，绸带子也没法儿戴了。

星期六晚上，爸带我和弟弟去看电影，我们轮流骑在爸的肩膀上。我高高在上，紧紧抓住爸的头发，又得意又紧张。

或者，爸说，我们去中山公园吧。哎呀，真开心呀！我们去露天场上看戏，骑在爸肩膀上看。看不大懂，台上的人穿着古时候的服装。爸又说去儿童游艺场吧。好哇，太好啦！天全黑了，游艺场里根本没人。我们在滑梯上飞下来，又去荡秋千。我推我弟，我爸又推我，只有这么好玩啦！

我踩湿了棉鞋挨过打，可是有一回打碎了开水瓶又没有挨。我一手提一个开水瓶，走在方形砖板砌花的小路上，天上飘起两个风筝。我眼睛跟着风筝走啊走啊，一跤摔下去，两只开水瓶从手里飞出去。一瓶摇摇晃晃，站住了，另一瓶“啪”一声闷响，开水都流出来了。

我忐忑不安地等爸回来，爸只是问：你的手烫着没有？

过元旦、过春节、过六一、过生日，爸就要给我们买玩具了。爸带我们到商店玩具柜前，说，你们自己选吧，一个人只准选一个。爸至今仍然说，给小孩买穿的，他根本记不住，买个玩具记一辈子。

真的记一辈子啊！有一回买了个活动的猫头鹰，木板做的，一拉背后的小绳，翅膀就张起来。又有一回给我和弟弟一人买一只灯笼大的气球，是氢气的，自己会向上跑。弟弟牵着气球，一不留神，气球跑了！眼看着红气球越升越高，飞过操场、飞过办公大楼，终于不见了，弟弟都要哭出来了。还剩属于我的这一个，两个人争着玩，当球对着墙打，弟弟一用力，打破了。那情形，至今还记得。

再后来就是弟弟买枪，我买娃娃。买到我12岁，爸说，还买娃娃呀？看你要买几多娃娃！

其实爸爸已经给我买书了，《雪花飘飘》、《小布头奇遇记》、《水晶洞》……暑假我们去跟妈妈住，爸星期六过来，带给我们好几本新书。

我也看爸爸的书，爸正在上华师中文系的夜大，他借回来的书我也看，只看完了《红岩》、《红旗插上大门岛》再有的，我还看不懂。

爸又喜欢钓鱼，爸钓鱼，妈就喊我给他送中午饭。爸在东湖的哪个岸边，他事先告诉我，我就按他说的去找。爸戴个草帽坐在柳树底下，鱼篓子泡在水里，我在旁边看，看一会儿我就耐不住了。爸给我一毛钱，我买根雪糕，吃着回来。傍晚爸回来，要是钓着鱼就会交妈，有时还要加上一句，这个黄鳝鱼给路路吃，刺少。

爸不怎么做吃的，可是有一个星期天中午，我一觉醒来，看见爸扎个破围裙坐在小板凳上守着油锅，原来他炸了许多翻散，爸叫页子。这是我第一回吃自家做的油炸面食，真香！以后，大概是爸尝试成功又传授给妈，妈也开始做，把面擀出来，切成棱形皮子，中间划一刀，妈就喊我翻。妈炸出来又说，给爸尝一尝。我端给爸，爸尝过说：厚了。或者：时间短了。焦了。

我哪里恨爸爸，我很喜欢爸爸呀！

妈常常护着小弟弟，爸就说妈是偏心婆，说来说去，我就当真了。既然妈偏心，我更要投靠爸爸了。有一天我跟弟弟又闹起来，妈只说我：你是姐姐，要让弟弟呀。爸就不这么说，爸说小的要听大的话，弟弟听姐姐的。爸星期天要是有事就对弟弟说，记着啊，姐姐管着你，你就只能管猫子。小白猫咪沙刚抱来我们家，才一点点，是最小的。

妈又护弟弟啦，妈又偏心啦！我气妈妈一下子跑出去，我跑到爸爸开会的办公楼等爸爸。天早就黑了，我等得肚子也饿了。爸爸散会下楼，我赶快跑去牵他的手。投诉妈妈的事都忘了，我说，爸，我想吃糯米桂花稀饭了。

那也许是 1962 年吧，机关大院对面的小餐馆开始卖一点好吃的东西，贵得很。油条是 5 毛钱一根，稀饭两毛钱一碗。有回也是爸开会，我在楼下等他，他就带我去吃了一回，这回就记住了。

那时总是想吃。爸说把小路路从幼儿园接回来，他要吃饭，爸就带他去馆子里吃白米饭，他吃了还要吃，一共吃了 6 两，把爸都看呆了。

但是上馆子的次数其实是很少的，一般都在食堂吃。妈

下放了，捎回来一些藕和胡萝卜。我放学了，在食堂固定的桌子边找爸爸。爸爸用一个饭盒装上藕或胡萝卜，请炊事员蒸饭的时候蒸上，这时他去取出来，我们一人一半。胡萝卜和藕都是热呼呼、甜丝丝的。吃了胡萝卜和藕，才觉得吃饱了。

妈下放了，我那年上一年级。姐姐送给我一个红色塑料书包，到了冬天，书包硬邦邦的。武汉的冬天没有暖气，一下雪，梧桐树呀、柳树呀，枝枝条条全冻住了。冰棱树特别好看，树和房子都成了玻璃、水晶似的。可就是冷。一下课，小孩们就在一个墙角撞墙，大家一个挤一个，齐声大喊：挤呀挤呀挤油干哪！可是一上课，又开始哆嗦，胆子大的忍不住跺脚。

我跟爸说，冷死了！玲玲和丽丽都带热水袋上学。爸说，那有么了不起，我跟你做一个。爸在一个行军水壶里灌上热水，外面用旧棉絮旧布一包，再用绳子扎好。哦！捂手真暖和。第二天我就抱着它上学了。

.....

这都是些小事，鸡毛蒜皮的也不知有多少。但凡别的爸爸肯为孩子做的我爸做的只会有多。可是我爸揪出来了，我爸成了现行反革命了，我爸是坏人了，是敌人了。

什么是敌人？杀刘胡兰的、赵一曼的、方志敏的，刘文学在辣椒地里逮住的地主婆，从飞机上往下跳的美蒋空投特务.....

我写我爸对我好都是在我届入不惑之年的今天，那天贴完我爸大字报的我肯定不像现在的我这样思路明了。我脑子

里肯定是昏的，决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有时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表情僵滞，听课时心不在焉。

证据就是我的班主任找到我办公室谈话——

艾小明你听形势广播怎么捂着耳朵？

我没捂啊！（怎么我用手撑着头是捂耳朵？是哪个告诉老师的？）

你在作文本上写了什么？

就是作文啊！

你是不是写了艾仁宽好？

我没有啊！

你爸爸的事情我们已经晓得了，你只要划清界线也没得么事。你自己写了么事你好好回忆一下子。

（我写什么啦？）

老师把我的作文本拿出来，翻个面，在作文本背面写的是：艾仁宽好。是铅笔随手写的，写得也不规矩，歪歪斜斜，但不是潦草字，看得很清楚。

我真的不记得我是怎么写下这几个字的，要是我记得，我肯定承认了。我只记得下午在教室里，听有线广播批“三家村”，又是什么“海瑞罢官”的。我确实用手撑了头，那会儿作文本还在课桌上，是不是那会儿写的？

人们后来谈“文革”时总是笑说：那时怎么那么混啊？或者，怎么那么昏啊？真的是昏，一昏全乱套了。

有一个人，憋足了劲领喊口号，他要喊打倒刘少奇！可能劲憋得太足了，刘少奇喊成了毛主席，那后果就不用说了。

又有一个人是个结巴，他要报火警，他说失……失……失，失了半天说不出火来。接话的就说，你唱，你唱！他唱

才不结巴，于是他就用《东方红》的调子唱到

失火了，  
失火了，

.....  
.....

这人挨整了没有不知道，反正传为笑谈，则是“文革”以后的事了。

我怎么会写艾仁宽好呢，只能说我当时是昏了。我要是明白，也不敢写，起码我不会写在交给老师的作文本上。

我后来忘记了这件事，到我暑假以后升了中学，新的班主任找我谈话说：你在小学里写了什么反动标语？

我说了半天没有啊，一问一答几个来回，我才明白指的是这件事。

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许多运动开始时挨批的人翻案，自组战斗队，我杀回了我的小学母校。

学校里已经不上课了，我在我原来的教室门上贴了个“杀回东小战斗队”的纸做牌子。

我要求学校的“文革”小组给我写证明，证明我没写过反动标语。要是我写我爸好算反标，那许多人原来说刘少奇好，许多人誓死保卫湖北省委，不都是反标吗？

后来证明写了没有？也许写了？也许没写？也许写了交给中学的班主任了？也许.....总之我又造反造到别处去，又把这事给忘了。



7年之后，我在农村当知青，招工招生已走了好几批人，一个与县招办相熟的朋友托人带信告诉我：你走不了是档案里有一条——曾写过反动标语。

那时我已准备在农村扎根，就没再理会。

今天我档案中还有没有小学的毕业鉴定？还找不找得到这句话：文革开始时由于对运动不理解曾写过反动标语？

爸爸你挨整时我只做过这一件对得起你的事，是我无意地做的。

是谁告老师说我听广播捂耳朵呢？我们全班同学，最大的不过13岁，我12岁半，还有比我更小的。

我们那么小就学会揭发和联想了吗？

某中学开家长会，有个家长对班主任说，别让我的孩子当班干部，当班干部要向老师反映情况，我不愿意他去打别人的小报告。

我已经当了多年的老师，小学、中学、大学。我现在知道其实老师也不是瞎子，往教室门口一站，谁的动静也看得到。

设想我的老师改作文时改到我的，合上本子，忽然发现本子背后写了这么几个字。她当然知道这是谁，或许她脑子里还映现出我爸的面影，她家访时见过的。

要是平时这有什么所谓，哪个孩子不说爸爸好？多了去了。

可是这里写的不是爸爸好，而是艾仁宽好，艾仁宽已经

揪出来了。

她怎么办呢？嗯——

这个孩子很聪明，作文写得不错，在班上语文成绩总在前几名。

这个孩子很可爱，圆圆脸，胖嘟嘟的；不过也常常自以为是，容易犯骄傲自满的毛病。总喜欢跟几个调皮的男孩玩在一起，已经说过她几回了。

写写画画不错，班上办墙报要靠她们几个满自觉的女孩子。

老师你要不是存心害我，你何不用橡皮把这几个字擦掉，谁也不知道，不就没事了？

对不起。我当时觉得这个事满严重，我怕你立场站错了。

我的老师，我知道您是喜欢我的，有一回我去交作业，您不在，您有个练习本摊开放在办公桌上，上面写着您对我的印象。那天我爸刚找过您，让您管好我……

我的老师，和我姐姐差不多大，圆圆脸，娃娃头，娃娃头就是齐耳的短发留了一排刘海。老师朗诵课文特别好听，因为老师还兼教音乐，嗓音好。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时，我总看老师白衬衣映出内衣背心的弧线，柔和圆润的线条……

这都是我想的。

老师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

### 三 七月流火

这年夏天我都不知道热，可能是革命烈火到处熊熊燃烧，天热都不算什么了。

有一天妈妈下班很晚才回来，说她们单位组织去武汉大学看大字报，武大校长李达被揪出来了。

有时我半夜醒来听见妈和爸说话，他们说爷爷……妈咪……，声音很低。

吃完晚饭他们都要去开会，总是交待我要管好弟弟，几点钟以前要上床，几点钟以前关灯睡觉。

小弟常常疯得影子也找不到，等他回来我就警告他：你又超过时间了！等会儿爸妈回来你要倒霉了。

小弟说你莫告状啊，赶紧溜去冲脚。

小弟在外面疯的时候我趴在窗台前向外看，教学楼里灯火通明，我们都放暑假了，东中还是那么热闹。高音喇叭里不断传出女学生激昂的声音：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造反有理！接下来又一遍遍地播送《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妈一般是9点半回来，顶多到10点。我们做出早就上床了的样子，她开了灯，还要再看小床上的帐子是不是都塞好了。

这天晚上，我们都睡了，学生呼呼呼敲开门，叫我们都

起来，他们来抄家了。

我爸不在，爸不在当然是会还没有开完啦，学生都还在活动。

妈默不作声牵着弟弟坐在外屋大床边，大蚊帐都掀到帐顶上。弟弟眼睛睁得溜圆看这些人，我坐在大床另一边，我背后是挂了一个布帘子的壁橱。

七八个学生在我们家里翻开了。我们现在住的是套间，里面房是我的小床和乘凉的凉竹床，外面房是弟睡的小床、妈和爸爸睡的大床。靠大床竖着一个木头箱，靠窗是爸的书桌，书桌有一个抽屉是妈的，有一个抽屉是我的，其余都是爸爸的。

我看学生抄家，一点都不稀奇。收音机里每天早上都播破四旧的消息，爸每天早上都开收音机听新闻。有的资本家家里抄出了金条，有的人家中抄出了敌台、变天帐什么的，这都是广播里说过的。

我家肯定没有什么金条，我们差点连家具都没有。我们头一年搬到东湖中学来，爸说：我们的家具都是公家的，要调单位了，家具都要退掉。我妈就着急，他们为这事说了又说，我爸最后说，了不起打地铺嘛。我可乐死了！打地铺，多好玩呵，全家都睡地上！一进门就是被子，可以在地上打滚了！就像我妈工作的屈原纪念馆楼上，有一边是很大的地毯，周围围一圈沙发。妈让我们在楼上就说可以在地毯上打滚，但不准穿鞋子踩。那地方是接待外宾的，游人都不准上去。

可是后来又说家具都作价卖给我们了，我们不用打地铺了。我看爸妈把家具搬到大卡车上，心里好沮丧！我们的床和桌椅上都有一个红章子印，只有竹床和长木箱上没有。长

木箱是装货的，爸说买它只花了 4 块钱。爸让长木箱站起来，里面隔成 3 格，就钉成一个放衣服的柜子。

学生把柜子门打开，在衣服里翻，又把桌子抽屉都拉出来。爸桌上有个小书架，学生把书都翻下来，翻得乱七八糟。

我妈有时候走过去拿个什么，说：那是我的。这是我的。

我看学生抄我们家，就像看他们抄别人的家似的。也许是因为在我旁边翻壁橱的学生对我说话很和气吧，他们抄的是我爸，我不反对他们抄。他们问我什么，我就答什么。我若无其事地看我旁边的学生翻东西。

他翻的壁橱我早翻过八百遍了！

我翻壁橱是为了找书看，找好玩的东西。我妈最烦我翻她的东西了，我一去翻壁橱，我妈就说，没得么东西，莫瞎翻。我说，我没有翻，我只看一下。

我妈上班了，我闲得没事，就翻。

壁橱就是墙凹进去门那么大的一块，里面最底下的是一只旧木箱，方方正正，装着冬天用的棉絮、棉衣，确实没有什么东西。

木箱上面是两只旧皮箱，啊，皮箱里可有宝贝啦！

有一只拳头大的虎头鞋，红缎子面的，鞋尖上翘两只耳朵，黑布贴的眼睛鼻子，还有胡子！

妈说那都是我小时候我奶奶给我做的，我问她要，她又不给了。

有碗大的小绒帽子，绸带子；有一些花布头、绣花线和绣花绷子，都是我奶奶留下的东西。

有一些本子，一些过期的《大众医学》杂志。《大众医学》都不好看，只有两期我偷偷拿出来看，里面讲“手淫”、

“怀孕”什么的，我又怕妈发现我看，总是看一遍就赶紧放回原处。

我最喜欢、最想要的是旧皮箱里我妈的旗袍！

我妈的旗袍怎么那么好看啊！我从来没见过有人穿这么好看的布料！有一件是丝瓜颜色的，淡淡绿，摸起来不平，丝绸上又有小点点。有一件是黑缎面上绣小花，又有一件是淡红色的，也是绒和纱配在一起……

我摸清妈箱子里的底细，就去找妈：妈，给我一块布吧，娃娃又要做裙子了。

妈说哪里有事布啊，上回已经给过你了。

上回衣服做小了，娃娃又穿不上。只好重做了——我给娃娃做衣服，每回总是做小了。

妈说：唉，你就是糟蹋东西。又没得么事旧布。

怎么没得？你箱子里那么多旧衣服？

妈说：那都不是旧的，那是好的！

我立即就去翻，一看我动手，妈就急了，跟着我到壁橱边上，我早就把凳子搬好了，站在凳子上，打开箱子，说，你看这还不是旧的呀？这一撕就要破了。

妈连忙说，莫撕莫撕。你下来，我来给你。妈唉声叹气，拿一把剪子，在箱子里翻半天，舍不得剪。

妈，真的，那布都要朽了，我试过的。

妈翻翻这件，翻翻那件，连连叹道：都是好的，都是好的。她又瞪我一眼说：你不准动啊？！给你一块布就是了。

我得逞就算了，妈的旗袍我不敢瞎剪，也许妈哪天还要用它给我改衣服呢。

后来我多次埋怨过妈，叫你把旗袍给我，你还舍不得，结

果都给学生抱走了，一件也没得了。还不如给我呢！

哪里晓得哩！妈也叹道。

妈的旧皮箱里，还有一个大相本，里面贴了很多黑白的照片，有大有小，有的照片边边都发黄了。

相本第一页是一张大照片，是我外公的半身相，占了整整一张。照片上的他和我爸差不多年纪，眉毛很浓，眼睛很大，直视前方。他的样子很严肃，甚至很严厉，我觉得。

后面还是他的照片，有一张戴眼镜、打领带，比第一张照片年纪轻。又有的穿军装，是全身照，很精神的模样。

还有我妈妈的照片，我妈都是穿旗袍。妈是瘦削的瓜子脸，头发向后梳，一根刘海也没有，露出光光的前额。妈的眼睛和外公很像，也是抿嘴不笑。妈不笑却不严厉，好像不高兴的样子。外公抿嘴时上唇线曲折有致，中间分明地显出角度，到嘴角又一顿，从照片上看，就像写毛笔字一横收回微顿笔似的。妈的唇线模糊没有角度，要是对着照片画像是不好掌握的，画好了很好看，画得不好就像跟谁生气了。

有的照片是我妈跟我姐姐，我姐很小的时候，紧靠我妈腿。不知怎么，我觉得我姐小时很像只兔子，瞪着眼睛，很惊觉的样子。

有一张照片我觉得是美人照，照片上的姑娘又年轻又漂亮。她的头发有时散着披肩，有时扎成粗粗的辫子，她的眼睛是标准的双眼皮，她的脸微微扬起，笑容活泼又快乐。我认出这是三姨，她到我们家来时喊爸宽哥哥喊妈六姐姐。三姨带着我表妹表弟。她都是大人了，样子一点没变。

学生把大相本翻到我面前，指着第一页问：

这是你外公吧？

我点点头。

你见过他没有？

只见过一次。

你晓不晓得他是么人？

我摇摇头。

我外公是什么人？我爸妈没怎么对我们说过。

外公来了，到北京去开会，路过武汉，喊爸妈去见面，好像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

我不知道外公是干什么的，也许我问过，我爸肯定没告诉过我。爸有时不厌其烦地答我，说我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有一回我们跳《蝶恋花》的舞，我就问爸，李淑一是谁，我失骄杨君失柳又是谁，我爸就一句一句地讲。那会儿我和他正走在马路上，头上就有月亮，我想到月亮上吴刚捧出桂花酒真是很好玩儿的事，不过他们一哭立刻下大雨就不好玩了。

爸想说的时候才不厌其烦，不想说时他就说大人的事小孩问那么多搞么事！说了你也不懂！

我要问我外公是干什么的，我爸肯定按后一条答我。

不然，爸又如何答我呢——

爸能说外公是湖南省副省长吗？

要是说了我可要高兴了，在省商业厅小学时，同学们传说一个笑话，有个小孩问他爸说，爸你是厅长还是处长？他爸说我是你的巴掌，就“啪”地赏他一巴掌。厅长、处长当



然很好，有个小男孩可以不上学跟他爸上北京开会；有个小男孩有了一辆小三轮车，他在前面骑，背后还可以站一个人。一大群小孩围着这辆车，都巴不得在后面站一会儿。可以不上学、有小三轮车，这种小孩的爸就是厅长、处长。

爸能说外公是国民党将军吗？

国民党！

我们唱了千百遍的《社会主义好》这支歌就有词儿：

反动派被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反动派”那就是国民党。

国民党就是蒋介石，蒋介石正准备反攻大陆，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小学里也要成立民兵，还说要发枪呢！我在饭桌边听我爸和小学的正校长说成立民兵，全民皆兵，还有军训呀什么的，我赶快说，我要当民兵，拿枪打国民党。

我爸眼一瞪：有你的份儿！少插嘴！

我好委屈，为什么没我的份儿？！我怎么就不能打国民党！爸什么也没说过，关于我外公。

也许我妈说过？

有事情一般我都会问爸，问妈的时候很少，肯定是我问爸没问出名堂来才去问妈的。

妈说外公是民主人士。

民主人士是什么人呢？还是搞不清楚。没有人说过民主人士是好人还是坏人，也许民主人士就是不好也不坏的人吧。反正我们看电影不明白时会问：这是好人还是坏人？肯定不

会问：这是民主人士还是不民主人士？

所以学生问我晓不晓得外公是什么人时我只有摇头。

我不知道民主人士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军阀是什么意思，可是后来我从大字报上看到我爸是反动军阀唐生智的女婿，我爸又是国民党反动军官。

我没法儿同情我爸。

爸怎么参加了国民党呢？

那个时候，打仗，你外公送你爸爸上军校……

我外公怎么认识我爸爸呢？

哎，跟你说也说不清楚。

我妈说话我就是听不清楚，她东一句西一句，从这里扯到那里。我不得要领。而妈和爸都很少在家，白天上班、晚上开会，再说我也没那么关心大人的事。

学生抄家走时，各人都抱着书呀本子的，妈的大相本和旗袍都抱走了。妈看他们拿走的东西，又要回两样，不容商量地说：这是我的，写了我的名字的。

我就记得那晚屋里屋外大灯小灯都开着，灯光白晃晃刺眼。好像校园里也很热闹，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口号声。后来我睡着了，妈怎么归置东西的、爸怎么回来的，全都不知道了。

第二天我才知道那晚我爸和牛鬼蛇神游街了。

游街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想，是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吧。

毛主席在那里面说：“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垌）。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

紧接着，毛主席就说了这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

还有痞子运动、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都是从这里面来的。

我每天到食堂去买饭，就看见这些标语口号，大字报上也写着这些。我知道我爸是入另册的。东中还专门有痞子战斗队。

游街就是示众，那时喊把某某某揪出来并没有完，喊的是把某某某揪出来示众。

示众就是给人看，大家看一个人。大家看某一个人，这个人还经得起看吗？绝对看出毛病！小孩上课不听话，老师就说：站起来！站起来，只有后面的人可以看到。老师觉得还不足以示惩罚，就紧接着说：站到前面来！让全班同学看！

站到前面来，再调皮的小孩也老实了。他稍一动，全班都能看到。

要不怎么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挨着这句话前面或者后面的常常是：坦白从宽、抗拒 从严！或者：你只有老实交待，才是唯一的出路！

人就怕人看，所以坏事都是“见不得人”的，坏人坏事必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些词都是我那时候又听又说，学得烂熟的。

又唱语录歌：

革——命！  
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  
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  
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  
那——样温良恭俭让！  
暴动，一个阶级  
革命是是  
推翻一个阶级的  
暴  
烈  
的  
行——动！

我曾想把这支歌编成舞跳，有个《人说山西好风光》的舞里有一个绣花的动作可以参考，是手腕在头上一转做用针在头上抹一下状表示“女儿能绣万朵花”，可是与这支语录歌的节奏太搭不上，只好放弃。

我唱这支歌时，只懂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可是什么是“雅致”？什么是“文质彬彬”？什么是“温良恭俭让”？我一边唱一边琢磨，这几个词好像还是很好听呀，我姐姐戴个眼镜，就有人说她文质彬彬呀。这几个词就是戴眼镜看书吧？可惜这都不是革命了。

革命是暴动啊。

这夜爸和牛鬼蛇神游街了。不是真的游到街上去，东中

那时离街远得很，出门买菜要走半个多小时到东湖车站才有得卖；这还是走小路，走大马路就更远了，而大马路上又没有什么人，总不能游给马路上的树看。

就是在校园里游，从教学大楼经过男、女生宿舍游到食堂再游回教学大楼。他们怎么不游到家属楼底下来呢？可能家属楼里只有家属，老师都在教学楼可以看得到吧？又可能事先已经安排好了抄家，就兵分两路了。

我见到我爸爸，是第二天中午。

我们楼道门口有两个学生站岗，他们手上好像还有棒子。我们这一门栋每层都有牛鬼蛇神：一楼是细妹的爸，二楼是来老师，我已经看见她被剪了“阴阳头”，三楼就是我爸了。

我下到一楼时两个学生把我叫住说：艾仁宽来了，你跟他说，不跟他买饭了。

我手里拿着饭锅，手心里攥着饭菜票。我看见爸正走过来，后面有两个学生押送。

爸向前走，我也向前走，我们中间只隔一步，我用爸听得见的声音说：艾仁宽，我不跟你买饭了。

我都没看见我爸的脸，我也不敢抬头看。我不抬头刚好看得见我爸的汗衫，汗衫上都是黑道道。

我买饭回来时我爸自己拿了个饭盒去买饭，他的脸铁青就像他的汗衫。此后许多年我没见我爸汗衫是白的，汗衫上的墨我妈根本洗不干净，再后来爸劳动改造，汗衫就是黄的。

艾仁宽我不跟你买饭了，我爸听见这话有多伤心我没问过。多少年来我想起这话就觉得我向我爸捅了一刀子，可能

捅我爸的太多，有我这一刀没我这一刀也还是那个痛；或者是爸麻木，是他大量，他知道有人逼我，他并不计较。

可我爸也没问过这话是有人教我说的还是我自个儿想出来的。

买饭不是一件好事，自我爸被揪出来了，买饭对我也是示众。

有 10 年我怕东中的学生，谁认识我爸我怕谁，东中的学生你们知道不知道？

我去买饭，有学生在我背后指指点点，说这就是艾仁宽的姑娘。

有人很严肃地走过来问，你爸爸在屋里搞么事？

我看见我不认识的学生才抬头，一看见我爸班上的学生赶紧靠边加快脚步，要是无路可绕我宁可多走几步也不跟他们同路。

有个学生过来说：把这本书还给你爸爸。书是我爸的，是本语法书，我爸写名字的地方名字给划了，写成艾狗。

有老师的小孩见了我，站好吸气大声一吐：“呸”！

我在买饭去的路上见谁也不轻松，除非见到我妈。

我见到我妈才轻松招呼说妈我去买饭，妈就说爸爸回来没有，路路回来没有。

我上大学时有个男生说：我是老东中的，我认识你爸，你爸教英文在学校算傲的。傲就是北方话棒的意思。

我心想你最好少理我，我怕你你不知道吗，可我一脸笑容温文含蓄，好像我们是老朋友，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我教电大时 P 说，我们班有个同学，是东中的，他去抄

过你家，他说想跟你道个歉。

我一笑说唉谁去过我家我都不认得，那些事情早都过去了，还提它干什么。

道歉是好事，千万别跟我说，我不想见道歉的人。

我们都免不了在东中买饭、上食堂。爸妈每天都要上班、开会，我和弟弟在家里也憋不住，还是要往外面跑、往人堆里钻，不管示不示众，碰不碰得到学生。

逃脱了示众的只有我姐和咪沙。

我姐不回家了。

星期天再没有糖吃。

我也不懂我姐为什么不回家，可能她有自己家了吧。

可是姐姐和家里的矛盾到底公开化了，因为她写信只写：妈妈，……，最后一句话是艾仁宽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爸爸看了信直摇头：她连爸爸都不喊了！

有一天晚上，妈妈很晚都没回来。早就过了开会的时间，我都睡着了，又听见爸给妈开门。爸爸这回可气坏了：好啊，她连自己的亲妈妈都不留，太不像话了！爸和妈憋着声音你一句我一句地数落着：这么晚了，要是出了事情怎么办啦！

第二天我才知道，妈妈去看姐姐，姐姐都不留妈过夜。妈从大东门搭车到水果湖，回东湖的车早就收班了。妈只好走回家。水果湖是省委一带，好比革命心脏；再过来是湖北医学院，红卫兵也正搞得热闹。沿路都有红卫兵盘查行人，问成份、铰辫子、剪裤腿。

我妈貌不惊人、年近半百，头发盘在脑后，走路尽往树

影底下磨蹭，恐怕这才没人拿她当回事儿。她生怕有人过来问她，问起来么样答咧？

我妈走到博物馆就拐上田埂小路，绕过东湖小学，远远看见了东湖中学搓板形屋顶的教学大楼。

我妈松了口气心里稍微踏实一点，总算快要到家了。

正是盛夏三伏天气，我妈不知道热就只想赶快到家才好。么样喊门呢？小路小明早都睡了，仁宽听得见才好，还不好叫邻居晓得了。

我妈走得腿都酸了，她想还是歇下子吧，心里又急又歇不下来。快点回去明天还要上班，到底年纪大了，走这点路都蛮累了。

田埂小路时有起伏，四野无人只有一片青蛙呱呱地叫个不停。池塘里有荷叶风一吹荷叶翻一翻，荷叶翻过来时一片银色。我妈晚上开会总是一个人从单位走回家。妈从来不怕路上没人，她这会儿最怕的就是路上有人。

有人才可怕。

我妈走过荷叶塘就上了正对教学楼的一条路，这条路也是泥巴路，不过比田埂上的路稍微宽一些，我中午放学直奔食堂总走这条路。另有一条田埂路可通家属楼这边，不过又是上坡下坡，小路走起来还是蛮吃力。妈想还是宁走大路，多走几步也少费点劲。

我妈走到大楼尽头，一下子看见前面有红卫兵值班，他们晃着大手电。

这才不得了哇，么办呢？我妈恨不得顿时蒸发了，红卫兵你们莫往这边看啊！

我妈定住心神不往教学楼路上走，她七拐八拐拐到家属



楼侧面，还好这边没有红卫兵，门栋里的红卫兵晚上也不守夜。我妈直觉万幸，气喘吁吁上了 3 楼叫门……

妈，你那天晚上为什么事到姐姐家里去？初一中午我做菜等姐姐和她的孩子来家吃年夜饭，想起来问妈。

妈说话总是很用劲，生怕我听不见，可是她一用劲就不免喘气：

抄家，把我们的，照片都抄去了；我想起来，明明那里，还有我们的，旧照片。我就去，去告诉她。

我妈干的是真正见不得人的事。妈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怎能不怕遇见红卫兵，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那姐姐怎么不留你呢？

她，她蛮怕。她说，留客，就要到居民委员会，去报告。我说，我又不是，客。她说，你还是，回去，蛮麻烦。

我姐的旧照片都烧了，只留下了一张她自己的照片。两岁左右，摄于昆明，1940 年。我姐身后，没爸没妈，只有她自己映在墙上的影子。我姐双腿微分侧身站立，小胳膊露在毛线裙子外面。我姐小脸转过来直视前方，好像听见什么声音，目光惊觉，像一只兔子。

我姐那些日子不回家，13 年后我妈旧病发作，谁也不认识，只说明明回来了，就往门外冲。我妈认不得我爸、我、小路，辨不出白天夜晚，咚地一声跳起来，衣服也不穿好。她看见明明一个人走在荒野的路上，找不到爸爸、找不到妈妈。明明就像照片上那样站着，头侧过来，不知喊她的声音在哪里，想跑又不知往哪边跑。妈妈大喊：明明！声音急促，急

不可耐，又不敢提高嗓音，她的烦躁焦虑一把揉皱了她的脸。我和爸爸追着她，她用力反抗，挣脱我们。妈蓬头垢面，目光狰狞凶恶，当我们是鬼魅一样。妈狠狠唾我们：滚！我要找明明！

咪沙也不回来了。

咪沙有家不归至今 27 年。咪沙早已不在世间了。

我奶奶说，猫是有灵性的动物，猫通人性。猫可以活 13 年。猫死的时候，都不在主人家里死，它自己跑到外面去，免得死在家里不干净。

那是我家一只老黄猫跑了的时候奶奶说的。

奶奶说了这话不久，奶奶也死了。有一天，有一个白色的车开到家门口来，妈说奶奶死了。

我不知道死是什么意思，又有一天我们全家去一个地方，那地方好像庙宇，里面有红色的墙、黑色的条案。爸在一个案子上上香，香烟缕缕升起。爸拉过我和弟弟，指着地上两个缎子蒲团说：给奶奶磕个头。

我们学着跪下去，磕头的时候我忍不住和小弟对望了一眼，我俩都想笑又不敢笑。

以后就没有奶奶了。妈妈说我是奶奶带大的，奶奶手巧，我的衣服鞋子全是奶奶做的。奶奶得了胃癌，年纪大了，不能做手术。医生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爸就给奶奶买了一些罐头。可是奶奶都舍不得吃，放坏了也舍不得。

奶奶没有了，我就上幼儿园了。我和奶奶照过一张合影，我坐在奶奶膝盖上。奶奶微笑，我咧着嘴，不知是要笑还是要哭。我和奶奶模样也像，我奶奶脸圆，像满月，我的脸像

月饼。

然后妈在东湖上班，带小弟。爸在汉口上班，带我。家里再也没有奶奶，也没有猫猫。

到我们搬来东中的头一年，食堂里的炊事员送给爸咪沙。他说一龙二虎三猫四鼠，这只老猫一胎下了两只，是个虎猫。

猫崽来家第一天，爸中午吃饭时问我：猫呢？我说：不知道啊，不见了吧。爸说：不见了我不打死你！

啊！你这只臭猫，你比我还了不起吗？我先打你一顿！我趴在地上满处爬，在床底下把它找着了。

可是我舍不得打它了，它太好玩了！只有脑门和背上有一块黑毛，全身都是白的，它像个毛线团，眼珠子又圆又亮，会说话似的。

爸说它是乌云盖雪，爸喊它咪沙，嘴里学出吱吱的声音，它就跟爸去吃它的饭了。

我跟弟弟放学回来都跟咪沙玩，它可比娃娃好玩多了。它站在床上对墙扑它的影子，它追毛线团，它两只蹄子噼哩叭啦打乒乓球。我们去公园划船也带着它，它一屁股坐在船头，谁也不放在眼里，好像我们是它的佣人。谁经过我们船都嚷嚷一声：这里有只白猫！

咪沙白天回来吃饭，睡觉。它偏要上床，妈烦死了，又打不听。只好在被子上放一块席子。晚上它就没影儿了，到处去野。天一亮又悄不哼声地回家了。有天它回来吓我一跳，我大喊，爸，咪沙怎么没毛了？

咪沙掉进石灰坑里了，好不容易爬回来。爸又去端热水给它洗，把粘在它身上的石灰浆子洗掉。咪沙咕噜咕噜地叫着，好像不情愿又没办法。

咪沙又在外边打架，打得遍体鳞伤地回来，我们围起来训它，爸一面训，一面给它的伤口上抹红药水，上消炎粉。咪沙乖乖的，好几天不出门。

我们带咪沙到东中来的时候，咪沙十足是一只潇洒英俊的大猫了。早上它跳到镜子面前舔毛，它舔湿一只爪子一遍遍地抹脸，再转过脑袋舔背，连尾巴、脚趾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妈要梳头照镜子了，它还没完。它躬背坐在镜子面前，比我妈那面一尺半的长方镜子还高。妈只好推它一下说：你是个么猫啊？还要照镜子！

咪沙顶喜欢爸，爸晚上进门栋以前，它嗖地窜出来，在爸的腿边绕来绕去，爸跟它说两句话，它又跑了。要是它白天没回家，爸就去喊它，爸一喊，它老远老远地一下就窜过来了。

我家咪沙邻居孩子也喜欢，我们看它和狗斗架、追鸡子。它又被生物老师借去实验室除鼠，抖尽了威风。

喜欢一只猫或被一只猫喜欢是自然在这里流露天性，别以为猫不会说话，猫只不跟生人说话。我们都跟咪沙说话，喊它一声它应一声，摸它一下，它用小脑袋蹭摸它的手，嘴里哼着，肚子里也哼哼哈哈。猫知好歹，我们跟它逗，它伸出小肉蹄子回手，尖利的猫爪子紧紧缩进脚趾里。

红卫兵一大早威风凛凛手持木棒上岗值班就是咪沙回家的时候。我们的大门底下挖了个小方洞，钉上布帘子，是咪沙出进的小门。咪沙上楼比人上得快，有时它也不走楼梯，就从花砖砌成有空格的楼墙一直攀到 3 楼钻进楼道里。

红卫兵虎视眈眈。我爸在红卫兵押送下回家，一路目不斜视，垂头无语。头在那天晚上被学生按着剃得精光，满头

黑发长长短短和高帽子按下来时里面的垃圾一起落了个一脸一身。10年后我爸重新做人头发再度留起来，留起来的头发和他的汗衫一样终于洁白无暇。

我爸进门洞前再不喊咪沙了，咪沙听不到我爸的声音，看不见我爸的脸。咪沙躲在一丛草棵子后面，它不用眼睛也知道我爸走过来了，它认得我们这个门洞每一户的人，就是不认识值班的、押送的、拿棒子的。以它的敏捷机警，棒子它未必逃不脱。它可以沿楼壁方砖爬3楼钻进来，不像我爸每天3次得从持棒子的红卫兵手下进门出门。

咪沙必是听不见我爸的声音它惊恐莫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咪沙不懂门口拿棒子的人怎么不回家老在门口站着。谁都有家，我要回家，往日里穿墙越洞大摇大摆来去自由，现在是怎么了？咪沙没人要了，这家人再没有人在门口喊咪沙。

不在门口喊哪怕在窗口喊一声，过去要找咪沙在窗口喊几声也可以喊得应它。咪沙和我们全家一样确认爸的权威，只要爸在窗口喊咪沙，当时看不见稍过一会儿也可以看见；咪沙不知从哪儿窜了回来，它若无其事好像它压根没出去过。

咪沙不回家了。它本是昼伏夜行的生灵，爸白日在外，喊不了它，夜晚回来，没法儿出门。深宵人静，爸不能成眠，他脱了那件黑墨道道汗衫，赤膊站在窗前。

七月流火。正是阴历七月，一颗流星坠下，当空擦亮一根火柴，转眼就熄灭了。流星的光迹微弱，我爸指间的烟头一明一灭。他猛吸一口气，微光又着力变红。我爸听见远处有猫叫，他凝神听，猫叫得像哭，一声“喵”，一声“喵”，高一声，低一声；然后越来越低，是哑声的哀嚎。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

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我姐很久没回家了。她偶尔有信来。她想回家来看看又行动不方便了。姐姐生了桢桢。她在坐月子。爸爸到东湖养殖场去买活鱼送给姐姐。桢桢要满月了。桢桢要 100 天了。桢桢满周岁了。过满月。100 天。过周岁。婆家人送了什么。爸妈你们应该送什么。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

不以我归。忧心有仲。

咪沙你为什么不回家，不回家你吃什么？你会逮麻雀，逮老鼠，可以前你逮着什么总是回家吃的呀。你嘴里叨个麻雀不嫌辛苦一路跑回来，非让我们看见夸你有本事，把你夸够了你才躲到厨房里去吃。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细妹说在花园村那边看见一只白猫是不是你们家咪沙？我和小弟在花园村转了又转才看见，猫倒是白的，它在自己的家里。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妈给咪沙留的饭，饭馊了，只好倒了。妈又留饭，水也换了一碗。晚上回来一看，饭和水还是没动过。

后来，姐姐回家了。

姐说小孩没人带我要出差。

妈说我要上班。

爸说你们要经济独立。

我说你总不管家里困难。

姐说拿筷子给你夹菜夹肉你不记得，就记得打了你一筷子。

爸说你记不记得每月寄给你 20 元钱培养你上大学。

姐说是你培养的吗，是党和毛主席培养的！

妈说你婆婆管你管得太死，你是一个封建媳妇。

“伯伯”说你姆妈有么资格说我，她是个地主婆。

我爸路过树林去扫厕所，一下子看见穿过树林又陡地回头伫足的白猫。我爸没戴眼镜看又看不清楚，他试着唤了一声：咪沙！

白猫踟蹰不前，我爸往前走了一步，白猫往前窜一步，再回头，我爸再唤。如是者三次。

我爸挑着水桶扫帚，黑衫光头，白猫尖嘴猴腮；一转身，猫窜进了野地。

天凉下来，红卫兵一批批离校串连，校园里空旷起来。

爸有时听见猫叫就下楼，夜深人静，传来爸的声音：咪沙，回来！回家了！

我爸在黑树林子里、水泵池边、田埂子上，举一支手电筒照路。

远处似有猫叫，爸的声音飘抖。咪沙！爸像苦劝一个不肯归家的顽童。我听见爸的声音传来，心里直痒。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爸爸写有一首诗，记姐姐不回家这件事情：

骨肉有情道若何  
一腔心血付南柯  
峨冠墨面入炼狱  
红粉素纱度银河  
婆辱生母竟无语  
夫疼娇女却伴歌  
梦堕空云心转广  
昔日功罪任伊说

咪沙不回家，至今不能提。要提，别当我爸面。



## 四 童年心事

姐姐不回来，没有糖吃了，我就自己做糖。

我把妈妈的玻璃瓶糖罐从碗柜边拿下来，挖几大勺倒进小牛奶锅里，再加水调成糖汁，然后放到炉子上熬。熬到后来都快熬干了，再拿两根竹签子挑一团起来，竹签子交叉搅一轮，拉开；再搅，再拉；糖由棕色变成白色，越搅越白，像一团牛奶糖。

锅里剩下的糖汁不好办了，只好问妈妈。妈手忙脚乱给我把菜刀取下来放在案板上，又在菜刀面上倒一点油，让我把糖汁倒出来。过一会儿，糖汁干了，就成了糖块了。

挺好吃的，除了那点油味。

只有妈妈在家才能做糖，妈妈不在家就不生炉子。生炉子是一件大事。星期天一早就听见门厅里噼哩叭拉响、妈妈挥扇子。那把扇子早就破了，是专门用来给炉子扇风的。添木柴，木柴燃了就响，扇子一摇自己也响，妈又呛又咳，再过一会儿，烟子漫进屋里来。屋里都是烟，我也要咳起来，只有拼命忍住。这时爸买菜回来，一进屋就嚷，把这边窗子关好，只开那边的窗子才顺风。只听得外面一通折腾。过一会儿妈进来，又擦眼泪又擦汗，乐滋滋地说：着了，着了。屋子里烟渐渐少了，又可以好睡了。

顶怕的是妈再出门大叫起来：鬼打架，又灭了！

那就又要劈柴禾、点火、扇风、加煤、咳嗽、开窗子、流眼泪，烟子又漫进屋里来了。

有炉子也不见得总能熬糖吃，糖瓶子很快就空了。糖是要票的，就像肉、鸡蛋、火柴、肥皂……许多东西一样。爸的抽屉里有许多小票，这个买这个，那个买那个。有时爸开抽屉时就在抽屉里的一个小箱子里拿出一些票说，这个要买了，那个下个月再买，还有工分券留着。工分券有时可以买枕巾，有时买一种不收布票要收工分券的布，这是爸带我去商店时我知道的。

糖瓶子一空就只有等下个月买糖才能熬糖了。糖瓶子空得特别快，因为我妈也爱吃糖。糖总是不够吃，爸和妈又为糖吵架。妈说买蜂蜜，蜂蜜不要糖票。爸说糖有个什么吃头，不吃活不成了？他俩大吵起来，妈一扭头就走了。中午妈回来带蜂蜜回来，我说怎么爸又同意你买了？妈说爸后来又追上来把钱给我。

爸说吃东西不要放糖，妈说小明贫血要喝牛奶，牛奶当然要放糖。爸说，没得糖不晓得放酱油？放酱油一样有味道。我端着一碗黄汤子想说不放糖也行你们莫吵了，那碗黄汤子真是不好喝。

妈又买藕粉，藕粉有点甜味，不放糖也好吃。妈发了钱就带两盒藕粉回来，晚上她冲两碗，一碗给我，一碗给弟弟。藕粉再加点糖就更好吃了！糖比藕粉的颜色深一些，一匙黄砂糖在淡淡土豆色的藕粉里一圈又一圈搅出圈子，有糖圈圈的藕粉别提多美了。

妈又喝一种黑色的糖水，妈说是古巴红糖，是不要糖票的。我觉得这水像药水，不过味道还是可以。

有时妈买到白砂糖，那就连熬也不必熬了。白砂糖是许多小白晶粒的糖，我舀一茶匙，坐在椅子上看书。看一页，舔几粒，再也不想干别的事。

妈又说红茶菌可以喝了。妈在厨房里用一个大钵子泡一种叫海宝的东西，她有时换水，有时加水，然后就喊我们喝。水是茶色，加了糖就像酸梅汤，没糖就是酸水。爸和小弟都不喝。爸说：别人随说么事你都信！我只问加了糖没有？另外我觉得那个海宝有点吓人，它在钵子里怎么越长越胖了？要是它爬出来了怎么办呢？味沙又不在。

妈说喝红茶菌有好处是医生说的。妈最信医生。妈总是喜欢看医生，总是说听医生的，这简直就是她的爱好。住在商业厅的时候，晚上我们睡了，妈跟爸说，跳舞吧！爸爸头也不抬，他要改作文。爸说你不晓得自己跳。妈说我跟哪个跳哩，我莫非抱着板凳跳。爸说你抱着枕头跳啊。妈就抱着枕头跳一圈。搬到东湖来了，妈又说，看电影吧，东湖有露天电影。爸说今天演么事？妈说演《红楼梦》。爸说那你自己去，小孩又看不懂。妈就自己去，爸说你多带两条手巾啊！多带两条手巾干什么？我听了觉得很想不通。

不过妈也不喜欢一个人去跳舞，也不喜欢一个人去看电影。她喜欢带我们上医院。我说我的肝炎早就好了。妈说好了也要检查，查了才放心。她就带了我和小路去高家湾湖北医学院的附属二医院。有时又说早上不能吃饭，要验肝功能，只好饿着肚子跟她去。妈说哪天上医院，前一天就叫我跟老师请假。我请了假，回头就跟妈妈吵：最烦人了！你总是害我请假，没病也要看出病来。你就是喜欢看病！

妈先带我看或带我和弟弟一起看，我们七弯八拐去小儿

科，再去内科。妈又让我和弟弟在医院门口等她，她再去看她的病。看完了她还要划价呀、交费呀、取药呀。哎呀！左等也等不出来，右等也等不出来。我和弟弟面包也吃完了，冰棒也吃完了。妈妈提着鼓鼓囊囊一个包总算出来了。妈妈像是很理亏的样子说：走咧。我们下了车，蹦蹦跳跳在前面走，妈总在我们后面。我们又往回跑说：妈，你快点！妈又慢吞吞地说：你们先回去，我慢慢走。

妈回家给我吃的药就是酵母片呀、维生素呀的。有时吃鱼肝油，鱼肝油千万不能咬，只能一口吞。妈吃的药有时要用罐子熬，熬完了还要沥渣子，那种药不好吃。她吃的当归养血膏我舔过，是甜的，可以化水喝。我愿意喝妈的药，可我没得瓶子上写的病。

天气越来越热，长裤子都穿不住了，早就可以穿裙子了。

怎么都不穿裙子啊？东中的女学生女老师都不穿花裙子，顶多只穿黑裙子，要不然就是白短袖衫配长裤子。

我在家里穿个圆领衫和短裤头，要是出门还要加一件衬衣，妈不准在外头只穿圆领衫。妈说姑娘伢，大了。出门又要再把一条喇叭套上，喇叭裙是姐姐穿过的，绿色的布料，都穿旧了。我什么时候可以捡姐姐那两条丝绒的裙子穿呢？

我好久没有买过新裙子了。

总是捡姐姐的旧的。爸妈都说新老大，旧老二。（还缝缝补补给老三呢！）我在幼儿园就穿姐姐小时穿过的裙子，人家的裙子带子系背面，我的裙子带子系在前面。我往后系，妈就拆了给我重系。

还穿过一条妈妈用手工做的裙子，是紫色的绸子，肩膀

上有半圈荷叶边就算袖子。上下一般大，也不系腰带，脚和胳膊都露出来，特别凉快。

妈妈下放了，爸给我买裙子。爸说要买大，免得人一长就不能穿了。新裙子真大，膝盖都遮住了，脑袋往里钻都不用解扣子，从幼儿园穿到小学。裙子胸前有一排扣子很好玩，是塑料的小白兔，还有红眼睛。穿这条裙子，上课要不想听讲，就可以玩扣子。

最喜欢的裙子是 9 岁时我要入队了，妈说给你改一条新裙子吧，“六一”你就穿它参加入队仪式。妈就找出一件旗袍，带我到一个邻居家。这个邻居阿姨是个日本人，她也不上班，就在家里做衣服，收工钱。妈让她给我量尺寸，这样做了一条正规的裙子。

正规呀，又不很大，又不小；腰带系后面，有圆圆的袖子。胸前打了许多皱折，穿着一转，裙身摆得圆圆的，像一个大莲蓬。凹下去的是肤色素纱，凸起来的是有光泽的肤色丝绒，丝绒排成格子，一亮一亮的。我戴了红领巾配着这条新裙子兴冲冲地到食堂找爸爸，爸爸喜眯眯地看得得意的样子。爸旁边的女老师大问：哪个给你买的？这么漂亮的裙子！

那条裙子早就穿不得了，妈收起来说留着补衣服。哪里能补衣服，又没有和它相似的衣服。我偷出来剪给布娃娃了，妈只好叹口气。

妈，我没裙子穿了。姐姐的裙子是三角形喇叭，现在都不兴了。妈和爸商量了，给我钱，让我自己去买。我买了那种不要布票的黑绸子。我自己找到小商店旁边做衣服的小裁缝铺，做了一条黑裙子。

好不容易做条新裙子，只好做黑的了。花布摆在布架上。

都是要布票的。花绸子也有，都很贵。不贵也不敢穿；满大街根本没什么人穿裙子。偶尔看到穿裙子的小学生，初中生，只穿这种黑色。很快，黑裙子也绝迹了。第二年夏天，我的黑裙改成一套圆领衫短裤，只能穿在里面。

辫子也剪了。

辫子本来也不长，扎两把刷子一边一个。妈说辫子长些时就剪一回，以后头发就越长越多。妈妈的头发就很多，妈编两条辫子一编到底再用橡皮筋扎两个坨坨，她把辫梢坨坨在耳后左一插，右一插，拉出来盘一个大结垂在脑后。妈不喜欢剪短发，她说，短发总要剪，长一点又热。

妈现在也剪短发了。现在没有人有辫子了，都说短头发是革命头，要革命就要剪头发。不愿意自己革命，就由红卫兵来剪。妈剪了短头发回来，像戴了一顶护耳帽子。妈光光的前额上短发掉下来，总要用于去撩。

弟弟剃了个光头回来。爸一看他就一巴掌煽去：牛鬼蛇神才剃光头，你也剃！弟弟眼睛翻了几翻，嘴巴也直歪。他本来是图凉快跟邻居小孩一起去剃的。

我剪了一个齐耳短发，是楼下幼儿园老师帮我剪的。我到幼儿园玩，看见老师在互相剪，我就说：帮我也剪个革命头吧。

幼儿园小孩也都是齐耳短发。

短头发本来都是小孩的发型，要是大人剪短发再留齐眉的刘海，我们就说这是娃娃头。

现在都是娃娃头了，只不过大人不留那么厚那么长的刘

海。

我很喜欢幼儿园里的一个小姑娘，她的眼睛特别好看，又深又亮，长得像个布娃娃。她总是穿一条有许多花边的白裙子，就更像个大布娃娃了。她们家是华侨，她穿的裙子就比别的小孩好看。我到幼儿园去玩，就总是和她玩。

幼儿园在我们前面一栋楼占了一间屋子，由一两个老师带六七个小孩。我和小行吵架了，就没人跟我玩。有时我去找邻居比我低一两年级的小孩，我说下去玩吧，她们就看爸爸妈妈的脸，然后说不行。

我到幼儿园看那些小孩玩，跟那个我很喜欢的小姑娘梳头、讲故事。有一天我叫她她不理我，我不知怎么回事。后来我才知道她爸爸在教学楼里贴了一张大字报。

大字报上说艾仁宽的大女儿艾寒明在幼儿园里……她也不艰苦朴素……

爸看了回来说：瞎扯八道，连名字都没有搞清楚。

幼儿园我也不去了。

没人玩。

弟弟不到吃饭不见影子。

我们去游泳，爸说你们一起去，一起回来。我和弟弟走在一起，碰见东中的学生，他们说：艾仁宽的狗崽子！弟说，姐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弟混到男孩一堆里，我和小行好时就和她一块堆，吵架了我就自己游自己的，自己回自己的。

真闷啊！早上我去游泳，一边游一边看早上的太阳和早霞。现在收音机里和报纸上常常说“朝霞满天”，“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然后就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在武汉畅游

了长江，又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了。红卫兵等待接见时拼命地唱“世界是你们的……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八九点钟的太阳已经很热了，赶紧从水里爬起来，不然正午的太阳晒死人。

下午游泳回来就看太阳下山。太阳下山时，蓝天、绿树、浓荫各有各的轮廓。满西天的云看着看着就变了。眼睛一直看着的呀，它是怎么变化的呢？

我就想起《火烧云》的课文——

晚饭一过，火烧云就上来了。照得小孩子的脸是红的。把大白狗变成红色的狗了。红公鸡就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子，往墙根上靠，他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匹小白猪，变成了金猪了……

这篇课文还是爸爸讲解的。爸在小学教书时，那年教我们五年级的语文。爸要不去考英语教师就好了，要是他不考这个，就不会到东湖来教中学，也就不会被揪出来了把？

游泳也不好玩了，早就游会了。一天游两次，每次在深水池游够 1000 米。回到家，天黑还早呢！

家里也没书看了。《电影文学》、《戏剧》这些杂志都没有订了，爸也不说买新书给我。爸有天烧了一些旧书，抄家又把一些书都抄走了。

爸说：你没事干，抄《毛主席语录》。

现在有的人有一种红色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我们家



没有，只有一本纸面的。我说爸爸能不能搞一本那样的给我？爸说你自己抄一本。

爸给我一本《工作手册》。

抄语录，开始还很有趣，想想，一本自己抄的！抄了几天也只抄了几页，哎，手都酸了，不想抄了。

我把《工作手册》放进我的抽屉里。抽屉里放了几本旧语文书，里面夹着我的攒的糖纸。

我把糖纸翻出来，哦，我好久没看我的糖纸了。

糖纸都平平整整、干干净净，拿起来还可以闻到香味。水果糖糖纸有水果味，米老鼠糖纸有牛奶味。糖纸让我想起好多以前的事——到大门口去接姐姐，牵着姐姐的手。姐姐带回来糖的甜，带回来手帕的花、香皂的香味。

弟弟上幼儿园，星期六下午才坐着机关里的大红车回来，弟弟在石板路上跑着叫我：小姐姐！他从荷包里掏出糖纸说：是我们昨天发糖我给你留的。

我那会儿就觉得我有弟弟了！有姐姐有弟弟多么好啊，兄弟姐妹互相向着。不像我们班有个同学，是独生女儿，又没妈妈又没兄弟姐妹，玩得好好的，说哭就哭。

我从三年级开始攒糖纸，那会儿女同学都攒。男同学攒邮票。我本来也有一本邮票，是姐姐上大学以前攒的，她放在妈妈那里，我入队时妈妈就当礼物送给我了。我的邮票叫男同学眼馋，他们下课老缠着我换。我和一个叫小宝的男生打乒乓球，他说你输了就输一张邮票给我吧。我说你拿糖纸来换。

我和好朋友丽丽说，我们要攒啊攒，攒到上大学，别人都不攒了我们也不扔。那时候我们的糖纸就是最多的了，我

们就是糖纸世界冠军了。

我的糖纸小行也没有，东中好多小孩都没我的糖纸多。

在我们楼下有一群小孩在玩，她们跳房子，有说有笑。她们吵一会儿，争一会儿，又重新分拨儿，重新跳。真开心啊！

我跪在大椅子上，打开了纱窗，把我的糖纸一张张扔下去。

香蕉果味飞了，米老鼠飞了，方块形金色纸飞到玻璃糖纸的前面，红红黄黄的透明花纸纷纷飘扬，像蒲公英迎风吹送的小伞。

姐姐也不来了，弟弟也没有糖吃，还要糖纸干什么呢？爸有时还给我零钱，买糖要到男生宿舍楼下的小卖部去。那里又没有什么包装好看的糖。

小孩们抬起了头，有好几个跑来跑去地捡，捡到一张就叫一声。我在窗台上把糖纸一张又一张地从书页上推出去，我童年的梦五颜六色飘起来，远去了。

我和小行和好了。我们本来已经好了一年，我爸挨斗后她也不理我。我因此特别生气，有天买饭见她过来，我一鼓作气狠狠地“呸”了一声。我“呸”过之后气就消了，我俩一“呸”还一“呸”打个平手，过两天我若无其事去找小行，我们又说话了。此后我们好了又吵吵了又好数年如一日，但不再为彼此大人的事结仇。

不仅不结仇，小行有时和我一起挨骂。上中学我在上学的路上遇到我们班的一伙男生，他们大喊打倒反动军官艾仁宽；回家的路上又有一伙东中新招的初中生，一见我就骂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我忍气吞声无法回嘴，硬着头皮与

他们擦肩而过，只有小行怒视他们说：你们搞么事啊，蛮了不起？小行又急走两步赶上我紧挽我的手说：臭流氓！不理他们。

我俩紧挽着手，该吵架还是吵架，她要不理我我总是先去找她说第一句话。小行跟我吵嘴生气不理不睬，但她不鄙视我。

小行家也有人贴大字报，说她妈妈是地主婆。小行妈是个特别和善的家庭妇女，在食堂做临时工，又说她是地主婆不要她做了。我和小行好，她爸爸哥哥姐姐全知道，他们看见我就笑一笑说：小行，小明来找你了。

暑假快完了，我们返校一次，领回来一张表，是小学毕业生都要填的。今年取消了升学考试，也不分什么重点中学，一律就近入学了。填完表再等入学通知。

表上有一栏是家庭出身，我问爸填什么？

爸说填伪军官。

我说爸爸你说你的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那我怎么不能填城市贫民呢？小行的妈不是地主，她们家爷爷成份才是地主，怎么又说她妈是地主婆呢？怎么都找最坏的说呢？

爸说你就填伪军官，这没有办法了。历史上的事情有历史结论。你就记住一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党的政策就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

我爸的话说得斩钉截铁，毫无回旋余地。我脑子里嗡嗡响着“伪军官”三个字，字字都烙得我焦痛。

要是有人问我世界上最难听的三个字是什么，我就要说是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说明我实实在在是个黑五类了。地、富、反、坏、右是黑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是红五类。东中贴出“鬼见愁”的对联开始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后来才又有人贴出：“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虽然是说可以背叛，也不是死路一条，但是怎么着也跳不出黑五类的圈子。就是背叛了，也背叛不到能把我的出身改成红五类。

别说改，就说黑五类，地主、资本家、富农也比伪军官好听！那都有个范围，可以猜出是干什么的。伪军官，等于是地富反坏右中的又反又坏。再说，多大的官，别人知道吗？从连长到总司令都是官儿，这个词这么含混，简直就是黑五类中的漆黑一团。这么大个黑点填在我的表上，我的三好学生、优秀队员、大队委全都不算什么了。

我在表上把名字改了，姓名是艾卫红。

那是在食堂门口看了大字报回来想的。那张大字报是一张大红纸，上面写着一个班全班同学新改的名字，每个原名后面一个破折号指向新名。

所有的新名就以红卫兵几个字为中心，再和东呀、彪呀、文革呀、军呀几个最常见的政治词汇搭配起来。

这股改名风到处刮，地名、学校名也都改了。我妈工作的屈原纪念馆改叫红卫楼，我升学的中北路中学改叫革命二中。

我们初一这个班上有刘红、刘卫红、刘红卫、刘红兵、艾卫红、张文革……我见到我们一个小学升上来的同学大多都不叫原来的名字了。

原来的名字或者是很好听的，或者是和家里的人和事有联系的，反正都各各不同，男男女女都有分别。叫林娜的是大学干部家的孩子，家里父母去过苏联；叫桂英、桂兰的家在花园苗圃；叫小什么的可能是老么；女孩的名字多是斜玉旁、草字头、三点水；男孩就叫钢呀、栋呀、强呀、虎的。

我怎么叫晓明呢？

那时候刚解放几年，新社会，前途光明啊！又有大姐姐，你就叫小明，学名里小就是晓。

生在 1953、1954 年这两年的，全国有许多孩子叫晓明。这名字男女通用，我在小学生应用题里总看到小明、晓明这名字。我长大后在我的同事朋友中遇到同名者，写信时只好上一个晓明，下一个晓明，像自己给自己写信。我的同名者几乎都与我同龄。

小时候我觉得小燕这名挺好听。又好听，又能飞，还有歌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后来我觉得叫小红也挺好。故事书里那些帮老奶奶扫地、给警察叔叔倒水喝的小姑娘，差不多就是叫小红。

我也很喜欢红色，我没有戴上红领巾时，就把家里的旧被面揪两个角，揪到脖子上照镜子。被面是红的，围着脖子真好看。我喜欢戴红领巾，不光因为它象征着红旗的一角，还因为它美丽了我。

20 年后我才读到戴望舒的诗，他说：

给我吧，姑娘，那朵簪在发上的小小的  
青色的花。

他说姑娘的红唇只有青色的橄榄的味，他说爱情是天青色的。

我以前从来没想到：青春、青年，都有一个青字，是天青色的，和一切未成熟又有待成熟的果实一样，是带着树叶那种天生的青色。

我从少年时代跨进青春的门槛，眼里只有两种色彩：红与黑，其余的色彩不过是这两种对比色的陪衬——

绿军装陪衬红领章、红帽徽；

黄色向日葵陪衬红太阳；

黄色书籍就等于是黑色；

我是黑五类。

红卫兵组织在东中成立，在全国各个大中学校都会有红卫兵，就像当年的红军一样，红色的中国和世界，我的一生呵要和红联在一起。

我不加思索地改定了我的名字：卫红。

我和爸说我已改名了，爸说你改了不算，要到派出所去才算。我就问爸要户口，在户口姓名栏划掉旧名字，添上新名字。我拿着改了名的户口本，自己跑到东湖派出所去办。

派出所的人说，谁叫你们自己乱改名字！以后我们找人都找不到了，全乱套了。怎么可以自己说改就改？！

我写了检讨，派出所的红章子才盖在我的新名字上。户口登记事项变更在更正记载上注了一行字：1966年9月8日“卫红”为正名，“晓明”为别名。

我选择了——红。

就没有别的选择？

不红也不黑，像小行的哥哥那样。他是华工的大学生，也不造反，就猫在家里看书，看《艰难时世》。

我没书看。

学外语呀，不是有许多青年，“文革”中拜黑帮、学术权威、躲在哪个角落里扫地的老头为师学外语，就那么学成了才！

爸不教。

我学外语都没用，你还学！东中有两个学生跟在外宾后面听口语，外宾前脚走，公安局后脚就找他们。爸说。

就在家里，学做家务。

天！姐姐坐月子，喊我去帮忙，那么小的孩子，要用口罩拆开的纱布一小条洗脸，用棉花球擦眼睛。喂水喂奶换尿布洗片子，过家家是这样一回事！姐姐坐在床上，脸色苍白浮肿，额上扎一条带子防风，没有理想没有激情鼠目寸光，就正是红卫兵宣言中所谓“燕雀小志”吧？我在揭杆而起的红卫兵各种组织的宣言中看到这么一句：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而高翔。

有什么比得上正在展开的造反、革命、轰轰烈烈的生活！

司汤达写的《红与黑》中，红是军人，黑是教士；红也是革命，是个人才华，个人抱负得以施展的时代。拿破仑土伦一役，由炮兵少尉升任将军，于连无比怀念那个时代。

中国的红卫兵选择红和法国的于连不同。于连要的红是要他个人的前途、幸福、机会，当不成军人就当教士，当侯爵的秘书，当侯爵小姐的情人，他要他个人在上流社会的地位。

问问许多当年的红卫兵，谁是图着当官发财、个人享乐、物质幸福去造反的？谁不是捡到一分钱交警察，上街扶着盲人，裤子穿破了补，照着雷锋写日记长大的？

于连在中国算不了红五类，他爹有木柴厂，可是在法国他是好出身——第三等级。可他选择的红却是背叛他的农民家庭，当军官当贵族，什么都没当上他才把那个社会看透了，自绝于那个社会。

中国的红卫兵比于连高尚，比他动机好，不为自个儿想，尽想着全中国、全世界。舍得满腔的热血，就怕找不着人，找不到地儿把血献出去。

造反怎么就造错了？

1988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一个社会学的教授问：中国的地方那么大，要把它搞乱也不容易啦！怎么就做到了呢？

是啊，怎么就做到了呢？

我爸给揪出来了，红卫兵揪他游他斗他，我不反对他们揪，我跟家还喊我爸：爸。我重又跟爸买饭，帮爸叠衣服，管爸要钱交学费。

我怕东中的学生不妨碍我想参加红卫兵，我不想受歧视背一辈子黑锅。我没想过当红卫兵就是去揪别人的爸，游他们，斗他们，打倒他们，尽管压根不认识刘涛的爸、王三宝的爸、陶斯亮的爸。我只管喊打倒刘少奇、王任重、陶铸！

文化革命就是别家的孩子斗我的爸，我出了家门去斗别人的爸。

我爸对我们好（除了偶尔火气大），他上厕所抱本书，读古诗是唱出来的，不喝红茶菌，挺喜欢钓鱼；别人的爸爸是



不是都这样？不知道，没想过。连这都不知道，怎么就知道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高老头》里面，那个面条商本来挺阔气，他的女儿女婿光算计他把他的钱搞光了，真是彻底背叛了亲生父亲。老头临死时呼号：把父亲踩在脚下，国家不是要亡了吗？

把父亲踩在脚下，国家不是要亡了吗？

没想过。不知道。

那会儿说的也不是叫大伙儿一起去学坏，尽管是天下大乱，那也不是说大伙儿一起捣乱，而是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 五 初 潮

9 月份开学，我到新学校上学，我现在是中学生了。

班上同学大多都是从附近别的小学升上来的，不久大家都知道了谁家是什么类。红五类很多，附近是一家大厂，许多同学家里是工厂的工人。不红也不黑的是职员，有的同学爸是工程师或技术员就属于这种。黑五类一个是我，一个是由红变黑的，变得之快出人意外。

红变黑的是叫林娜的女孩，文文静静的，跳舞跳得特别好。我去她家里玩，她家房子特别大，她们姐妹各有自己的房间，还有脚踏风琴。

老师中也有牛鬼蛇神，有出身地主的、资本家的。这很快也都在同学中传开了。

国庆前夕，老师说我们班可以选派一个代表上北京，作为红卫兵受毛主席接见，要选红五类。也没怎么选，老师就派给林娜了。据说她爷爷是革命烈士，她又出身于革干家庭，这种代代红的类，当然没得挑。

林娜在学校也叫新名字，叫红兵。我们的班主任也叫新名字，新名字和长征有关系。

林娜从北京回来她爸就揪出来了，是大名鼎鼎的走资派。她们家很快搬出了原来住的楼层，挤到两间小平房里。

国庆马上到了，老师又让班上同学选表现好的同学参加

今年省里的国庆观礼。老师一说表现好我就竖起耳朵了。我想要是不论出身的类那我就有资格，每有女生举手我就特别希望她们提到我。果然，选举、投票，有我的名字。

可是，放学后，老师马上找我谈话说：你出身不好，观礼台上有很多首长，问起这个来影响不好，你就不参加这个活动了。

我默不作声回到教室，哇地大哭起来。太不讲理了！太不公平了！说话太不算话了！明明说了表现好的呀！

我哭完了，想起上午语文课讲的毛主席语录。现在每天早上早读我们就读毛主席语录，上语文课的时候发了一页材料是许多怎么办，上面写着遇到什么问题就学哪一条语录。我收拾书包把这个材料又扫了一遍，其中正好有一条：遇到挫折和委曲时怎么办？请翻开第几页学第几条。我半信半疑地照着翻语录，原来这条语录是：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我抹干了眼泪，觉得平静了许多。

后来我在我爸、我妈的笔记本、检讨、交代材料里，一次又一次与这条语录碰面，不禁想到，真是一条很有共鸣的怎么办啊。简直可以说在那许多年，它是领导我们全家的核心力量，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国庆以后就不上课了，全国学生开始大串联。我们学校

住进一批批南下点火的红卫兵，有的戴袖章，有的不戴。教室都让给他们打地铺住了，老师让同学们自愿到校服务，初二初三的学生一批批外出串联了。

串联要出身好的才能出去，我没份儿。我每天就去学校服务，就是照顾来串联生病的同学和打扫卫生。早上我和妈妈一起坐车，妈妈是看病，与我同路。

车一开，我就从口袋里掏出红宝书，大声说：同志们，现在让我们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我和妈妈一起下车，妈说：你吓我一跳！你念语录搞么事，你又不是红卫兵。

我说：不是怎么就不能念！语录人人都可以念！

我念语录时，车上有的乘客就把红宝书掏出来翻。我上学从东湖坐车到学校有三站路，每天都有一些同学同车。如果不是我念，别的同学也念，谁先开口就由谁一路念。念语录可以顺着念，也可以挑着念。也可以不念语录就念“老三篇”，不过“老三篇”中《为人民服务》可以念完，《纪念白求恩》念了一半就要准备下车。站在车门口不想闭嘴也得闭，自己觉出自己的声音突然消失了。车门还没开，我闭着嘴竭力不去想我刚才在干什么。念语录是一件高尚的事，下车是一件普通的事，站在车门口的几分钟内我不明白，好像，已是两个不同的人，一个刚才在念语录，另一个这会儿在等车。

入冬了，天气冷起来，我还是去学校。我看见校门口有一个通知说，还没有外出串联的同学赶快到三楼办公室去开介绍信。我跑去办公室，看见谁愿去写上名字和班级就可以拿到盖了红章的介绍信。没人问出身？太好了！我立即报名拿了一张，又约了一个同班同学，就赶快往家跑。

我要去北京！去北京！

我在家里拿了个书包，爸又给我 10 块钱和行军水壶。妈让我带上姐姐的大棉衣，当天晚上我就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年轻的脸，这么热闹这么盼望这么挤啊！开始我们挤进了厕所，厕所里全站着人，我们个儿小见人缝就钻。钻到椅子底下伸直双腿，不行，有人踢脑袋；又坐到人头上的椅子背上，爬到行李架上，一觉睡醒了再跟坐椅子背的人换。

没有水喝，到郑州了才让人从窗户里递进帮我们灌的自来水。可是我不饿不渴不累，就是和广播里、和车厢里的学生一遍遍激动：

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  
东风万里鲜花开放红旗像大海洋。  
伟大的导师英明的领袖敬爱的毛主席，  
革命人民心中的太阳心中的红太阳。  
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万岁万岁毛主席！

我唱着睡着了，睡着还听见广播里在唱。这支歌有新疆民歌的风格，旋律和车轮的节奏一样明快热烈，充满了我的心、我的想象。

1986 年 11 月初我从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送稿子出来，在这条小街上骑着车悠悠地转，我当年是不是就住在这一带？也有这样一个菜店，我在里面买了《自然》课本上讲的北京心里美萝卜。也是这样一排平房，直插进去是一条深深的胡同。胡同一边的房子高一点，要上几步台阶。门牌号码都没记，就记得出了胡同往前走就是高高的鼓楼，灰灰的城楼座落在马路中间，令人顿感天高地阔。

那会儿你才多大呢，20 年前？

你随着人流出站，抬头就看见马路上空挂着一条大红横幅标语：欢迎你们——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你心里一下子热了，刚才你冷得直搓手缩脖子。午夜时分，车站广场上一大片串联的学生。大家在这里排队，说今天晚上有寒流到，周总理已发了指示，增派车辆把全部串联学生送到住的地方。一辆又一辆交通车开来，疏散学生。你随车到了鼓楼附近，由这里的居民腾出住房，你们进去睡地铺，被子也是住户们挪出来的。

在车上，你看见了天安门。交通车驶过这座城楼，你从小读的课本封面、画的墙报，无数次出现过天安门；可是真的见到时，你觉得又像又不像。它比想象的高多了，这就叫雄伟啊？而且，它是安静的，一动不动，也没有亮灯。它就

像是黑色的，而夜空本身反而不那么黑。夜空有星，很蓝。

胡同里的小孩，你们的爸爸妈妈那会儿也就是 10 来岁吧？有谁还记得有个你们叫她小胖墩的小姑娘吗？她从武汉来，住在你们院西厢房，她见你们就笑，你们就说小胖墩，跟我们一起跳皮筋吧！她说我刚回来，还没吃饭呢！她跟你们家借的搪瓷碗和铁匙，到另一个院子去领饭菜。饭是两个馒头，菜是熬大白菜，馒头用篮子装着，菜在脸盆里。饭菜都不收钱，因为是招待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她打了菜，一路走一路啃馒头，你们又喊：小胖墩，有你的信，在屋里。

信是妈妈来的，妈妈说知道你平安到了北京非常高兴；又说要注意安全，注意这个，注意那个；最后说这个月 16 日就是你满 13 岁生日了，妈妈买了一样东西要送给你，是什么，你猜猜看？是一斤红毛线，妈妈在给你织毛衣。

我真高兴收到妈妈的信。我还没有穿过毛线衣呢！我穿的是绒衣，我们都叫它卫生衣。我们家里，只有弟弟有毛衣，只有弟弟和妈妈有毛线织的围巾。我的卫生衣已经小了，袖子都到胳膊上了。我的小棉袄也小了，把胳膊都裹得紧紧的。我的棉袄罩衣比棉袄还小，我拉了又拉，棉袄还要露出边。棉袄还是大襟的，扣子在右边；罩衣扣子又在中间，全是姐姐穿旧了的。我真想穿新毛衣啊！我带来的大棉袄送给同房的上海学生了，她到北京来，连棉衣也不知道带。

赶快给爸爸妈妈回信！我坐在被子里写，亲爱的爸爸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用爸爸给我的钱给自己买了生日礼

物。我买了一条白纱巾，花了两块钱。北京一刮风就满天黄沙，这里的人在外面都用围巾包着头，我就用纱巾包头。我买了一个塑料娃娃，娃娃的头可以转动，花了一块六毛钱。请爸爸不要责备我，我这是买最后一个娃娃了，以后再也不买娃娃了。毛主席接见还没有定，有解放军来跟我们训练。我去北京大学看了大字报，还抄了几张。那里面人很多，大字报从几层楼上贴下来。我还吃了“心里美”，是红心萝卜，很甜。我已经去看了四外公他们。

我的书写到这里时，《深圳特区报》正在连载周全先生写的关于我四外公和四外婆的长篇传奇《上海滩密使》，这段故事的本事，四外公回忆说：

1940年春间的一天，沈醉忽然给我一份戴笠的电报，大意说：“闻兄有倦勤之意，希望先将家务安顿妥当后，即行来渝，因有事急待当面商议。”我当即回电表示：“如能摆脱此间职务，自当赴渝。”

我很快将（常桃）警备部结束，即去长沙见当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向他报告结束情况和询问今后行止，薛说：“委员长有命令要调你去重庆，我这里就不便再安排你的工作了，希望你早一点去。”

正在这时，蒋介石打电报催我大哥快去重庆，说有要事与他面商，希即起程；我们当时都猜不到有什么要紧事这么急，我也不知道要我去干什么工作，所以决定先把爱人孩子留在东安，我先去看看情况。



蒋介石这次召见我，态度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显得亲切和高兴，说：“戴笠报告我，你很好，很能干，我现在决定要你去上海，戴笠已告诉了你吗？这个任务只有你最适合。”

我一听到这样命令式的口吻，便说：“我还想和家兄商量一下，因为家父去世不久，家母是最疼爱我的，我也得问问她老人家。”我的话刚完，他就抢着说：“我会和孟潇兄说明，这没有问题；老伯母方面，我和夫人可以送一张照片，让她放心。”

吃完饭以后，蒋介石当面送我 1 万元特别费，当时约值黄金 20 两左右，作为完成任务之用。

戴笠传达这些任务是：第一，要我运用过去关系，设法掩护在上海、南京活动的军统特务，不使再遭到破坏，已被捕的，要设法营救出来；第二，相机转达蒋介石对投降 敌人 的大小汉奸“宽大政策”和进行联络；第三，要尽力帮助在那个地区敌后活动的忠义救国军。

我见到四外公和四外婆时，不知道这些故事，爸妈没说过。他们只说，你去北京，去看看四外公，代我们问候他们。妈妈给我地址，我就按地址坐车找去。

四外公见到我就说，哦，是盈媛的二姑娘啊，你和你妈妈还有点像。又跟我四外婆说，是小明，就是明明的妹妹。明明，以前在这里上地质学院的。

四外婆说 哦 哦 晓得了 晓得了。你妈妈好不好？你爸爸好不好？不走了，不走了，就在这里吃晚饭。四外婆就

去厨房里吩咐。我起身去厕所经过厨房，看见厨房很大，一个伙夫在炒菜，他炒菜一手拿着锅抖哇抖，菜就跳起来翻个身。我想这个厨房简直像个小食堂，连炉灶都有好几个。

在我模糊的记忆中，四外婆好象和我妈一样，一头黑发全部往后梳，露出光光的前额。她好像比我妈妈还年轻，眼睛深深的，黑黑的，穿着深色毛衣，身材瘦削。四外婆好像是从一张黑白照片上走下来的，小时候我和爸爸去看电影，电影没开映就在电影院进口的门厅里看四壁的电影明星照片。经常挂着的照片有白杨、秦怡、王晓棠。我觉得四外婆就令我想起这些照片，不同的只是四外婆的头发不是披散到肩膀。

晚饭时四外婆就说，吃饱啊，吃菜啊，喝汤啊。汤里放了很多胡椒，很辣。不过不像我在家里吃妈妈的辣椒那么辣，要跳起来喝凉水。四外公面前有一个小碟子，里面是红辣椒拌姜丝，他吃一口菜，就要沾一沾小碟子。一边吃，四外公就一边问：动物园去了没有？天坛去了没有？去颐和园看一看。

我说我没去玩过，就是去北大看大字报。

那竟是我见四外婆唯一的一面，最后一面。1979年我做研究生游学北京，爸说，去看看四外公。六外公和六外婆买了甲鱼装在纸盒里，在纸盒上钻了许多孔让甲鱼出气。我一下车就提着纸盒去看四外公。

四外公住的地方是一处四合院里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房子，比我原来见到的大院子那间厨房还要小许多。四外婆见了我说：哦哦，是盈媛的小姑娘啊，我晓得我晓得。

四外婆不是原来的四外婆，她是胖胖的，高高的，一头

白发。原来的四外婆现在变成了一张黑白照片，镶在镜框里，从墙上看下来。我看着照片上，一双深深的黑眼睛，就想说：这是四外婆，我以前来见过的。可是面对絮絮说话的四外婆，又不知怎么开口说。

胖胖的四外婆见我看照片就说：老头子非要挂她的照片。她死了，他才把我从上海接来。

四外公和四外婆现在成了故事中的人物，故事中说，唐生明在赌室里大把大把地撒银元，仍是从前那股大少爷的大派头，汪伪特工部部长李士群俯身对河边岗村说：那位就是刚刚来沪的陆军中将唐生明，跟周佛海周院长是好朋友，过去同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共过事。

故事中说，牵着两个孩子的徐来，虽然年过三旬，仍然保持着她那“东方美人”的窈窕身材。她有着一副美丽的鸭蛋脸，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一口糯米牙，一对小酒窝，一切美人儿所具有的特点，似乎应有尽有。

故事中说：唐生明将女儿押了 1000 金的注，他满有把握地将身边女儿抱起，往桌上“单”边一放，说“我押 1000 金”。小女儿吓得哭起来，徐来说：“哎，老四，你又发什么病？”她十分气愤地走过来，要抱女儿。但被唐生明拦住了，顺手拉她在太师椅扶手上坐下来。宝碗揭开后，是个“单”，唐生明兴致盎然地把女儿抱下来，嚷着要了个大价钱。庄主说：“嘿嘿，唐府千金我们赌不起，这 1000 大洋，请收下吧！”

故事中说，唐生明在赌室里大把大把地撒银元，就是押小女儿赢来的；“好，这 1000 光洋全给大家吃红！”唐生明边说边捧起那一大堆银元朝前后左右四处一撒。他抱起女儿含笑离坐，拉着妻子朝楼上舞厅走去了。

我见到的故事里的小女儿是个大人，她蜷缩在那间客厅的大沙发里。我喊她姨，四外婆说，姨身体不好，在家里休息。

在我模糊的记忆里，姨姨好象很像四外婆，她头发散下来，胸前也是，背后也是。她不像满街的革命头，就像电影里解放前有钱人家的女子，她让我想到一部旧时的讲旧社会的电影。她好像有气无力地笑笑，手里织一团毛衣。灯光朦胧，朦胧了她的脸。

门口有小汽车的声音，一个快手快脚的保姆进来说：唐先生回来了。胖胖的四外婆就起来迎。四外公进来说：是盈媛的二姑娘啊，你妈妈好些没有？我说：我妈妈不好，已经住医院了。四外公说：我就讲他们，开追悼会怎么不喊盈媛，应该通知盈媛来的嘛。

四外公一回来，小屋子就更显得小了。四外公又高又胖，脸上两道长长的剑眉。四外公的眉毛长长地翘起来，很威风的样子。他还是吃一口菜，挟一点红辣椒姜丝。

这次是小保姆把我送出胡同口搭车，23年前，送我出那栋大四合院宅子的是一个舅公公。舅公公看见车来时，塞给我5块钱说：拿着坐车，去动物园玩，去颐和园玩，都去玩。

我回来跟爸说，你们要我带的东西都带到了，我还买了点心带去。

爸爸和六外公六外婆说妈妈的病，说长沙开的追悼会，说

四外公坐牢的事。他们说四满满、徐来、妈咪、仁曼、吴民、山长……，这个那个。

秋收起义四满满还给一连人送了步枪、短枪和花机关枪的，还援助了南昌起义，他们说。

四满满坐了 8 年牢，1974 年才放出来，徐来得了乳腺癌，死在牢里了。四满满出来时才晓得。跟他讲的时候，他“叭”地把桌子都掀翻了！

我听了一耳朵，没怎么往心里去。我在准备写巴金的硕士论文。爸爸他们又在说，那个时候，爷爷礼送共产党人出境……

他们说爷爷就是说外公，说四满满就是说四叔叔，就是我四外公。爸爸说爷爷就是父也，爹爹就是父多。湖南人喊父亲爷爷是对的，北方人喊父亲做爹爹，跟湖南的喊法相反。

我在四外公和胖四外婆家里吃了中饭，小保姆就麻利地收桌子，过一会儿她就喊唐先生，杜奶奶来了。进来一个小老太太，就和四外公说打牌的事。四外公想起来就对我说：这是杜聿明杜先生的夫人，杜聿明晓不晓得？就是杨振宁，杨振宁就是她女婿，杨振宁晓不晓得？

杜聿明我晓得，毛选四卷里就有《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杨振宁好像听说过，是个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吧？又晓得又不晓得。

四外公和小老太太继续说牌局，说了政协开会的事，又说打牌。我就想，四外公好像一部老式电影中的人物，他们的生活好像没变一样，还是称先生、太太；还是国民党的老朋友；还是吃酒席和打牌。他们说的都是旧人旧事，旧家庭

的气势早就散尽了，他们还是生活在那些黑白照片里，我觉得。

我没想过要认识那些黑白照片。

四外公也变成了一张黑白照片。

在崇文门法国餐厅后面 16 层高楼的一套居室里，四外公已经去世了。

四外公的新居我早几年去过。我想留在北京工作，想四外公可不可能帮助我？

我这次和在京管工程的六外公夫妇一起去，四外公吃中饭才回来，他们又讲刚才吃的酒席，又讲打牌，又讲保姆输了钱请大家吃天府花生。小保姆已经成了大人，很熟络地招呼六外公夫妇。

四外公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写论文，写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论文。

四外公又说到吃花生、打牌，还有今天请客的是陈小姐，在哪家餐厅。

我没再说我有求于四外公的事，四外公说的于我很隔膜。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四外公。客厅和以前的院子一样宽大，平台有两个，洗手间也有两个。四外公更胖了，两道剑眉更长了。他从红地毯上晃呀晃呀走到沙发上坐下，三人沙发他一个人坐，都坐出一个坑。在他对面墙上，徐来外婆深深的黑眼睛高高地望下来，美丽而淡漠……

我把饭摆上桌子，P 说，刚才电视新闻里说你四外公去世了。

我说哦，那次我去看他他就是刚出院的。党和国家领导

人去告别了吧？我先吃，吃了就不管了啊，明天我第一节课还有课。

哦，四外公去世了，爸妈大概也在看电视。四外公是妈妈的亲戚，于我真是远了。

1966 年我从北京回来，爸爸让我给外公写信，这还是我第一次给外公写信。我写道，亲爱的外公，您好！我刚从北京串联回来，我在北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还见到了四外公一家，他们都还健在。爸爸看了说，你这个健在用得不对。我说健在不是健康地在吗？爸说健在就是还活着，还在人世。我说那我就改成他们都还健康吧。

没想到我说的健在竟然不幸而言中。谁想到不久四外公和徐来四外婆就关进了秦城，互不相见。徐来外婆独坐狱中，她那秋水一般的黑眼睛看见了些什么呢？

后来我才在《唐生智传》上看到，蒋介石派我四外公带徐来四外婆深入虎穴，事后才打电话告诉我外公。 1940 年 9 月，农历 8 月 15 日，四外公和徐来外婆带着两个孩子从香港乘塔虎脱总统号邮轮到上海，10 月 10 日我外公在重庆《中央日报》连续 10 天用特大字号刊出《唐生智启事》：

四弟生明，平日生活行为常多失检，虽告诫谆谆，而听之藐藐，不意近日突然离湘，潜赴南京，昨据敌人广播，已任伪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殊深痛恨，除呈请政府免官严缉外，特此登报声明：从此脱离兄弟关系。此启。

10月15日 蒋介石在颁布国府命令时 轻描淡写说了一句：陆军少将唐生明，着即免职。

我外公接到蒋介石电话那会儿，脸色不好看，仁曼舅舅问他是什么事，外公说：老蒋要你四叔到南京参加汪伪政权。仁曼舅舅说：那不是当汉奸么？外公只冷笑了一声。

外公无法吐真，唯恐泄露机密，一气之下，从重庆回到东安。他是这年7月去重庆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五次执监委会议的。外公无法阻止此事，只好再三叮嘱四外公说：此去弄得不好，便会遗臭万年，千万要慎重呵！

外公回到东安，其时，外公创办的耀祥书院在新校舍正式开学。我爸这年作为外公义子，在书院就读，年15岁；我妈带我姐随外公和凌柯外婆、妈咪外婆与外公住在一起。我姐明明不满3岁。

四外公终于被汪伪特工部门发觉是蒋介石所派，将他拘捕押往日本军部处置，日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正感汪伪政府无能，欲直接找蒋介石诱和，反将四外公待为上宾。

我给外公写信说：亲爱的外公，我在北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还见到了四外公。那会儿，我见到四外公这件事好像就是一张黑白照片，相纸发黄，一个旧式大家庭的若干人物，一些模糊不清的面影。四外公四外婆的形象在中间，比较突出一些，其余的人物，认也没有认清。

我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件事则好比是一幅色彩鲜明、光线强烈的彩照，由于心情的渲染，这幅彩照又仿佛嵌在辉煌的框子里，格外生动，有声有色。



将近 20 天了，还不知毛主席哪天接见。我都想家了，可不见到毛主席，怎么能回去呢！

天天吃熬大白菜、干馒头。北京的馒头不像武汉，我在东中食堂吃的馒头都是软软的，一按一个凹，又再弹回来。北京的馒头结结实实，可以剥着皮，一层层吃。

据说大串联将要停止了，中央已经发出了通知，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联。毛主席已经接见 7 次了，再接见就是最后一次。

隔几天又填一次表，要统计参加接见的人数。表上少不了填家庭出身。与我同去的同班同学每次都大声宣布：我家是工人，她家是伪军官，黑五类。我真烦死她了，直后悔怎么和她结了伴。本来我肯定叫小行的，偏偏小行那天没影儿才叫了她。填表时，我就看别人的出身，看到同屋的外地学生中还有出身地主和富农，这才稍微放心一点了。

总不可能不让我们去见毛主席吧？要是不让，第一次填表就该通知我了，就像班主任不让我去参加国庆观礼一样。我又庆幸自己跑出来了，没听黑五类不许参加串联那一套。外地也有黑五类跑出来，原来不听那一套的不止我一个啊。但我不跟我们屋的地主富农说话，她们也不跟我说话。黑五类，脸上好像写了字的，都不怎么爱说话，很谦让、很不好意思似的。红五类个个叽叽呱呱，每天晚上回屋后还说个不停。

11 月 26 日，大清早我们每人发了两个面包，我背了一水壶水，带上红宝书，随队伍出发去西郊机场，今天，我们要见毛主席了！

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天。真的，在红卫兵这三个字是值

得骄傲的年代，我就觉得我是从那一天起开始书写自己的历史的。我写下了第一笔，我说：生我的是父母，教养我的是党和毛主席。我比我姐姐还绝 爸说每月 20 元培养她上大学，她说是你培养么？是党和毛主席培养的！我说连我的生命都是党和毛主席给的！我说的是我的新生命，跟我爸妈生我养我没关系，我说的是我的政治生命。就是说从政治生命来说，我永远只听党的、毛主席的，不管父母说什么。我那意思和雷锋的我把党来比母亲是一个意思，可雷锋是真的没爹没妈，我爸我妈都好好的，起码是健在，这个区别我全没想过。

1982 年 12 月 26 日我在华师教书，这天我有个邻居跟家里关着门；后来他说他在家里呜呜地哭，这天是毛主席的诞辰。我们家没哭，我和 P 忙着给孩子上医院打退烧针，邻居那么一哭我俩还真的不好意思，怎么忘了这天这茬儿。

我那邻居感情比我们俩深，不过要说深，早几年我们全是一样的。毛主席逝世那几天，我在华师京山分院，我们屋女生那个哭呵！哭声和着哀乐，眼睛全哭肿了。第二天我们上课，老师肿着眼睛上讲台，一看老师眼睛，我只好再掏出手绢，眼泪没法儿止住。

毛主席逝世那两天我又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刺破手指刺了半天才刺出那么多血来把申请写完了。我就是用血写着 10 年前我见到毛主席时想到的：生我的是父母，教养我的是党和毛主席。我要继承毛主席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分系、分班、分小组一遍遍开会诉说毛主席的恩情，我当然又说了好几遍 10 年前我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我们从天没亮走到下午，到了下午二三点才从鼓楼走到

西郊机场。红卫兵的队伍夹着机场灰白的起飞道，紧张而兴奋地等待毛主席乘坐的敞篷汽车。

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人潮涌动，“哗”的一声，我前面是涌动的人墙，前面坐在地上的人全都站了起来。我除了看见我前面的人以外，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就看见周围的人，前前后后的人全都跳啊、叫啊、哭啊、笑啊，嗓子全都是哑的。千千万万的哑嗓子发出巨大的嘶喊声，无数手臂举着小红书。我实在急了，我急得哭了，我在周围的人潮跃动时，不管不顾地按着旁边两个人的肩膀，他们跳起来的时候，那一瞬间就抬起了我。

我看见了——

有很多年我觉得我看见了，那是一幅色彩斑斓的彩色照片。今天我想要写出来的时候，那色彩好像都已褪去，只有一个大致的影像；就像彩照丢失了，只留下了底片，比那黑白照片还不清楚。

前面有数不清的人，我被抬起的一瞬间顶多两秒，就像手按快门那么一下，我看见了一辆敞篷汽车在行驶的样子。我想象那个车上的人就是毛主席，他在向两边的人潮挥手。车上好像还有别人，那是林副统帅还是别的什么人？根本不能辨别。

假如有人说你那会儿看见的不是毛主席是另一辆敞篷车，紧跟在主席的车后面，只要他拿得出证据我也没有二话好说。

在我的视野里确实有一辆车就是我说的那个样子，这决不是我心造的影像，它和我看过的所有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

照片、电影、画报、邮票、文字和录音报导融为一体。所有照片、电影、画报、邮票、文字和录音报导里人们的欢呼、眼泪、回忆、激动共同造就了对某一个人、对以他为核心的若干领导人有如再生父母般的反应，见了他就会哭、喊、唱、跳；五官七窍、全副感觉在这一刻不必控制，你要笑就尽情地笑吧！你要哭就尽情地哭吧！谁也不会奇怪、不会拿你是问，你笑昏了哭昏了也没关系，自然有人抬你。

接下来的事是那时自然地想到要做的，也许是报纸上那么报导过，大伙全都心往这一处想，劲往这一处使了：在红宝书的第一页上写到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在何处我见到了毛主席；上邮局发电报，邮局这一天从早到晚日以继夜把同样的一句话千百遍译成电文，区别只在收电人的地址姓名。

我没看清楚毛主席，我又哭了。我和好大一群人停在一栋小楼前喊：我们要见毛主席！又有人说毛主席真的已经回去休息了，不在机场了，人们慢慢散去。来的时候排的队伍早已散了，我随陌不相识的人群往回去的路上走。

我才知道累了，我太累了！这会儿天都渐渐黑了，也没有车，就是人，到处都是人。我走到半夜看见了天安门，我知道总算回到城中心了。我又累又乏，走走停停，快天亮了我才走回鼓楼附近的胡同。

我见到四外公的印象我以为几乎已经淡忘了，可是我写这本书重读写我外公的一些文字后，四外公的形象分明地魁梧和显出色彩来。太平洋战争处于胶着状态，日寇加紧对蒋诱和，拟派四外公做湖南省长，建立蒋日之间的缓和地区，他们想的是以这种方法把芦沟桥战事以来所占的中国领土，一

一退还给蒋介石，换取蒋介石政府与英美绝交和反共。蒋介石暗示我四外公同意接受，而我外公坚决反对，在这一处境中，四外公寻求机会摆脱，做成一件大事，他回忆说：

我当时在上海，曾于无意中发现一个价值很高的军事情报；根据这一情报，使得美国海军一举全歼了日本在太平洋的舰队。

我在上海有一个经常往来的朋友，即日本海军省的嘱托（相当于帮办一类的职务）——古川，这个人我原来并不认识，是他自己来找我的；因为我大哥在 1928 年下野后，从汉口坐日本兵舰去上海，换船赴日本时，古川的兄弟当时在汉口的日本海军方面工作，华语说得很流利，我大哥请他当翻译，以后便陪同我大哥在日本住了一个时期，因为我大哥对他们兄弟很好，古川便一直记得这件事。

他听说我是唐生智的弟弟，便经过海军少将须贺的介绍和我认识（须贺在抗战前曾在汉口日本领事馆工作，我与他有一面之交）；从此，古川很热情地找我联络叙旧，在那个环境里，人们都以能结交日本军官为荣，为了工作需要，我也乐得认识这样一位朋友。

古川当时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一座很大的洋房里，我和他往来时，渐渐由一般性问题谈到当时许多政治性问题，他就不止一次地向我谈到过他们对中日亲善问题的看法，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壮大了，不但蒋介石会对此感到日夜不安，日本人也同样担

心等等。

1944 年下半年的一天，古川邀我到他家去吃便饭，饮了不少酒，和我谈到美日海军作战的问题，他带着几分醉意向我夸口说：“目前日本海军在最近太平洋作战中，虽有些损失，但元气未伤，我非常有信心：不久必能突破美国海军主力，给美以沉重打击。足可以扭转战局！”我便故意用怀疑的口吻进一步去追问他：“有几分把握？”他又连干了几杯之后，便不知不觉地流露了底细，说：他最近刚从日本海军某重要负责人方面得来的消息，日本方面正把所有能作战的舰只，集中编成一个新的舰队，集结在硫球群岛附近，准备出其不意，给美国一次突然的袭击，像在珍珠港和雷伊泰湾一样，给美国舰队以致命的打击！

重庆方面接到我这一情报后，立刻送给中美合作所，梅乐斯立即转给美海军方面。据说他们当时正在竭力搜集日本舰队的下落，久久得不到可靠消息，因此对这一情报极为重视。经查明属实后，便趁日本舰队尚未准备妥当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发动攻击，一下子击沉和击伤日舰近 100 艘之多，使日海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溃不成军。

由于这一次胜利，根本改变了太平洋海战局势，中美所副主任梅乐斯由准将晋升为少将，美海军部且正式备函向戴笠表示谢意。

这就是那个旧式电影中的老人？两道剑眉长长地伸出来，说打牌，打牌，吃花生，吃花生……

我仿佛像在电影演到结尾处入场的小孩，指着银幕上的角色问：这是谁？是好人还是坏人？

可从前我都没这么想过问，关于我四外公，迅雷不及掩耳的事情太多太多，全国的走资派、阶级敌人、黑帮黑线数不胜数。我在正上演着的彩色影片中找我自己的角色，我没顾上去看老辈人演过的黑白片。

我爸妈必定知道才从不说起（我后来看到妈交待社会关系，写到四外公是：特务），假如他们说起，我又要问个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又能如何作答呢？

1966年后，我四外公系狱8年，又是一个抗战时限。8年里他必定不断地交代他的生平经历、所作所为；那部黑白片剧情复杂，越来越复杂，牵连着一个又一个旧人旧事。

《唐生智传》中写到——

在上述事情之前，唐生明还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周佛海等大大小小的汉奸转达了蒋介石的“宽大政策”，并进行了许多联络工作；尤其对待周佛海，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他争取过来。他回忆说：

我到上海不久，在与周佛海的交往中，知道他母亲马氏、他老婆杨淑慧的父亲杨自容及继母、妹妹等均在湖南原籍，当时正准备派人去接他们到上海，还向我打听从湖南到上海的路线问题；我了解

到这一情况，主刻向重庆报告，并建议拉拢周佛海最好的办法，是从他母亲和岳父方面下手。

不久，戴笠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派人在湖南湘潭和 沅陵 等处找到了他们，于是一起接到了贵州省息烽软禁起来……通过他的岳父写信，转达他母亲的话，希望他不必做孝子，而要作忠臣，不要为国家祖先和子孙丢脸。

周佛海自和重庆发生关系后，很卖力气，听从重庆指示，为重庆保释被捕人员，而且还做过不少情报工作。

秦城这座监狱“文革”前关押过国民党战犯“文革”小期战犯被释放，腾出来收容重要的反革命政治犯。四外公 1949 年在湖南促进陈明仁起义后，被解放军任命为兵团副司令员；不久由李克农派往香港，协助策动了著名的两航起义，自己留居香港 7 年。1956 年，我外公亲自写信让四外公和徐来四外婆回国，后定居北京。

徐来四外婆，30 年代主演过《残春》、《船家女》等片子。当年的影评人，老作家舒湮先生对我说过，她的名气不亚于今天的刘晓庆、巩俐。我看过四外婆年轻时的一张照片，真叫花容月貌，那半古典半现代的无袖旗袍，上面镶嵌着小半身对衬的花边，由肩及胸构成一个棱角；四外婆的头微侧，一头的乌丝秀发盘着簪花，烘托出白净的瓜子脸。脸上的表情，正可以用“回眸一笑百媚生”的诗句来形容。那份清纯那份柔，却又是时下的明星中少见的。所谓山青水秀，那水的秀，也许正是这种美人一笑的水灵和温柔吧。



四外婆和四外公在 1956 年 9 月携四个孩子回到国内，然后参观广州、杭州、上海，又去了东北。四外婆去看了长春制片厂的摄影棚，参观了北京的电影学院，她看了不少国产片，和一些电影界的老朋友见了面。1957 年 4 月 16 日，上海《文汇报》在第二版发表“北京专讯”：《徐来说要重上银幕》，其中写到，徐来仍然怀念电影工作岗位，她说：我现在已经 46 岁了，离开电影界 20 多年了，想是想，可是有点心虚。唐生明跟着说，她离开电影界是因为我的缘故。我希望她为人民服务，在电影里演老太太也得演好。唐生明还指着她 18 岁的大女儿说，她正在补习功课准备考大学，我也希望她能到电影学校去学习。

这些后来当然都落空了，但晚年系狱秦城决非四外公和徐来四外婆所能预料。当他们双双从家中被带走时，又岂知从此后咫尺天涯，竟成永诀？胖四外婆后来讲，徐来在监狱里，痛得要死，人家拿脚踢来踢去。胖四外婆又讲，得罪了江青嘛。你四外公有回吃饭，江青说：毛主席教过你，是你老师，你要喊我师娘。四外公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喊师娘哦，免礼了。我想，我四外公没准儿心里还说了一句：徐来成名时，你还不知在哪里呢！

四外公夫妇入狱的时间，据沈醉先生回忆，是 1966 年 11 月 8 日，在记者胡思升的采访中，是 1967 年 10 月，另据亲友回忆，1969 年 10 月 29 日正式入狱。出狱时间亦说法不一，我之记得四外公系狱八年，与沈醉先生相同，而辗转问及亲友，一说是 1973 年 4 月 30 日外公正式出狱。为了确证这个时间，我曾走访到国家相当一级档案管理部门，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没有保留他们“文革”时的档案，后来的材料上

也没有记载。四外公在世时，我不懂去了解他，尽管接触仅有那么几次，但他和徐来四外婆，毕竟是我的亲戚长辈。我竟无能弄清他们系狱的确切时间，想想那年月。两个孤独的老人，各居一室，是怎样的度日如年，更不必说身心遭受的煎熬，那多坐一天或少坐一天牢，心是生死攸关。而作为后人，写及此；竟将这些年年月月模糊了过去，真是愧对亡灵。

在秦城监狱坐过牢的画家叶浅予写道：秦城监狱地处小汤山温泉疗养院以北的燕山南麓。车行至监狱，停在一座大楼之前，楼后是幢幢山影，大铁门“哗啦”一声打开，押解人员带犯人进去。水泥楼道，一条长巷，牢门排列整齐有序，牢门上下两个小方窗，上有小圆孔，从孔中可以窥视犯人动静。进得牢房，对面一口大窗，高出人头；近门一只抽水马桶，靠马桶是一个白瓷洗脸盆。靠近窗下，1米宽的小木床，离地约1尺，磨光的水泥地面，狭而长，面积约8平方米，干净明亮。床是新制白木板床，可以移动。高窗外还有一道监视哨，窗户启闭，由持枪哨兵掌握。

睡下不久，有人打开牢门上方的方窗，交待规矩：睡时头对牢门，伸在被外，不准蒙头。

放风一律一连串小院子，面积比牢房大一倍，够一个人跑步打拳。一连串小院子由一条长长的天桥连着，荷枪的监视哨在桥上来回巡逻，小院子里一切活动尽收眼底。放风时按号子分前后一个一个押进独院，收风时仍按号子一个一个押回。

交代、反省、审问、押回、放风，我四外婆这辈子没受

过苦，红过紫过、玩过、爱过、生养过，到了影片定格，定在秦城监狱这 8 平方米的灰色里。我四外婆必定想女儿、儿子，想老头子又在哪里？知道的都说了，不知道的叫我说什么，最后她吃不动、走不动、睡不着，就是个痛，痛不欲生。痛定思痛她会不会想，万事皆空，一了百了，人生最后就是一部《红楼梦》。

我四外婆，1966 年 57 岁，倘是太平年月，怎么着也还可以等够 8 年，把我四外公等出来。她早都不演电影了，不过是陪着丈夫、守着儿女、在那栋四合院里会会朋友、打打牌，一个不愁家用的主妇而已。不过，倘是太平年月，四外公又怎会入狱？

演员最后都不演戏，谁又一辈子是电影明星？就是那个蓝苹最后不也是一根绳子了残生！她晚年也进了秦城，跟我四外婆得的是一样的病，这真叫报应！

人生若戏，戏演了 8 年，好不容易到了尾声，好人和坏人隔着一张桌子，原来的好人说：徐来已经死了。原来的坏人瞪圆了双眼，“叭”地掀翻了桌子！

我四外公解放前的活动《唐生智传》上多存收记载，搜集资料之功归这本书的作者。秦城这段见叶浅予的《十年荒唐梦》一书，其中有一章专写《第三座监狱——秦城》。四外公坐牢出狱时才知道徐来死，他一怒掀翻桌子，这是我六外公讲的。他坐牢、出牢和四外婆徐来的死，《唐生智传》上没提，但沈醉先生在《“花花公子”的晚节》（《啄木鸟》1993 年第 3 期）专门写了这段。

我那些表姨、表舅，那个头发长长、眼睛黑黑、特别

四外婆的姨姨那会儿在哪里？她们怎么承受顿失父母的变故？都不得而知了。那年月进秦城有什么稀罕，吴晗的女儿披头散发满街乱跑最后自杀了，邓朴方跳了楼，那都还是共产党高干的儿女们。

我 1979 年重见四外公也没觉得坐了 8 年牢又出来、徐来四外婆冤死狱中有什么稀罕。那几年到处平反，关冤的都放出来，只想能出来就好了。要不就是我麻木，那会儿我们的心都还是硬的。死的人太多，亲戚死了也很平常。

我的胖四外婆在《唐生智传》上可查出一段：

1943 年初，唐家又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不幸。

唐生明带夫人徐来及儿女去上海后，他的长妻朱志新带着两个儿子仁申、仁鄂住在桂林郊区，由于马弁贪财，串通土匪将仁鄂牵了“肥羊”，要求重金赎取；当时仁鄂已有十几岁，生性灵活，竟然从土匪窝中逃了回来，但由于未及时藏匿，竟然又被土匪追到家中残害了。

这件事使唐生智倍觉伤感，更加怀念远处虎穴的四弟，心情更加烦郁不安。

胖四外婆以后再没在这本书中出现过。她消失在芸芸众生里。

四外公说今天保姆小陈赢了钱请大家吃花生时，胖四外婆就和我叨叨她有胃病，是当年在上海落下的。解放后她成份不好，在上海做小工，糊火柴盒，作瓶盖，帮人推板车

度日。我姐姐见过孤身在上海、和我四舅舅相依为命的胖四外婆母子。“文革”中有段时间，他们每天只有稀饭吃。夏天里，四外婆还穿着冬天罩棉袄的兰布罩衣。1974年四外公出狱，才把她接来北京。

四外公去世后，我陪爸妈去看过胖四外婆，她一个人住在那套部长级住宅里。保姆换了，菜还是湖南菜。爸妈和她都说湖南话。徐来四外婆的眼睛已从壁上消失，四外公的遗照威仪如旧。四外公爱吃的红辣椒姜丝也还在，我们每人面前摆了一小碟，沾“东安鸡”吃。我见过的和没见过的表姨表舅先后远离故土，分居异国异地。

那日，受毛主席接见后，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几乎到天亮才回到鼓楼附近的胡同，回去后的第一件事是上厕所。上厕所回来我感觉濡湿，我再跑回厕所拭了又拭，手卷上现出淡淡红色。

来了。这是来了，是在六年级时，上初一时女孩子们鬼鬼祟祟说悄悄话的那件事，是我的初潮。

13岁，我大了。

## 六 我们看菊花去（上）

我从北京回到武汉，爸爸让我给外公写一封信，告诉外公，我去北京了，我就拿出纸笔写信。我又想，我已经是大人了，现在我可以给外公写信了。我写道：亲爱的外公，您好！我最近去北京串联，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还见到了四外公他们，他们都还健在。我把健在两个字又改成健康，然后我说，如果我去长沙串联，就去看你们好吗？我按爸爸说的又写了一句：我爸爸妈妈都好。然后我问爸爸，最后一句写什么？我祝外公寿比南山好吗？我很想用这个新看来的词。爸说就写敬祝外公万寿无疆吧。

爸这么一说，我心里还顿了一下。我想爸爸的胆子好大啊，这都是敬祝毛主席才用的词呢，我还没听说这个词除了毛主席别的人也可以用。可我又想，万寿无疆等于就是永远健康，那祝外公当然也可以祝永远健康啊，我就写敬祝外公万寿无疆了。

不外，就收到了外公的来信。信上说，小明，你好！你的来信我们收到了。很高兴。如果你来长沙串联，就来看我们。我们住长沙上麻园岭，很好找。最后是，问你爸爸妈妈好。

我去长沙是 1968 年春节过后，可是我没去看外公，我去看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那会儿中央文件上串联早已停止，

可是几个同学听说韶山还是可以去，而且长沙（也许是株洲吧）就有车直达韶山，每天都有车。许多国际友人都去看韶山，那我们身为中国红卫兵当然更要去瞻仰了。

我回来收拾了一个小书包就跟爸爸说，爸我今天要走，和同学去韶山。“文革”开始后，我再没挨过打，我和爸爸渐渐趋于平等，可以像大人一样说事情。爸只规定天黑以前要回家，到哪里去事先要打招呼。

爸说，你还瞎跑啊！外面很乱，不准去。

我说，不行，我要去。我又不要你的钱，别人说，只要说去韶山，乘务员就不管。

爸说，胡扯八道！中央三令五申不准串联了。你才 14 岁，跑出事情来怎么得了。

我说，跑出事情来我自己负责就是了。

爸一怒拉开抽屉，拿出纸笔：你写！你写！你写是我自己要往外跑的，不要我父母管，我自己负责，和父母没关系。

不写就不能走，我看着爸恼火的样子，明知写了他要生气，不写又出不了家门。我不情愿，还是把纸笔拿过来写了。写完了，我签上我的名字。

爸“呼”地锁上抽屉：好！到时候我们就拿这个条子到公安局去找你！

我轻轻地关上门，提着书包和行军壶就开溜。心想，总算跑出来了。

我和 3 个同学，我们在离武昌火车站前一站的地方下汽车，沿铁路直接走进站台，再找开往长沙或株洲的火车。我们从停着的列车身下钻进钻出，心想找不着客车再去扒货车。在车站钻呀等呀找呀，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就顺利上车了。

乘务员检票时我们就去上厕所，估计她查完了才跑出来。她查完了这一夜就不会再查了，我们便都爬到行李架上睡觉了。

到长沙出站时我们同样不走站门沿铁道走，走那么一二百米，东南西北全没人管了。

我知道外公一家就在这座城市，可我没法儿去呀。我们的目的地是韶山，还要再去扒车，我去看外公，几个同学怎么办呢？我想，外公家以后再去吧，以后总有机会去的。

其实，那是我唯一的机会可以看到外公，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假如我那次去了，我会对外公有什么了解吗？不好说，大致和我看四外公一样吧。外婆可能会像四外婆一样，说，是盈媛的二姑娘来了，吃饭吃饭，喝汤喝汤，你爸爸好不好，你妈妈好不好？我除了吃饭喝汤，还会知道别的什么吗？

1968年2月，我路过长沙去韶山时，中央军委文革派的专案组到长沙，他们要外公检举1927年刘少奇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在此之前，已有人找外公数次个别谈话。外公的秘书回忆说，我外公回来情绪低沉，跟秘书说：他们硬要我承认，我只知道武汉工人交了枪，究竟是工人自动交的还是奉谁之命，不得而知。怎么能无中生有！

我从韶山下火车，看见这个地方真美丽啊。虽是隆冬季节，山坡上还有一片青葱。山谷开阔，靠坡的地方有一丛丛屋落。我们随参观的人群到了毛主席故居，我一边参观一边想课文上学过的毛主席的故事。毛主席有回把饭带去给没带饭的小学友吃，哪个是装饭的白瓷碗？毛主席在哪个谷场上打过谷？毛主席又在哪个地方看书——别人打篮球他偏在那



儿看书锻炼集中注意力？这个故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小时候我晚上乘凉在灯光球场看大人打球，我总是不明白，打球那么闹，书怎么看得进去呢？

我到韶山时是清晨，正好看见日出，确实如收音机里经常造的句：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万道霞光照亮大地。韶山是一个山冲，就是个山洼子，山坡后山峦起伏，出火车站看见开阔的山野和红日，正是许多红太阳颂歌中表现的情景。

然而毛主席故居与我想象则不大一样，故居房子很大，一进一进，正房厢房，全都很大很结实。我觉得比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有一处房子还要大。毛主席出身中农家庭，那也不是红五类。韶山的地主富农，房子该有多大呢？我这么想想，觉得不大对头，没有深想下去。毛主席故居里挂着他家死去的6位亲人的照片，我一一看了介绍，心想毛主席到底也还是烈士家庭，要说他不是红五类出身，未免说不过去。我从韶山回到武汉，又是沿途扒车。可我想这次参观很受教育。毛主席是从那么个小山洼子走出来的啊，走啊走，走出个偌大的新中国，够不容易的。难怪他要搞“文化大革命”，把那些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都挖出去。

那时我在东中也看了不少大字报，揪我爸爸的大字报我没看最初的几批，因为当时还在上学。1966年我从北京串联回来学校就没再上课了。我到处造反，也看大字报，写大字报。写的大字报有很多是抄各种传单和小报，把传单和小报上的消息再行扩散。小报和传单到处流传，南来北往的大中学生互相转抄、互相散发，互相接受和传播影响。我在东中看到，左邻右舍，熟悉的这个小孩、那个小孩的爸爸妈妈，一个一个基本也都没跑儿。跳梁小丑、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

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铁杆保皇派、假造反派、老右派、黑手……我看了有些心惊，原来我们身边有这么多阶级敌人啊！要是不搞文化革命，还不都隐藏起来了！革命确实要搞。我又有点幸灾乐祸，到底不止我爸一个是牛鬼蛇神啊！中央里又揪出了“61人叛徒集团”，到处都贴着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以及各个大学清查敌伪档案，抓叛徒战果的大字报。

我从长沙回武汉，再上学、造反、写大字报，其时，外公已被软禁于政协办公大楼，身边只有妈咪外婆伴随照顾。中央专案人员令外公老实交代贺龙的问题。

我原来才知道——

1927年7月25日左右，贺龙军自九江连夜开赴南昌，5天之后，发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定为建军节的“八一”南昌起义。事前中共派李达动员我外公参加，拟安排外公作总司令，外公志在东征讨蒋，对共产党人的行动不加阻拦。是夜，九江驻军师长周武彝向外公报告：贺龙部队打着火把，连夜向南疾进，是否阻击？外公答曰：放行，让他们走！都是为了讨蒋。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中央军委派来的专案人员其头目是某装甲师政委，40来岁。他审我外公审个没完时，我外公79岁，按中国虚岁计算，已是8旬老人。外公1961年11月发现患直肠癌，病势凶险，在北京协和医院连开两刀，起死回生。外科名医、主刀大夫吴伟然在外公出院时说：手术成功，你恢复得很好，5年之内如不复发则永不复发了。冬去冬来，5年届期，竟是1966年

我从北京归来写信给外公，爸让我敬祝外公万寿无疆，莫非本是提示医生的预见？

外公收到我信时，心身俱健，当年 10 月 17 日，外公寿 77 岁，自认为迈过凶年，消除隐患，至少活到 90 岁。

外公病势未发，中国却凶年不去。1968 年 2 月之后，外公以 8 旬之身，接受审查，白日交待，夜里反省，有家不得归。专案人员要刘少奇的伪证，未得手。这次又反复启发提示、交待政策，要外公检举贺龙，一为北伐时参加革命动机不纯，讨价还价；二是去南昌举行“八一”起义之前，与外公有过默契，起义成功即去，不成功还要回来；三是贺龙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确曾到过武汉。

外公与军委专案人员一桌之隔，白须白发是我外公，他瘦削清癯，走路拄着手杖，夜不安眠，腹内时感隐痛，起坐已觉吃力。

满头青丝者是军委来人，这位政委把帽子扔在桌上，指着外公巴掌大的一个字写的材料纸，怒目圆睁，拍案而起；政委指前国民党一级上将：唐生智！你要晓得现在林副统帅的地位！

我外公颤巍巍地站起来：贺龙为么事参加革命他自己晓得，他到南昌之前与我毫无默契；他后来路过武汉去桑植，我又哪里晓得！

我外公直视政委，手杖抬起微微离地，他没想重重地剁下去。政委一咬牙：好你个老朽，你怕我收拾不了你？他掏出手枪，放在桌子上喝问：你说不说？说了对你有好处，不说你就看家伙！

我外公手杖重重一剁：我也是军人出身，你有枪难不倒

我。你打，你打！当时同样被关在另一处受审问的原湖南省政协秘书长吴立民先生对我说：那时正是冬天，你外公一下子把棉衣扒开，一步步走近审问者，还把问的吓着了。我外公心里肯定在说：你当我没见过枪啊！外公走近桌子猛地一拍，手掌拍得生痛：你有本事你打我这里，我外公用拍痛的手直指胸口说：我不相信共产党是你这种政策，要讲贺龙的事，我也不跟你讲，我找毛主席当面讲！我外公一时气结，声音哑了，再没有别的话说。

只要毛主席肯听，我外公肯定会对他讲——

1927 年国共分裂时，我当时还在北伐前线，知道之后，非常骇然，莫知所措，回忆 1924 年，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国共合作，实行三大政策以后，1925 年，我经常派人去广东联系和了解情况，1926 年我才正式加入国民党；北伐时，我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及湖南省主席，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第二次省代表大会时，发表了很好的扶助工农宣言和开展工、农、商、学、青、妇运动的决议案，我是委员之一（夏曦、董维继等都是委员），我还记得谢觉哉、凌炳和我 3 个人是常务委员，我仅到会一次。南昌克服后，国民党中央召集了一次政治会议，我被邀请参加，武昌革命政府成立时，我在军事委员会负责，并担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会议，我没有参加过；当时我只管军事，不问党政，无论是湖北国民党省党部或湖南省党部，我

都很少参加实际工作。回忆起来，中共湖南的组织，从 1923 年起，无论在明的和暗的方面，都是帮助和支持我们军队北伐的，我所领导的北伐军中的基层骨干和“党代表”，也大多是中共的朋友。从 1925 年至 1927 年，在湖南的许多工作，尤其是在工农运动方面，都是尊重中共湖南的负责同志的意见进行活动的，有许多报告和文件，都是与中共方面协商拟定的，有不少文件，就是中共朋友的原著，我在武汉总司令部或湖南省政府的纪念周会上，也经常说过，反共就是反革命。国共突然分裂，不但道理上说不过去，就是情感上，也确实难以接受。

国民党中央决定国共分裂以后，我由北伐前线回到武汉。谭延闿、汪精卫分别告诉我情况，说是政治主张不同，不得不分。我说：“合是朋友，分也应该是朋友，道不同，可以不相为谋，但不能马上翻脸不认人，化友为敌；中共朋友，总不是北洋军阀，你们要分你们去分，我的主张是好来好去。”在我部队中的中共朋友，只要我能控制的，我都命令送盘钱旅费，不准留难，好好的分手。

外公在武汉抱水堂亲自送走了总部的黄克诚、陈赓、罗瑞卿、陶铸、柯庆施等，还指示他所能控制的刘兴、周斓，把共产党人王恩茂、王首道、张平化……等礼送出境。后来刘兴还派人送两根金条给当时困居武汉的毛泽东，作为入湘经费……

1968年2月我途经长沙奔赴韶山瞻仰革命圣地，在长沙街头徜徉，街灯明亮耀眼，照出纵横伸展的道路。夜深人稀，我恍惚觉得这城与我多少有些亲缘。我说长沙，心里就想到，这里有我外公一家。只是街车渐少，去也不便了。以我当时一身风尘、一心想着韶山的模样和心态，外公不日即将赴政协接受审查，交代问题；这位8旬老人和他远方的一个外孙女，一个14岁的揣红袖章的小姑娘，又能说些什么呢？

倘我知道我外公对揪叛徒、揭发刘少奇，检举贺龙不以为然；不仅不以为然，而且据理抵制，我会如何呢？

假如外公对我语重心长，和我讲事实道理，我会不听吗？

假如不是外公，而是办他专案的人说：揭发你外公！我会不听吗？

1992年，此时时刻，我外公与世长辞22年，我问自己，我的答案令我难堪，无地自容，不可告人。

我爸妈使我不致做出与外公划清界限这一举措的唯一作法是：外公和我们没关系——他们说。外公和我们没有经济往来，妈妈解放后没有回去过，平常也没有什么联系。

外公1970年4月6日在湖南长沙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普通病室停止呼吸。吴伟然大夫所说永不复发的预言没有兑现，白布盖上我外公须发皆白的额头。我外公骨瘦如柴，身形仿佛干缩，明显突出的颧骨，合上眼睑的皱折和额头浓重的阴影，消失在白布之下。尘世的喧嚣，亲人的哀哭，他都听不见了。而他的声音，还要过很久很久，才透过纸背，达于我的耳畔：

自我带兵以来，即以除暴安良为心。（1926 年 12 月）

止谤莫如自修。（1926 年 2 月）

不能代行省长职权。（1926 年 3 月 17 日）

决不向后转，决不违反世界新潮流。（1926 年 3 月 18 日）

约法四章。（1926 年 4 月）

对于前敌将士之训诫令。（1926 年 7 月）

关于北上伐吴的布告。（1926 年 8 月）

共产主义绝不是共产共妻。（1926 年 1 月 23 日）

自卫之法唯有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1926 年 12 月 30 日）

政府须完全建筑在党和农工基础之上。（1926 年 12 月）

建设民主主义的新湖南。（1927 年 2 月 15 日）

誓为解除工农痛苦而努力奋斗。（1927 年 2 月 16 日）

要言行一致地做事。（1927 年 2 月 21 日）

革命只能成功，不能失败。（1927 年 2 月 22 日）

革命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1927 年 4 月 29 日）

革命军队要抱定牺牲的精神。（1927 年 5 月）

反共即反本党反总理反革命。（1927 年 5 月 20 日）

拥护联俄联共联工农三大政策。（1927 年 5 月 24 日）

革命无论如何不能离开群众。（1927 年 6 月 21 日）

立息内争，同心御侮。（1929 年 12 月 1 日）

一切外交斡旋，均不能解决中日纠纷。（1937 年



1 月 )

中日关系永远不能调和。(1937 年 6 月 14 日 )

坚持积极抗战，反对消极投降。(1937 年 7 月至  
9 月 )

同人会公约。(1948 年 2 月 )

维护真正的人民自卫武力。(1949 年 5 月 7 日 )

以爱人之心救人，方能自救。(1948 年 5 月 21  
日 )

外公去世时，我在农村收到妈妈的信，信中说，外公 4 月 6 日在长沙病故。我翻我 1970 年 4 月、5 月、6 月初写给爸妈的信，对这一消息毫无反应，只有一封信开头说，妈妈的来信收到，内情尽知。这一句话，不知是不是指的这件事。

我的信里写的是：我们基本上结束了此地最艰苦的打蒿，而进入插秧阶段。打蒿终于熬过去了，简直不愿意去回忆是怎么在烈日炎炎的天气中，爬上山，在岩石上穿、荆棘里行……还有各种丑的、恶心的虫子。

我还写到：听说武汉到了一批回力鞋，请帮我买一双。寄鞋来时请附上几盒火柴、两块肥皂和一条牙膏，我们这儿缺

货多月了。

还有：今天到公社参加了招工会议，上届下到我们区的知识青年有 80% 都要抽上去。条件是这样，只要不是杀、关、管、海外关系、决派等 25 岁以下的都行。还有五个条件是热爱党，毛主席，群众关系好，爱劳动，身体健康等。

6 月初的一封信写着：亲爱的爸爸妈妈。我是晚上放工回来收到来信和电报，汇款单的。看到后，真是又高兴又激动，止不住热泪盈眶。我从心里感谢党和毛主席，给了爸爸第二次政治生命，感谢工宣队和革命群众，使爸爸重新回到了革命大家庭。我们全家在今后都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工作，认真改造世界观，一辈子紧跟毛主席，一辈子为人民服务。

那天我收到的电报是告知我，爸经过审查，做了结论，电文是：维持原结论，属人民内部矛盾。

这正是我们全家盼望的结果！那就是说，我又有了爸爸了！我爸爸不是敌我矛盾！我可以抬头做人了！

而我妈妈失去了她的父亲。是永远的失去了，她怎么想的，我一点儿也没想过。

1968 年我路经长沙没去看外公，回来后，我中午放学就到妈妈单位食堂和妈妈一起吃饭。有天在食堂里，看见一张批判妈妈的大字报，在此之前我还一直不知道，妈妈也是有大字报的。大字报上说妈妈出身官僚地主家庭，是资产阶级大小姐，故意穿得破破烂烂等等。

我说，妈，那儿有你的大字报呢。

妈说，叫他莫贴！外公是民主人士，他又不晓得。三姨

她们填成份，都填革命干部呢。

我说，那你怎么不填革命干部？

妈说，我吃了剥削饭，她们没吃。解放后外公就是革命干部了。

妈说她吃了剥削饭，说得满不在乎，好像她吃的剥削饭与我姨她们吃的革命饭都不过是一碗白米饭似的。我觉得妈对她自己根本就是个满不在乎的人。妈吃完饭再送我去车站搭车上学，一路上絮絮地说个没完的就是爸爸会不会划敌我矛盾。妈只担这一条心事：你说爸爸会不会划敌我矛盾呢？我妈一脸单纯，就像问二加二到底是不是等于四呢？我想说当然等于四，又觉得妈妈问的并不是我。我说等于四，哪里又由我说了算呢？我每天中午在妈食堂吃饭，吃完饭妈送我上车站，我们一路就翻来复去验算，横式、竖式，算二加二是不是等于四。

爸妈说，外公和我们没关系。在那 10 多年里，我都是相信的。我填社会关系这一栏不填外公唐生智，我填我姐我姐夫。还有，我填六外公唐余庆。

外公淡出了我的记忆，淡如菊，淡如一朵随风而去的蒲公英，淡如那种花色微白、花形细小、密密团成小伞的荠菜花。

那是我关于外公的唯一的记忆。

大人都不知道。

那年，外公又来，住在南山客社。爸妈带了我，大人说话，我和舅舅的孩子一块儿玩，还有三姨的孩子。几个小

孩，在宾馆别墅外面的草坪。

我摘了一朵荠菜花，荠菜，我们都叫它地米菜，春天时地里都有，可以拿个小篮子，在草地里找，它就趴在草丛中，伸出锯形的菜叶，一团一团的。东中的校园，妈妈屈原纪念馆外面的草地上都长得有。小时候，我有时勤快起来挖一篮子，就喊妈妈炒出来吃。可惜就是一篮子菜，炒出来也只是一小碟子。

荠菜花从一根长长的茎上伸展开来，花朵很细，一圈一圈的。我举着一枝荠菜花，从别墅的平台门跑进屋里。外公看见了我说：公家的花，不能摘啊！

我说：这是野花！

外公还是说：莫摘公家的花，晓得吧？

我说这是野花，外公怎么不信呢？好像和外公说不清的样子，我只好跑出去把荠菜花扔掉了。素白如星的荠菜花，石阶边，墙缝里，到处都是，外公怎么不认得地米菜呢？

我和外公就这么多关系了。

工宣队不这么想。

中学毕业时，从我们 69 届开始，恢复升高中，有一部分毕业生可以不下乡继续上学。工宣队长说：唐生智的外孙女，不能升学。

我几乎可以说不认识外公，他于我，好像只是一个名字，这个名字，还带来一些好奇和怀疑的眼神。我不希望别人知道我是唐生智的外孙女。上大学时有一个体育老师说我是唐生智的外孙女，这话传到我耳里，我从此对这个老师多了一

份戒心，提防他会不会使坏把我给揭发了。

揭发就是揭出底细，接着是发现、发挥、发难……现在这词不多用了，那会儿可是小孩都会。人人都揭发，互相揭发，谁也别想捂着。你敢挺住，楞不揭发别人那也跑不了揭发自己、斗孔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妈妈有时候说一些人名，我听得似懂非懂，脑子里跑马常常联想到类似的名字。她说刘文岛我就想起刘文采，那个尽人皆知的大地主；她说龙云我就想起龙岩，那个地方是盛产蜜桔的吧？她说李宗仁，我就想起知青里流传过一个《梅花党》的惊险传奇，说的是李宗仁夫妇要炸南京，如何埋炸药，如何隐蔽埋藏路线及联络图，如何假投诚真接头，还牵扯上王光美。到我渐渐懂事，“文革”也恍若隔世了，才知道这全是胡搅蛮缠，张冠李戴，远甚于我外公不认识地米菜。

妈说过白崇禧，我想白崇禧该是我外公的老朋友吧？我因此对白先勇的小说特别有一点偏爱的感情，我想白先勇要在中国他也是个黑五类，我看他写的书好像那些事和我们家的故事多少是有联系的，于我有不可告人的亲切。

到我真着手翻阅《唐生智传》上关于白崇禧和我外公的记载时，才发现白、唐两家后来哪里是朋友，像杜家老太太找我四外公打牌那样，这两家简直可以说是仇家呢！听来的名字加联想真是编故事才行得通，生活里的情形全然是另一个版本。

1926年，外公整理湘政，驱逐赵恒惕，这时，叶开鑫将驻湘西的两旅向宝庆一带集中，威胁外公，第2师的刘钊也

在暗中进行反唐活动。吴佩孚以大兵盘踞湘鄂相威胁，并派外公的老师，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的蒋百里拿着北京政府的任命书（委唐生智为湖南省长兼讨赤前敌总指挥）令外公就范；广东革命政府则派外公的同学第 10 师师长陈铭枢和桂军参谋长白崇禧来长沙与外公联络，劝外公参加革命行列，接受国民政府关于任命外公为第八军军长和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的职务。

外公与广东政府代表达成协议，出兵讨吴，在国民党省市党部欢迎白崇禧、陈铭枢的大会上，刘文岛作为省长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唐省长若无革命决心，二代表必不会来湘，兄弟我也必不去粤；今后应沟通民众与政府、军队与政府间之鸿沟，而搭一道桥。国民党则无异于此桥，望民众与政府以过桥的时间，实行革命事业。”

那时，外公和白崇禧联手，算得上是革命战友。

1949 年 5 月 6 日，白崇禧从武汉飞桂林，特意在长沙停留一天。他风闻唐生智在长沙搞和平自救，希望将其纳入自己“湘桂联防”轨道。白崇禧到长沙，外公未去机场迎接，白崇禧两次登门访谈，对记者云：看看北伐时的老朋友。据说，白崇禧此时已从蒋介石那里分得 400 万光洋和 1 万 5 千两黄金作为军费，决心在湖南及西南与共军对抗，认为只要坚持一年，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可爆发。

5 月 9 日，外公为消弥湖南省动乱，致电各地武力：

时局动荡，湖南处境，日益艰难，为了企求安定，保存元气，避免无谓的牺牲起见，湖南 3 千万

人民应真诚地团结起来，救救自己的命。

我迫切希望各地方的武装朋友们，首先要自动地安定下来，停止武装行动；在解决办法未产生前，除商请政府军停止进攻外，各地的武装朋友们，也要各就原地，避免冲突，听候自救委员会合理公道的解决。

次日，外公收到四外公由香港来电：不日来长，商研有关宪兵团交警部队调衡事宜。因气候恶劣，四外公说飞机差点出事，晚点到穗，再转机飞长。四外公回答记者追问来湘真意为：以总统府参军名义回里省亲。实际上他并未回东安，四外公和外公未等到交警部队及周伟龙来湘，心急如火。而时不我待，湘西及各地方武力招抚的工作，已被白崇禧、宋希濂捷足先登。

5月15日，白崇禧决定放弃武汉，专机飞往长沙，再次通知外公出迎，外公与白崇禧已是心怀异志，拒不理会。白部来人找到居于另一处的我凌柯外婆，称外公请她代表出迎，凌柯外婆信以为真，随程潜、陈明仁、张淦等数人到机场迎接。外公从报上看到凌柯外婆出面，大为震怒。

湘桂联防与和平自救，势如水火，愈演愈烈。外公获悉他及爱将周斓等均已列入白部要搜捕的黑名单，又知周伟龙在南京被捕，他被迫离开长沙，前往邵阳，后回归东安。白氏闻讯稍松一口气，立即通电各地，明令取缔自救分会组织。

6月以后，白氏对外公在东安的活动续有所闻，急电湘桂边区绥靖司令、新七军副军长曹茂琮前往东安探听虚实。曹

氏几月前才赴任，做的桂系官，实为外公旧部、亲信。曹动身前，白氏先行致电外公，询问愿否出山？6月28日外公复电：

急，长沙白长官健公，密。文电奉悉，在长奉教，后于5月底遄返家园，老实说，完全为着一家人10余口吃饭问题；弟数年来，早退休为自耕农，若不及时赶回，躬督而耕之，则秋收将歉，嗷嗷待哺之小儿女，何能渡过一长年焉？

曹专员已视事，地方治安，当更趋安定，弟愚直性成，不能阿时，心厌时政，只愿以衰朽之年，于自耕之余，谋为农民减少痛苦；方拟一生产消费合作社，藉尽匹夫之责，此外，惟祈天下早日太平，颂甚祷甚，弟唐生智俭。

曹专员受命代表白崇禧劝外公为党国多出点力。曹氏回忆说，外公称白崇禧想入非非，过去他们大发横财时，没分我一杯羹，现在贴本垮台，却要我投资！

现在解放军已大军压境，你问问白健生有好大的力量，能否够上一个回合？不能的话，又将如何？往西退么？那是张群、黄杰的势力范围，不容在他们境内称王称霸！

往南退么？回到盘踞多年的老巢，也许是他最愿意的，然而却犯了孙子兵法的大忌，八桂子弟一入家乡，各自回家，不战自溃，必土崩瓦解了！

东撤台湾么？似乎安全，到台湾就得仰老蒋的鼻息，看



陈诚的脸色，寄人篱下，恐怕不是好过的吧！

结果，不是曹氏劝外公，倒是外公示曹准备起义。曹氏回永后，深感永州八县，派系多，难以控制，乃力荐衡阳警备司令欧冠给白崇禧以为佐助。白氏正需要一个非桂系的湖南人来显示“湘桂一家”乃向程潜保荐欧冠为湘南行署主任。这个欧冠与我可有关系，其时我爸跟欧冠那儿任了3个月上尉参谋，这就够上了“文革”里公安六条所谓“敌伪的军（连长以上）……一律不准外出串联，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1949年7月26日程潜已决定起义派人来邀外公一同赴长沙通电，昭告天下。8月2日，迁往邵阳的长沙绥靖公署及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在程潜已返长沙的情况下，上转国防部穗展签字第567号训令，限一月内彻底肃清共匪。中共湖南省工委给外公的意见是：希望他执行5月在邵阳与中共方面商定的计划，组织地方武装，切断湘桂线，阻止白匪军窜回广西，以便解放军到达湘南时，把白的主力消灭在这一地区。国防部训令里说的是：当兹匪我全面决战瞬将开始，后方各省散匪会危及我军及我军第一线之后方广大地域，如不能尽先肃清，势将腹背受敌，影响作战甚巨。

8月4日程潜、陈明仁等37名将领在长沙宣布起义，外公与各界知名人士106位发表声明，支持湖南和平起义。

8月9日，白崇禧知外公还在家乡东安，乃发急电：“东安县政府速译转唐委员孟潇，密。顷奉代总统李电一件，兹照转如下：衡阳白长官健生速转东安唐委员孟潇兄：当前局

势艰危，端赖英明同舟共济，兹决定以考试院长一席，请兄出掌；一切盼早日命驾莅穗，共策国是，除派李主任鹤龄前来敦请外，特电布达。李宗仁府机未青穗印，敬希查照。弟白崇禧未佳秘衡”

同日，李鹤龄来到东安。我看妈咪外婆和仁曼舅舅署名的文章里分别记叙了当时的情形，妈咪外婆说——

李品仙对孟潇说，李宗仁和白崇禧希望孟潇同他们协作。并说：“湘南是孟公根基之地，在此时此地，唯你能助一臂之力”，苦求孟潇不要推辞，同时还劝说孟潇去广州，就考试院院长职务，还声称为他去广州和香港的飞机都准备好了等等，但均被孟潇断然拒绝，并劝告李品仙说：“老蒋都垮了，你跟李宗仁还有什么搞头？不要再执迷不悟跟他们跑。”因为李品仙是孟潇旧部，所以孟潇要他在桂系内部策反，李也说了许多真心话，李说他有自己的难处等等；李品仙在我家只住了一晚就走了，在临走时孟潇说：“你带来钱和礼物，请你都带回去，这些东西我不能要。”当时，李品仙很难堪，孟潇便说：“我爱吃腐乳，这二罐桂林腐乳我就收下了。”

仁曼舅舅说，李品仙是带了一个连的兵来，外公说：如果李品仙带部队来，我就不见。结果李品仙将一个连留在冷水滩，只身前来。李品仙临走时外公说：请你将我的一级上将军服代为退回去，交给李宗仁。随即令人将一套缀有青天白日勋章的一级上将军服交给李。

李走后，白氏又派 126 军军长张湘泽径直来求见外公，外公回避了。张湘泽说：我们劝孟公去广州是好意，是为了孟公的安全，现在这一带要清扫散匪，要坚壁清野，如果孟公硬是不见，他的安全我们就无法保障了。

我看我妈咪外婆和仁曼舅舅的回忆文章，想见当时的情形，套用“文革”语言，叫做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尖锐、非常激烈，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真是没有调和的余地了。

白部坚持抵抗，外公决意投诚。外公当晚召集了夫人儿女，说出肺腑之言。我外公虽是个武将，但那心情与写小说的文学家老舍的一句名言是一个意思，即我爱我的祖国。我不愿意离开故国乡土到别的地方去漂泊，我也不愿意你们离开故土。接下来的话诸位看官只怕要不相信，只怕会说这岂不是共产党员的话吗？我外公说的是：我愿意站在共产党一边，我们家要为新中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康盛作贡献。这段话您要不信尽可不信说是你们后人编出来美化你外公的，反正我外公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证明得只有多决没有偏差。

我外公当时说的话没有录音现在只好信不信由你。我信我外公说的时候确实很激动，这我妈咪外婆和仁曼舅舅都印象极深，终生难以忘怀。接下来发生的事都不像是真的，像是电视剧，确实有人拿这一段编了电视剧，我爸妈也看了，只不过他们说演外公的不很像。

外公当晚的话是告辞，说完他就离开家躲起来了。白崇禧部 126 军 305 师以搜匪为名，进驻了离外公家只有 8 华里的芦洪市，同时到外公家搜捕外公。抓不到外公，他们抓了

妈咪外婆和子女仁曼、仁怡、仁彬、仁诚。同时被抓的还有外公学佛的老师和朋友顾伯叙及全家、外公旧部、永报警备司令刘兴全家。

讲故事这段是紧张曲折，而当事人在故事中却是要命的关头决不是儿戏。顾老先生遭严刑拷打致使双脚残跛，还经历了假枪毙。唐、顾两家都被押到桂林，一个多月后，桂林也保不住，白崇禧说：桂林现在太乱，你们不能留在这里。由李品仙、龙炎武包机，将唐、顾两家家小分两批送到香港。此后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唐、顾两家分批回国，刘兴一家在临解放前夕脱险。白崇禧的飞机据说欲停香港，未获准，终于飞向台湾。

我外公那会儿在哪儿呢？

我外公那晚出了家门，他藏到了我三姑外婆，即外公的妹妹唐湘家里，外公先是藏在三姑外婆家里的柴堆中，又在谷仓中隔出一小段，做了一个夹墙，里面放了一张行军床、一个小桌子、一张凳子……

10月10日，东安解放。

我爸我妈那会儿呢？

我从我妈“文革”中的交代笔记中查出，我妈1949年7月暑假期间由成都回东安，她想将放在外公身边的小女儿、我明明姐姐接出来，然而局势日益紧张，她一人无法带出女儿了。我妈事事糊涂，每临重大历史关头可不糊涂，她着我明明姐姐给在欧冠处任职的我爸写信，喊我爸立即去接她们。我爸赶紧动身，在一条小路上遇见她们。3人坐轿子、坐火车、

扒军列。赶上铁路中断的最后一天到了我爸任职的衡阳。

我妈想的是仍带女儿去成都上学，我爸送这娘儿俩到了飞机场。母子二人坐飞机不成问题，论出身，我姐在那会儿是空军遗孤，我妈是李教官的寡妻，也要算烈属，开飞机的都愿意照顾自己弟兄的孤儿亲属，但飞机只飞台湾，除了台湾哪儿也不去。成都早就不是大后方了，大后方这会儿在海峡那边。

40 多年后我姐说，要是那会儿上了飞机就好了。我姐的儿子说，就是，就是，呵呵呵。

我说您那会儿上了飞机也不见得好，国内懣海外关系，那边没准儿就懣海内关系。你外公我们外公等于是叛了匪，外公在这边越有影响越过得好，那边还不越拿你们当反属治啊！再者说了，外公在这边也是一门心思，至死不悔地等着我党我军来人；一个大女儿带着外孙女奔了台湾，又不是给人拿枪逼的，那时候又不兴背叛家庭，将来回来怎么好见父亲呢！

这都是说笑。我爸我妈我姐她们三姓三口还不是一家人，却都听了外公的留在了新中国。

如今从台湾来的好像都比大陆的阔，男的有美金女的戴首饰，来个亲戚一看就觉得挺衬钱。世事如棋，李代总统避乱香港，远居美国，绕了一大圈还是回的祖国养老。白先勇到上海讲学，学生都特激动，教室走道上全站满了人，换 50 年代他回来试试！

是朋友也罢、冤家也罢，白崇禧和我外公都已作古，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会如何相处呢？

那一年我回来告诉爸爸：工宣队说我是唐生智的外孙女。还想升高中！

爸说：他晓不晓得外公也是起义将领，湖南是和平解放的，外公出了大力！外公开刀出院后，陈毅陈老总去看他，陈老总说：孟潇先生，你够朋友，国民党一级上将中，只有你一个没有和红军、解放军打过仗。

这段话也没有录音，口说无凭又没有文字根据。那会儿我无从看到我外公的重要言论，那些训话、布告、通电、安民告示和演说辞。那时兴的是遇到问题请教毛主席语录和林副主席语录，请教的风格在初中学生里要分正邪两种。

邪的是调皮蛋男生。要集战备粮、忠字粮，食堂里于是卖粗粮，学生吃包谷面，老师吃细面细米。学生就唱：

包谷面，不仅学生要吃，  
老师也要吃。  
包谷面，最容易吃，  
真正消化就不容易了。  
要把包谷面作为细粮来吃，  
哪一级都要吃，  
吃了就要拉，  
支援农业现代化，  
支援农业现代化。

这段词，倘用以解释今天文本互涉的观点，真是个生动例子。原来的词是：老三篇，不但干部要学，战士也要学。老

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

这段故事是我读博士时周末聚餐一个四川朋友的保留节目，我上初中时没有他们那么思想解放，邪了门儿；我倒是在毛主席著作中找到了我外公的名字，可惜提是提了，我又如何能引用呢？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湘潭一带的小孩子看牛时打起架来，一个做唐生智，一个做叶开鑫，一会儿一个打败了，一个跟着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迫的就是叶开鑫。

虽然在后面的注释里提了一句“唐生智是当时站在革命方面参加北伐战争的一个将军”，这段话还是不能引用，万一有人说，那只讲了当时，后来呢？何况东中的大字报上口口声声反动军阀，我妈又坦然应承官僚地主的家庭出身，还有什么话好说！

现在我知道，毛主席其实还有两段语录是讲我外公的，一条是：孟潇先生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当时外公在北伐前线漯河，长沙许克祥叛变，各地农民都不帮助军队运粮了。外公从漯河打电话到武汉给周鳌山，请毛润之先生出面，通知各地农民协会支持北伐。当时军粮紧急危在旦夕，周在武昌见到了毛主席，就有了这一条语录。

另有一条语录，1950年4月外公到北京，毛主席宴请外公，外公表示，大革命时期没有始终和共产党一起走，深感内疚。主席表示，没事儿，我们对你是很了解的，那时你也是身不由己。主席说：我们要过几个关，战争关，土改关，社会主义关，现在你和你的家属部下，战争关过来了，其余两

关就好过了，又好过又不好过，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希望孟潇先生为国效力。

别说“文革”时我不知道这两条语录，就算知道，哪条可以驳斥唐生智的外孙女还想升高中？尤其是第二条，那句“又好过又不好过”明明是接着好过说的，引这句又好过又不好过，简直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然而我仍然喜欢白先勇的小说。

我最初想到写这本书，是在读了那篇《我们看菊花去》之后。它那样深那样深地触及了我心中最惨痛的记忆。作家的父亲和我的外公是同辈人，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回首前尘旧事，或许仍然各执己见，或许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是我想，作为父亲，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共有同样的创伤，也许是同样的缺陷。他们在戎马倥偬的军人生涯中，南征北战，呼喊厮杀，都忽视了一个女儿。

白家三小姐 49 岁早逝。

“文革”开始那年，我母亲 49 岁。



## 七 我们看菊花去（下）

星期天了，要不就是放暑假，妈妈就说，带你们去看六外公吧。

好吧，反正呆在家里也没事。我们就出了东中，沿着农民菜地间的小路往西走。我们这边是郊区，放眼望去，都是农田和种了树苗的苗圃。附近开始新建一家无线电厂，苗圃过去立着几门高射炮，炮台下面的土洼子里是一圈红色平房，住着炮连的人。我们走过炮连，还要下一道铁路才走到有汽车的公路上。现在可以坐车了，不过只坐一站就要下车，还是走吧。

我和弟弟总是在前面蹦蹦跳跳，妈提着个手提包在后面走。妈到哪里都要带个包，里面放个小钱包、一块手巾、一小叠方块手纸。当然了，还要放一本小红书啦；也不是要到六外公家去学，而是像日用品一样，必带的。因为要是坐车，常常会有人说：现在让我们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请大家翻到第几页第几页。要是没有带，怎么翻呢？我什么也不带，我的语录也放在妈的包里。

弟弟蹦，我也蹦。我特别喜欢正着身子左腿右腿一颠一颠地蹦；要不就侧着身子后腿赶前腿地蹦。妈看见了就说，好好地走啊，哪个姑娘伢也蹦！妈从来就只管我，不管弟弟。

六外公家到了，冲啊！我和弟弟打仗一样冲进去。六外

公家在一栋红色平房的顶头，从前门进是一间，侧门出是前后两间，下一步台阶是厨房。厨房前门是人来人去的路，厨房后面可好了！是我童年的百草园。

很多年后我到了鲁迅故居的百草园，我觉得那个园子还没有我六外公家的后园子好玩呢。我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那篇散文时，在我脑海里出现的就是我六外公家的后园子。

那园子在平房的背面，只有六外公家的厨房门可以通进去。我的老外婆，就是六外公的母亲，在园子里开了一块块菜地，有时种的是辣椒，有时种的是可以做腌菜的春菜，墙头地角还点了一窝窝扁豆、丝瓜。丝瓜爬啊爬，有时都爬到电线杆子上了。丝瓜垂下来，那么长了，怎么还不摘呀？老外婆笑盈盈地说：不摘不摘，等它老了，用它的瓢子洗碗。老外婆说着就又找一条老丝瓜给妈说，盈媛啊，你拿回去洗碗。妈的包就装一条老绿的胖丝瓜。过一会儿老外婆又说，你拿点豆什去吃，这个豆什是哪个哪个从东安带来的。妈的包又装一瓶子豆什。其实妈的豆什装回去是不能让爸看见的，爸看见了就要嚷：你总是偷辣椒吃，吃了好发心脏病！

我很喜欢我的老外婆，老外婆看见妈妈和我们总是很喜欢的样子。她说小明，那个明字音拖得长长的。老外婆头梳得光亮，在厨房里、菜园里这样拿起，那样放下，嘴里不停和妈说话。她们说爷爷、满满、婶婶、邓家屋里、席家屋里、三姨娘……说呀说呀，她们怎么有那么多的熟人亲戚呢？她们说这个那个，好像编网子一样，你一梭子，我一梭子，一丝一缕把那么多人的名字穿在一起。说一会儿，她们不说人了。妈站在屋里或厨房门口，就说：这个辣椒蛮好啊！要不

就说：这个柜子放到这里蛮好啊！这个床加到这里蛮好啊！

老外婆家里总是要加床，因为总有湖南的亲戚和客人来。她就和妈说，现在是哪个哪个来了。我现在知道我不仅有六外公、六外婆，还有七外公、七外婆，八外公、八外婆。不过我见到的八外婆和我姐姐差不多，刚生小孩，在坐月子。除了六外公一家在武汉，他们都在外地工作。

我问妈：六外婆怎么好像比你还年轻呢？

老外婆只比我大两岁呢！六外婆当然比我年轻。

老外婆怎么又比你长两辈呢？

老外婆是我老姨奶奶啊！妈又白我一眼。

老姨奶奶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时候，旧社会，大家庭，老外婆是苏州人，叫王小苏，她命蛮不好，被卖过两次，她跟了你曾外公……

妈妈说的我又听不明白了，她东一句西一句，这个那个的，我又没见过。算了算了，不听了，反正我知道六外公就是你六叔叔了。

六外公不怎么聊天，只有爸爸来了，他就和爸爸说。六外婆总是在缝纫机边做衣服，妈妈很佩服她，三个小孩的衣服都是自己做。

要是由我填社会关系，我其实是很想填老外婆的呀！老外婆又和蔼、又勤快能干，差不多有一年，我每天中午吃老外婆做的饭。妈进学习班了，星期天都不能回家；爸也在学习班清理阶级队伍，我爸属于被清理的，一点大意不得。爸就来和六外公商量，让我中午在这里吃饭，这离我上学的中学只走十几分钟。爸说一个月交 5 块钱吧，六外公说算了算了。我也不管交没交，反正我现在中午就不用走路或坐 3 站

车再走路回家里吃饭了。

老外婆做的菜真好吃啊！我那会儿肯定是什么好吃吃什么，也不顾主人呀旁人的。中午六外公和六外婆下班，还有小毛和和小妹放学，再加我和老外婆，一共 6 个人吃饭。有时回我来晚了，六外公就说，下回要早点回来呀！只有老外婆，还是笑盈盈的，她给我一个人摆碗筷。六外公和六外婆都休息了。老外婆就轻声问我：菜不够吧？还有那个吃不吃？

老外婆一说那个，我立即说吃啊吃啊！老外婆就去厨房里开柜子，我不知道老外婆的柜子里怎么有这么多好东西！一罐子臭腐乳，白的、挂着红辣椒丝的，一小块放在小碟子里，再滴一滴香油，立即要再添饭了。一瓶子冲菜！好像是萝卜叶子菜做的，青绿青绿，吃起来那股子香辣的生菜气直冲鼻子！一碟盐拌茼蒿、一小块又甜又咸又辣的姜、泡萝卜！泡萝卜才棒啊！吃完了饭，我还意犹未尽地说：老外婆，再吃一块泡萝卜吧！老外婆就笑盈盈地开一个荷叶边泡菜坛子，她要用专门的筷子去夹萝卜。她把白萝卜泡得发红，笑盈盈地夹到盘子里给我说：萝卜好了，吃得了，吃得了。

妈带我们去医院，从医院出来也喜欢说，去看看老外婆吧。于是我们就去。吃完晚饭，妈说，回去了。老外婆和六外婆都说，再玩一会儿，就在这里住，住得下。妈说，我带小路回去，小明要玩就自己明天回。

我就留下来，其实我早就和小姨说好了，今天我不回，我俩在外面睡，就把床搬到后园子的水泥台子上睡。

小姨我也很喜欢呀！小姨我也很想往社会关系上填。可是老外婆没有工作，小姨也没有工作，就都不必填了。其实我填六外公做社会关系，我和六外公也没有什么关系呀！我

和小姨的关系重要多了。我们是朋友，很亲密的关系呀。

小姨只比我大一岁，现在她也改了新名字叫唐文，不叫原来的仁宜了。小毛叫唐武，小妹文武双全叫唐斌。小毛和小妹按说我要叫舅舅和小小姨，他们都比我小，我就还是喊小毛小妹。晚上我和小姨早早的把凉床搬到后园的台子上，我们就自由了！大人都在屋里，我们谈天说地，跳舞唱歌，谁也不管了。

蚊香一缕缕地升上来，小姨坐在我对面，我小姨和小妹都是漂亮丫头。小姨的头发又黑又多，小姨又开始把辫子留长了，她的眉毛黑黑的，大眼睛闪动光彩。我从那个《美丽的哈瓦那》的歌里学到“明媚”这个词：明媚的阳光照大地，门前开红花。我觉得小姨的大眼睛可以称得上明媚。

小姨说她们学校、她们班上的宣传队，她们跳的舞。小姨跳喜儿，跳喜儿就是最漂亮、最会跳舞的女孩才担得起的角色。小姨又不是黑五类，她的出身是职员，她当然可以在宣传队跳主角了。小姨跳给我看北风那个吹，又跳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也跟着练，可我跳不出小姨那种风度。

夜幕四合，月光如水。我们各自躺下。蚊香有点熏人，可不点又有蚊子了。四周孩子们的追跑打闹声都停下来。有时有风丝丝滑过，墙上一片丝瓜藤的影子就晃动了，好像一幅水墨画被抹乱了又重新起笔。小姨没声音了，我还睡不着，我拥着被单看园子东面一片沙湖。沙湖的水在月光下蓝得发亮，让我想起透亮的鸭蛋，白天鳊在水面的一大片黑鸭子不知飞到哪去了。白日里看去那片黄色的沙滩在夜晚就变成白花花的了。夜空辽阔，星星仿佛要落进怀里。夜空总是叫人看不尽。武汉暑天，许多人都在外面睡觉，门口、街面、平台、办

公楼顶。我在外面睡觉时总觉得夜空无垠，看不透，也看不完。有时一颗流星落下，带来一点惊讶，有时有一颗星像钟上的秒针一样有节奏地走，那就是人造卫星吧？银河总可以找到，然后是挑着两颗小星的牛郎星，他把孩子挑在箩筐里，带他们找银河对岸的妈妈。北斗是一把勺，勺的位置有变化，有时在头顶，有时勺柄斜，但勺子的形状是不会变的。

合上眼，星星要落到梦里了，夜空下睡觉有东西可看，可一闭眼又好像有点不踏实，没着没落的。天该不会掉一块下来吧？有没有什么会落下？这无边的寂静，这月色，这星，这一丝午夜的凉意，这静静的沙滩、蓝色的湖，这一切又是多么奇妙啊！生活在哪里？我在长大了，等待我的是什么呢？

妈妈在磨山集中清理阶级队伍，爸在学校集中清理阶级队伍。他们两人都不在家里睡觉。他们清呀清的，我在学校复课闹革命，不到一年就要准备下乡了。

我给爸爸带回第一张红纸，红纸上用油印机黑油墨印的字，就像“文革”时的传单一样。红色的传单，一般都是好事，比方最新指示什么的。这张红纸上印的是：

### 最高指示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东湖中学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

您处 单位艾仁宽职工子女艾晓明是我校69届初中毕业生，为了共同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光辉指示，为党培养可靠的接班人，特向你们汇报，请求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协助做好有关方面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其积极响应号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特此函告

革命在发展，人民在前进。

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驻中北路中学工宣队（章）

1970年元月

注意事项：

1、春节前做好一切准备，待命出发（包括学生一切行装，下户口、粮油关系和劳动编组等）。

2、春节后一两天（2月10日）则按省市革委会决定地区，开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能有误。

爸把这张条子交给东中头儿，意思就是这家有孩子要下乡了。这等于是张毕业分配条子。爸晚上回来给我腾空了妈原来装旗袍的皮箱，皮箱四角都磨破了，爸现在找了两块铁皮，把箱底两边托起来。爸就是会干这种事，他把破旧的皮箱整成个结实有用却不好看的皮箱了。

我按学校开的条子在商店里买了捆被子的行李带、一块塑料布、一只行军水壶，这全是计划物资。

过了几天，我又给爸带回一张传单，红纸黑字：

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互通情报。

请 束

家长同志：

我校 69 届毕业生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他们已经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全体毕业生于 2 月 13 日把行李运到学校， 15 日上午 4：00 准时出发。

学校决定在 2 月 11 日下午 1：30 在武重俱乐部召开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特请您和您的子女参加大会。会上将介绍分配地区情况并布置有关事项。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

武汉市中北路中学

（工宣队章）

1970 年 2 月 10 日



现在学校又叫原来的名，我也给叫还原了。主要是革命中学好几个，我们班卫红、红卫也好几个；叫一声，好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干脆，都叫回原名了。

春节一过就是出发的日子。初二，我们全家都去六外公家过。

小姨已经先一年下去了，这时回来，都晒黑了。她绘声绘色地说，她们七八个女生住在一个屋，晚上还怕，就把门堵住了。门口是凳子，凳子上是洗脸盆子。假是有鬼，鬼肯定把门后的东西碰得乱响，那她们就可以惊醒了。

妈说我还缺两件棉袄罩衣。六外婆说，你赶快到门口去扯布，刚来了不要布票的。买来我跟小明做。妈就去买布。一下子添两件新衣服，这可是很特别的。

妈买了一块紫色花的，一块蓝色小点的。六外婆说，这是料子，不会缩的，不下水了。她就量我、裁布，“轧轧轧轧”，头埋在缝纫机上。

我爸跟六外公一拨儿，我妈跟老外婆一拨儿，我跟小姨一拨儿，六外婆和缝纫机一拨儿，各讲各的。小弟和小毛、小妹都跑没影儿了。

六外婆当日就赶出一件紫花对襟罩衣，蓝色小点的她说做春装式，挖袖子，带一字领，缓一天再做。来不及了，都钉按扣吧，省得锁扣眼了。妈说，好，好，蛮好了。

出发的那天晚上全家把我送到六外公家里，妈第二天赶上班，又带弟弟回去了。我在学校里上下乱跑，一会儿找同学，一会儿看行李，半夜才回去。随便靠了一会儿，老外婆

说，起来起来，吃汤圆了。

六外公六外婆和老外婆看，我和我爸吃，吃汤圆。吃完了，他们把我送到大门口。爸随我到学校，送学生下乡的大卡车已经开始上人了。男生女生你呼我叫，上拉下扯的。我爬上车，把脑袋钻出来，靠边的蓬布都被掀开了。

车下的都是老师和家长，天黑沉沉的，只是校园里灯火通明。家长都捂得严严实实看着车上，车上的学生个个紧张又兴奋。

车身抖动了一下，马达响起来。不知是谁带头“哇”地哭起来了。我全没想过要哭，可我跟着一块儿“哇”地哭了，我看我爸穿着黑色短大衣站在风里，他也流着泪一边急促地说：小明，莫哭了！

车一开，风呼呼地从身边刮过，刚才吃汤圆吃得热呼呼的，一下子热气都吹散了。我才想起，家远了。

我下乡，上学，教书，都在外地；第9年秋考上研究生，回到父母身边。

弟上大学了，爸又教英语了，妈早已退休在家了。

姐一家下了五·七干校，又都回来了。六外公一家下了五·七干校，也回来了。小姨抽回来当工人送去学医，调医务室了。

妈现在跟老外婆一样，终日做饭洗衣，腌菜泡萝卜。她们互相走动，还是东家、西家；这个、那个；来了、走了；生了、嫁了；东安、长沙、新乡、香港；辣椒、泡萝卜。

我星期六回家，妈就在家炖排骨。我一回去就喊我尝：咬不咬得动了？然后就说，萝卜也泡好了，吃得了。尝不尝啊？

再过一会儿，弟也回来了，妈就喊摆桌子。

现在好了！都回来了。仁宽又教书了。妈妈跟老外婆越说越有劲。

我填出身不填伪军官了。有一个文件说家庭出身按家长的职业填，我就改填教员了。在政审表里还有一栏是家庭主要成员的政治面貌，我还是填父亲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任过3个月上尉参谋。渐渐的，这一栏好像也不见了。而填政审表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外公的追悼会要重新召开了。

外公去世时，草草入葬，开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会，悼词中说他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投向人民的。

妈、爸都在学习班，没有见上外公最后一面。

新华社长沙4月18日电，原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常务委员唐生智先生追悼会在长沙举行，邓小平副主席送了花圈。

广播里播了，报纸上登了，悼词重写了，三姨一家去了，六外公一家去了，各界人士、亲属及群众代表共6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

我妈被遗忘了。

妈说外公的追悼会要重新开了，我要去，哪个陪我去呢？路路陪我去。他好跟我买票。唉，他不行，还是爸爸陪我去，万一我发心脏病呢？爸爸一按才能好。还是爸爸去。实在不

行，恐怕还是爸爸代表我们去算了。或者小明你陪爸爸去也好。

妈妈天天说这件事。

爸爸说，你莫急，莫激动。你还是不去为好。你在会上昏过去不好救。我们去，我们去意思也到了。

他们天天商量，又计划钱，计划买票。

没有通知和邀请信来。三姨也走了，六外公也走了，追悼会要开了。我妈被忘记了。

妈话越说越多，越说越乱套。我说，妈，不说了，快睡吧。

我睡不着。你听，妈一下子坐起来：外面在广播，要开会了，开你爸爸的批判会了。

妈，你瞎说！快睡快睡，你搞得我都睡不着了。

我有病，睡不着。我有神经病，你晓不晓得。妈说得很神秘，好像真的有神经病一样。

妈！我都不耐烦了：你就是胡思乱想，你不睡算了，我自己睡了。

妈一夜不眠，精神抖擞。坐下又站起，大姐姐回来了！开门，下楼，健步如飞，我追上去把她扯回家。

妈自言自语“咚”又冲出去，把邻居门拍得“咚咚”响：开门！开门！我跟着追出去，妈推开我，我气极，啪！打了妈一嘴巴。

妈根本不睬我，她不认识我了。她吃饭的时候“呼”地一声，把碗摔在地上，碗破了，饭泼了，妈直瞪瞪地看我，嘴唇紧闭，好像说：你以为我不敢吗！妈脸是青色，目光也是

青的。

我们去了医院，看精神科。爸说：她以前得过这病，许多年没犯了。医生开了药。妈直挺挺地躺在门诊部冰凉的水泥地上，嘴里发出尖叫。人来人往，妈眼里没有人，也没有我们。妈自管自地叫，声音畅亮，一声接一声。

妈不吃不喝不睡，有药也拿她没治。妈把药吐出来，她把喂她喝药的水泼到爸脸上。她摔杯子。我们怕她扎了手，我把她按在椅子上，用纱布把她的手捆在椅子靠手上。妈站起来挣，挣不脱，坐下。坐下，又站起来，脸憋得青白，妈的脸仿佛泡起来，目光决绝，义无反顾。我把纱布松开，妈破门而出。

我下了楼找不见妈的影子，爸下课回来，我们分头去找。我在四野的小路上看不见人，眼里浮现出可怕的幻影：报纸上的寻人启事、模糊的黑白照片，某日外出，至今未归；妈一身污垢在街头茫然奔走，妈倒在污水沟边……

爸在东中的防空洞里找到了妈妈，把她牵回家来。妈躺在床上，双目圆睁，看到白色墙顶的深处，妈像婴儿一般叭嗒嘴唇，喃喃有词，她喊：妈妈妈妈……

医生从我们手里扶走了妈妈，妈妈回头看看我们，似曾相识。妈顺从地走着，大门关上，家属不准进去。大门开启时，我看见里面空寂无人的白色走廊。门关了，忽地传来妈长长的尖叫，像在挣扎，孤独而凄厉。

小姨哇地哭了，小姨哭喊：姐姐！

我已经哭过了。我听小姨的哭声觉得陌生。

中午，在饭桌旁，我和爸相对无言，各吃各的。

锅里还剩一口剩饭，我慢赶到自己的碗里，爸说：我吃了算了呢。语音哽涩。

我听爸的声音哀哀的，我忍不住了。

我睡在妈妈平时睡的大床，爸睡在外屋。 20 天来，我们第一次可以安静地睡觉了。

不必看妈妈、追妈妈，把她拽回来；没有妈妈的低吟、号叫；没有为吃药、吐药发生的争吵、怒吼、暴跳、扭打等令人发狂的噪音了。

一切都静下来。再拖下去，我们都要疯了。

我生平头一次知道，妈是发过精神病的。

最后一次是 1946 年，现在是 1979 年。

妈妈的病原来亲戚们都知道。新乡的三姨娘来信说：听说六妹旧病复发，我们很难过……

我不相信妈是旧病复发，整整 33 年，妈没发过病，应该说是彻底好了。可是妈现在怎么又得上一回？怎么偏偏又得上这么惨的病！

“文革”中什么病最多？不是癌症，不是肿瘤，就是精神病！精神病院里都是“文革”病，全都是整傻了、整疯了、气糊涂了的。

可是，妈妈，“文革”都完了，“文革”结束了，你怎么病了！没人来开爸的批判会了！

妈“呼”地一声把碗砸了。我看着妈妈，看见的是我自

己。

不久以前，周日在家里，我吃着饭，妈又劝我：你莫跟他谈了，他有问题。我“呼”地一声砸碎了碗，摔上门就到学校去了。

几天后，我给妈买了一包糖，回去看妈妈。爸说：你怎么那样？妈有心脏病。不懂事。

小时候，也许 10 来岁吧，我和弟弟在妈妈馆里玩。妈在楼下上班，我们在楼上，玩着玩着追打起来。妈听见楼板咚咚响，就知道我们又在打架，她从楼梯跑上来。喝斥我们，我们不管不顾地打和追。

妈那天有湖南的客人来看她，她喊云平姑姑。我只顾跟妈顶嘴，我说：要你管！你这个偏心婆。云平姑外婆说：你这个小姑娘呀，又骄又横！就这两个字！

又骄又横，云平姑外婆一点都没说错呀！

我和弟弟打了又好，好了又打。要是爸妈都不在我就护弟弟，要是妈在我决不饶他！我们在六外公家里，一个前门、一个后门，满院子追，我们在家里追，从里屋追到厨房。弟弟还手把我打疼了，好哇！他真的打了哇！我去拿棍子，弟弟也拿棍子；我扔了棍子去拿菜刀……妈左拦右拦，急得跳脚：你们是姐弟啊！你们是姐弟啊！怎么都不让啊！

要是妈说：好！你们打！我看着你们谁会打！那我们还打吗？我不会杀弟弟，他是我弟弟，我会给他织毛衣、补裤子了，他会学小萝卜头，学《祝福》里祥林嫂讨饭，他把五

指弯曲变成一只碗，背一驼说：给我一点吃的吧！我眼泪都笑出来了。要是我想笑我就说：小路，学一个小萝卜头吧！学一个祥林嫂吧！

可是我妈没说让我们打，她说别打了！我们不管，偏打！妈真的生气了，我们哪儿知道啊。

妈生于 1917 年，弟生于 1957 年。妈 40 岁生弟弟，弟弟是独子。妈生弟弟以前还有一个孩子流产，一个小妹妹不足月死了。妈说那个妹妹好漂亮啊！比你漂亮，你爸还哭了的。

我就记得妈说那个妹妹漂亮，她又喜欢弟弟。我又不漂亮又不讨人喜欢，我尽跟妈赌气，有意无意地赌。妈不担心我，妈知道我在外面是好孩子，在外面不会打架，她就担心我弟弟。她怕弟弟在外面打架，别人打他，又告到家里，我爸还要打他。

妈从学习班里写回来的信里有一段：

上次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因为别人来告状，就不分青红皂白，就打自己的孩子，你也没有调查研究一下，到底谁是谁非，然后分清是非，再进行教育，不能听了一面之辞就责怪自己的孩子。

教育孩子，我们要耐心，不要凭感情用事，这样，孩子也不心服，屈于武力，影响也不好。他稍有不满的表现，打得更厉害了，只好委曲求全，换得一付奴颜婢膝，这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教育方式。



妈妈在学习班里不能回家，给我们写长长的信，每次三封，一人一封。

妈给我的信是——

最高指示：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略）

首先让我们敬祝……（略）

小明：（又把小路的名字加上去。）

今天又是一个星期天，估计要下个星期一的下午才能回家。上次我回家，心中一直很不高兴，我们昨天传达了4月份的工作安排，谈到蚊帐问题，大约会在这里过夏天，因此我要和你谈谈。（又在“你”后加了一个“们”字。）

第一，你一定要坚持去治病，检查一下内科，看是否肝炎还没好，检查一下肝功能。如果中药有效，就要继续找聂大夫治。你今年就要分配了，如果一个人没有健康的身体，那就什么也谈不上，劳动更不行。我和爸爸不在家，这方面你自己一定要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你想想如果将来上走了工作岗位，三天两头害病，对人对己都不利。还谈得上为人民服务吗？

第二，每天一定要吃热菜热饭，不要吃冷菜冷饭，晚上那餐很重要，菜要吃好一点。9点按时上床睡觉。写字不要写得太晚。

第三，“九大”快要召开了，除了学校的活动外，最好多看看报纸，以便自己写文章。别人的文章你

不要包办代替，对别人没好处，自己的水平也有限，免得犯错误，又影响了个人休息，一定要注意，可以拒绝的就一定推掉。

第四，你要好好管理家务，小路可以打扫卫生、生炉子。你们天冷天热，要注意穿衣服，害病就麻烦了。天热要一星期洗两次澡，一定要小路晚上 7 点前回家，互相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坚持早请示，晚汇报，办学习班，用主席的教导来对照自己的活思想，共同提高。

下面一段就专门讲要我和弟不要打架：

你们一天天大了，如果老是吵嘴打架，影响不好，别人看笑话背后谈论那就不好了。一定要改这个毛病。如果你们俩身体好，自己照顾好了自己的生活，家务分着做，衣服也穿得干干净净，那我才能放心。杯子和碗用过了就要洗干净，要讲卫生。

你们俩有矛盾要慢慢解决，切不可争吵、打架、互相骂。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一定要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学语录，看是谁对谁非。合乎毛泽东思想就是对的，不合主席教导就是错的，让我们共同勉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携手奔向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吧！

祝进步！

妈妈

1969 年 3 月 31 日

## 妈给小弟的信——

小路：

你今年 5 月底就是 12 岁了，一天天大了，就不要再像小孩一般淘气，下午回家要打扫打扫房间卫生，扫地抹家具、生炉子，按时买饭菜。

晚上回家早一点，放学就回去，在家和姐姐一起学习最高指示，改正自己的缺点，改正得越彻底越好。

一定不要骂小姐姐，她是你的姐姐，你骂她不对，从小要学会尊重别人。如果小姐姐不对，你可以去告诉爸爸，要爸爸批评她。你骂她就不对了，你动手她也动了气，大家就打起来了，吵得四邻不安。

上星期我在家替你烤卫生裤，你两人争吵起来，又骂又打，我讲也讲不听，拉也拉不开，我也不对，没有按毛主席教导办事打了你俩，但是你们自己也应该严格地作自我批评，结果你们还打妈妈。你看我在家，你俩就又吵又闹，我和爸爸不在家，你俩人怎么办呢？这样不是好孩子。

你一定要听小姐姐的话，少和那些调皮的孩子一起玩，找朋友要找学习好的。遇事要多动脑筋想一想，什么事都跟着大孩子跑，不动脑筋，当心要犯错误的。

最高指示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略）

这一段语录，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坚决照办，祝进步！

妈妈      3月31日

妈妈的信，我24年后重读，我不记得妈妈打过我们，可我想得出来我们是多么蛮横无理，多么令妈妈担心和伤心。我妈是个普通的妈妈，她看不出林彪、江青是坏东西，她也不觉得叫两个孩子坚持早请示晚汇报有什么可笑，她的心情就是一普通的当妈的心情，怕我们吃冷饭，不洗碗堆着，姐弟俩打架，邻居看笑话。她就按当时最正常的方式选一段最高指示，用最高权威来说服我们。

其实我和弟弟打架还不是妈最担心的，爸打弟弟也不是。爸打弟弟起码会遵循妈妈一再强调的基本原则：只打屁股不打头。假如可能的话，妈会给东中的领导、老师、所有的学生写一封信：不要打我的儿子和丈夫！

很久以后 很久以后 起码过了20年，我才知道妈是这样担心的。是在我和弟弟笑谈当年爸如何严惩我们时，妈说，那有么了不起，那回我下班……

妈下班从食堂路过，妈一过了树林就听见大人的斥骂声和小孩叫骂声混合在一起，妈一下子就听出了：是小路！妈三步两步地跑啊，她50来岁的人了，身材又矮，又开始发胖，

心跳过速，想跑也跑不快，那也顾不得了。小路在哭在叫在骂，他在受欺负……妈几步找到了哭声叫声骂声，她嘶声大叫：你是大人你怎么打小孩啊！

我弟嘻嘻一笑说他那会儿调皮着呢，光到食堂去偷萝卜，给管食堂的逮住了，嘻嘻，挨了哪个的打，忘都忘记了！我看我弟，双肩宽阔，只身漂过长江的体魄，心想现在谁再来打他，想打也不行了，起码打得手疼，会很辛苦。

我妈说，我气死了哇！我说他是小孩你是大人你怎么能打他！你把他按在地上，揪他的头发，把他脑袋往石头上碰，把我气死了哇！

我妈把我弟扶起来，给他拍灰、抹眼泪、顺头发，找头上碰的包，把衣服拉顺了。我妈牵着我弟，我弟一脸横犟，他越挨打越不服越犟嘴越骂，现在他一声不哼就是抽鼻子，一声两声，又一声，又两声。他不哭了，我妈脸气白了，眼睛红了。

大人不能打小孩，姐姐不能打弟弟，小孩也不能打大人，弟弟也不能打姐姐。我妈头脑简单，特别简单，她就认这简单的道理。自从她发现大人打小孩，骂他是狗杂种、狗崽子，她从此上班离家就担一分心思，下班一回家就竖起耳朵，她总听见小路的声音隐隐约约。她一回家没看见小弟就说：快把路路喊回来，还不回来，莫又在外面打架了。

大人不能打小孩，姐姐不能打弟弟，儿女更不能打父母，青年决不能打老人。

如果可以打，那成什么世界，那岂止是忤逆，那都是疯

子，疯人院把疯子都放出来了。

我外公，在学习室里看报纸；另一位老头拿一份报纸给他看，报纸上说的是有一个老头去世了。外公看了看，说：程颂公死的值得，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都出席了追悼会。

程颂公就是程潜，湖南起义将领。

我外公这句话被汇报了，省政协造反派头头问：你刚才讲了什么？你还想这种待遇么？

外公昂头未答，一记耳光煽到他脸上。

打人的是青年，打一位 8 旬老人，打我外公。

我外公，毛泽东的同乡、同辈人，也是真正浴血沙场、身经百战、枪林弹雨中活过来的人。要说造反，那也是从辛亥革命起就投身军旅，重整山河，怎么可以挨打？怎么可以挨一个小青年的打？怎么可以受那重重一记耳光？

我外公，平生没有挨过耳光，要打就是真枪实弹、飞机大炮、两军对峙、兵临城下。国难当头，外公请守南京，飞机炸弹、巷战肉搏，我外公不怕。他到火线看地形，一颗日军炮弹掉在一米开外楞没有开花，我外公说那是天公相救。现在现在是怎么回事，没有大炮，没有飞机，没有军队对阵，一个耳光煽到他脸上，天公瞎了眼了！

我外公，拄着手杖，那一耳光把他脸打痛了，他不低头，不捂脸，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终是咽不下去，潸然落下。

武汉大学批斗著名文学教授刘绶松，一个往日他钟爱的学生慷慨陈词，末了，煽了他一个嘴巴。

刘绶松夫妇在学校开了宽严大会对他们宣布了结论后双

双自尽。

多年之后学生怀念教授，仍称他是刘先生的学生

我打了我母亲。

我一再拉她，不让她砸邻居的门，她不理我，一脸倔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样子，我就抬手打去。

楼下我母亲单位的人来探病，他们听见了我那一巴掌的声音，他们上楼来就说：姑娘，你不能烦啊！你要耐心啊！他们临走时又一再把这话重复了一遍。

我打了妈妈，我是失去理智了！是忍不住了，也是没有办法了。

可这不是理由，谁打了人都会这样自辩。

我打了妈妈，是因为她妨碍别人了，她砸别人的门，砸了好几次了。我怕别人发火，我先替别人发火了，我以为我已经打了妈妈了，你不要怪我不懂事，是我妈糊涂了，她不知道在干什么，我知道她在砸门，是她不对。我打了妈妈 就是说证明我是清醒的，明白的，我不是我妈。

我要证明我不疯，我打了我的妈妈。我这么作就失去理智了，难道不是疯了吗！

这么说是不是根本的症结？

造反派为了证明他是革命的，我外公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他就一耳光煽过去了。

学生为了证明他是进步的，刘绶松是反动的是伪装进步

是披了一张假面具的，他就一耳光煽过去了。

打人的人不觉得他打了老人，打了老师，大逆不道，泯灭了天良，打人的人以为他打的是反动、是敌对、是一种思想、一种观念，打的不是人，是披着人皮的妖魔，是通过人皮打妖魔，故而要把他打翻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可挨打的是人皮，人皮是不经打的，一巴掌打下去，血液要迅速集中，那里会红会肿会淤血会青紫。要是一拳砸一脚踹、棍棒交加，人皮伤透了伤筋骨，伤着了要害就确是永世不得翻身了。

不懂打的是人皮的还兴许有救，以打人皮为乐的就是野兽了。我妈根本反对打人，不管你打的是思想还是人皮。偏偏人家当着她的面打反动思想打阶级敌人打我爸。

我不在场。

我弟不在场，他在楼下全不知道那一群面目端庄、表情严肃、20出头的青年人冲这边走来是来干嘛。

我爸在午休，下午还要劳动，他听见楼梯“咚咚”响，一阵阵脚步逼近，他看看钟心想时间还早，还可以再靠一会儿。他又把眼睛眯上了。

我妈在洗衣服，她从学习班回来，要洗几大盆东西。爸每天一身汗，外衣可以不换，内衣不换不行。妈不在家爸就自己洗，妈回来了又洗衣服又洗被子。

门本来就开着，不开门天热很闷。学生三个五个，步子急促有力，没等我妈明白过来就堵住我爸，他们个个膀阔腰圆，抡圆了胳膊甩开了腿脚，我妈想拦都拢不过去。她气急



败坏大叫；你们怎么打人啊！你们怎么打人啊！她的声音根本没人听见，只听见学生的声讨声和拳脚砸在人身上我爸的嗷嗷声。

我爸给围住、堵住、那根本没跑儿，他也没想过跑。我爸 1969 年秋 44 岁，他也是行伍出身，每天劳动挑一担大粪桶也有一把子力气。要论单练，他打学生，不说打赢也还可以打个平手吧。可我爸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要打算反抗除非是不想活了，丢下我妈再当一回寡妇，让我和我弟弟尝尝孤儿的滋味。

学生走了，我爸颓坐在床边手揉着左胸，我妈给他打水、拧手巾、擦脸，又赶快找工宣队的人。我妈那一下午心动过速，她都没敢歇着。她一会儿惦记我爸，一会儿找我弟，她生怕那群学生又来一回。

我爸去照片子好歹肋骨没断，吃中药吃了很久。

我回家只看见瓷杯的盖子上面那个提手没了。学生用它砸我爸没砸着，砸到墙上飞掉了。

我妈说别打人啊！那声音只有她自己听得见，她一遍遍地说给我们听：我爸、我、我弟。

我爸打我时，我有过那句恶毒的腹诽：等你老了咋……。我爸还没有老，他就被人打了。他的学生围起来打他，打了一回又一回。我没有打过爸爸，永远也不会了，我只恨我不在场，不懂事，没有替爸爸抵挡过，没有像妈妈那样喊一声：别打人啊！

学生都走了，我也下乡了，我爸定案了，改行当采购了。有一天和我弟打起来，打了最后一架。

这是弟后来告诉我的。

我弟长大了，他是怎么长大的我都不知道。“文革”开始，我爸6月6日揪出，我弟刚过9岁生日。

弟人越长越机灵，大眼睛高鼻子，眼睛一转一个鬼主意。调皮少不了挨打。他上课做小动作，老师说：站起来！站到前面来！他站到黑板前面还不知耻，伸出脚把老师绊倒了。

我不大相信一个9岁的孩子可以把二十几岁的老师绊倒，可当时大伙儿全信了。老师说：不许回家！等你家长来！等什么等，等于是等一顿打。

我相信这个老师是赞成打人的，她自己不动手，她等那个肯定会动手的人来打。

好多当老师的心底里都赞成打人，调皮就打，这条不成文规则直到现今全是独生子女才真正被推翻了。

我弟到处犯事招猫惹狗，现如今东中的孩子都跟他哥儿们，那会儿，隔几天就有一个家长带一个眼泪汪汪的孩子来说：路路跟他打架了……

弟也不总打架，他找到的好玩的事还有：

东中学生文攻武卫偷来的汽车，他和大孩子钻进汽车里鼓捣，把一个要紧处搞坏了。学生在后面追，两个狗崽子在前面飞跑，1米多宽的土沟，我弟为了逃命愣跃过去了。

他长大了，也当上了红小兵，按说也知学好才进了这支队伍。

他上中学了，又不知犯了什么事，我爸一急就要揍他。他从未敢还手可这回他终于反抗了，他把爸狠狠按倒在床上，两人全急了眼了，玩了命了，楼上楼下都惊动了把父子俩拉开

了。

我弟不依不饶，到了楼洞前面正对我家窗口，他指名道姓，破口大骂。他骂的是我爸，我爸不管在没在，不会没人告诉他。我爸听着儿子骂，他不能伸出头，乱箭穿心他也只能忍着。我弟那会儿也是豁出去了，他也许不打算回家了，就跟同学家睡，上我妈食堂吃；他把他往日的委曲，把他少年人的意气 and 成长期的冲动全都发泄在他的骂声哭声里了。

这场风波是怎么平息的？我妈回来如何劝慰爸爸，又如何说服儿子，让两个倔犟的人坐在一起？

那会儿我们全都变了，跟现在我们太不像了，只有我妈，只有我妈是恒常的，不太变的，妈还是妈。

我学会充老子了，几个要好的小姑娘，15岁吧，在一起，因为我们好，所以我们可以讲粗话，说我今天时，说成老子今天如何如何。

我姐学会吵架了，楼上倒渣滓总倒我家窗子上。我姐来看妈，决心打抱不平出一回恶气。我姐推开窗子对着楼上，粗言秽语大吵了一架。

我爸的火气更大了。

我爸不打孩子了，有人上门说事问事，我爸特别热情满面笑容。修表、修锁、修拉链、修车（自行车、三轮车、拖拉机、汽车）、修钢琴，爸什么都应承，什么都琢磨，什么都给人修好了，那会儿也不兴给报酬。

我爸就是跟妈发脾气。

饭又是生的！

炉子又灭了！

菜太咸了，米里有沙子……鸡毛蒜皮我爸吼声如雷。我妈一声不哼把饭再煮一回，把炉子再提下去重生。

爸一身汗一身泥，饭没有吃好，下午还要拖煤，他气冲冲地走了。

我下乡回来看见爸发火，开始为妈申辩。妈说，哎，算了。爸爸也不是别的，他累了。

只有我妈知道，爸是累了。

只有妈没变，妈不打人不骂人，妈要生气她不发火她全忍着。

我都没见我妈哭过，我跟同学说：我离开家没什么事，我妈都不兴送也不带哭的。

妈妈给了我 25 年完整的母爱，在最困难的 10 年“文革”里，妈妈以她的宽容、隐忍使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一个可以要求、可以发泄的对象。妈妈那受过重创的神经超负荷运转一直坚持到我们每个人都恢复正常，妈把她没有得到的完美的母爱加倍地给了我们。

妈只是没有能对外公尽意。她想再做再一次努力，这努力超过了精神的承受力，撑垮了理智最后一道防线，它镇守了 33 年的病魔冲出来，疯狂地击倒了妈妈。

## 八 坦白交代

我写这本书，写至第七章已头痛欲裂，不得不搁笔。早上醒来，桌上摊着昨夜扔下的稿纸，是半途而废还是再往下写？我提起笔就仿佛推开了地狱的门，没有维吉尔，没有天使，没有人用灯心草在我头上抹去那象征着罪的 P 字。我自己把自己推向那个年代，我自己给自己引路去看，我看我自己，看我的亲人、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我看见地狱的黑火燃着，黑烟缭绕，我看见我们自己在黑烟黑火中跳舞，跳得有多丑，只有现在可以看得到。

我看见那丑恶的舞蹈，我真希望我的眼睛瞎了，不再看这一幕啊！

我不愿意自己看，我也不愿意我的父母再看。当然，母亲是不可能看的了。如果我这本书得以出版，我决不会让母亲看。母亲，自我春节回去问及往事，她已精神失控、失眠，多亏邻居帮忙，协助父亲半夜将母亲送至医院急救。母亲今年 76 岁，自 1979 年旧病发作再未彻底痊愈，多亏父亲随侍在侧，至今 14 年。

我怎么忍心再往下写，写我父亲在那荒唐的年代是如何丑化自己，把自己描述得不堪，说自己罪大恶极，十恶不赦！我怎么忍心说我父亲当年是诚恳地认罪，确实是发自肺腑啊！

让这一页变成空白吧！把所有的坦白交代、认罪材料、批

斗记录全部烧掉、烧成灰，让灰变成烟雾消失在空中。让我们亲眼看着，这一页永远地不存在了。看，我们今天已经成为新人，我弟是董事长，我是博士、副教授，我爸光荣退休，是转业军人，有立过三等功的荣誉证书。

可我妈呢？我妈怎么病不好了！我妈怎么病不好了！我妈怎么一病 14 年，再也不好了！

我妈一发病，就要多多少少地重演一次“文革”。我电话打回去说：妈，给您寄了一件毛衣。妈说：好啊！要旧的，越旧越好。

越旧越好，除了“文革”，哪来这种逻辑！

妈一发病，自己不再梳头。姐姐也不能每日来替她梳头，便给她剪成短发。妈盘在头上的辫子落下，又带上护耳帽子，跟“文革”时的革命头毫无二致。

妈现在不能激动，不能兴奋，大喜大悲都经不得。爸甚至说：你们春节都莫回来啊，免得妈发病。

妈当年絮絮叨叨和老外婆说旧事，我总觉妈话多，啰啰嗦嗦，陈芝麻烂谷子。可我现在想问：当年怎么把你们送到蒋介石那里去做人质的？外公后来买了棺材说要把你枪毙是怎么回事？“文革”中……

都问不得了。

我妈需要我了解时我满门心思想着别的。

到我如今想了解妈了，那等于是妈的命。

妈像一本厚的书，故事虽多，书却老了。那么多年，我

没翻过，现在则不经翻了。

我写这本书，还没动笔，先做了一个恶梦。我梦见填表，又填家庭出身。一个声音说：你填地主。我抗辩说：中央早就有文件，我可以填教员。再说我就是填原来的，那也不是地主。这个声音重复说：你填地主。

我写这本书，从开始那天起就断断续续做恶梦，有日梦见分房，人家三室，我两室半。我不服，人家说：你不是副教授评得晚吗？我说，那还不是你们害的吗？你们为什么说写的巴金那本书有问题？

我写这本书，有时早上起来还摆脱不了梦中带出的那股伤感。我定睛回想，想把那个梦回忆起来，想了半天，不知是谁伤了我，还是我伤了谁。

我现在写的这一章或者干脆在书中留数页空白。为什么是空白，就让读者自己想去。现如今 40 岁以上的人没有逃过了“文革”的，有千千万万的人写过坦白交代、认罪材料，作过批斗记录。谁写过谁自己在心里想一遍，这几页空白就算填补上了。

要是不愿想干脆把这几页空白纸撕了干别的。打草稿、记帐，上厕所太硬，撕碎了扔了最好。现如今“文革”中整人的材料档案里也不保留，保留了也不算数，中央早就说了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开胡风诞辰 90 周年的纪念会，我去图书馆找书，我想看看当初批胡风都是怎么批的。批判材料，那些出书成册十好几辑的都找不到了。答曰，都撤下架子入库，不外借了。

10 多年前我在图书馆想借胡风原著也借不到，那会儿借得到批判胡风材料，胡风原著得上参考阅览室去找。《胡风评论集》1984 年才出版，胡风那会儿倒是出狱了，就是也犯病，他病起来比我妈强不多少。

上海《鲁迅研究》第五辑因发表胡风同志遗作：《关于 30 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 22 条提问》而被封存，不予发行。此事胡风的女儿晓风写了一篇《关于胡风遗作被封事实简述》，我将这篇文章剪报寄给香港朋友，请在香港作家刊物上发表。朋友同意发表，只是说，有可能此地读者不大关心就是。

别说香港，就是内地又如何？上海淀图书城两头一堵，看看有多少人买胡风的书？甭说遗作，就说现成出版的三卷本。卡拉 OK、猫王金曲、女性大全、台湾贺卡、巩俐揭秘……声光电化，七情六欲，看都看不过来，听都听不过来。图书城走一圈，整个一个被时代淘汰的感觉。毛泽东又如何，胡风又如何，斯人已逝，逝者如斯，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好比时光画册中的一页，你是站正中间还是站一角，你是光芒四射还是老鼠过街，都随那一页翻过去。胡风遗作除了他的家人没人那么关心、那么牵肠挂肚、那么当回事。看看满街的人摩肩接踵，挑时装、捧年货、戴首饰。90 年代了，90 年代你懂不懂是什么意思？

可我剝不掉我的记忆。我也不能把我的前半生剝掉重长



一回腿脚心肺，重头再活一回。那我就为 40 岁以上的人写这本书吧，再说我又看了《香港文学》上的一篇文章，我就想 40 岁以下的人也未必不看，没经过“文革”的人万一也想了解“文革”是怎么回事呢？

这篇文章题为《王映霞谈与郁达夫离婚真相及访台二三事》，作者李远荣后来又写了这一文的几点补充。

离婚是多大的事，世界上如今有多少离了结、结了又离的婚。真相也罢，假相也罢，郁达夫也不能再活过来与王映霞重说婚变。

可是，且不论这篇文章的史料价值，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钦佩作者的求实精神。假如我们对每一个人的大事小事都求查证落实，不做夸张渲染，又何致于弄出那么大那么多的反革命集团！

有人说，采访胡风集团冤案的一些当事人时，好多人都说：当时的情形，记不清了。

是记不清了还是不愿讲？

有个作家说，他到诺曼底去访问，那是座英雄的城市，当年盟军反攻是在那里登陆的。他见到一位老人，他想采访他，老人说他当时不在，他没采访成。老人送作家走的时候唱了一支歌，那支歌让作家猛然醒悟老人是那历史事件的见证。

老人不愿说。历史的进步也包含了牺牲。

进步的见证尚且如此，“文革”是什么？谁愿意重述自己那不叫人的嘴脸、那不当人的往事！

所以我们佩服巴金，他对一条狗都表示了忏悔，他说那时连一条狗都不敢保护，他把自己家的小狗包弟送到医院去

解剖，因为红卫兵开始抄家了。

我爸爸不是伟人，不是大作家，只是个执教多年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可我说：爸，我想写点“文革”的东西，爸就把他仅存的几份坦白交代和批斗记录给我了。

我没想到爸一直还留着，我也没想到，当我跟爸说：我想用这些材料，爸你看要不要改，要不要重看一遍？爸说：不看了。随便你用吧。

我就如实录下，只省去了一些当事人的名字，因为我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我没有来得及。我自己的话以笔者按语形式括号括出，以示区别。

## 我的坦白交代

我生于 1925 年阴历 2 月，老家是河南信阳。3 岁时父亲死去，以后大哥二哥也相继死去，只剩我和姐姐、母亲三人。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总是生活困难。后来姐姐 15、16 岁时，以 40 元的聘礼，嫁给乡下一个杀猪的。母亲又和父亲的一个什么同事施义臣同居，勉强维持住生活。我上小学时，主要是母亲做点针线——她很会绣花鞋、枕头之类，和学校准我免交学费，而上完的。因为家里穷，又住在城市，什么偷瓜吃，偷豆吃，有钱人家的红白喜事时混在要饭里讨个零花钱之类的事我都干过。至于正经的卖油条、拾野菜、砍柴禾之类我却兴趣不大。所以我从小就不是个好东西。有一年，大概上 4 年级，就因为偷老师代管的学生的储蓄钱买馍吃

而被开除过。

1937年抗战爆发后，我读小学6年级，因常逃空袭，实际上没上什么学。38年夏连毕业考试也没举行就因日寇进攻而散伙了。我当时总是在乡下亲戚家这住几天，那住几天，混口饭吃。后来我姐姐也因不满包办婚姻和受虐待而逃回家来，我俩约好一齐报名“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和信阳的许多难童逃到汉口来了。

（笔者按 报摘：1938年初，日寇“七·七”入侵只不过半年时间，中国11个省市已被其吞并，4亿5千万同胞有上亿人成了亡国奴。人们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当时曾有过统计，仅沦陷区就有3千万难民，还不包括战区和国统区里因天灾人祸生活无着的饥民。

这当中，15岁以下的婴幼儿又有多少，难以计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做过估计，他说需要保育的儿童有两千万。——摘自周慧、周献明：《历史记下这一页》，《文汇报》1992年8月19日）

后来乘船过岳阳到长沙。船在中途，即听到故乡失陷的消息，都是些孩子，哭得够呛。在长沙难童教养院住了几个月，又乘车撤退到广西边上的东安县难童教养院才算住定了。后来，生活太苦，姐姐饥寒交迫，身体吃不消，就病死在异乡了。当时死的难童很多；死了，钉几块板子，山坡上一埋就是了了。

（笔者按 报摘：1938 年 3 月 10 日，只不过一年中普通的日子，然而，在当年 3 万多保育生尤其如今幸存的数千个人心目中，却是个非同凡响的神圣时刻……2 时许 这座落在界限路的圣罗易女子中学门前便喧闹起来……校门口那悬挂“庆祝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典礼”的大幅标语分明昭示着将要在这里举行的活动内容……突然，一阵掌声响起，原来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上台，她们是宋美龄、李德全、郭秀仪、张蔼真、黄卓群、陈纪彝、曹孟君、安娥、唐国桢等 11 位女士。——同上）

我走上反革命的道路是 1939 年起。（笔者按：14 岁。）东安是国民党反动大军阀唐生智的故乡，我们难童教养院的院长去找过他捐过几次钱。后来，他就派了他的一个所谓老师顾畴到教养院里来选几个难童，干脆作为爪牙培养。这事在院里引起了很大震动，有人报名，有人不报。记得当时我姐还没死，她就反对我报名说：“去？去就是卖给人家了。”可是我贪图温饱，妄想读书，还是报了名。最初当顾畴点名看相的时候，并没看上我，所以第一次透露的名单没有我。可是顾畴为自己挑的三个难童里有一个认识我的，他建议把我加上了。

（笔者按 报摘：8 年抗战中全国先后共有 53 所儿童保育院。抢救并保育了 3 万多名儿童。每所保育院都由婴儿、幼儿、小学班三部分组成。所收婴幼儿小至出生刚 18 个月，大

则 15 岁，按照这个规定，那些在战乱中失去父母的灾区孤儿、父母上前线的抗战将士的子女，凡属这个年龄界限的，保育会都热情地予以接收。这着实是一件艰巨的工作。还不说教育经费，光就 3 万多儿童的衣食住行、保健卫生就够花销的了。按当时最低生活标准，每个儿童每月吃 5 元计算，年需经费就是 100 多万元。政府当然不可能拨出这笔款子，实际上也确实很少拨过。那么就只有靠向社会募捐了。李德全、郭秀仪为总负责人……在 3 月 10 日的儿童保育会的开幕式上，还宣读了一份募捐名单，现照录如下：陈济棠先生夫人各 5000 元，张发奎 1000 元，政治部 1000 元，武汉卫戍司令部 500 元。愿负担难童生活者：蒋委员长蒋夫人各 100 个，冯副委员长冯夫人各 100 个，宋子文 100 个，孔院长孔夫人共 100 个，航空委员会 100 个，委员长侍从室 100 个，冯夫人之少公子冯洪达，以其学费节余，担负一难童生活费……（同上）

我们 11 个难童大概在 1939 年春末夏初到了唐生智住的赵家井，被安排在他的公馆外面的一个中药铺的楼上，后来他办的耀祥书院盖起了一部分房子，我们又搬到学校。在这个学校里死读书一直读到 1944 年夏天。

（笔者按，书摘：书院开办前，正值武汉疏散，社会部长马超俊所属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武汉临时儿童教养院分别向重庆、吉首、东安三处流亡。领头人龙舜琴曾任军事参议院中校参谋，曾来拜访唐生智，请求募捐。唐说：“我募了捐，

还不入了你的腰包，不如我收容十几位孤儿，对儿童更实惠些。”——摘自《唐生智传》

这几年的主要情况是这样。首先 1940 年初唐生智由重庆回来，组织了一次我们拜他为义父的仪式，于是我们都成了他的干儿子。但是对于要我们改名换姓的要求，我们一致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并不是什么正经道理，主要是一封建观念作怪，觉得卖身投靠，叩了头就够受了，改名换姓不是连祖宗的人都丢了；二名为干儿子，其实不过是给碗饭吃，给本书读，既没进过他的门，唐家的少爷小姐谁也可以欺侮我们，实际上和干儿子的地位相差太远。后来，大概是顾畴居间调停，每个人把名字改了一下，姓就不动了。从此，我就叫艾仁宽。解放后为了交代问题省个麻烦，也没有再改变。你反正变个名字，也不解决本质问题。其次我们在学校读的书，基本上和普通中学一样，只是语文课本不同。全是古典文学，什么四书、五经、两汉、唐宋的“名家”作品。灌了一脑袋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学习方法是背诵为主，讲解为辅，叫做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连休息也按老办法，只休息初一、十五两天。另一条不同的是，虽有寒暑假，课本却不分学期，读完一本，换一本，只要学得进。所以从 1939 年秋到 1944 年夏，虽只 5 年，却把主要课程学到大学一年级。像我的英语就已经能看一般小说了。当然，这和我们自己感到自卑，感到读书的机会不容易，所以拼命

死读书也大有关系。再次就是受了宗教的毒害，直到现在某些时候还是相信因果报应之类的东西。唐生智信佛教，前面提到的那个顾畴也是个佛教徒，大家背后都叫他顾和尚。有一年他把我们都弄到山上一个庙里，叫我们受什么“居士戒”，戒的是杀、盗、淫、妄、酒五件事。我们当时也行礼如仪，皈依佛祖。

（笔者按，书摘：顾畴，字伯叙，号子同，法名净缘，密号正明，笔名谢畏因。1888年农历己丑年5月29日生于江苏淮安县，是明末清初大学者顾亭林先生之后裔，幼读私塾，学儒家，慨然有圣贤之志；后从湖南宁乡傅梅根学，即傅绍岩先生，梅根为其号，别号仪沱，为人正直，慷慨好客，多结交仁人志士，往往救人急难，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时称孟尝君。因久游江淮，故与顾家有旧，知顾伯叙家世其悉。傅梅根大顾伯叙30多岁，傅中年学问文章，已为海内敬仰，尤以书法冠绝于世。顾请执弟子礼，傅许为忘年交，由是经史子集，诸子百家，诗文书法无不精通。顾曾从傅梅根先生先后在武汉、东北、湖南经营工业、金融、矿产，谋实业救国，后又帮助傅从事辛亥革命，在武汉时，常掩护并帮助革命党人，多有得其护助而脱难者。顾愤世嫉俗，孤愤幽忧，傅曾书联相赠，曰：“救时心情同弃疾，故家文藻后宁人。”顾用宋儒静坐法变化气质，由此深入钻研人生问题，涉猎佛道书籍，由学儒转而学道，曾师洛一子，精炼内丹，深得黄参同悟真要旨。精通天文地理五行阴阳之术，为究人生究竟，又由学道转而学佛。——摘自《唐生智传》）

我们既然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当然思想上也就越来越坏。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升官发财。 1944年日寇又打来了，书读不成了，怎么办呢。我们有4个人就想进军校，当时伪军校在成都，我们就经桂林、贵阳到了重庆，由唐生智写了介绍信，大概在1944年底到成都伪军校。因为不是招生时期，就分配在入伍生团受训。入伍生团多半是原来没考取的，也有一些是没赶上时间的。入伍生生活极苦，军官把你不当人。我虽然小时候没享过福，可也没受过气，就在入伍几个月后，就不想干了。有一次做苦工，眼睛搞病了，成了白翳一样的东西，住了半个多月的医院也住不好。这时我现在的爱人唐仁群也在成都读大学。她对我十分照顾，变卖首饰，为我治病，后来我就写信给唐生智，要求退出伪军校，大概是1945年夏天，我就回到重庆，可是回去后，没人理我，每天和勤务兵等一起吃饭，晚上睡在下房里。唐生智白天睡觉，晚上到市内打牌，个把月见不着面，又受了一些其它羞辱，我就只好又回成都进了伪军校廿一期炮科，直到1947年底毕业。

伪军校是个陆军军官学校，我学的是炮科。在那儿当然是受的最反动的训练。是百分之百的反共反人民杀人放火的一套。因为我入伍不久抗战就胜利了，但是有了上一次的退学经验，也只能继续学下去，反正混两年毕业了，可以当官。在这里主要是法西斯奴化教育，绝对服从，把人变成工具，不



准思想等。1947年大概是秋天，快毕业了，发了申请书，集体入党，当时谁也没有异议，统统入了。1948年初就毕业了，我被分配在15师，由四川乘汽车到陕西宝鸡，再坐火车到西安。但这时洛阳陕州已解放，郑州去不成了，只好到西安报到，重新分在135旅。大概在阴历年附近，我到临潼新丰镇旅部住了下来，从此反革命罪恶就越犯越大了。

伪135旅于1947年冬在陕州城被解放军歼灭过一次，残余敌人逃到陕西被胡匪宗南收容、补充、整编为135旅。当时我参加过绘制被歼灭经过的作战地图，故知道这件事。不久我就被分配到405团第2营迫击炮排当副排长。这个排的排长是个行伍出身，对我颇有戒心，我也不大管事，大概个把月后，就又调到团部迫击炮连，分配在2排当排长。不久开到潼关驻防，先在城外，后到城内，主要是训练，挖工事之类。大概是4月间，师部转来15师的委令，把我们几个学炮科的分配在炮兵营见习。当时15师在郑州，我是河南人，很想去，就串通另几个一起离开135旅，可是第一旅部不给路费，第二陕州以东情况也不明，我们只脱离了一段时间，把一个月的津贴花光了，也卖了几件东西，还是走不了，就只好又回到原单位继续干。以后两个月调动频繁，反正是被解放军牵着鼻子走。到了六七月间才参加了一次战斗。

这次战斗是在大荔以北附近进行，历时两天一夜——主要是我参战的时间。这次反革命战斗的详

细经过如下：我们从潼关行军，转来转去，过了大荔。那天早上走不多远就听到枪炮声，部队越向北，枪声越紧张，大约 10 点钟就接近火线了。也没有什么命令，也没有什么部署，反正是跟着前面的走。到枪声最密时，是在一个斜坡下，部队正往上走，忽然发现前面有人往后跑，紧接着枪弹炮弹就在左后方炸开了。于是，一转眼之间，大家都向后转，乱跑起来。我那个排的骡马忽然都跑光了，我只能尽力跟着自己的士兵往回跑。因为解放军攻击神速，旅部、团部都暴露在最前面。在伪国民党部队里，当个团长旅长一般都有自己的一点亲信。这些家伙多是些兵油子，反共顽固派。这时，他们自己只好组织了抵抗，大家乱打一气，幸好解放军冲到制高点边缘上不冲了，大家才慌乱地退下来。一时看得见的全是往南跑的伪军。我们退到离斜坡 1000 多米的地方，就遇上更高级机关的督战队。他们用机枪、手枪说话，迫使溃逃的部队原地停下。我也只好随大伙找个田埂向北卧倒，一清查，只剩下一门炮跟着我，别的都找不到了。当时吓得要命，因为如果发现了这种情况，很可能当场被枪毙的。后来才发现一排和连部比我还跑得远，团部自己也失掉对各营的掌握，忙着组织部队去了，我才放下心来。到下午二三点钟连长上来了，他就紧紧跟着我，因为他也怕下不了台。可是这时，解放军已开始冷枪射击了。连长上来不一会儿，就首先被打中头部，昏了过去。后来连火线也没送下去，就一命呜呼了。附

近死伤逐步增加，团长骂我们怕死，为什么不反击。我就叫士兵架起炮来，胡乱开了一炮。可是这时解放军居高临下，我这反革命的第一炮却召来了一阵革命的炮轰，而且炮炮都打在我们田埂附近，吓得狗团长又把我大骂一顿，说是再开炮就要我的脑袋。这一天一直到夜间，我们就只是挨打，再也不敢动了。后来才知道右翼是伪国民党的一个广东部队，广东人在陕西语言差别太大，他们无处跑，所以拼命抵抗，故而没有造成全线崩溃。夜间我们摸进山坡下的一个村子内驻守。第二天才组织反扑。这时 404 团的迫击炮连也来了，也就按我的口令开火，还有一个营的炮排也参加，一共是 10 门炮（八二迫击炮）。135 旅因为是被歼灭过的，新补充的，所以只有两个团，没有其他炮兵，所以实际上全旅的炮兵都是听我的口令的。所谓旅就是师，军当时叫整编师，不过是换个名字而已。我在过去交代历史时，为了实事求是地认罪，所以写了指挥全师的炮兵。这样大约打了五六次排炮就攻上去了。转移阵地后，上去一看，并不是一个山而是一层比下面高的台地。步兵攻得较远了，下午又开了一阵炮。只是本连的。因为看不准，前面传下令说打了自己人，要负责任就不敢再打了。这时解放军在前面又一个较高的村子阻击，伪军怕死，攻了一下午也没攻进去，晚上，解放军撤了，我们才上去。夜间只听到一些冷枪，大约是民兵打的。第三天以后，就连一个解放军也见不到了。这一仗就这样结束了，这一仗其它情况我

都不知道，但我的罪恶是极其严重的，我也不知道杀害了多少解放军，但哪怕是一个，也够我抵命的了。我这一辈子也无法赎这个罪。

我爸参加的这次反革命战斗发生在 45 年前，今天我一行行抄来，直抄得心里发麻。连长紧紧跟着我爸，结果中弹身亡，要是子弹靠前一点，中弹的是谁？我爸那年 23 岁，我马上想到我妈，我妈时年 31 岁，正在成都华西大学教育系上大二，明明 10 岁，寄养在湖南东安外公家。我妈与我爸已经好了，爸离开军校即卷入内战，我妈岂非日夜焦虑，心乱如麻！我爸万万不可中弹，否则，我妈莫不是……不敢想了。我妈你不该生在军人家中，嫁了第一个是空军死于空难，偏又和陆军军校毕业的我爸好上。军人就要打仗，战乱何时了结？若我爸落后一步，我爸一了百了，只有我妈尝那血洒疆场的滋味。我爸有幸生还，又令我不折不扣地成为一个黑五类！

爸你上什么军校，你怎么不去延安，你去了陕西那去延安不就结了？不，应该问外公你怎么送我爸上军校，军校出来的延安也不能要，敢说你不是派来的特务？外公你……唉！不能问了。没有外公，我爸会不会和他姐我唯一的姑姑一样，早就葬身乱坟岗了？3 万保育的孩子如今幸存者仅数千人，我爸有外公收养才免于漂泊丧生。

怪谁啊！怪蒋介石。中学里这篇课文老师讲了解又要求我们背：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

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

就怪蒋介石。蒋介石你讨厌你反动，你要摘桃子你自己摘去，你干嘛逼着几百万穿了军装的老百姓去替你摘桃子！

穿军装的老百姓？这词也许不准确，我爸不是抓壮丁抓去的，他就是自愿的想进军校。他就是想当军官，他是唐将军，国民党 8 位一级上将之一的唐将军的义子，他想当官、想发财，发财了把老母亲从沦陷区接出来再娶一门好媳妇。他想娶将军家的小姐，他想我妈是读过书的知书识礼，我奶奶手巧心慈，再把明明接出来，一家 4 口就是一团好日子。

我爸生不逢时，我外公没和共产党的军队打过仗，我爸一毕业就赶上国共两党交恶。我不想美化我爸爸，我不敢妄言解放军的冷枪打死连长，连长头破血流就死在他们眼前那伪军们是什么心情。我只能想象“文革”中的武斗，一派打死了另一派的，哪派死人哪派的伤心。伤完心了怕死的退出敢死队或文攻武卫队，不怕死的杀红了眼，恨另一派恨得咬牙切齿。这是“文革”不能和解放前的乱套 纯属我的想象。我爸怎么回事，得以我爸说的为准。

或者，我爸说的也是他说的，那是一面之辞，有待查证。再翻翻毛选看看当时的形势：

17个月（1946年7月至1947年11月为止，12月的尚未计入）作战，共打死、打伤、俘虏了蒋介石正规军和非正规军 169 万人，其中打死和打伤的有 64 万人，俘虏的有 105 万人。这样，就使我军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保存了解放区的基本区域，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选四卷合订本第 1143 页。

打死打伤 64 万人，这还是蒋军伤亡数字，人民解放军呢？无怪乎要说红色江山，确实是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1979 年秋 我和我的研究生同学、老师一起登中山陵。从中山陵下来，在中山像前留影，一位老师感叹：三民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写在纸上的都好啊，就看怎么做了！

为什么不和平，为什么要打仗？都是中国人。解放军牺牲了是烈士，国民党叫送死是炮灰。烈士、炮灰不能混为一谈，可人都只有一死不能有二，死去的人不能复活了。  
为什么要打仗？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 100 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 1949 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评战犯求和》

《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文革”的批判会上发言批判是一定少不了这条语录的，我爸注定地由 1948 年拿枪的敌人成为 1966 年之后不拿枪的敌人，岂有它哉！

可我爸注定是爱新社会的，这是他由拿枪的敌人到不拿枪的敌人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他注定地爱这个不打仗了，不送死了，终于与老母亲团圆、与爱人结婚的安定团结的新社会。我妈也注定地爱这个新社会，新社会使寡妇可以再嫁，使战乱一去不返，她再也不用担心我爸的安危，她结束了自 21 岁以来 13 年的寡居生活。她有力量将明明抚养成人，又有了一双小儿女。

我爸拿枪那会儿也没有战斗理想和作战热情，他贪生怕死果然就想退出战争：

后来，又调来调去，总是在潼关、华阴、大荔一带。9 月 10 月间在澄城、埔城之间又上过一次火线。但我所在的伪军还没赶到，解放军已经将被包围的敌人全部歼灭，从容撤进山里了。我们到后，只是步兵收了收尸首，朝山上打了一阵枪装装样子。

以后部队绕过山区，调到铜川铜炉镇驻防，这儿前面就是解放区，我们只是守着，没有发生过战斗。到了12月就传来了淮海战役结束的消息。我就在年底或年初借口看病从伪军中开了小差。从西安经宝鸡回到四川想回信阳老家看看。大概在宜昌就听到平汉路中断的消息，又在换船时丢了全部行李，就只好在岳阳上了岸，转火车回到湖南东安找唐生智谋生活去了。

为什么军校毕业时，我不敢回去找他呢？主要是因为同我爱人早有感情，我爱人为了上大学，1946年夏曾回到东安把小孩送回去，在东安发了精神病，暴露了我俩人的事。唐生智很生气，曾买了棺材，要把她毙了。当时顾和尚讲了情，才没害她，所以我不敢回去。这时事情过了几年，我又无路可走，所以又回去了。回去后，他就叫我在耀祥中学教书。我教的是初中一年级的英文。有时也担任别的课——即替其他老师代课。到了解放军渡江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唐生智一面要求进步，宣传一些共产党的主张，也搞了一些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小册子给我们看，一面又不作什么安排而要解散学校。7月初，学校提前放了假，他却介绍我到湖南宁远县一个小军阀欧冠那儿去。那时欧冠在搞一个什么八县联防指挥部。我也就去了。

到了宁远，见到了欧冠，他看是唐生智的介绍信，就委了我一个伪上尉副官。这个指挥部只是一个名，他本人是个小军阀、小恶霸。我没有什么活



动，也只是吃了饭在城里转一转，玩一玩。当时碰到了在宁远县中教书的原来我中学时的一个老师 ×××，就常到他家去坐一坐。那时他没有书教，生活困难，我也接济他几块钱。他的儿子后来参军，在广州文工团，曾说过是唐生智派我去宁远联系欧冠起义的。其实没有这么回事。1965 年，唐生智路过汉口，我也曾问过他为什么明知要解放了，他还介绍我去欧冠处任职，他也只是说：“欧冠也起义了么。”没有作别的答复。

不到一个月，欧冠被任命为伪衡阳警备司令。他带了一帮人到衡阳，我也去了，我被分配到参谋处任伪上尉参谋。处里是 4 个人，一个处长姓李，是个独眼龙，还有两个人也都是军校毕业的，我只记得我管些文件，其中有一项是“口令”，有时半个月一换，有时一个礼拜一换。而不到一个月欧冠又调任伪零陵专员公署专员，带了一些人回零陵去了。我因为衡阳离前线近，就不愿再回去。唐生智以后也没有和我联系过。9 月间，派我到衡阳东乡一个河边的什么镇上去，那里有白匪崇禧的部队派了一些民伕修工事，由伪警备部协助发民工的伙食补助，记得一次就运了一整箱现洋 2 千元去。伪警备部派了一个班的士兵，用一顶轿子抬了送去，交给当地行政转发，我负责收发当地的民工领条，并由监工的伪部队盖章。在这期间，我爱人的小孩从东安来信，叫我接她们出来，我请了几天假回到东安。当时发现白崇禧匪部的部队包围了唐生智的家，要抓他们

台湾去，他躲起来了。我不敢回去，就走小路，幸好碰到我爱人和小孩也从小路走，就设法把她们接到衡阳了。等我再去东乡乡下时，正赶上匪军撤退。我勉强收齐了单据，回到衡阳，向伪参谋处长交清了帐目。第二天他们也乘汽车逃向零陵了。那天我拿了行李，从后门走到我爱人住的旅馆，从此，脱离伪国民党。

在伪警备部时，认识了警备部的秘书长兼军法处长 L××。此人当过伪县长，是山东人。他知道我和唐生智的关系，又都是北方人，敌比较接近。伪警备部撤退后，他听说我接来的是唐生智的女儿，就劝我住到他那儿去。他爱人原是小学教员，小学里有的是空房子，我们就搬去了。当时和甲长说了一下，送了几元钱，就替我们上了户口，不两天，解放军就进城了。

解放以后，我也曾和许多人一起报考中南军大。但由于我的政治条件根本不够，同在小学住的河南逃亡学生都录取了，我没有考取。我就想回家乡去，因为我只有一个母亲，已有 10 年没见面了。回到信阳，见了母亲，还是无法生活，就又回到衡阳，决心还是参军。幸好遇到曾在耀祥中学教书的中共地下党员 H 在区里工作，由他给我开了介绍信，我自己隐瞒了反革命历史，混入了四野后勤运输汽车四团训练队，当了解放军战士。从此，真正得到了解放，走上了正路。1951 年镇反运动后，交代了历史罪恶，得到宽大处理，后来又经部队批准和我爱人唐仁群在

衡阳结了婚。

在衡阳伪警备部这一段反革命罪恶历史，是部队在衡阳进行镇反运动时交代的。当时伪副司令罗某和伪军法处长李光泽都在当地镇压了。1955年肃反运动时，商业厅赵×同志（现厅省百货公司革委会副主任）曾亲自审查过衡阳这一段历史。运动结束后，人事科长张××（现省厅饮食服务公司革委会副主任）曾通知我：原部队党委结论仍同意不动。我现在交代的毫无隐瞒。只是年代久了，有些名字记不得，原来自传上都有的。

我虽然得到党和人民的宽大处理，却没有深刻认识自己的罪恶，不但没有认真加强思想改造，反而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坦白得好，恬不知耻地夸耀自己。因为立场没有改变过来，所以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又犯下了新的罪行，真是罪上加罪，罪大恶极。其事实如下：

去年10月间，无产阶级革命派把我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解放出来，本来应该感谢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而我因为立场没有根本站过来，却错误地认为我校地主分子W好像也该解放。在这以前他找我谈过两次，说自己没有希望了，还是个反革命等。当时我也没彻底解放，不敢说什么。11月份或11月初我的问题解决以后，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主动找他到我家，问他的情况，他说他不是地主，土改未上过榜。他也找过走资派D，D也说定

为地主根据是不够的。我就建议他自己写申辩材料，他说他不敢。我说造反派最讲政策，是准许申辩的，只要有理由。四清运动的成果，中央明令要保卫，但你是划而不戴。如果你不申辩当然是地主，申辩一下顶多还是地主。如果你真有理由，我看可以申辩。后来他写了一份申辩材料，我看他写得很乱。就替他组织了一下，叫他按我的提纲写。这时革委会还未成立，后来他怎么写的，交给谁了，我就再也没过问了。事实证明，W 不但是地主，还是潜伏的反革命，逃亡地主。我替他写提纲，劝他申辩，实际上是帮助地主翻案，是造无产阶级的反，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活动。我真是罪大恶极。特别恶劣的是，当三反一粉碎的伟大斗争开始以后，革命群众斗争了他，我认识到自己犯了罪，吓得很厉害。但我没有低头认罪，向组织上交代自己的罪行，却以为在运动风头上，虽然是去年 10 月份左右的事，群众也饶不了我，就设法隐瞒下去。在一次值班看守郑州走资派时，碰到 W，叫他把提纲烧了，千万别连累我。这样做，不但没有减轻自己的罪过，其实是加重了自己的罪责。现在虽然交代出来，其实也太晚了。另外，7. 20 以前，我向他借过两次钱，每次 10 元，都还了。今年过年时又向他借过一次 20 元钱，5 月份发钱时才还他。这也是我的罪恶，一并坦白出来。

另外我对 S 医生也同情过。总以为她是个好人。因为前年我受迫害时，她给我出证明，让我休息，

对她很感激。今年批判她时，我几次对她说，叫她相信无产阶级革命派会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叫她不要紧张。这实际上是和运动唱反调，阻止她更好地回忆检查，坦白交代。她到我家去过两次，我谈的大多是安慰她的话，还劝她相信革命小组的领导，不叫她去看她爱人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她说她家生活有困难，我替她垫钱买糖、买蛋，还借过钱给她。她说没有煤，我替她拖过两次，一次 100 斤，一次 140 斤。

总之，别人在三反一粉碎中为人民立了新功，我却对人民犯了新的罪行。我真是老帐未清，新帐又来了。这次把我清除出教工大队，重新审查我的历史，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现在我认识到对我还是太宽大了，应该取消我的政治权利，打入劳改队，好好改造，后期从严处理。像我这样的人，不仅是清理问题，应该从严惩罚。现在还给我坦白交代的机会，我真是不配。反正我心里很乱，也很紧张，谈不上对自己的批判，请准我以后再写材料，进一步认识我的罪行，先作以上交代，请革命师生对我批判斗争。

认罪人 艾仁宽

1968 年 9 月 22 日夜

我听见喊我的声音，遥远而不清晰，我没在意。这声音近了，就在楼下，是爸爸！爸爸千里迢迢，您怎么一个人来

了？一路火车多辛苦。爸爸我说给您地址您偏要自己找，校园这么大我怎么听得见？

我飞跑下楼，听见爸粗重的喘息声，我迎着爸爸，爸爸手里抱着的盒子松了，爸腿一软坐在地下，我的预感不祥，爸爸！我们抱头痛哭！爸爸！ .....

我从梦中哭醒，呵，是梦，爸爸喊我了，爸爸遥远的呼声从梦中依稀传来，从遥远的时空。爸爸，你是不是喊过我？是 25 年前还是今夜？

粗重的喘息是身边的鼾声。

25 年前，恍如前世。

我和妈妈穿过树林间的小路，穿过空阔无人的体育场，走向 14 路东湖车站。

体育场入口有一个巨大的石膏像，是弯腰屈腿的掷铁饼人。体育场空旷无人，掷铁饼者双膝的水泥都脱落了，露出弯曲的钢筋铁骨。他垂头，仿佛看脚下半人高的草丛，有许多条狗尾巴草的狗尾巴在风中飘摇。狗尾巴下面是伞骨架一般的豆浆草，豆浆草是我们常常拔来玩的。它的茎是细长的菱形，从中间破开，再对折一次，就可以拉出一个四方形来。四方形是绿色的框子，一块天空落在框子里，框子的边缘渗出豆浆似的白色汁液。

掷铁饼者垂头看见了掩上他那底座的荒草吗？

呵。他是看不见的，他没法看见，因为他的眼睛没有瞳仁。

妈妈他怎么没有眼珠子？这是我问过妈妈的。雕像怎么

都只雕出眼睛而不雕出眼珠，眼睛里没有眼珠这叫什么眼睛呢？

很多塑像都没有眼珠，在妈妈的屈原纪念馆再往前走是滨湖画廊，画廊中心亭子出去就是湖面，那儿有只高高的鹿。鹿角高高扬起，树杈一般伸出枝丫，那鹿也没有眼珠，但鹿的眼睛很大，很大很平很光滑。眼角是合为一角的两条弧线，眼角微微向上，好像是一只想笑的鹿。温和的笑意都在那弯弯的椭圆形里了。

我到妈妈那里去玩，妈妈馆里另一边是雕塑室。湖边的鹿啊、大象啊、站在睡莲池子里的天鹅呀，都是雕塑室作出的。雕塑室里有一个黄叔叔，他说广东话。妈妈说他是个华侨。黄叔叔的女儿小云和我一般大，我们俩在门口的草地上练劈叉、下腰，又摘罗汉果来吃。罗汉果是妈妈她们馆门前的两丛树，树里藏了很多紫色的小果实，一颗一颗有蚕豆大，长得很怪，像抱成一团的罗汉。妈不让摘，我俩偷偷地摘，吃得手上嘴角都像抹了紫药水似的。过一会儿，黄叔叔来了，黄叔叔说，小明，我给你塑个像吧。

我跟他到雕塑室去，他就在手里团灰泥。我在小板凳上都坐得不耐烦了，不停地问，好了没有啊？像不像呀？

黄叔叔抹了又抹最后说，行了。我跑去一看，哎，这是谁呀！我明明是扎了辫子的，他把我的头发做成了披在肩膀上的散发，还弯曲着；鼻眼有点像；啊，眼睛！眼睛不像！眼睛像那只鹿一样，只有眼白。不像不像！我扭身就跑了，小云要把罗汉果吃完了！

现在雕塑室不做鹿、大象和天鹅了，他们忙得要命，连妈妈也抽过去帮忙。现在做毛主席塑像、语录牌、语录墙。许

多许多大大小小的语录牌，要竖立在东湖公园各处。语录牌的框架基本是一个式样：葵花向太阳。妈妈的工作就是在葵花上填颜色。有的人专门给葵花上金黄色，有的人专门给太阳上红色。雕塑室的人身上的衣服都有黄黄红红的斑点。

妈妈有天下班回来说：我带了一个宝像回来了。妈妈从包里拿出来，啊，是洁白的毛主席半身塑像。妈妈说雕塑室做了很多，每家要布置一个忠字台，要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爸说就放在这里，爸把长木柜顶医药箱上的东西拿开，现在毛主席宝像就座落在医药箱上了。

妈说，早请示怎么搞呢？要不要 6 点半一起起来？

爸说，早请示各人请各人的算了。反正就在镜子前面，早上洗了脸来照镜子就请示一遍。

现在医药箱成了我们家的忠字台，毛主席像前放了一本红宝书。我一梳头就可以在心里请示：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最高指示……

我梳头、请示凝视毛主席宝像，毛主席也凝视着我。毛主席的眼睛不是一片空白，不像掷铁饼者和鹿那样，毛主席的眼睛里有瞳孔有瞳仁。眼白是平的，眼珠雕出来了，毛主席的眼睛正看着我呢。

我和妈妈走向车站，妈总是一边走一边看树，她边走边说：小明，你认不认得这是女贞子，女贞子结的这种黑色的小果子是一种中药，它可以治妇女病。

这是桃树，不过这是看桃，看桃是开花给人看的，果子



不好吃，看桃开的花是重瓣不是单瓣。春天一开花你就看出来。

这是法国梧桐，我来东湖时这路上没有这么多树，都是后来种的。

法国梧桐我认识，法国梧桐我不喜欢，它就会结一个小毛球球果实。中国梧桐多么好，中国梧桐的果子是可以吃的。秋天了，拿一根杆子，在梧桐树下够着树枝敲呀，敲呀，树枝上有许多小小的船就飘落下来。每一只小船的船帮上都立着五六颗圆溜溜的梧桐果，梧桐果炒出来香喷喷的。梧桐花也好啊，把许多梧桐花泡在杯子里，把水泡得粘糊糊的，那就可以当头油抹了，头发抹得光溜溜的。

妈你来东湖是什么时候？

我来东湖生的你呀，现在都 15 年了。爸爸那时候在部队上，部队在武汉，我就从湖南到武汉来了。

爸爸又在受批判了，你说爸爸会不会划敌我矛盾呢？妈妈不看女贞子啊、桃树啊、法国梧桐了，她又回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又算二加二。

爸爸在国民党军队，1 年零 3 个月。

爸爸 1949 年参加人民解放军，部队上 5 年立过三等功，然后转业、教书，再没犯过错误。肃反、反右、四清都没有新错误。

爸爸可不可以是敌我矛盾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二加二等不等于四呢？

20 年后我在报纸上看“文革一事”，有一事是说：有一个人被打成反革命，揪他的人在他额上刺了“反革命”三个字，

涂了药水，洗也洗不去。

后来给他平反了，怎么办呢，头上的字？

只好再刺两个：不是。变成不是反革命。

后来又揪出来了，怎么办呢，头上的字？

只好在不字下面刺一个走之底，变成：还是。还是反革命。

后来又……后来这个人自杀了。

爸爸 1966 年 6 月 6 日成了反革命，1967 年 10 月就加了：不是。他交了申辩材料，革命造反派经过研究，就定了他：不是。

爸爸不是的时候，家里开始有人来，有时是学生，有时是老师。

有一天来了一个学生，学生高高大大，很和气地说话。

“文革”以来我家从来没来过这样和气地说话还略略低着头的学生。爸坐在桌子正面，他坐在桌子侧面，两人说话都很诚恳。爸爸比学生还要诚恳，爸爸的表情还要更热切。

学生走了，爸爸送到门口，连连点头说：不远送！不远送。

爸爸回到桌子边，低头擦眼镜。我说：学生来干什么呀？他送东西。

送东西？稀罕！学生来我家只有拿东西，不说艾狗就是好的。学生说：把你们的桶给我们刷浆糊用！妈妈一言不发去给他们找桶。学生又上门来说：把你们的钟借给我们！钟就没有了。

他送什么来了？

爸爸递给我一张照片。

哦，是我，是我小时候的。我贴在医疗证上的。穿着妈妈给我做的那条蝴蝶袖子短裙。我在换牙齿，我笑的时候嘴里有一个缺牙空。

爸说，我们抄家的东西都找不到了，他们扫教室捡了这张照片，他就送来还给我们。

也有老师来，就是和爸一起挑粪桶的老师，地主。有女老师来，剪过阴阳头的，现在她头上不戴帽子了，头发长到耳朵上，看不出剪过阴阳头。

她的女儿叫月亮，她看见我就会说月亮也如何如何。她不像别人说话垂头丧气，她边说边笑，笑时大眼睛成半圆形，像弯月。她笑声很亮，好像不怕别人听见她是敢笑的。

地主说话低着头，爸也低着头，爸好像一定要跟地主把道理讲清楚的样子。说着说着声音就大了，爸稍一大声又自己收低回去。

S 医生是北方人，瘦高个。S 医生来时，爸就和她说北方话，S 医生皱着眉头，怎么说也皱着。一会儿又说老人，一会儿又说孩子。

爸 1968 年再次被揪出来。不字下加了走之底：还是反革命。

爸的新罪恶是兔死狐悲，一丘之貉、为阶级敌人翻案、互相勾结、向地主借钱过节、给 S 医生买煤买鸡蛋，还造无产阶级的反。爸的头再一次低了下去，走路老低着头。下班的人丛中，一个人不前不后地走，一路低着头的那就是我爸。

爸重新坦白交代、低头认罪。爸的新罪恶想瞒也瞒不过去，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雪亮的群众眼睛下，爸把老罪新罪一一供出来。爸自己把不字下面的走之底涂得又大又粗。

爸的新罪现在看起来像好人好事，地主哪里是地主，医生也还是好医生。医生的丈夫后来解放了，医生还是我爸专案组的成员，工宣队进校后，医生重获信任。

当时呢？就像我们小时候，现在的小孩还拿来考智力的一道题，老掉牙的题：

树上有 5 只鸟，

猎人在树下举枪瞄准，打中了 1 只；

还剩几只？

4 只呀。

傻帽儿啊！哈哈！

## 九 猫和老虎

### 最高指示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 个人罪恶历史交代提纲

1925 年生，河南信阳，城市贫民，原名艾振家，三岁丧父兄，母、姐我三口人。

姐 1940 年死于湖南，母 1959 年死于东湖。

1938 年日寇逼近，“难童教养院”。

1939 年，被大军阀唐生智收养，耀祥书院，日益反动。

一、关系：义子，改名，寄生虫，吃剥削饭。

二、学习：完全是封资修一套，死记硬背，不

讲道理。5年，大一水平。

中毒极深，民族危亡，置之度外，升官发财，根深蒂固。

三、宗教：信仰佛教，唯心主义，以我为主，因果报应，私字第一，中毒膏肓，反动透顶。

四、政治：奴隶主义、白专道路，唯因环境特殊，校内始终无反动党团组织。

1944年夏，军校，1947年夏末秋初，集体加入国民党。

两大本日记在档案袋里，可供查阅，不细谈了。

1948年初至1949年初，15师开小差回湖南。

主要罪恶：

一、训练反动军队：学技术。

二、巩固反动军队：兵来自外省，无处逃，不准杀害逃兵，自己拿钱防病治病（救一个，害一片）。

三、祸害群众：1、偷房东地窖里的苕。2、杀房东的鸡，分我半只。3、小毛驴驮炮弹，害驴主跟了一天。4、不知道的更多。

四、最大最严重的罪恶：大荔战役（二天一夜）。

1949年初：决心逃亡，煤气中毒，打麻醉针，送后方医院，未进，开小差。

回成都：旧出差证，宪兵识破欲抓，再逃，丢行李，东安，教书。

罪恶：

一、拟回老家，搞了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的证章（因有唐生智名），为免费，未走成。

二、逼走蒋老师，顾和尚让他走，我暗示，解放后知他是地下党员。

三、参加东山学会、瑜伽学校，救人救世。

四、唐生智召集座谈，我提意见：共产党不见得需要我们这些人，被斥为不识时务；拉队伍，武装起义，被斥为幼稚，表示听唐的，唐——欧冠，混蛋，我，3个月反革命。

在欧冠处罪恶：

一、管文件、信件。

二、一次召集工商业要钱的会。

三、东北老妖婆反共报告，放屁。

四、监发补贴款，接爱人孩子，余款不足百元，伪处长用纸币换走银元，贪污余下的纸币。

1949. 9：衡阳解放。

一、考军大落榜。

二、探母。

三、伪造历史，混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综上所述，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货真价实的“公安六条”上的专政对象，应予清算，再行处理。但是，仍希望宽大，给碗饭吃，继续改造，重新作人。按照工宣队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先坦白历史罪恶，请予审查！

1969. 6. 9

7 月 8 日，A 师傅和 B 老师来谈

- 1 伪警司前后的关系。
- 2 反动本质。
- 3 祸国殃民的罪行要彻底谈。

7 月 9 日 批斗会

最严重的避重就轻。

- 1、收集解放军的军事情报？
  - 2、东山学会的罪恶目的？
  - 3、迫害地下党员，后台肯定是唐生智。
- 前 20 年正年轻，有野心，为什么跑入黄埔军校？

羞羞答答。遮遮掩掩。野心勃勃。唐生智豢养的走狗！地地道道的反革命道路！

黄埔军校，蒋匪的命根子。

内战高潮，投奔胡匪。

放烟幕弹，指挥一个师，十恶不赦，顽抗下去，没有出路。

混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目的过程。

休息，继续。

避重就轻，妄想混过关。

红苕、母鸡、小毛驴。可能是编造的。更大的罪恶？血债累累！

谈家史美化自己。 14 岁被收为义子、女婿，抱



着唐生智的大腿往上爬。

欺骗群众，声东击西。帽子随时可以戴。

唐生智和欧冠的亲信。军事情报送给谁了？执迷不悟！死路一条！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当了十几年反面教员。批判他要和刘少奇挂钩。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要批倒批臭！后果自负！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再作交代！

北京，《井冈山》，《三审王光美》：

问：那叫叛徒集团自首是怎么说的？

王：这不是他指示的，是一个负责同志提建议他同意的。

问：是谁？

王：我不说！

问：你包庇！快说。

王（沉思一会）是柯庆施建议的，刘少奇同意了。

问：（气愤）不许你污蔑柯老！

问：刘少奇宣扬“红色资本家”，说剥削好，也是主观上走社会主义道路吗？

王：刘少奇是讲了很多错话，你们是指他在天津的讲话，当时我也在，我知道的，有许多话是错误的。当时天津有一种过“左”的情绪，不少人要消灭剥削阶级，是毛主席派他去纠偏的，他一些话是纠偏讲的，现在大字报上讲的话与他有出入。

问：这么说，讲：“工人就得剥削”是对的？

王：有些是错的。有的这样讲是对的，有的这样讲不好。这不能脱离环境……

问：那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散布对蒋介石的迷信是谁呢？

王：那不只他一个人。根据报纸上的报道，绝不是一个人的罪责，停战协定（决议）上写“和平、民主”很明显嘛。……

问：那你说，还有谁？

王：不用说了吧。

问：不行！迷信蒋介石的人要查出来。

（贪污金皮带圈、金鞋拔呢？

“红色资本家”是谁提的？

蒙骗！桃园经验臭透了！

顽固到底 死路一条！

恶毒！三反分子的臭老婆！

臭味相投！刘少奇拉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刘少奇是反党头子，知道吗？

戚本禹的文章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

跑哪里去了！又回来晚了！跟我老实坦白！

我一进门，爸正出门，我刚好接一顿骂，还没骂完，弟又推门进来。

你也是鬼跑！说了一百遍了！两个跟我一起写检讨！向毛主席请罪！

爸怒气冲冲走了。我和弟面面相觑，一绷不住，笑了。

爸热的饭，还在炉子上。弟，快吃。你跑哪儿去了？

我们偷了一条船，到东湖摘菱角去了。姐，带回个莲蓬。给你吃。弟从荷包里掏啊掏，掏出小刀、珠子、烟纸盒叠的三角，揪出一个皱巴巴的莲蓬。姐，你怎么才回来？

我在同学家踩缝纫机。跟你把裤子翻了个面，像新的了，结果荷包安反了！你试试。不短了吧？裤腿放长了。

看小人书。写日记。写批判稿。

呀，检讨！弟，你快洗，爸要回来了！我来写。

快写！爸上楼了！快点！

几秒钟，还有几个字了。……我们一定……我们已经请了罪……我们……我们先睡了。好！快关灯！

爸的钥匙响了。

我醒来，爸的桌子亮着。

在爸爸的头上，灯罩子用报纸接下来，只照桌子。爸还在写。烟灰缸满了。

解放后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罪行的交代。

先谈……活思想，经过……教工批斗……反动立场根本没有变过来……自己是……贴金……重新作人……争取挽救。

越写越怕……也没用……越怕……罪越大……

最高指示……阶级斗争……解释历史……唯物

主义……唯心主义。

一切勾结……军阀、官僚……附属于他们  
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我从来就不是个好东西……妄想非分……偷过  
钱……认贼作父……男盗女娼……飞黄腾达……入  
国民党……投靠唐生智……为什么不随匪退……爱  
人孩子……不能弃置……历史反革命。

解放后……混入解放军……不会别的。

和唐生智关系……写过信……小明出生……送  
了衣服和 20 元……没有认识……去年他有病……  
设法给买药……

出身……忘本……逃亡……犯罪……脱胎换骨  
……改造……革命……

7. 15 批斗会

7. 17 批斗会

最高指示……

补充交代……

开门。

哦，我爸爸不在，您有什么事吗？

我们不找你爸爸，就找你。明天下午记住，两点开你爸  
爸的批斗会，你去参加一次。回来做你爸爸的工作，要他坦  
白交代。

爸爸，爸爸！我们咪沙爬到树上去了！

好久以前，咪沙还没丢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见猫上树，急得大叫。

咪沙爬树有么事奇怪，晓不晓得那个老虎拜猫作师傅的故事？……老虎要吃猫，猫就爬到树上去了。猫爬得高，老虎就吃不着它了。

批斗会上，我爸就是猫，他怕给吃了，只好上树，上纲上线上一棵活命的树。

可否想象，今天批斗我，让我儿子看见？

在教学楼的 2 楼会议室，后面一快大黑板上写着 8 个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爸坐在坦字前面。垂头。我坐在斜对面。一圈桌子。革命教工。工宣队。专案组。开始。

儿子，怎么可以让你看这一幕？！母亲、尊严、人格放哪里？让我瞎了眼，让我看不见你，怎么可以让你的眼睛看这样的母亲，这样的场合！

哦，儿子，你说你懂，你说母亲你不是坏人，你单纯的眼睛无怨地直视我。

那也不行。那你就是和我一起受屈辱，你的眼神和周围一圈眼睛不能调和。你的眼睛是孤独的，你面对全体的敌视和冷漠。不，你的眼睛，我的眼睛，我们只能有一双眼睛在这里，决不能两两相视。决不能！我是母亲，怎么能在你面前向人低头认罪！我向人、低头认罪，何颜面为你的母亲！

你说，算了吧，妈妈，就当是一场闹剧，是群口相声，是看一场电影。散场了，一切都没事儿了。

不，不，这不是你，一个 10 来岁的孩子说得出的话。这是王朔的话，王朔不是个孩子，他和妈一辈人。

儿子，你的眼睛正在变黑、变深；你有一双清澄的眸子。会有一个少女，像我今夜一样，端详你的眸子。你深深的黑眼睛会对她吟咏：给我吧，姑娘，那在你衫子下的 / 你那火一样的，十八岁的心， / 那里是盛着天青色的爱情的。

那天，我的斜对角，是爸爸。

我看不见爸爸的眼睛。眼镜模糊了他的眼睛，他又垂着头。他对我视而不见。

我对爸爸也是视而不见。

坐在斜对角的，仿佛是一个有形的躯壳，那副面具上贴着各色标签，群情滔滔，标签一层一层，贴得厚厚实实。

就凭你向解放军开炮，你就够枪毙，而且死有余辜！

像你这样的人，解放初期，杀了还不是杀了！

新帐老帐一起算！

一直不老实！混入“俏也不争春”，我坚决拒绝！

抗拒改造！写思诗！听敌台！

有人拿机枪，对人瞄准，是不是你？！

要杀人？到底想把哪些人都杀死！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你的老婆大你好几岁，结过婚，你的政治目的

何在？！唐生智的反动……

光表演不行，根本立场没有变！

哦，小米，你也对爸爸视而不见吗？

你说——那时他被关在牛棚中我不敢和他说话，我也没去看过他。我又胆小又不懂事，只记得有一次路过锅炉房时，看见他又黑又瘦，费力极了地推着一车煤，看样子马上就推不动了，气喘吁吁的。我却悄悄地从旁边走过去了。

你的爸爸——北京大学王瑶教授。

我的爸爸是我决定让他挂黑牌，自己站到牛鬼蛇神队里去劳动的——你说。

我给他分析形势，证明他一定会被揪出来，不如自动。我坚决要他烧了那些诗，他一生写的诗。他不想烧啊！我说，你留下来就要害我们全家，一定得烧。我亲手放了火。

泽春，我们是怎样的儿女！自己把自己的爸爸牵进了牛棚！

你的爸爸，人称湖南第一才子，书法家陈曼若。

会开到 4 点，休息一刻钟。

周围一圈人都起身了，有的去两头男女厕所，有的到走廊上去抽烟，有的三三两两到窗户边说话。

爸还是坐在老位置没动，休息完了他要再交代，回答问题。

我想站起来，又不知往哪儿站。只好也不动。我想上厕所，碰到人怎么办？笑？不笑？招呼？不招呼？

只好不动。看爸爸。不看。扭过身子。看墙。伟大领袖毛主席。

一个念头，一个极荒唐的念头。我不敢想，这怎么可能？要是不可能？又怎么办呢？可能吗？上厕所？不上厕所？

开会了！

那个念头，那个令我极其不安、困惑的荒唐念头，我前半生从未敢对人说。出于无知小儿的荒诞联想，出于我自己迫切的感觉需要，出于偶像崇拜的蒙昧，我想：红太阳是不是也要上厕所？我自己害怕了，我有病了吗？

世君你说你母亲崇拜知识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她听英语电视片，就问：这是说人话吗？是人话我怎么听不懂？后来电视里有狗叫，她又问：是狗在叫吗？你说是。母亲说这句我听懂了，我还以为美国人说话不一样，狗叫也不一样呢。你跳起来乐，说：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呀妈妈！全世界的狗叫没什么不同！你妈说，不许说出去，不然别人以为你妈是个大傻瓜呢！

我和你妈一样的。我真是个大傻瓜啊！我不知道，人都要上厕所的。我就是那样傻到家了！傻得我前半生想也不敢想，更不敢说出去呀！我现在说都怕有人找茬儿呢！

我想上厕所，又不敢。想扭一下，又怕人说。定过神来，我爸的补充交代都快完了。

混入造反派组织……在干部问题上……包庇反革命分子……大搞阶级报复……关于 1965 年的寒假作业……目的是



改错.....

关于揭发我要杀人 ——

我赶紧坐正，不动，听我爸说：

事实是，我爱人从东湖单位搬家回来，带了很多破烂。当时我确实嫌住房分配一间太小，东西也实在放不下，就把一些无用的书拿去烧了。H 给我开玩笑，说我有板眼，搞起焚书坑儒来了。我有情绪，就说：就是没板眼，有的话早把它们都烧了。根本没有说杀谁。

关于机枪问题，炮连和学校有暗号联系，白天根本没摆弄过。我的错误是没资格参加守夜。

吃完饭，我收碗，想说，又不知怎么说。还是说。

爸，你都坦白了算了。我真想说：求求你了。

爸的脸黑沉沉的，爸终于看定我：

我都坦白了。历史问题在部队都作了结论的。我不能瞎说啊！

爸又抽了一口烟。

瞎说要负责的啊！要害人的啊！可以外调嘛。

爸把烟掐了，眉头还是皱着。爸接着说：

我们是没得办法了。我们就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我晓得对不起你们，叫你们背包袱。

你也要想得开，你走你自己的路。

重新交代提纲

进学习班

13 号夜—14 号凌晨 3 点

活思想  
反动思想  
病根

15 日上午交代反动思想后  
很不深刻。很不真实。  
还要狠挖！  
反动成性。  
根本说不通。  
我们奉陪到底。  
想溜是溜不过去的。  
北决扬是你的代理人，你是他们的社会基础。  
关于窃取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

我有时走自己的路，有时和爸爸走在一起。  
爸要我回信阳老家看看奶奶的坟，我从信阳跑到郑州，扒了几道火车，最后坐在火车头前的横杠上回到了武汉。  
爸气坏了，理也不理我。  
我看见茶杯盖子，盖子怎么没了上面的提手陀陀？  
妈说你明天陪爸爸看医生，学生把爸爸肋骨打伤了。  
我陪爸。  
爸一路没话。我只好说了又说。找话说。  
爸手提包里装了一叠订在一起的中药纸袋，与我一前一后地走。爸腰略弯，肩膀也一歪一歪的。  
爸忽然停下来，捡了个什么，扔进池塘里。  
爸，你扔什么？

一个乌龟。扔回塘里。放生。

不是真心实意地缴械投降。

为什么混入解放军？是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

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想蒙混过关，复辟的基础。

吹笛子，“九九艳阳天”，为反动派招魂。

装出无害而又可怜的样子。

你是蒋介石的红人。

比决派更决派！

爸的桌子亮着。

我醒来，看见亮。

以前爸的桌子也亮到很晚，爸手边一摞练习本。

我记得爸当我的语文老师那年，我们参观了搪瓷厂，回来写作文。我写得很用心，爸会判我多少分？

我半夜醒来，见爸去厕所了，灯亮着。

赶快爬起来看分！

啊！100！爸给我满分了！爸在我的句子底下划了红圈连起来的道道：

在熊熊炉火中，搪瓷脸盆烧得通红通红，像红珊瑚，红得透了。我想起了那支歌：

一束红花照碧海，

一团火焰出水来，

珊瑚树红春常在，  
风波浪里把花开！

我爸现在不改本子了，他写的是交代。还是不过关，还是不及格。

血债累累，负隅顽抗。  
不留恋旧社会吗？不留恋是假的。

爸回来总是话很少。有时在屋里捏一颗烟，踱来踱去。  
爸的大桌子在外屋。我没桌子用，爸把擗面板吊在窗户底下，两边用铁丝带住，变成一张桌子，上面铺了一块红色塑料布，给我用。

我在桌子上写批判稿，写日记，给下乡的同学写信。  
爸踱来踱去的时候，忽然吼我：你遮什么遮！哪个看你写东西啊！  
我哪里在遮呢！爸又踱过来，我胳膊僵着，动也不敢动。

交代。  
批判。

装死躺下。  
××的黑高参。为决派政权效劳。  
斗倒斗臭。  
反动思想还没有彻底挖出来。

察

我不跟我爸说话了。

不理爸。不先跟爸说话。

我吃饭用匙子，爸也要说我。我说：简直是太平洋的警

爸一扔筷了，再不理我。

我也不理爸。

一天。两天。三天。

只是没有抗拒。态度有转变。但距离还远得很。

痛骂自己不解决问题。

翻案的本质、同伙、复辟基础。

抓住就是死的，一放又活了。

我放学回家，远远看见爸。

爸站在水泵池边的田埂上，背后是白色的家属楼。

爸在看我，我归家的路。

爸在等我。

爸的身影在高坡上，孤独而苍老。

爸，我，一条在田野地垌间蜿蜒而上的小路。入冬了，田野光秃秃的，深黄浅黄的格子。

晚风吹动爸的鬓发，爸的发花白了。

我眼热了，上到坡头，喊了声：爸，我回来了。

炉子上热着你的饭，自己去吃吧。

饭桌上放着妈妈的信。

宽：

已经 20 号了，还没有收到你的来信，有些担心。  
我们明天还是不放假……

三班春节后即到蒲圻榆林专区，走江西道路，关系属五七干校农村班，工资照发。如果夫妇有一方下去，可全家一起下去，69 年毕业的子女可随着一齐下。

我希望你能从宽处理，那我们就可以一起下去了，我也希望小明和我们一起去。她一个人走总有些不放 心。

小明：

爸爸的历史上虽有污点，但作了结论的，解放后一直老老实实在工作，目前虽然又在受审查，我们要帮助他，不要再增加他的精神负担。

小路：

你要听毛主席的话……不要到处躲猫晚上玩过了时间……按时吃药。

星期天小姐姐过 16 岁生日，她明年就要分配了，最好你们俩个去拍一照片，留作纪念。

……

妈妈

1969. 11. 13

我吃完饭了，下楼去喊爸爸。

爸仍站在老地方，一动不动。

爸在看什么呢——

咪沙！咪沙蹄不点地地跑，一团白绒……

没有咪沙。

猫怎么懂得跟人亲呢？猫不说话，用脑袋蹭人的腿。猫要不喜欢你，它就跑得远远的。

人的嘴唇上下开合，噉噉叭叭，上下开合，吃东西不挑核、不看骨头，连皮和血吞。嘴在咀嚼，把一个人的灵魂撕碎了，咬得稀巴烂，再吐到你面前：你看你是个什么东西！你的黑肠子、黑心、黑肝、黑肺；唾液、粘痰、腥臭、恶腐，你看看你是什么玩意。

你自己再过去把一群人撕碎的、咬烂的、嚼成渣滓、翻着泡沫的黑肚肠拾起来，你说，这就是我！你们都看哪！我就是这么个混蛋！你们哪里知道这就是我哪！我的女儿、我的儿子、我的爱妻！

爸，你在看什么？爸，今天我在同学家翻出一本书，里面有《火烧云》那一段呢。你看：天空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堂堂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

我晓得，《呼兰河传》。

我从梦中哭醒，老想着那声声呼唤，有什么不祥吗？我沉入梦境。

我梦见幼时儿童的游戏——打倒刘大鼻子：

墙上是刘大鼻子的头象，但这张面具上没有鼻子。

鼻子在群众手里。一群儿童每人高举着鼻子。又大又高的鼻子。

举鼻子的儿童眼睛是蒙住的。一块红布。

他们蒙着眼睛往墙上的面具贴鼻子。

一阵又一阵的哄笑。

全是怪样子：没鼻子的脸，贴了大鼻子的脸，鼻子贴到耳朵上的脸。哈哈！像大麻疯，像大象，像小丑。没鼻子，肿瘤鼻子，歪鼻子。

鼻子变成耳朵。

心是孤独的猎手。伤心咖啡馆之歌。一只腌耳朵。

有个大学的校长没有耳朵了。

耳朵在群众手里。

他的耳朵给揪掉了，揪，揪，揪，终于把两只耳朵全揪下来了。

只剩下耳朵眼。

眼睛贴错了？

贴到脑袋两边了？上、下、左、右，四只眼睛。

眼睛通观墙上的语录：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读书、使用，当然都是学习。

“而且”是什么？

“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那这个而且，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什么是而且？而且是什么？



就知道读书、使用；使用、读书；连而且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

1970年6月5日，教工一连定案会

.....从审查以来，逐渐有进步，劳动较好，罪行事实也交代一些。

不要对美帝苏修抱有幻想。

批判从严，今后看改造。

反动思想是一贯的，历史反革命还是历史反革命，不戴帽子而已，是否能重新作人，还不能做出结论。

无产阶级专政有力量改造他。

艾的情况必须继续进行批判。根据认罪表现不划不戴。

老猫从树上下来，给已下农村的小猫崽子拍了电报。

小猫崽子热泪盈眶，一身泥汗来不及洗，连夜写信：感谢工宣队和革命群众，使爸爸重新回到了革命大家庭。

## 十 小 将

我从北京串连回来，兴冲冲地去学校。

我也串连过了！我见到毛主席了！我第一次出门坐了那么长时间的火车，太有意思了。我有很多事情想告诉班上同学。

我到学校，原来还是不上课，同学们一群一伙地在校园里、楼梯口、教室门口站着。教室里空空荡荡，老师也不在。墙里墙外多了许多大字报。

我下了楼，看见一伙同班同学，我向她们走去。忽然，和我结伴去北京的那个同学喊了一声：她来了！她身上有虱子！她们一哄而散了。

你算老几？你才有虱子呢！你比我脏一百倍都不止！没有我，你还想去北京？还想回家吗？全是我带你走，帮你看东西，替你取票，你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你又自私又小气，穿两件毛衣都不肯脱一件给冻得发抖的小同屋，我比你好一百倍，我把棉衣都借给别人了。而且把大的厚的借给别人了。我的棉衣终于没有如约寄还，妈问了几次，也不再问了。

我不信唯成份论那一套。我和林娜站在一起，我们冷眼旁观，说说笑笑。林娜的爸爸的大字报在湖北医学院贴得铺

天盖地。班上一群男生，追着林娜喊口号，吐唾沫，林娜冷冷地走过，视而不见。

林娜不上学的时候，就在家里编舞。我至今认为林娜没有去当舞蹈编导是一件憾事。她悟性极佳，只要是她看过的舞，看一次她就能重复下来。而任何流行的歌曲，她都能用形体动作给予表现。她新创的动作加入了她的情感和想象。

各个学校都纷纷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的节目都大同小异。前几个通常是语录歌，由男女队员合跳，必演的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这个舞可以举花环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

去年《红太阳》唱遍全国的副食品商店时，我就说，怎么没有把语录舞灌一盘录相带啊！我在教研室里归纳了几个基本动作，大家全闭过气去了！眼泪也出来了！怎么这么傻呀！怎么不去“综艺大观”啊！去报“中国一绝”呀！

唱马克思——左脚一跺 左手弯成空拳 右手握虎口 笔直走上前去，那不是虎口，那等于是杀向旧社会的刀口啊。

归根结底！顿停，就是一句话！高音：造反有理！造型，亮相，造反有理！缓和。

那时的基本动作：表示革命和战斗的均握拳；表现无限忠于则作弓箭步，与弓起的腿平行，一只手臂弓起，胳膊肘向外，拳握在胸口那儿，另一只手臂拖在斜下方。

敬爱的毛主席……，所有人弓箭步侧身转向后台方向，那儿正中一般都是挂着宝像，双臂高高伸出呈八字，女孩手可作兰花指，这是抒情的动作。

语录舞跳完了，有几个稍微抒情的节目，如从《东方红》中选出的群舞《抬头望见北斗星》。在武汉的 7.20 事件

以前，造反派组织“三钢”、“三新”倍觉受压抑，这派的宣传队把这个舞跳得优美动人、哀婉欲绝，演员热泪汪汪，观众肝肠寸断。

活报剧、三句半具讽刺风格，扮演刘大鼻子、邓小矮子，武汉则再加上对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蔑称——陈大麻子的，都带上各种面具、高帽子，被揪到台上作小丑。

终场节目无一例外是忠字舞，一唱敬爱的毛主席……，观众就知道，要散场了。

宣传队隶属于各校、各派、各种战斗兵团。只要有10来个人，就可以拉一支队伍。一只手风琴就是乐队。没有乐器也无妨。大专院校、红卫兵、红小兵，武汉还有红城公社、就是街道里的老头老太太，都可以拉队伍上街：宣传毛泽东思想。锣鼓一响，自然有人围上来。街头巷尾，哪儿哪都是舞台或曰战场。真是雨后春笋、如火如荼、轰轰烈烈、史无前例。

林娜编的舞竟然能够用上《天鹅湖》里四小天鹅的动作，她把小天鹅在湖边垂头舒展双翅的姿势用来表现“万泉河水清又清”；这只歌出自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林娜把这个动作跳出来的时候，我真觉得她的想象太与众不同了。她怎么想得出来呢？

那时又兴跳“草原英雄小姐妹”，歌颂龙梅和玉荣两个蒙古族小姑娘在风暴中追公社的羊，腿都冻坏了。里面有一句“小牧民在你的阳光下成长”，林娜让两个演员一高一矮，一个作拍手状，一个指着远方的草丛、羊群。这个造型设计我认为也是林娜的独创，一般都只会指阳光作齐步走状喻成长，林娜设想了草原生活的情状。现在想来，这或许叫隐喻？

林娜的爸爸被打倒了，林娜在她家那间小黑屋子里编了一个又一个舞，动作柔和优雅，调动了她从前看过的芭蕾舞、自由体操表演的全部记忆。林娜跳舞的时候，目光晶莹，她微笑，她看到远方那些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蓝天、青草、牧场、河流、白色的羊群……。林娜舒展双臂，指如玉兰。她是草原上的红卫兵、是龙梅玉荣、是吴清华……。林娜体态轻盈，身姿手势舞出圆调的弧线，后来班上成立了宣传队，请她给一大排男女生排练时，无论如何大家跳不出她设想的水平。

林娜舞起来的时候，像一只小鸟。平时走在路上，她目不斜视，脸上毫无表情。我其实很喜欢她，可我觉得她的笑都是冷的。好像她并不想笑而不得不笑一样。她不诉说，不说她的高兴也不说她的忧伤。她跳起来的时候才笑，那是草原上的红卫兵的笑、龙梅玉荣的笑、吴清华的笑，笑得真切。她不跳舞，那笑容也隐去了。

林娜现在是眼科医生。她终于赶上了父亲平反，在她父亲曾挨批、挨斗、游街示众的学院毕业。她姐姐等不及父亲平反，与一个有海外关系的华侨子弟相爱，远走香港了。

我想林娜会是一个好的眼科大夫，她那双睫毛密密的眼睛，曾经把忧伤隐藏得那么深、那么深，她会懂得观察眼里的隐情的。

我和小行走在去省委的路上。

省委大楼那片是革命的中心，我们从学校走 10 来分钟就到。我去北京串连以前也曾在这一带流连。这里的街道有几条两边全是大字报栏，省长、省委书记、张体学、王任重，还

有省委里各个部门、各个处室大大小小的当权派的名字此起彼伏地出现在大字报上。黑试验、翻案风、刘少奇在湖北地区的代理人、爪牙、黑窝……他们的罪行比比皆是。不搞“文革”怎么得了啊！红色江山就完了！全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啊！

我们一边走，一边看大字报，但我们看的重点不是白纸，而是红纸。白纸都是大批判和揭发，只有特别具有故事性的才吸引我们如××血案始末！厕所里放水果说明了什么？质问张体学的臭老婆 10 个问题！所有的走资派、被揭发的名字上都打着红笔叉叉，或者名字是反着写的，如打倒王任重！一目了然，立即知道锋芒所向。

我们看红纸，红纸都是各种革命组织的成立宣言，如“云水怒”、“风雷激”、“长征”、“红旗”、“卫东”、“井冈山”、“延安”、“八·一”……战斗队、战斗兵团、造反司令部。所有组织的名字基本出自毛主席诗词、革命圣地、我党我军的光荣历史；组织的大小和规模都按军队编制或按巴黎公社的公社编制。以后逐步形成惯例：班一级为队，校一级为兵团，市一级称司令部。有的组织的成立宣言上还标出了本组织领导成员或核心力量的名字。他们不称领导人而称“勤务员”，核心组称“勤务组”。从学校到机关，不知怎么的，很快都这么着了。说勤务员开会了！那就等于说：班干部开会，或各科室主任、处长开会。“勤务员”一说大约与“老三篇”中《为人民服务》有关系，这篇文章悼念张思德，他是中央警卫团的战士，警卫员，差不多也就是勤务员吧。原来的干部都是走资派了，现在再选干部当然不能再叫原来的称呼。一律叫勤务员，一来让他们记住他们不是老爷，是为人民服务的；

二来，要贴干部的大字报也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我和小行也不看红纸上的勤务员名单，我们只看：欢迎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弟报名参加我们组织。

我们只看哪个组织要出身于我们这两个家庭的人。

我们想的是电影里看来的，13、14岁的苦孩子，长途跋涉，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红军、八路军或解放军，他们拉着首长的手说：终于找到你们了！我们要参军！打白匪或打鬼子或打万恶的蒋匪！

我和小行就是想找一支要我们的队伍。

我和小行事先已练好了我们参加面试的舞，《鬼见愁》和《抬头望见北斗星》。我们两人抬着一捆柴禾。

爸要我放了学把计划中的柴禾买回来，每家的煤本上每月供应3毛钱柴禾，就是30斤1尺来长拳头粗的劈柴，没有柴禾就不能生炉子。我总是惦着找队伍，忘了买劈柴。挨了几回骂，这次我先去买了劈柴，两人抬着。我们想一人进组织所在地面试，另一人就在外面看柴禾，轮流。

省委大字报栏看了好几遍，只有少数组织要出身于职员的，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要黑五类。我说，小行，你找一个组织参加吧，我就在外面等你。

小行说：要参加一起参加，你要参加不成，我也不去了。

小行就是这样重友情，我又感激又有些内疚。

小行要参加组织容易。不容易的是我。我一个人去找。

我看见轮船拉响汽笛，缓缓摆过船头，驶向江对岸。对

岸楼房林立，江汉关码头钟楼高耸，隔一刻钟就响一遍“东方红”的旋律。

那个小姑娘，那个刚过了 13 岁生日的小姑娘。我看见她夹杂在上岸的人群中，她的渴望像江水一样强烈地翻滚。她穿一条裤管肥肥的屎黄色仿军裤，还是穿着那件已经变短了的棉袄罩衣，只不过开春了，小棉袄就脱了，罩衣略显宽裕，对举手的动作仍为不利。

她背一个黄色的仿军用书包，书包里有小红书，有她在路上抢的、捡的红红白白的传单、小报。这些小报、传单，她会带给爸爸，让爸爸看外面的形势，爸爸显然有兴趣。

她没吃中饭。她经常把爸给的吃热干面的两毛钱用作了车钱。可车钱是不够的。爸给了买月票的钱，这留作零花，偶尔买一个 1 毛钱的圆面包。月票呢？月票是画的。月票上的图案就是天安门，每月一张花纸，不过月份变化一下。自己画好了，小心地涂上色，贴在原来的月票板上。下车时晃一下，乘务员瞥一眼也不会细看。许多人坐车根本不买票，一哄而上，一哄而下，乘务员只抓打得赢的人扭住不放。打不赢的，还有一大群斜着眼竖着眉毛就等人找茬儿开打的，乘务员只当眼不见。

爸给的两毛钱留作过江买轮渡的票，轮渡票是金属的，无法制作，非买不可。来回 1 毛 2 分钱，还余 8 分钱。8 分钱可以买糖，可以买一包糖豌豆，塞在荷包里，一颗一颗，走一路吃一路。

上了江汉码头，拐过一条卖热干面、热馄饨的小窄巷，就到了笔直插向江汉路的大道。前面的大字报、大标语越来越多，针锋相对：“二·八声明就是好”、“二·八声明大毒草！”



标语大字报连成片的地方就是“红旗大楼”，武汉的《长江日报》社。巨大的条幅从大楼窗子里垂下；香花派、毒草派，各有各的高音喇叭，声震长空。如说是战场，那缺的只是硝烟的气味。

后来硝烟也不缺了。

1992年夏，我和当年“二·八声明”的起草者M老师，我们穿过民族学院去北图。

M老师去查写明清诗歌史的资料，说起“文革”旧事，笑他夫人当年为没当上“五好战士”生气。

M老师后来很长时间受审查，查5·16不能回家。他夫人T老师一人在家侍奉母亲，又拉扯两个孩子，同时争当“五好战士。”

他们夫妇都是我的大学老师，他们是知名学者，研究苏东坡、比较文学、罗门蓉子，写了厚厚的书。T老师刚从台湾讲学回来，M老师准备启程去新加坡开一个中国文学的会。

那时候，苏东坡在哪里？比较文学在哪里？罗门蓉子在哪里？明清诗歌在哪里？

小姑娘臂上没有红袖章，她有一条依年龄还可以戴的红领巾，可是满大街哪还有戴红领巾的呢？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张没写欢迎出身……这句话的红纸，报名地点是新一中。

问了半天进了校园，找到了那个招考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的教室。里面的考官是高年级同学，有一个女孩正在跳“抬头望见”，她被录取了。填表。家庭出身。没戏。悄然退

出。

自己是一个战斗队又如何？

放学路过无线电厂，厂里的大礼堂在开批斗会。进去看看。批一个走资派，是女的。弯腰弓背，阴阳头。

大家递条子，不老实，某个问题还要继续交代，某某战斗队。

也递它一个，你必须老实认罪！再不老实，革命群众决不会放过你！落款呢？想起一部儿童剧：《小红松》，小红松战斗队。

条子念了，小红松战斗队，听起来怪怪的，不像是战斗，仍像演儿童剧。

杀回小学去！要平反。什么反动标语！非平反不可。爸现也平反了，不是反革命。

某一天，一个高年级同学来，在我的战斗队的门牌上写了一行字：来东湖联络站找……

我终于找到了队伍。

报出身，几个头头看看我，大家笑笑。

我们学校只有初中部 头头是初三的 他们属于新派——新华工的中学总部。

我被讨论过了，后来又有了红袖章、红卫兵证，最后进了勤务组；最后的最后，当了校红代会常委。

我回东中，戴着袖章去食堂买饭，和爸一起劳改的 C 老师看见我，就说：小将。他是年轻老师，教数学，大字报上说他是右派。右派端一个碗，我端一个锅子。右派先招呼说：小将。我笑笑说：C 老师。他每回都似笑非笑地说：小将，又像是夸奖又像是讽刺。也许我又骄傲又自卑，红卫兵——黑五类，我又红又黑，根黑苗红，我自己对红与黑的矛盾也比较回避，所以我到现在也搞不清他说小将到底有几分夸奖几分嘲讽？

他也没说错，我也没在意。

小将，你当年都干嘛来着？

小将，过去有岳家小将、杨家小将；名将之后，年轻有为，英勇善战，那就叫小将。你们是哪家的小将？

什么岳飞，什么杨家将，封资修的臭垃圾！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红卫兵就是红小将。中央首长接见红卫兵，任谁一开口，便道：小将们！……“们”字要拖音，音长而偏高。下面就开锅了，千万颗红心呀，千万张笑脸呀！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

打起来了！

打的时候，我刚从红旗大楼走出来，到江汉路再向西边民众乐园的方向走。现在据说民众乐园被一位诗人的前妻承包了，承包者是女中豪杰，90年代的飒爽英姿。那时民众乐团是革命大本营，每一面向街的窗口都伸出一面战旗，战旗经风吹雨打日晒，显出久经风雨的本色。战旗翻卷，上面是各种组织的名称：“钢二司”、“新东中”、“新华农”、“新湖

大”“新一中”“钢工总”“钢九·一三”……应有尽有，数不胜数。旗上的字迹风格遒劲，笔走龙蛇，全是从毛主席诗词手迹上搬下来的。

我仰望民众乐园，那儿在我心目中是革命的堡垒、是烈火厮杀的战场，我向往到那里去献我 14 岁的青春热血，到那里去摇旗呐喊，经受暴风雨的考验、战火的洗礼。我不怕死，我 14 岁那年最不怕的就是死，我怕毛毛虫，怕小弟躲在门后突然一声恶叫；可我不怕死，只要死得其所。

我在街边仰望，听上面无数高音喇叭喊口号、发表宣言声明，广播决心书、致敬电、声援，又是声讨、控诉、某时某地的血案，然后是诗朗诵：放开我，妈妈！

这首诗盛传是一著名的军队诗人写的，在 7·20 武汉事件前夜，我在华工的电影场上也看到宣传队的表演。一名身穿黄军装的女孩，胸前交叉斜挎着军用书包和水壶，面对全场朗诵，表现她妈妈拉她后腿不准她去武斗的情境：

放开我，妈妈！  
别为孩子担惊受怕。  
到处都是我们的战友，  
暴徒的长矛算得了啥！  
我绝不做绕梁呢喃的乳燕，  
终日徘徊在屋檐下；  
要作搏击长空的雄鹰，  
去迎接疾风暴雨的冲刷！

诗中说到。她爸 20 年前就革命革牺牲了，他哥又造反造

倒下了，她劝她妈好好想想，活着的人该干嘛？她自问自答说：最高统帅毛主席命令我立即出发，

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儿誓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最后一句原是《红岩》里革命志士春节对联里的一句，是贴出来治国民党的，用在这里真是恰到好处啊！立即想起江姐、渣滓洞、烈火中永生，真是但求一死了！

我妈要知道我在仰望民众乐园心里打的主意决不会放我出门，而那会儿也没有哪个妈妈拦得住儿女。与我同住在华工宿舍的一个中学生死也不回家，因为她爸和她妈一人一派，“百万雄师”就住她们家，她恨死她爸那个百万雄师了。我妈只知我住华工参加横渡长江的游泳训练，我妈知道我也在大学府里住着，她就不操我这头心了。

“千秋雄鬼”的声音还在头顶回荡，人们“哗”地潮水般退却，纷纷躲进身后的商店里，来了！来了！百万雄师的！

一车人，手持黑色长矛，头戴钢盔，卡车开过，口号声不绝于耳：坚决保卫武汉军区！揪出“钢工总”背后的黑手！

卡车过后，行人纷纷钻出商店。“哗”，来了！来了！又一次退进商店，前面的人又喊：“九·一三”的来了！

一车人，手持黑色长矛，头戴柳条帽，属于钢派的另一部分主力，来自武钢的工人。卡车两旁挂着大标语：打倒陈再道！揪出武老谭！

什么是“钢派”？什么是“武老谭”？什么是“九·一三”？百万雄师”是什么 陈再道又是谁……书店里工具书

那么多，怎么没一本“文革”百科、“文革”辞海？分地区编、按年代编、依文类编——文件卷、诗歌卷、民间传说及笑话卷、人物传记卷；人物传记卷又可分中央文革成员分册、省市革委会人物分册、群众组织人物分册、重大冤假错案当事人分册——专案负责人、案犯……

我没有看见打的现场，只是在街头常常看见“文攻武卫”旗帜下出征的敢死队，看见报导血案的大字报，看见伤亡者的黑白照片。

敢死队都穿一色的黄军装，那年月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多黄军装，只除了没有帽徽领章。男女学生腰里扎一根武装带。女孩背挎包都是斜着背，书包不分男女、全是一式，仿军用书包。再后来，书包上的盖檐又兴扎五个红字：为人民服务。

敢死队的卡车开过时，众人高唱出征歌曲：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想没想到，这是自己给自己抢着唱悼词？悼张思德同志的词。

紧接着唱更绝的——林副统帅的语录：

当需要牺牲的时候，  
要敢于牺牲，  
包括牺牲自己在内。  
完蛋就完蛋，  
完蛋就完蛋！  
上战场，

枪一响，  
老子就下定决心：  
今天就死在战场了！

枪一响……枪一响……枪一响……各校都组织了校卫队，挂出了文攻武卫的旗帜。东中的教学大楼楼梯口垒起了工事，战斗组织的要害部门堆起了障碍物，医用的酒精一瓶一瓶准备作燃烧瓶，楼道拐角用报纸糊起来，只留下瞭望的小孔。

汽车开进学校，枪支、弹药、连机枪也架起来了。钢二司新东中东方红兵团、新东中教工大队，一杆杆旗帜仍在招展抖动，象征不屈的斗志。学生、教工轮班守夜，与邻近高炮连驻军以暗号联系，必要时请军队出面阻止敢于围攻学校的外来进犯者。

东湖中学是 1965 年在著名风景区东湖的一片山地上建立的新学校，“文革”初只有高中部 3 个年级。东中校舍一片银白，设计新颖独特，环境优雅宜人。据说是开放学校，可以接待来东湖参观的外宾。校园周围林带环绕，面对东湖管理处的苗圃果园，背后是郊区农村的田野阡陌，林荫小路尽头开始有工厂在修建。

远离市中心、何致于森严壁垒，如临大敌？

1967 年入夏，武汉血案频仍，据不精确统计，仅 6 月 4 日至 30 日，死 108 人，伤 2774 人。一家都分成了两派，各单位还用说吗？派与派互通声息，围城攻城，哪儿哪儿都有卡车、长矛、敢死队。不劳远驾，东中附近的对立派就可能来犯。有备无患，“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

炮声隆”……歌声应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言为心声。

哪儿像现在的人这么贪生怕死！报载，演林妹妹的明星陈晓旭好不容易分到了房，房号偏是 414，广东话说“死一死”、“死要死”；为避凶求吉 晓旭正月十五在雍和宫进香，闭目合掌，情真意切敬遍了宫里每一间庙宇，这才踏实地搬进了 414。

哪儿像现在的人这么养生惜命！煮鸡蛋还要放枸杞子，过个马路都要买“中小学生平安保险”！海德格尔呀，生存论的死亡分析与对这一现象的其它种种可能阐释的界划呀！……

完蛋就完蛋！

完蛋就完蛋！

……

今天就死……

今天就死……

全国都在唱，唱得最激昂、站在最前列的是最年轻的、最英俊的、最纯真的……中学生，朝阳的脸。在他们后面是高中生、大学生、工人、贫下中农……顶天立地，泰山压顶不低头。

谁是疯子？谁敢说唱的人、去拼杀的人是疯子？谁敢说谁站出来示众！逆潮流而动、与人民为敌、螳臂挡车、蚍蜉撼树；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几声凄厉、几声抽泣；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谁敢说怕死。



你说你躲在家里悄悄地说，你跑到马路上来说你立即就是现行！揪、押上历史的审判台，钉上耻辱的十字架，关你秦城算轻的！

上战场，  
枪一响  
老子就下定决心……

我也在唱，我终于站在了这面红旗下。我仰望旗帜，旗帜扑打我的脸，旗帜在风中一条条皱折游走轮回，深红浅红。这就是所谓“红旗猎猎”吧？猎猎，想起古战场、狩猎、征伐、号角联营……。今天是 7·16，我在“万里长江横渡”的行列里，今天有没有“百万雄师”来？“百万雄师”和“三钢”、“三新”在江边拦截还是江里围堵？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扑拉扑拉”下水了，没见“百万雄师”，江里全是自己人。

大江东去，数风流人物，一片人头在江面浮动。江水浮力比湖水大，顺势向前，游埋头、点头……。跌入波谷，攀上波峰；呼，呛水吐水，有点吓人；人头呢？前面一大片人头呢？又跌下去了，爬啊！白浪滔天，一片汪洋，知向谁边；爬啊！踩水看看，要抢水了吧？是不是汉江出口？汉江出口汇入长江，必须加速，否则冲到阳罗做水鬼！我不要死，不要淹死，淹死是白死，没见敌人，平白无故不能叫烈士只能叫死鬼！

“小鬼！”

小鬼，现在我回南方再没听见这么称呼小孩的，谁也不会把自己的唯一的独生女儿、独生儿子叫小鬼，现在昵称都是双名叠音：牛牛、溪溪、真真、梦梦……。我小时候，左邻右舍都叫小孩：小鬼。喜欢就称：小鬼；恶骂就是：死鬼！有一幅画，就是苦孩子千辛万苦找着自己的队伍，毛主席微笑着抚摸他们的头，这幅画就叫：毛主席和红小鬼。毛主席是湖南人，我妈也是湖南人，我妈喊我也是：吃饭了，小鬼。

这一声小鬼喊回了我的魂，是一颗人头，一颗水淋淋的人头说：小鬼，给你救生圈。人头是个大学生，他说：靠近我，我带你冲过去，跟着我抢水。

我说：我不要！不要救生圈！我一定要自己游过去，要了救生圈我怎好意思说我横渡了长江。我不要，不过有大学生我就不怕了。原来大学生也给冲得远远的靠不了岸，那我给冲离了队伍也不算太窝囊废。

现在是英雄凯旋，凯旋的样子是真正的敢死队。上了岸千千万万人大游街，街上无数双扔过来的鞋。赤脚上岸又穿了一双声援的鞋，游完街我上了回去的卡车，不是卡车箱，是司机台外面的踏板上，手搂着没了玻璃的窗框子。

我回不了家，东湖早已不通车，谁还去东湖公园看湖看山看水色，神经病。19路离家近点，19路我上不去，公共汽车半天来一辆，所有的车窗都是门，门不是门了，车开了几步，有人飞身扒门，前后门都吊着人，吊着的人一边吹口哨

一边看风景。

7·20。全市停车、全市罢工、全市告急，山雨欲来，黑云压城；毛主席受了蒙蔽”！王力、谢富治从武汉滚出去”！百万雄师大游行……

我又看见了群星。

群星在头顶，像假的。

华工师生、家属，浩浩荡荡撤退到山上露宿。

虫鸣，青草，山路……中央红军离开了苏区？

我又看见了群星。

几千人离了列车，列车在铁轨上瘫着。湘潭告急，无法前行。

星光微明，宛如我在老外婆的后园里看见的，像假的。

看见了死人。

大学生说：小鬼，我们去广州办联络站，去不去呀？

我说：去呀去呀！好比听到老外婆问我：菜够不够，吃不吃那个啊！

去呀去呀！

列车时开时停。

死人躺在马路中间，汽车电车很少，过往行人，没有人留意。广州原来也有北京路。

死人原来是这样的，面目模糊，衣衫也胡乱卷起，肚皮鼓胀，鼓胀着泡沫。死人旁有些小石子，那泡沫是石子砸上

去泛起来的。像石子扔进石灰浆池，泡沫是白色的。

死人四肢随意着地，身体平坦，好像由人扔石子的石灰长方体。

刚上中学时，听说附近的医学院有太平间，有泡尸的福尔马林的怪味，有装着人体器官的大瓶子……听得怕人。

一个男生说，我跑去看了的，有拳头大的小孩泡在瓶子里。他比我高两级，在一个战斗队。他很严肃地说，想说又不想说：我就是没有看见，生殖器。什么都有，他的声音又大起来：心、肺、胳膊、手。

什么都有，还有那个东西。

吊在树上，粗壮的榕树，南方的树，一片浓郁，一个人垂下来，赤裸的脚、腿、那个，垂荡如空壳。

没有人在意。没有怕的。我想我怕，我又不想怕。怎么能怕呢？街上那么多人，一串串绿色的香蕉高挂，一个个大玻璃瓶里泡着绿色的大刀豆，切成块的菠萝，乳白的椰子肉。冰激凌！双色雪糕！龙须面，吃面先吃后付钱；学广东话：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冲军区。

大学生说：快！我们去声援，在军区门口静坐。

下楼，飞车。飞快地骑。

车是搞来的。什么叫搞？搞字也要查“文革”词典。搞

就是在马路边看好一辆车，扛到边上，拆了锁，骑走。最好是红车牌。红字车牌就是公家的车，只管骑走。车牌？扔了呀！没红牌就下黑牌。车主？不管他，他要骑车他自己搞去。谁知道这车是不是他从哪儿搞来的？

搞就是偷啊！放屁！搞就是搞革命的搞，搞车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革命，又不是自己有什么用。我们命都肯献，搞辆车算什么。什么不是搞来的？纸、油印机、三轮车、浆糊桶、刷浆糊的扫帚……汽车、机枪、飞机大炮，不搞，到哪里领去？

静坐？没人静坐啊。哦，已经开始冲了，原来不是冲，是爬，爬铁栏门。爬门是我拿手好戏，我从小下楼不走楼梯爱从扶手上滑下来，大铁门开着我也愿意攀爬一遍。首长不接见，小将们都进去了，铁门紧闭，一个接一个翻铁门。到小楼前集合。

军区原来并不是打仗的地方，是一片花园，一栋栋小楼。首长还是不来，让大家在这里，给大家搞饭去了。饭没有搞来，搞来了两箱压缩饼干。是军用物资，不能多吃，每人两块抵一碗饭呢。

什么味也没有，有点稀奇，并不好吃。

什么时候接见？不知道。哦，谈判已经开始了，头儿在里面，大家先不要撤，等首长表态。

你从那儿来？

我从武汉。你呢？

我是北京地院的。

哦，我姐姐也是地院毕业的，你们住哪儿？

我们住中大，昨天晚上我们在中大后面下水渡江，结果

遇涨潮，差点在江里淹死。中大的巡逻船把我们救上来，要不然今天就不是声援他们而是要他们追悼我们——南下的革命烈士。哦，你们住哪儿？

我们住广交会，就是海珠广场旁边的交易会大楼。住7楼拐角的小房间，用丝绒窗帘当被子，晚上可以看全城风景。大楼有好多层展厅，展的都是空盒子，罐头、点心、糖，全都是空的包装起来的。

抢枪。

快！快出去看！一车车的人把枪扛出来了！

联络站现在新湖大，湖北大学后面是炮校。一车车人从炮校开出来，人人有枪，森严威武。快去！再不去就抢完了！冲进炮校，往人多的地方冲。

在一栋仓库门前，一群人，密密麻麻一大群人，高呼：向解放军同志学习！向解放军同志致敬！一边喊一边像我们小时候为了取暖一样往里：一、二、三，挤！一、二、三，挤！

解放军，门前排成排的解放军，赤手空拳，高呼：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解放军手挽着手，拦在门前。大门紧闭，像阿里巴巴的山洞。

冲啊！口号更有节奏，动作更加齐整：

向解放军 / 向革命小将  
学习 / 学习 / 学习  
致敬 / 致敬 / 致敬

军人散了，门开了，黑洞洞的门，黑洞洞的枪口，一抢

而空。

人散了。

枪呢？

你们好好回忆回忆，各个组织都要把抢来的军用物资上缴，学校里不许留藏枪支弹药。军宣队进校，军代表天天下午找红代会成员开会。

枪第二天都送回去了，枪上都没有枪栓，我们一看没用，第二天解放军军车开进湖大呼喊归还枪支，就都送回去了。

手榴弹呢？有人看见你们有手榴弹。

手榴弹是假的，都是教练弹，木头的，也没有药。我们放在桌上吓唬人的。

枪响是怎么回事？住校的教师揭发说你们在操场上玩枪？

不是玩枪，是玩雷管。雷管有几个我们没交，放在乒乓球台上炸，水泥台子上有炸出的小坑，不信可以去看。

当你真是小孩呢！也没你不敢干的。 P 说。

我 15 岁时的理想羞死现在的我：黄英姑、双枪老太婆。黄英姑知不知道？一个电影里的女匪首，被我军收编了，跟《杜鹃山》差不多。你回忆回忆，“文革”中我们有没有干过好事？怎么会没干过好事呢？不算下乡，下乡的另说。

“文革”像做过的一个梦，像假的。好事？……把我妈的毛毯送给一个初中小孩了。他在工厂的联络站，被围攻，腿上挨了长矛；感染了，截肢。

你妈的毛毯，还是你爸的遗物呢。你就送人了；你妈也就留了一条毛毯。那个小孩是不是特骄傲，为保卫毛主席革

命路线光荣负伤？

他哭！哭得厉害！就是他哭我们才去看他，本来我们是去看我们自己兵团跳楼的同学的。初二的小孩，腿没有了。

我曾以为，死是美丽的。

那一瞬间，我战栗了，我以为，那是美。

校园里空旷无人，教学大楼严阵以待。学生宿舍门开着，我和小行去找那个教我们跳《鬼见愁》的大女孩。

宿舍无人，木板床上铺盖是乱的，在床头的墙上用红笔斜斜地写着：

也许吧

我的歌声

明天不幸停止

我的生命

被敌人撕碎

然而我的血肉啊

它将化作芬芳的花朵

开在你的路上

那花儿呀——

红的是忠贞

黄的是纯洁

白的是爱情

绿的是幸福

紫的是顽强



字迹大小不一，仿佛匆匆写下，仿佛火线留言、烈士绝笔。我战栗了。我看见了摇曳的的花朵，花朵像红月季、腊梅，像白玉兰、墨菊，像荷，像一片彩色的杯盏，叮叮咚咚诉说些什么。是她写的？还是他？他们现在又在哪里？

我以为暴尸街头、垂挂于树的死是丑陋的、不值一顾的，坏人的死，死去的坏人。

好人的死有鲜花、有英灵，千古留名。

当你的死讯传来，我竟没有留意、没有询问你究竟是怎么死的。

我只是听说你妈妈在宣传车上控诉，举着你的血衣；开了追悼会，向遗体告别；贴出了大标语：沉痛悼念被暴徒夺去生命的张希平烈士。

我只是说：哦，我见过的，我们还说过话。我见过的许多张年轻的脸中的一个面孔。匆匆见过的人每天都有许多，美丽地死去的人可以是你，也可以是我，有什么特别呢？如果有的话，那仅仅在于——你是一个盲人。

我们同属于“新派”，新华工的中学总部，我们都听一个叫“红小兵”的女大学生的指派。她让我去一个大办公室发宣传材料，我就在那里认识了你，你住在那间办公室。

我们就混熟了，谈天说地。你看不见我，我看得见你，瘦高的个子，穿一件白衬衣。你面色白晰，你笑得特别恳切，你好像生怕我不肯跟你说话一样久久地挂着笑容。

你说你也看了很多书，《红岩》、《林海雪原》你全都看过。

哦！那都有盲文吗？你全部用手看的吗？

你说：不，不用手，用耳朵。用耳朵听来的，听弟弟念

的。

你说你的眼睛看过许多医生，你妈妈带你到处看。你说你有一次想骗她们说你眼睛看得见了，你乘她们上班时把家里的东西摸了个遍，你等她们回来了就说我看见了，这是什么什么，那是什么什么。你说她们乐坏了，她们全都相信，你把她们全蒙了！你大笑起来笑得十分得意。

你的笑不像比我年长的男生，你笑得像个小孩。

你的眼睛蒙着厚厚的白膜，像东湖湖滨的鹿。你只有模糊的眼白，没有黑色的瞳孔。

你是新盲校的红卫兵勤务员，你们是少数派，你说等武斗稍缓和你们就返校，就不在华工避难了。

你返校不久，传来的竟是你的死讯！那会儿我听来无动于衷，今天我写来面无人色，不像是人在写像是鬼在写。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长矛，刺向一个盲人，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一个看不见致命凶器的人！

怎么可能去围攻盲校，黑眼睛的人们怎么能去打盲校的学生！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子弹，子弹你怎么不长眼睛？你没有看见前面是一个瞎子吗？

张希平，你如果没有死，这一章本该由你来写的，由你亲身述说一个双目失明的红卫兵，一个 17 岁的盲校学生，为什么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

你，你去告诉世界，你生生死死都不瞑目，你没有瞳孔的眼睛告诉世人：我没有参加武斗，我手无寸铁、束手待毙。你没有自卫能力的人死于暴力，你的死实在是没有天理，叫

我怎么写你的死！

你看不见就算了，你就什么也别看，你留在你那一片黑暗之中，你承受黑暗吧。承受黑暗的痛苦是有限的，明眼人不畏死，你承受得了一生一世的黑暗，你当有畏死的勇气。

你也听《林海雪原》，你也听《红岩》，听了就听了，怎么就变成了你对生命的渴望？你没有错，可生活出错了，错得一塌糊涂，你温顺的眼白，怎么可以觉察分辨？

只要 10 年的时间 只要等上 10 年，那时你还是年轻的；那时你再打开心扉，再用耳朵去听去看，你再用手去触摸，可感可触的东西有多少，决不是长矛和子弹。

你弟弟该已成人，你母亲可以欣慰地看到，有个善良的姑娘来代替他们的位置。她用更柔和的声音给你念书，你那样诚挚恳切的人，绝对会遇到某个姑娘，像你一样恳切诚挚。也许，你还会用盲文写作。假如，我们有一天又相遇了，你会说 我新看了许多书，《少女安妮的日记》、《广岛之恋》、昆德拉、巴金、老舍、莫言、王朔……

世界如斯广大，你又是多么渴望投入进去啊！

你问我一个问题，我那时不知如何回答。你问：月亮是什么样子？我说：月亮，是圆的，有光，有时又是弯的；有时很白，有时带金黄色。

你说什么是圆的、弯的、白的、黄的？你说你们老师给你们讲颜色就在风琴上弹出来，有一种声音是红，有一种声音是白，你还是觉得不很明白。

你问我：月亮是不是像发糕？你说的是我们做早点的那种柔软的、蓬松的、香甜的、热呼的米糕……。我怎么说呢？我又没有尝过月亮的滋味。

假如你还活着该多么好，世界上有一个人会告诉你月亮的样子。你去听贝多芬吧，听他的作品 27 之二——《<sup>#</sup>c 小调钢琴奏鸣曲》，它是专门为你写的。

在某个城市的一角，曾经有个墓地。

城市中心广场上竖立着高大的纪念碑，“二·七”烈士纪念碑；那间大学的校园，一片松林边有小小的墓碑，也是纪念“二·七”烈士。大的纪念碑属于“二·七”大罢工的死者，小的墓碑属于“二·七公社”的死者；“二·七公社”属于“文革”。

这一类的墓地很多城市都曾经有过，曾经而已。

死者被称作红卫兵、红小将、红色战士、革命烈士……，尔后，不知道如何称呼。

他们不叫炮灰，他们不是为国民党卖命而死；

他们不叫烈士，他们的革命要打引号；

他们不叫殉葬品，他们不是兵马俑，不是陶土制的；

他们不叫错误，错误可以是思想、可以是路线，怎么可以等同于人；

他们不叫美，美是可歌可泣的，他们可歌可泣过，渐渐地只有可悲可叹。

牺牲无名。

后来就有人写了《枫》，写了《龙血树》。

那他们就叫枫，就叫龙血树吧。

星形的枫是他们向往的标志，他们的军装上唯独缺少的标志；他们曾属虎属龙，曾经如龙如虎，后来龙血也流尽了，虎血也流尽了，他们就变成了树。

## 十一 回首

1968年冬我们一帮“三新”中学总部武昌联络站的朋友（那时叫战友），一路贩卖“新华农”编印的《战地新歌》（即语录歌和当时流行的各种“文革”歌曲。那卖歌本也不可叫“下海”与现今练摊儿卖处理磁带全不是一码儿事）卖的钱由我们头儿——喻头儿统一上缴，有些微余额我们用来补票（加混票）到了江西九江。我们的目的地是庐山。

“文革”中吸引红卫兵南下北上、东奔西走的去处主要是革命圣地，跟革命历史、毛主席诗词有关系的地方。上庐山，我想的就是“一山飞峙大江边”和“暮色苍茫看劲松”。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和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都没想过去印证一下，前者是没当回事，后者是十几年后才一读再读。这种情形正好比我今天重翻《毛主席语录》，我不能想象，这么小的一本书，这么三五句话一段的语录竟是我们10年间“天天读”的内容。整整10年，全国哪个人（包括普通的犯人）不是书不离手，词不离口！10年苦读至今不失效的结果是，英文又读了十几年仍是半吊子开不了口，什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全都倒背如流，出口成章。

话说我和我的战友们远远望见了庐山，我非常奇怪，庐

山是一片苍绿，起伏连绵，一大片如黛的青山。在我的想象中，庐山是雪白的、明镜般的，冰峰如剑。什么叫“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什么叫“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那正是晶莹如雪、雪山飞瀑的境界啊。可是庐山虽飘雪，景色却不是银白。那遍山遍野的绿竹、绿松，那种绿，初冬的、呈现在落地即融的微雪中的深绿，不老的绿，正是我没有想到的。庐山的是青山不是冰山。我在微雪中冻得直发抖，还是一股劲地跟着头儿们往山上爬，我一边硬挺着爬一边又奇怪，我在庐山的怀抱中才知它是青的，怎么又有这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呢？

喻头儿，你还记不记得，你说过：笔杆子，将来你会写一本书吧，写我们？

我想，是的，我会写的。可是我后来写的书，包括现在写的这本与当时想的全然不同，就像冰山与青山的不同。

我们那时的联络站，什么叫联络站？真是要命！联络站说白了就是接头的地方，就是信息中心吧。看没看过《党费》、《粮食的故事》、《三月雪》等等等等 组织上下级沟通，就按战争年代的搞法设联络站。那么多大、中学生，学校又不上课，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到哪里去参加革命？组织上如何领导？大字报大标语如何贴遍了大街小巷？“揪叛徒”、“首长接见”、“各地动态”、“最新消息”如何宣传扩散 就得要联络站。

联络站设在武昌区委。联络站也是区级单位，当然设在区委。区委当然被打倒了。他们自己单位该揪谁揪谁，该谁

揪谁揪，拨一间屋子给另一革命组织是责无旁贷，与现在公司借房有天壤之别。

现在每天跟爸妈说走了，不说上学或上华工，而是上联络站。搞么事？搞革命啦。刷标语、贴大字报专栏、刻钢板、印传单……还有，“钢派”骂“新派”是“康老三”，再想出词儿来骂回去。骂的词用 1 尺来宽的大排笔跟墙上写、马路上写。什么叫“康老三”就是康有为、改良派、妥协退让不革命，将来查“文革”辞典去吧，这么解释起来没个完。

小将，这些都不必说了。这都算不上是好事也不算特别坏，死了好比白死那也就坏到家了，余下的不说也罢。

不说也罢，我自己也不愿说。还有些事，事情虽小不流血不死人不惊心动魄骇人听闻就是说出来尴尬、恶心；说出来见不得人与我的身份、面目水火不相容。

那还是接着说吧，你不必尴尬、恶心，上大街没人认识你。你别怕把你自己写成了一个见不得人的坏孩子、玷污了你的少女时代，你爱你自己恨你自己全不是最重要的。你为读者写这本书，为中国的读者也为世界的读者，为好好想那个香港的社会学教授提的问题：中国那么大，怎么就搞乱了呢？

听朋友说四川厨师考级不考大菜不考国宴上的菜谱，考的就是宫爆肉丁家常小菜，家常菜是什么水平那就可以想象国宴上大菜的水平。

上车不买票给售票员逮住。

不买票当然是为省钱，本来也没多少零花钱，这里那里

到处串，能不买票就不买票。关键是掏出夹子做了个有月票的样子，售票员当场识破指着我的《红卫兵证》：你们还革命？连票都混，怕不怕丑啊？

硬着头皮红着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车开了，人散了，没人认识我，赶快调整情绪，若无其事。

假如我有很多钱，我当然愿意买车票；可是上窜下跳武汉三镇，那得需要多少钱？爸给不了，组织上也不给，连纸笔墨都需要搞。搞革命需要的纸笔墨、枪支弹药，那可以搞，那会儿没想过搞钱。

搞钱是偷了。在我还没有全体糊涂的道德观里，抢枪不叫偷，撬车不叫偷，自己拿去用就叫偷了。

又不敢、不愿偷，就混票了。混票一件矛盾的事：混票的目的是去看大字报、开会干正经事，混票的原因是自己没钱又想坐车，混票的结果是抓住了丢人现眼，给售票员一语中的说穿了漏水：革命一混票一丑不丑啊？

太丑了！丑怎么就连着革命呢？我不知怎么解决这个矛盾，我找到这样的精神安慰：等我长大了，多多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来补偿我混票欠国家的。

就是说不清楚啊！售票员举着《红卫兵证》说：丑不丑啊？我只想逃出丢人现场，那句“等我长大了”，活像句求饶乞怜的话，想说也说出口。

3个人买3碗面端走了5碗面。

那还不叫偷吗？这回是吃饭不是看大字报，完完全全的一己私利，还有什么好解释！



平白无故要我偷我也不敢啊！在家偷吃饼干还挨打呢。3个人去刷标语，回去；又来了两个战友，战友们下午打算和我们一起刷，大中午的，吃饭怎么办？

我中午有1毛钱，爸给我的，可以买一碗不带菜梢子的阳春面。甲乙丙共有3毛钱，希望5个人都吃面，甲乙丙3个女孩就作出了上面那个不等式。

只好女孩、女生去买面、端面，大师傅怎么会想到规规矩矩的女学生混水摸鱼？

甲乙丙中午常常去买面，跟大师傅说：我们吃完了把碗送回来。大师傅很相信革命小将，手里的小竹簋子还在开水锅里烫热干面，一边豪爽地点头：好！好！

吃了5碗面，送回去3个碗，还有两个碗送不回去。两只大白瓷碗站在写大字报的兵乓球台上，像两只大眼睛瞪着我们。早上进联络站，又看见这两只碗，不知拿它们怎么办。

后来，好像就用来装墨了吧，装浆糊了吧。

又去吃面，想起做过的不等式，又发了一回愿：等我长大了……把欠下的面钱还上。

10年后我在开架书店买书，我假设，取两本书若无其事走掉，未必给人发现。我假设了但没有做。我已经长大了。

我想起了售票员逮住我时那一声喝：怕不怕丑啊！那一喝唤起了我的羞耻心，羞耻就是丑。从那一刻开始，我知道我怕，怕丑。

有没有搞武斗？

没搞过武斗，没打过派仗，做过一回打人的样子。

这事真的越说越恶心，这宫爆肉丁越爆越不成样子。

要好的女友说，妹妹班上的同学欺负她妹妹出身有问题，发动全班不理黑五类。她妹妹开始发痴发木，看人斜着眼，哭笑不正常。小破孩儿！教训教训她去。我们邀上三五个伙伴，一起帮她妹妹出气。

三五个 14、15 岁的初中生，个个英姿勃勃。腰上系了武装带，取下来可以挥舞打人的武装带。武装带系在衣服外面，就为取时方便。

叫出来小学 4 年级小女孩，把她吓哭了。

想没想过打她？也许想过，一叫出来就不想了，太小了。

次日去上学，“红代会”办公室坐了一屋子小学里的“红教工”；“红教工”就是“红卫兵教工大队”之类。“红教工”痛责我校红代会某人带红卫兵打他们学校的“红小兵”，破坏复课闹革命。有问题为什么不通过组织？

女友的妹妹后来还是有些痴、有些木，一看就知有毛病，那个哭过的孩子呢？知道了。

倘今天有一群中学生对我的孩子挥武装带？

还有更恶心的。

恶心就是吞又吞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干呕。

恶心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难受，说不出的难受。

恶心的事不是轰动的事，不涉及大人物，坏嘛也不是所谓狼心狗肺。

就那么一点小事，可是坏事的形状、性质、基本要素一样不缺，活活一个五内俱全的麻雀。

写了一张邻居的黑条子。

黑条子都算不上，就这么恶心得没名堂；不是写一张大字报，是写了一张纸条交给让我写的人。

收条子的是东中造反兵团的学生。我的邻居祝老师是“老保”就是保守派。学生说：杨××去找你隔壁的祝老师，你看见了要向我们报告。

杨××是学生“老保”，“老保”找“老保”，造反派十分警惕。

干我屁事！报什么告！不理算了。

可我写了条子。杨去找祝，我看见了，就写×日×点杨找祝。就交给那个学生了。

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干点什么不好！看琼瑶、看三毛、唱个《十六岁花季》、跳个健美操，干点什么不好？写邻居的黑条子打小报告，这不是当密探吗？这不是监视吗？谁还敢跟你作邻居啊！

我可以不写，杨找祝，就当没看见，学生又没有跟踪我，我为什么要向他报告？

26年后我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想了又想，一时理不出个头绪。

那会儿没觉得打小报告多么恶心。《鸡毛信》、消息树、鬼子进村了，少不得要给自己人报告。

学生算什么自己人，东中的学生？我也属造反派，和他们是一派儿；可在我潜意识里我恨他们，我钦佩他们我崇拜他们，他们那么精神、那么严肃，那么一派干大事的模样；我又恨他们，恨透了他们，他们知道我的出身，他们鄙视我。

那还写一纸条，特意去食堂找学生交条子？

是啊，我也奇怪，那会儿怎么也不嫌费事？也嫌费事来着，就只写了那么一张，否则兴许就不止一张了。

为什么要写？

祝老师和我们家做邻居，两家没发生争执。他爱人是解放军，休假时才来住，和我妈有说有笑，挺热情的人。他们的儿子才两岁，站在屋子中间摇脑袋，嘴里噤哩啦啦说他自己编的外语，笑破我肚子。

那两岁孩子叫 咣咣，大名是祝宁。为什么叫宁？是希望安宁，息事宁人吧。

有一天造反派把祝老师找去，他爱人我叫阿姨，阿姨急得坐立不安。阿姨怕祝老师挨打，看见祝老师回来才一块石头落地。她又说：吓得我要命！他呀还不在于，他跟我说：革命小将嘛。

祝老师的意思是：小将嘛，不会打人。

祝老师见我也笑一笑。他没伤过我。我对他没意见。写完条子交给学生我又见到祝老师，祝老师笑一笑，我心里想：我干了件什么事呢？他要干脆不笑还好一点，他一笑，我就不自然了。

以后再没碰到那几个学生，写条子的事也就过去了。

学生那时怎么会想到找一个小孩监视她的邻居呢？我跟 P 说。

嗨！那会儿我们正经还安插奸细打进对立派队伍呢！

你说你们也都是高中生，20 岁的人了，都想得出这么卑鄙的事！利用小孩，还利用“狗崽子”，“狗崽子”敢不听吗！

那会儿一个“三字兵”的“红外围”，就是出身职员、不

算红五类的同学来找我，我们“红十月”刚成立不久，他跟“三字兵”一些人比较熟，就主动要求，跟我们汇报他们的情况。我还跟他商定了化名，他姓江，化名就叫水工吧；我们还说以后有事直接找我，单线联系。

他都跟你汇报了什么？机密情报？

狗肚猫事！那会儿能有点什么事呢！

那是啊，刘少奇又有多大个事，闹了一国的人！

我派他那会儿心里挺自豪，《永不消逝的电波》、《战斗在敌人心脏》——

是啊是啊，江姐、地下党、《红岩》里都是化装打进敌人内部。

那会儿就是崇拜英雄，一边做事一边觉得挺新鲜、神秘，挺紧张……

你一边演一边想着英雄传奇，越演越进入角色吧？

也没有，派定他以后我觉得还是很怪，还是有点恶心。

那你是把“三字兵”还是看成同学，觉得打探同学也挺没劲儿的。你要真拿他当敌人、汉奸、鬼子兵，那派个奸细也就不呕得慌了。

是。那个同学其实后来也没再找我，可能他也觉得不太自然吧。

做了那么大一场革命游戏！回头想想，跟手淫似的，黄色录像一脑袋，又没有实质性接触。害嘛也没害多大个人，就是件恶心事。

10年后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我对这事想过许久，又把写祝老师的条子这事联想起来。10年后是1977年底，对我来

说，自那件事后，我的“文革”已告结束。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结束“文革”的时间，对有的人是在“四·五”；有的人或许更早，在60年代末，如遇罗克、张志新；对有的人来说晚10年、20年；对江青来说就是到她死为止。

对我来说是在1977年底1978年初，我最后一次违心地揭发和批判了一个人。

1977年紧接着1976年，1976发生了许多事。先是哭总理，传抄了一些悼念诗文，然后是广播里报导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事件。

那就是“四·五事件”，清明节悼总理，一个新时代的前奏。

我在广播里听到这消息，我在校园，校园在京山，京山在湖北农村，那会儿大学往农村办，叫做走“朝农”道路。“朝农”就是东北一个农学院，一边上大学一边干农活。学生从工农兵中招，学完了还回去照干工农兵不误。

我告诉同宿舍的人，告诉在去食堂路上遇到的同学：知不知道，天安门发生了反革命事件？听到的人都很震惊，没有人说好，也没有人特别义愤。

多年后一个数学系的朋友说：其实我那会儿真痛快，我就是不敢和你说。你们那几个人。

我笑了：是，我们那几个人特左吧？

我们，我、远、P的弟弟“三驾马车。”

远抄来一些悼总理的诗文，还没轮到我抄，已经开始追查，哪里传来的？远被找去谈话。

接下来的几个月好像有种莫名的紧张，终于到了9月，毛主席逝世，天塌了！

校园里哀乐回荡不已，我们开始修一条路，一条由教师家属区到教学区的路。

据说派到我们这个分院的老师大多有问题。他们派来住平房，跟农民一样，烧柴禾，门口挂个花布帘子。一撩帘子进去，屋里是泥巴地，泥巴墙，比农民家里多的就是靠墙站了一墙书。

修路时师生玩命儿地挑泥，因为这条路叫“继志路”，现在可能不叫了，一条普遍的大路。

“四人帮”打倒了，学校开始上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听外国文学像听天书，因为讲的作品图书馆都没有。老师兴许好久没讲课了，讲课老侧着身子对着窗户讲，好像他的学生不在讲台下而在窗户外面一样。

大批判仍然搞，联系实际就是每个人讲自己中的毒，跟着“四人帮”干了哪些坏事。你讲我讲他讲，但凡造过反的也越讲越不是东西。

控诉：造反派打死了我妈妈。

控诉：“文革”中被造反派追捕、毒打的经过。

终于年级里揪出了一个造反派。本来他一直隐藏着，个儿挺大笑起来很老实。现在外调的来调他，原来他参加过武斗。现在他是全校的批斗对象，全系写检举揭发，他平时说过些什么？跟哪些人接触多？揭不出来就写批判，当“四人帮”爪牙批判。

他现在到哪里去屁股后面都跟两个人，系总支派的人。监视他，买饭、上厕所，都跟着，免得他跑了，或者想不开了。后来，我们毕业了，他特别，好像遣送回原籍了。

“四人帮”揪出来了，我很烦。

我搞不清楚，怎么全都错了。明明都是好动机，怎么都错了呢？

不过我已经不怎么想“四人帮”的事。我想的是到西藏去。我希望毕业后去西藏，我希望证明自己，证明自己有非凡的革命精神。

1976 年暑假我回过一次乡——我插队的地方，我回去后发现我上学 3 年那里变化很小。学校里传说我们毕业后社来社去，就是继续回公社。回公社也可以，不过我向往更遥远、新鲜的地方。

我在报纸上看到，上海第二医学院学生谢白羚去年夏天毕业后，顶着右倾翻案风，志愿奔赴西藏干革命。她在定日县措果区卫生所当医生，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与藏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照片上的谢白羚正在牧场，一个老大娘给她扶背篓，她扭过脸来笑。她一身没有帽徽领章的军装，眉清目秀，笑得很甜，是那种单纯的满怀献身热情的人的笑，开朗，没有一丝阴影。

我给谢白羚写信，询问去西藏的情况，暑假返校，就收到了她的信：



、晓明同志：

你好！来信收到。当我得知你决心来藏参加革命和建设的时候，心里很高兴，首先表示欢迎。

明年你将要毕业了，看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学习质量是高还是低，很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是否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誓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既然决心下定了，那又怎么能被所学专业框住呢？西藏除了缺医少药外，同样也缺少文化。据我了解，我区大部分翻身农权的子女仍然处于一字不识的文盲程度。虽说你学出来是教汉文，但在西藏，你力所能及的工作多得很，而且一般县以上的学校都要教汉文。

家里恐会遇到阻力，要做工作。不取得家庭支持或者被家里拖住后腿都不行。要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自己的学习体会来组织家里提高觉悟，像张常红的母亲那样坚决支持女儿上西藏干一辈子革命。我在进藏前也曾遇到父母不支持的阻力，但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使他们看得远了，从一家看到了全中国全世界，最后响亮地提出：女儿不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一切由党来安排。支持了我的革命行动。

晓明同志，我们都是在党和人民的培养下成为一名光荣的工农兵学员的，回顾我们的成长过程都

会感到：我们生命的光华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密相连，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而战斗不歇。

紧紧地握你的手！

祝

永攀高峰！

谢白羚

1976. 7. 16.

1976年，我23岁，谢白羚顶多比我大两岁吧？她的父母好像是上海的大学教授。后来在一个电影新闻纪录片中我看见了，她背着药箱，骑马奔驰在牧场。她很美。她像我下乡时贴在床头的一张照片——一个在农村牺牲的天津知识青年张勇一样，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尤如一座水晶的雕像，透过眼睛可以看见心灵。

谢白羚现在在哪里呢？那时候，有不少这样那样被树为青年典型的人物，不管树他们的政治目的如何，像谢白羚这样的人，她们本身都是富于牺牲精神的人。她们用牺牲自我来赢得人生、赢得某种理想和道德卓越感。当她们希望回到常人的生活中来时，比普通人又要付出更高得多的代价。

牺牲精神是高贵的，而牺牲总是反常的，是常人难于接受的。在那些年，当个人无法通过独立人格、思想和个人成就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时，牺牲是卓越者的追求。

谢白羚是许多追求卓越而牺牲自我的人中的一个，一个年轻的美好的女性。

我想去西藏，父亲母亲都很忧虑。

早两年在农村，一批批知青都走了，爸写信给我：

亲爱的明儿：

我好久没给你写信了。又忙，心情又不大好，妈妈总发心脏病，我觉得很有些不妙；带班下农场去了近一个月，自己动手，教学生学二机一泵，有人说长，更有人说短；16号又撞伤了右手，到今天已休息上10天了，勉强拿得住笔。小行抽回城，只你一个人在队里，心里也很不安……

我的政审结论，总支说是已去信公社（或是区）大队里了。也不知有什么作用，这也是一条吧，反正心里不舒服。说也说不清，就拖来拖去，老也没写信。

写信也不知谈些什么好。近年来你也长大了，遇事也会自己分析处理，情绪也安定，好像我也没啥可说的。我现在就是祝愿你能全力以赴，争取更好地改造自己，创造条件，早日加入组织。这我不但帮不上忙，而且还给你包袱背，就更没什么话可说的了。

要按照主席教导办事，这是说说容易的，就如在农村安家落户，一辈子革命吧，我总是有些替你担心的。但总会有人留下来吧，留到别人的儿女，留到自己的儿女，这里面旧的思想，顾虑，还是有些打不消。我也知道抽上来也不怎么样，许多还不是过小日子，慢慢又是讲究生活，研究吃穿，平平常

常，庸庸碌碌……可是一想到一年忙到头，吃穿顾不上，要是我和妈妈见马克思去了，谁来照顾你呀！你姐姐是泥菩萨过江，弟弟又还小。他明年毕业，就算能留在我们身边，也不知哪年才能安排工作，安排了，也不过廿来元一个月，又如何能照顾你！这总是个问题。可是，我也无法，不想也罢了。反正我现在就顾虑这一点。也就尽力支援你。反正别人家里也都差不多，有力量的都在支援，也不是我们一家吧。惟愿妈妈多活几年，看到你们姊弟两个都能自立才好。你就先不用考虑生活，多在政治上努力进步，走你自己的路。

我也是支配不过来。小行说你没钱了，又是买了书，可是你说5月份不寄钱，大概是借了队里的。6月份还是先寄你10元吧。书要买就买吧。有些书武汉不好买，倒是县区好买些的。什么《枣林村集》、《古代文学作品选》书店连一本也不见。我上街也少，一问三没有，也不想多问的。其实今年已没有给老家寄钱了。可是也没存下钱，我还发愁，今年怎么给你买手表呢！

领导上说下周还让我休息，以后暂不教外语，让我教农业机械。我也同意。学校学生不学习，外语更是没人有兴趣，不教也罢。

今天传达了17号文件，说是批林以主席1971年8、9月巡视各地谈话和传达71(57)号文件为界，不要搞扩大化。以前犯了错误，说清就算了。就是以后的，也只要求说清楚，划清界限，还是治病救

人。从我校来看，已经不热闹了。而学生则是一时难以上正轨的。

家里买了 10 只小鸡，还有 8 只，弟弟看书，比以前认真些了。我这封信，大概也是不好的。下次再谈吧。

爸爸

1974. 5. 25 晚

爸爸不想我在农村扎根，更不想我去西藏。

我的另一位好朋友也来信，只不过她很婉转地说她的意思：

从你的来信中，我感觉我汲取得最多的正是你那“像车轮子一样不断向前的劲头”。你说得太对了，“新的环境按照它的需要重新锻造着人的性格和气质”，而我想，你是最能迅速地适应新生活的要求的。如果像我这样的人也可以自称为“车轮子”的话，那在我们这些“轮子”当中，你无疑是转得最快的一个。你有一身的朝气蓬勃，一往无前的劲头，你的巨大变化，超过了我所熟悉的一切朋友。恕我直言不讳，我担心着一种可能——你的这种变化是否具备了必需的条件？

“四人帮”打倒了，在我大学的最后一年，一切都在急剧地变化，谢白羚很快从报纸宣传媒介中消失了。恢复上新的

文学专业课，新讲了许多以前省略不提的内容，大批判、“三大讲”……稀里哗啦许多事。远讲了又讲，老通不过，因为他“文革”事多，又造了反，又被当成“五·一六”审过。“文革”中但凡参加了组织上窜下跳的，经过讲了一遍又一遍，到讲的人也腻了、听的人也腻了，我就毕业分配了，到一个矿山中学。

胡老师，也许你早已忘了我，也许你只有淡漠的记忆，可在我的经历中你很重要，我的“文革”是由你、由你对我的冷漠而划了句号。

我离开矿山中学已 15 年，15 年里我多次想到这件事，15 年里我再没做过这样的事，有了这 15 年的时间，这件事的作用清晰突出地显示出来。它是一个句号，一个明显无疑的、不混同于其它任何标点的问句；标志结束、说完了的句号。

胡老师你是我的邻居，我是你的新同事，刚分到矿山的大学学生。

你也不爱说话，走路低着头，早晚没事儿你就拉手风琴。

我也拉琴，半会不会。你偶尔教一点。就那一个琴，是学校的。我们单身宿舍，隔壁左右，你拉，我拉，他拉。

你拉《如果在节日里》，你是不是在想远方的妻子和一对双胞胎女儿？

我拉《山楂树》，我在想“列车飞快地奔驰……山楂树下的青年…”。

他拉《火车向着韶山跑》，他是邹老师；他没有去过韶山，可是韶山跟他太有关系。

你是造反派，受过审查；你还有什么问题、好像是听敌台。那会儿“四人帮”早扣起来了，基层单位造反派都办学习班，你也进去过。

1977年拨乱反正 我们谁还谈造反的事。各看各的书 各上各的课，各改各和本子，各拉各的琴。

偏来一调工资，僧多粥少，够条件的人也得拽一个下来。

领导决定拽你。大批判开路，发动揭发：胡最近跟谁接触、跟谁讲话、发泄了什么不满情绪？

揭发又要求背对背，谁写了揭发直接交组织，互相不许通风报信。

偏你头天晚上跟我说话了，我们拉了琴又说了话，偏你说你够格调资，你发泄了不满情绪。

我那间屋子旁边就是水池，谁来打水谁看见，瞒也瞒不住。我不知道谁会揭发我，我看谁都像在揭发我。我终于忍不住，自动找了校长，我说胡发泄了不满情绪。

校长特别亲切特别温和，派我在会上发言，当着全校老师揭发你。什么背的背，背对完了就是面对面！

我知道这就叫上了贼船下不来了，第一步不是人，接下来就全不是了。会开了，揭发了。揭发完了我内疚不已，我想这叫什么事？组织上叫我揭发了，揭发完了我良心受折磨，组织上又没事儿。

我已经不是14岁，不是糊里糊涂写了一张邻居的黑条子。我现在是24岁，我不想揭发邻居，为什么还要揭发？

会开完了，很多人批了你。散会后大家各回各的宿舍。我回到好朋友徐玲老师家中，她家里还有不少人，他们仍然和我说这说那，我还是群众中的一员，没有人谴责我、排斥我，

说我干了一件蠢事。

可你不是群众了，你被看作“三种人”，其实你就是一个。你一个人上坡、下坡回宿舍，一个人上食堂买饭，一个人上班，不是教物理，而是搬石头。

看见你搬石头，干活儿，看见你阴沉的脸，看见你冷漠的眼神，琴声没有了，笑声也没有了，你我仿佛不认识。

我不想这样，我知道你当然恨我，你恨得有理，可我不想恨，不想要恨。在食堂买菜，你还差两毛钱菜票，我递两毛钱给你，你宁可不买那盘菜，你转身就走，我递出去的菜票落在空中。

你不拉琴了，《如果在节日里》，在节日里一个人，家在远方，你一个人默默地走来走去。

我拉《山楂树》，我的山楂树也在远方，我看不见我的山楂树。

他拉《火车向着韶山跑》，调资他问都不问。他说：我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人。我说：你犯了什么错误？他说：开会，我用报纸垫屁股，看也没看。万万没有想到，上面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只有深刻地检讨，毛主席把我们全家从水深火热中救了出来，我也没有想到竟犯下这么大的政治错误！

水池塞住了，水管坏了，我又去敲你的门，我说：胡老师，借一借您的工具，你递过工具，没有声音，没有表情，没有抬眼睛。

后来我走了，学期末我考上了研究生。我向所有的老师告辞，没有向你。你还在搬石头，你还要搬多久的石头呢？你那搬不完的石头中，有一块是我扔下的。我把石头扔向你，也



扔向了我自己。你不停地搬石头，我也想搬，我想搬压在我良心上的石头。

为什么我们要向一个人扔石头，扔成一大堆，看他一个人搬，搬得气喘吁吁，抬不起头？为什么我不想扔，又扔了下去呢？

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过了好几年。你调走了，调回去和妻儿在一起，你又教物理了。你跟徐玲说，你并不怪我，你知道我是被利用的。你这么说了可压在我心里的石头还在，只有我自己的手才能搬掉它。

为什么？为什么要揭发一个自己不想揭发的人？

我怕。

我怕受牵连，怕别人揭发我、怕挨整；怕没完没了的“三大讲”，讲自己“文革”里中了多少毒，怕进学习班；“五不准”，上厕所，上食堂，屁股后面跟两个人；怕领导追查、群众联想，内查外调、上挂下连、把我揪出来再揪跟谁接触最多，接触最多的那个人也在学习班、“五不准”，挨揭发、写交代，屁股后面跟两个人。

不是连死都不怕吗？怎么怕这些事？

挨整不是死，是难受的活，活得难受。死不可怕，光荣的死还求之不得。原来困难的事是活。

困难的是按自己的想法活。我不想扔谁的石头，谁要我扔我也不扔，困难的是坚持自己。

别人要你扔你可以不扔，组织要你扔呢？

什么是组织？上级、领导、各级党团组织，“文革”中的革委会、掌权的那一派，概念并不特别严密，不必严密，一

说组织，是个人都明白，心领神会。

我从小从老师和家长那里听到的一句耳朵要听起茧的话是：对组织要忠诚老实。

这句话进一步的推理是：决不可以或者是决不许欺骗组织。也可以演绎成：组织上已经掌握了某件事，现就看你自己态度好不好，肯不肯交代这件事。也可以用作鼓励：组织上是信任你的，或组织上正在考验你。还有：对组织要交心，把心都交出来。

爹妈对儿女说什么事：你可以不相信我们，但你要相信组织。

要孩子学好：你要要求进步，靠拢组织。

儿子入团、入党了，爹妈终于放心说：解决了组织问题。要是还没入呢？就说：你的组织问题要抓紧。

组织等于是命根子，离开了组织就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呢？那就完了！前途命运全玩儿完了，一辈子抬不起头了，儿女都跟着倒霉，哪家右派有好儿啊，明摆着的。“文革”时人们看到的就是这么回事儿。

我爸把我揭发了让组织上拉我一把别嫁下了火坑我把你揭发了我想我也没瞎编排你省得别人再来揭发我是造反派相互勾结臭味相投我新到单位还想不想有前途命运我们互相戒备大家揭发帮领导解决了调资名额不够的问题。

人们对组织上真的都忠诚老实吗？1958年大跃进，放卫星放得没谱儿，那种漫天大谎怎么没人说不老实？彭德怀说老百姓没饭吃了，怎么没人相信他忠诚老实？

10年呀 10年！都说人妖颠倒黑白混淆，谁是人谁是妖谁

是黑谁是白？古书说君子死了变猿变鹤，小人死后变虫子沙子，那些年谁是小人谁是君子？我们都是格里高里·萨姆萨，我们都是有一天早上起来变成了一个甲虫。我们不信，因为我们还像人那样有感觉、会着急、惦着关心国家大事。大批判、斗私批修、互相揭发、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背对背、眼睛瞪眼睛……

我想了很多年，我离开矿山中学后上了 6 年研究生，又在大学工作了 9 年，我从这个问题开始起步：为什么要整人？哪儿来那么多的敌情？有许多人、许多书、许多反省、许多迫人反省的事件……渐渐地，我们有了不同的语汇：个性、人格、尊严、隐私、独创性、自我、自由、法律……。惊回首，我们搬走了好大一堆石头啊！

我写的这一章也可以叫 *Confessiones*，外国人叫忏悔录或自传，中国人叫坦白交代。写完了我抬眼望向窗口，天空清澄，有鸽子带着悠悠的哨音掠过……

## 十二 妈妈写……

妈妈写日记。

妈妈已经很久没写日记了，因为她太忙了，简直越来越忙。去年 10 月 31 日跌了一跤，右脚右腓骨跌断了，就忙着看病、养病。休息了一个半月可以上班了，单位里又搞“四清”，搞“四清”就是说晚上要开会，7 点到 9 点。回去洗洗衣服就上床，哪里有时间写日记。

妈妈翻开日记本就想，哦，真是好久没有写东西了，除了给爷爷写了一封信。

妈妈翻开日记本，现在是 1966 年。这个本子是从 2 月份开始写的，这些年全国都在学写雷锋日记，妈今年 49 岁，平时学雷锋，写日记还是写得不很像。第一篇写的是：历年收集药方登记：

### 1、明明送来治肝炎药方

石斛草（新鲜的） 2 两

兔子胆和肝（两只大兔子的） 4 两

黑芝麻

黄脚母鸡

妈妈看到黄脚母鸡就想到：本来买了 10 只小鸡娃 都用

红墨水点了脑袋，怎么晚上回来只有 5 只了？是不是被猫子吃了，被哪个小孩捉去玩了？还有 5 只要有母的才好，要长出黄脚杆才好。妈妈看到黄脚母鸡就想到早上把小鸡盒子端到楼下去放，鸡都是黄的，一身黄毛，像黄毛线球，就是脚的颜色太淡了。等鸡长大了，长成黄脚母鸡，再去中药店把前三样东西找到，按方子搞——

作法：将 1、2、3 物用青石 舂研成浆状，凝状（须同一天舂），然后将鸡的内脏取出洗净，将上述浆状物品用纱布包好与内脏分开，塞在鸡肚内，将鸡放在砂锅内（不放水），砂锅放在钢精锅内（放水）加以蒸熟，6、7 小时后取出。

吃法：将鸡、鸡汁和内脏取出，可以一样分几次早上空腹吃，三样混合物必须在每天半夜 3 点吃两匙，吃完为止。（吃两只鸡）。

效果：经太湖疗养院试行，效果很好，肝硬化 2 年的重病人已有治好，并且可以根治。

妈妈一面看一面又想，要蒸熟起码要中间加两次煤，把那个小炉子也生起来算了。现在的问题是鸡子还太小，还要长好几个月呢。不过明明还是蛮懂事了，晓得弟弟妹妹得了肝炎就记得帮我找药方了。

再翻过一页，

2、治经闭方，应山县卫生院，1960 年在应山县劳动锻炼一年，在夏收前闭经，以此方治好。

首乌 5·0 ,香附 1·5 ,龟板 5·0 当归 3·0 ,  
方参 4·0 ,艾叶 1·0。益母.....

3、治失听，养心酸枣仁汤，我在应山劳动时曾失眠，吃后能安眠。

4 治百日咳，猪苦胆（烘干） 24 克，淀粉 24 克。白糖 52 克，小孩每月 3 至 4 次，每回 0·5 克。此方在 1959 年小路患百日咳时在东湖疗养院治疗有效。

5、发乳方见报载.....

这几个方子可以给明明，她现在要做大人了。妈妈提笔写到：

1966 年 3 月 29 日      星期二晴

明明星期六回来了一趟，她说她们肯定了关系，准备国庆前结婚了。

我们只能送一部收音机给她。熊猫牌的 125 元，牧丹的 70 多元，我想送她熊猫牌，仁宽说我们的钱不够，等明明下星期回来再商量。

妈妈停笔看看窗外，阳春三月，草都绿了。柳树也是怪，又没有看见长叶子，怎么就像上了水彩一样，几天过去，全

都浸出绿了？小鸡黄的、淡淡绿的，一下子就深起来。尖尖的叶子尖尖的草，全都绿了。

妈妈看见一个老人，扶着手杖，由警卫员陪着，走过来了。老人看看尖尖的新柳叶，又看看小路上的前前后后一片绿竹子，说：在这里工作，蛮好。妈妈写到：

小曾说有首长坐包车来找我，蛮大年纪的老人，不知道是不是爷爷，我猜，可能是。不然谁会坐包车来找我呢？应该写一封信去给爷爷叩安。

妈妈停停，又想，给爷爷写信，晚上下班一定要写了。她又写：

小明、小路已经上学了，肝炎还未全好，下个月发钱，去买复方胆肝。我的肝炎已好了，并且已每周参加劳动，昨天还到磨山去挖了树的。不过以后劳动时要先将工具搞好，另外是要像个劳动的样子。

.....

金组长问我还记不记得英文，能不能讲解毛主席诗词，我答应能讲解。英文已丢了很久了，四清后，不知会不会精简人员，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

妈妈想想，就写到这儿吧。她一翻本子，又想到黄脚母鸡上了，就又写了一段：

小孩的脸色比过去的好多了，每天也能回去照顾孩子。还是留在纪念馆工作好。不然去教英文，又要重新复习，而且离宽远，不能照顾他。

妈一看表，还有半个小时要开馆了，下午有外宾来，她就匆匆写了最后一段：

最近学毛选要加一把力，不要掉队太远了。学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下功夫，才会有效的。

妈妈合上日记本，然后从抽屉里拿出讲解词，再溜一遍。平时不用讲，有外宾还是要讲，妈复习讲解词——

东湖屈原纪念馆是 1953 年由中南行政委员会责成筹建的，得各级领导支持，并承张难先先生及社会知名人士的热心捐赠和先后收购，现有屈原著作及其研究古典文学的书藉共计 1982 册共 300 多种，近代文学的 132 册，外文 14 册，杂志 41 本，出土战国时代流散文物 47 件，以及布置附馆的明清以来各类字画 512 件。

1955 年在东湖湖滨小楼正式开放，同年行吟阁建成，1958 年始迁入濒湖画廊现址新馆，建筑面积 1433·18 平方公尺，行吟阁 400 平方公尺。目前楼下大厅陈列屈原作品及其著作研究，兼及战国时代流散文物、照片与屈原塑像。楼上字画展览，附馆



字画花卉展览。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生于纪  
元年前 340 年正月初七日，去世时为纪元前 278 年  
楚襄王 21 年……

客人来了，妈妈起身去迎，是朝鲜外宾。朝鲜女同志穿  
得好鲜艳！大红的裙子，雪白的上衣。大红裙子、粉红裙子，  
黑西装、灰西装，妈妈迎上前去，闻到一股清香清香的气味。  
门口的桃花开得好盛啊！

5 点一刻了，妈妈开始关窗户。展厅西墙有一排大窗户，  
窗外竹林冒出好多一指粗的新竹子，有的前天看来才 1 尺长，  
几天就像小孩一样冲起来了。妈妈把窗子关好，又大声喊了  
一遍：同志们！闭馆了啊！关门了！

妈妈最后一遍看了展厅，确实没人了，只有正对门的屈  
原半身塑像和藹地看向门外。真的没人了。妈关上大门，锁  
好门。下班了。

确实没人了才锁门，是妈妈犯错误后吸取的沉痛教训。  
1959 年就犯了这样一个粗心大意的错误：把一个游客锁到展  
厅里了。第二天上班才看到门里有个人，吓了一跳！他看  
字画忘记了时间，一见门锁了，不知怎么办好，活活在里面  
的椅子上坐了一夜。妈一开门看见里面有人，把他放出来，自  
己不知怎么办好。

写检讨，谈认识，下放劳动锻炼。

锻炼了 1 年才回单位。每天下班就记得有人没人多喊两遍才锁门。

1970 年 5 月，妈妈又坐在这张桌子边写，这回写的不是日记，是报告。为了写这个报告妈妈又把以前的笔记本子、讲解词翻出来，又想起以前关在展厅里的那个游客了。

哎！妈妈叹了一口气。那个时候门锁了，人就在里面坐一晚上，也不晓得打开窗户跳出来。现在好，锁门也锁不住了。

### 最高指示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我们从本月 8 日下午开始清理红卫楼楼上原展览馆库房，见库门未锁，东西翻得乱七八糟。现发现被盗的书籍有鲁迅全集 24 本，太平天国书籍 5 本，其它闻一多全集 4 本，沫若文集 4 本。

屈原纪念馆改为红卫楼后展出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接见红卫兵的照片，共有 8 套，都被盗，1 套也不全了。原屈原纪念馆与原行吟阁图书馆玉石章子两个被盗。

新锁 40 把被盗，所有图片与字画都被翻乱并且残缺不全了。还有精装的北京荣宝斋精印的水彩画 4 卷被盗。

在“7·20”后被人撬开门锁拿走了办展览用的

红色灯心绒 1 丈多，浅蓝色窗帘布 3 个，约 3 丈多。

最关键的问题是原仓库存根文物登记簿在破四旧时被烧掉了，因此文物遗失情况尚待以后再回忆。附现存文物清单 1 份。

呈

政工组负责同志。

附注：被盗文物，除新锁 40 把 80 元外，其它文物价值无法计算。

妈写完了，就想，等馆长来签字。她又想，可以向张难先和王文农两位老人再了解一下。明清出版的楚辞及许多字画，是张老在北京收购的，新馆建成时，又由王老捐献了百余幅字画。还有明版李时珍药学原著《本草纲目》8 函共计 40 本，据说被人借走了。这个人太不像话。妈写了张大字报：是长期借用还是企图贪污国家文物？

1970 年 5 月，妈妈才回到红卫楼上班，在此之前东湖管理处职工集中在磨山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从 1969 年初始，计 1 年零 4 个月。

妈妈现在有时间写日记了。开会、散会，本子都在包里。会上说的，心里想的，都记在这个本子上。一开始简直可以说不用想什么，别人说什么就记什么，也省得想了。

1969 年 3 月 25 日      星期二晴

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已经两个多月，这里是磨山园林学校。我是和园林学校的老师及猎人协会一个连，5大队11连。我们东湖的编了一个班。

现在我已很习惯集体生活了，每天跑步，做早操，上午8点至9点是天天读，学语录、唱红歌、早请示、晚汇报，做到了不掉队。

也养成了天天学毛选的习惯。过去只会抄录几句，现在也能联系思想找根源了。这是我这次进学习班的最大收获。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一个星期以后，妈妈又把上个月的本子翻出来，两个本子对照着写。这天散会后班长找她谈了话，认为她过去交代了历史，也没有隐瞒，但现在是“文革”，对干部的要求不同了。出身剥削阶级，又受的封资修教育，必须彻底清算自己的旧思想，加以分析批判，重新做人。

妈妈翻出了上个月的本子，又想起了去年写的本子，去年写的最后一个本子上，就有3份交代。

一份是学习《学习和时局》、《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言，主要是联系自己在新旧两个社会生活共51年的感受谈新旧对比。

第二份是12月份在机关小组，把个人简历和表现分为5个部分来交代。

第三份是为了交代清楚，就本子上列了一个表，按年月、何地于何处工作、证明人3项，从1917年生下来，查到

1968 年 12 月。这是为了完成四查的要求，即查来历、查档案、查历史、查表现。

妈妈现在又想到，前年的本子上也有两份详细的检查交代。哎呀，没有带来。赶快在这个本子最后一页上添一笔——回家所带东西 1. 补好兰布裤一条，2. 刷子一个，3. 毛主席诗词，4. 邮票。妈加上 5. 前年的笔记本，查个人历史交代。

妈现在坐在园林学校的大教室里，晚上 9 点钟了，她找了个对亮的地方，把 3 个本子 4 份交代翻了又翻，想明天的发言。

语录：在阶级社会中……。再用一条：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

对照简历，妈妈看哪些是以前讲过的，选出批判重点来，她把几个本子翻了又翻。

我出身在一个大地主、大官僚、大军阀的封建家庭，当时大家庭中，已生了 5 个孙女了。我生下来是第 6 个孙女了。因此祖母拿着竹棒在祖宗牌位前大打大闹说祖宗不保佑生男，专生女孩，因此给我取名叫盈媛，就是女儿已经够了。

4 月份工作安排，妈又想起上午的报告。清理阶级队伍，短兵相接，政策攻心，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顽固的敌人。妈妈不是对象，这自己心里有底，就是出身不好，不检查好，群众通不过。通不过是不行的，还要在磨山住多久呢？家里又没人管。

我出身于一个大军阀、地主的封建家庭，曾祖父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而当了满清的爪牙，被钦赐黄袍马褂，官至提督，老年还乡大置田地娶了十几房老婆。祖父也当过伪县长等职务，一直是剥削人民，过着荒淫的生活。

父亲唐生智是长子，是保定军校第 1 期毕业的。辛亥革命时期父亲从北方回到南方，投机革命就一直官运亨通。我出生时，父亲是团长，我生母邓竹青，家庭成份是中农，因与父亲感情不好，在我 3 岁时就被遗弃了。父亲另外与当时的世家小姐凌柯结婚，我 6 岁时由父亲派人将我接到衡阳与继母同住，那时父亲已是师长了。

这些档案里都有的，只不过群众搞不清楚罢了。“文革”以来就不敢往长沙写信了。听说中央有政策，不准揪民主人士，不准揪就好了。不写信也好，仁宽又没有定案，不好写。给人晓得了不得了！

1927 年北伐前夕，父亲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将介石不信任他，将我与继母接到广州做了人质。北伐胜利了，我与继母来到武汉，当时父亲是两湖主席。可是宁汉分裂，父亲被迫下野，亡命日本，我又随同母亲和一些随员们一起到了日本别府，不到一年，又随父母到香港，读梅芳小学，不到两年。

还是要批判，不能光交代历史，光交代历史通不过。妈

妈现在想想，另从新旧对比开头写：

我是一个生长在剥削家庭的旧知识分子……朱  
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但是在那样一个大家庭中，我也有我的不满，倒  
不是我的思想进步，而是我的处境。在封建家庭中，  
我是一个青年寡妇，处处只有循规蹈矩，否则就要  
遭到非议。因而养成孤僻的性格，有时又有些傲慢。

讲完对旧社会的认识，妈又联系新社会重组了家庭，女  
儿成人讲了一段。再写中刘少奇的毒，检查思想根源：

比如下放回来，领导决定我在屈原纪念馆看馆，  
本来我安心搞好卫生，按时开放就行了，我竟还想  
到武大去学业务，提高学习古典文学的能力。经过  
同志们的帮助，我认识到这是中了刘少奇读书做官  
论的流毒，抱着屈原这具僵尸不放，还自以为是钻  
业务。

关于好逸恶劳的问题……

我决心……

我愿意……

请同志们继续……

最后敬祝……

妈妈到磨山去了，每天家里就是我们 3 个人吃饭，吃饭  
都是在食堂买。只有妈妈回来休假，爸爸才去东湖菜场买菜。

妈妈在家里做。

妈妈不在家，好自由啊！又不用看病了，又没人催：洗脚！洗澡！上床！吃药！

只不过，没人带东西回来吃了。

现在桃子都熟了，放学回来路过果树园，都可以看见叶子里露出来的桃子了。要是妈妈在，妈妈突然有一天就会说：吃桃子啰！妈妈从上班的包里拣出一盘桃子，催我们去洗手。我就喜欢吃蟠桃，蟠桃是扁桃子，吃扁桃子就想起大闹天宫了。

再过些时梨子熟了，妈妈又会把分的梨子带回来了。梨子有绿皮的、褐色皮的，只有妈妈说得出梨的品种和名字。

梨子吃过了，妈妈就要腌糖桂花了。妈妈说东湖的桂花树风一吹桂花落一地，妈妈把桂花收一包洗干净了，装在糖瓶子里，糖和桂花像黑芝麻一样裹在一起。妈妈说可以留起来包桂花汤圆，哪里还等得及！一匙一匙挖来吃，泡水吃，水里有种香气，不过桂花都被我吐了。

田边有些小孩，拿一个篮子一把铲子挑地米菜，地米菜炒来吃也很香啊！还有叶子圆圆的木须菜，我一下就可以摘一荷包。下过雨后，草里面有许多黑乎乎、软绵绵的地蟾皮，像黑木耳一样。我有回捡了一书包，让妈妈炒来吃，妈炒得只有一小蝶，好吃是好吃，就是沙子太多了。

地米菜，一下就看见好几棵。哎，看见了也没用。妈妈又不在家，挖回去谁来炒呢？

妈妈又写日记：



## 毛主席语录

.....

上次班长说，我不能脱离现实，在那样动荡的时代，我不能没有对于时局的看法，不能避而不谈。

妈妈现在必须反复回想她在解放前对于时局的看法。妈妈想，那时候真是不关心时局啊！简直没有什么对时局的看法。说来人们都不容易相信。想啊想，在小学是没有看法的，父亲托他在保定军校的校长蒋百里的爱人，日本人蒋左梅带她和堂姐姐唐静、唐仪，一起到上海上学，蒋家 5 姐妹都上中西小学，妈妈也就进中西小学，后升中西女塾，就是中西女中。

中西女中当然是名校，课开了很多，肯定是没有讲时局的课呀。除了普通中学的课外，另开钢琴、提琴、声乐课，妈妈和蒋家姐妹都住读，课外活动全在校内，根本不问时局啊。

1936 年生病回东安。结婚。带女儿。成都。与仁宽一起度假。仁宽走了，很苦闷。上教堂。妈现在就把她对基督教的想法写出来了：

1948 年在上大学时，我星期日休息，曾参加过做礼拜。那时女大院每星期四晚上有半小时练习。用主席论文艺的教导来看，这的确体现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我精神上受了毒害而不自觉。

从思想根源来说，主要是我从小只 6 岁就离开了生母，继母对我虽然还算好，但我 12 岁时又离开继母在上海上学。星期日放假回到姑母家，看到别

人有母亲，照料得很周到，因此很想念生母。加上基督教宣传什么上帝爱人之类的，我因为从小缺乏母爱因此感到很动听。

另外就是当时我爱人从伪军校毕业离开成都，我在苦闷中一进礼拜堂看到讲台上的花草。听到钢琴声就感到安慰。我也写信给我爱人，劝他回成都，当炮灰划不来。1948 年底他开小差回成都，因我还没有毕业，他就回东安去了。而我 1949 年底也就退出了圣乐团 ……

现在我认识到……超阶级的爱……

文化侵略……披着宗教外衣……

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

妈妈又写日记。

妈妈现在的日记主要是记别人说的话和她要对别人交代的话。现在她明白原来上次要她讲时局并不是关键，关键是要讲在成都上大学为什么没有参加反动党团活动。妈妈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只有批判基督教。这次还不得不把父亲的告诫写出来，就是父亲根本不同意她上大学，更不允许参加任何组织。妈妈写到：他说我脑筋不灵活，政治是复杂的，我不懂。解放前，我一切唯父亲命是从，他的话不听是不行的；经济上也依赖父亲，所以也不得不听。他说我既然要上大学，就专心学习。父亲给我按时寄学费，所以我也不过问当时的学生运动。只希望大学毕业找个职业，与爱人重建小家庭，把女儿带大，没有更大的理想了。

交代写到这里，妈妈又想到，过两天就是星期天了。又过了两个礼拜，周六可以回家了。妈想到回家，就把本子翻过来，在倒数第 3 页上写到回家要办的事：

家庭学习班计划：

1. 21 日晚上 学习最高指示 P. 33、P. 38、P. 41、P. 44、P. 48。

听孩子汇报两周生活、学习情况。

2. 22 日晚上，宽回，学习最高指示：P. 116、P. 136、P. 142、P. 148、P. 167、P. 171、P. 181。

3. 教育孩子内容：

坚持早请示、晚汇报。

遇到问题找语录。

要求小明：早睡早起，爱护身体；教育弟弟以身作则。

要求小路：向姐姐学习，学会识别坏人坏事。

卫生方面：早晚洗脸、刷牙、洗脚睡觉，天热隔两三天要洗澡，晚上盖被子小心，不要太热太冷，穿衣服看天气。早晚听广播、天雨带伞。

经济方面：两人商量，解决不了去问爸爸。

.....

妈妈在学习班里的情景，当时我全不懂问，20 多年后翻妈妈的笔记本和里面夹着的一些大字报底稿、决心书，才略略知道。知道的也就是从妈妈的本子上看和想象，妈妈没写出来的想法呢？

## 十三 旋转的笔记簿

我面前摆着妈妈的笔记簿，编了号的有 5 个。没编号的有两本，练习簿有两个，练习簿封面画是一杆青松和雷锋式英雄王杰半身像。王杰是战士，我妈现在也是战士，我妈的检查最后落款“五大队十一连一班战士唐仁群，1969 年 4 月”。

我妈 52 岁这年成为大型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一名战士，我逐一翻阅我妈有封面或没了封面的笔记簿，从上午到下午足足坐了一天我写不出一个字。我脑子里血液仿佛越转越快、越转越快，终于形成一个中央悬空的急流，在这急流的冲击下，我无法在桌子边坐定，我要晕眩，要倒下，要逃出，我有错乱、呼嚎、急欲坠入旋涡之底一劳永逸的感觉。

我推开笔记簿，站到凉台上大口呼气，就像被梦魔逮住又跑脱的人。我告诉我，今年是 1993 年。“吁……”一口浊气吐出来。

是 1993 年吗？

斗私批修要大胆亮、狠斗、死挖。

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均拍来电报。埋葬帝修反的日子不远了。很多国家均出现了红卫兵，群众运动发展到全世界。

日本学生带了手榴弹，飞到南朝鲜、北朝鲜。苏联也有不少地下组织，大使馆经常收到苏联人民电话，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古巴也修了。

香港也有大字报上街，主席像章也有。

胡主席号召：战争可以打几十年。野兽多，蛇多，美兵怕死，秋季病号……

张春桥同志……

林副统帅“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刘少奇来舰队自带伙夫，毛主席与战士照像。

学习班作息时间表：

起床、洗漱及整理内务： 6：10—6：40

出操 6：40—7：10

早饭 7：00—7：50

天天读 8：00—8：50

学习 9：00—11：50

午饭 12：00—12：30

学习 13：30—17：20

晚餐 17：00—18：00

课外活动 18：00—20：00

晚点名 20：00—20：20

熄灯 21：30

星期六、日出操时间搞环境卫生。

星期日晚上 7：30—8：30 为班务会。

早请示

1. 起立（或立正）

（早请示人人都记得 接下来高唱《东方红》、“让我们共同敬祝”有谁还记得第 5 个步骤吗？）

5. 让我们以钢铁般的誓言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献忠心：大海航行靠舵手……

晚汇报

1. 起立（或立正）

2. 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3. 学习最高指示

4.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教导我们说：读毛主席……

5. 最高指示和林副主席指示，坚决照办！

妈妈妈妈我真是佩服你，你的本子记下许多细节，否则谁还记得早请示晚汇报的 5 个步骤。你记得太细了，一个形势报告你从国外到国内、从武汉市到你们单位，一个一个阶级斗争的盖子被揭开，你一个个数码儿、一个个百分比、一个个人名都记下来了。你记得那么详细、那么完整，莫非你听报告从不抬头也不上厕所？专心是好态度，就是我现在无法整理、无法复述，我看来去看像看一只陀螺，陀螺转我也转，我转不出去了。

“九月看，十月干，黄鹤楼上看翻船。革命成功

了杀功臣”。这是阶级敌人的复辟论调，北斗星学会、杨子江评论、决派的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纲领、反革命班底……1969年5月到7月底发表了十几篇反动文章，不许别人覆盖，鼓吹“反复旧”、炮打“三红”，七个指向，三个重建，都是托洛斯基的语言，公开提出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为被打倒的敌人翻案。苏修把张国涛请到莫斯科……

北斗星学会……一号头头：鲁礼安，华工学生，所谓鲁克思，是一个恶毒攻击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1980年春天，我天天去武汉图书馆坐阅览室查阅1927年出的一份无政府主义刊物，我逐篇抄下署名甘宁、黑浪、极乐、蒂甘的人写下的文章：《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法国虚无党人的故事》、《断头台上》、《理想是杀得死的吗？》。我的论题已选定，刊物上正在讨论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我想弄清楚这个问题：巴金为什么信仰无政府主义呢？

我对面座位上有一个青年，戴一副黑边眼镜，每天来坐这个位置，翻一本书，静静地看。我还书时瞅了一眼登记读者的名册，在我前面的是：鲁礼安。

哦，你就是鲁礼安！我小声跟他说话。我想起在11年前汉口最热闹的地段高高垂下的大字报，写的什么都忘了，只记得那一句话：北斗啊北斗，试问未来几十年的中国，竟是谁主沉浮？

那般激扬的文字一下子就把我魂勾起了。

鲁礼安，我觉得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闪烁，不像领袖、不像才子，倒像刚睁开眼睛的新生儿。是陌生而好奇的神情，他的脸色白晰，实在是过于白了，他不见太阳已有很多年。

他不说：北斗啊北斗；他说《曼侬·雷斯戈》他想考外国文学研究生，年龄马上要超过 35 岁。住在姐姐家里。工作，暂时在长航吧。《曼侬·雷斯戈》的题目。写一篇文章给招考的指导老师。

我继续抄《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那时没有复印机，没有照相机，也不能外借，是旧刊物还要单位介绍信才可查阅。中国已经没有活的无政府主义者了，只有到故纸堆中去遭遇历史。有个日本学者叫坂井洋史，他说他拿到了巴金老友陈范予的全部日记，他要设法出版。那我们以后要研究中国无政府主义就先学 3 年日语吧，然后申请赴日护照。

有时历史人物就坐在我们对面，今天看到妈妈笔记簿上的形势报告我就想起了阅览室里的那个中午，怎么没有问鲁礼安：你被关了几年？在里面你想了些什么？北斗啊北斗，究竟是怎么回事？

班长找我谈：交待历史没有触及灵魂。

班长又找我谈：社会关系、解放前关系。如何长大的。爱人问题。上次总结发言是放毒。是小姐，不是统战对象。

班长又找我谈：3 年文化革命两次站错了队。态度问题。劳动表现，没有改造好，怕苦怕累。

.....



听了同志们的发言，我才知道东湖是一个反革命窝子。原班长×××，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造反派，不知道他是一个假造反派，而且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反对党中央，干了敌人想干而干不了的事。带头在连队领导“反复旧”。你一定要狠触灵魂！

陀螺转，陀螺转，战士陀螺，班长陀螺，男陀螺，女陀螺，决派陀螺，爪牙陀螺，代理人陀螺，幕后操纵者陀螺，52岁的陀螺，25岁的陀螺，转，转，转，绳子飞！转转……

## 检查我在运动中两次站错队的思想根源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爱人被东中打成现行反革命，（划掉，重新开始。）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由于不理解，没有领会“十六条”的精神实质。后来调到大门口卖票。

因为自己出身不好，就想，哪个战斗队也不会要，就没有参加组织，自己觉悟也不高，不能积极发言。

后由××同志介绍参加了“园艺军”当时自己认为参加一个组织比不参加一个好。后来看到大刀长矛出出进进，感到大方向错了，但不敢退出，直至“七·二〇”后中央表态，就退出来参加了“工总”……“九大”……

就在这期间，一小撮阶级敌人，“北、决、

扬”反革命口号…连队杀回原单位，我不能分辨，更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时“私”字作怪，当时两个小孩在家，怕小男孩学坏，既是革委会来接，就跟着杀回原单位去了。当时身体也不好，心脏病发得厉害，也想回去治病。

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认识到，造反派也不是总是对的，一次站错了队，下次可能又站错了。我以为他们是对的，又一次站错了。我写了“退派”声明，下次回去就把袖章、证件都交出来。

刹住妖风… …将现行反革命分子鲁礼安逮捕了……受到深刻教育……飞雪迎春到，70年代来到了… …

儿子的信：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马马,划掉。)

(马,又划掉。)

妈妈：您好！

你的信我已收到，我已加礼服，没有受凉，没有生病。姐姐下午回家早，做了功课，我在家上午打乒乓球，下午有时在外边玩，有

时在教学大楼玩。我不多写了。

祝你学习好，身体好！

祝好！

1月30日

儿：艾路明（路路）

妈妈转，绳子飞——

应联系家庭的剥削控诉决派

解放前自己的生活思想

反复旧杀回去的思想根源，不要羞羞答答，遮遮掩掩

对你父亲、你爱人的立场，恨得不够狠，不是认识问题，敌我不分。没有做到不怕丑、不怕狠、不怕痛。

解放前依赖父亲生活，就是解放后大女儿上大学期间，父亲也曾补助过我每年大约20元。直到1960年大女儿毕业没有再补助。文化大革命初期和父亲通过信，以后再没有通信了。

我的父亲，因为他1949年起义了，因而逃避了人民的清算。过去我因为旧的伦理观念作怪，没有把他看成反革命，以为参加了革命行列就是革命的了。因此在对敌斗争中，我对敌人恨得不深，斗得不狠，帮坏人向互助会借钱。自己出身又不好。爱人又是历史反革命。

至于问我有没有替我爱人翻案的企图，这我是没有考虑的。他的历史他负责。党的政策是明明白白摆着的，

历史上的污点既已作了结论，解放后又没有犯新错误，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用不着我替他翻，也没有考虑去替他翻。

最后让我们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共产党员对于落后人们的态度……

赵：引语录要有针对性，共产党员是为你服务的吗？

钱：思想上有抵触。

孙：划不清界线。

李：骄娇二气，替自己辩护。

王：爱人问题，以为只干了 3 个月，不够“公安六条”，干了一天也是反革命。

心脏病突发记录：

12 月 15 日，晚 9 时发（紧张）。

12 月 27 日，因咳嗽引起。

1 月 5 日，晚饭后发（因值夜班后又劳动一天。）

……

赵：回东湖看病，闹病休。为什么在医务室休息，不在学习室休息？中午还回家吃饭，不吃食堂，走得回去病就不会太重。

那天早上下雨，硬是撑着来医务室，医生一量血压，听不出，心跳一分钟 170 以上。她就开了一星期的假，后来又说要医院的条子才行。我说这么大的雨怎么去医院，

她才打电话给你，情况就是这样，我因为避雨就留在医务室。

钱：强调病、年纪。

孙：私心很重。

李：再考虑。

王：不狠斗私就害了你自己。

儿子的信：

最高指示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亲爱的妈妈你好！

我在家里很好。我的身体也很好。你说你的身体很好使我很高兴。我在学校里还好，你在那里要安心，不要老想家，因为你一想家，就不会安心了，所以你不要老想家。

你在那里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小姐姐来了信。她说她来了一封信到你们单位，可是我们没有收到，她还说里面有 2 元钱，叫我们跟她买东西吃。因为她在农村很想吃东西，所以叫我们跟她买饼干吃。爸爸在作采购工作，我们煤球已经买了。好了，不多写了。

祝

好！

儿小路三月二十九日

下午雨

妈妈转。

妈妈今天休假，转到汉口去了。

（这次是星期六下午回来的，星期日下午与小明去六渡桥看大字报，小、明先回去，我一个人去看大明，她和炜炜睡得很熟，喊都喊不醒，可是这孩子睡得多么少了！）

（她醒来后，留我吃饭再走。她还我 10 元钱，我去汉口商场）走 10 分钟，坐车半个小时，下车、进商场（结果小、路的凉鞋要工分。没有买成，替大明买了洗脸盆、洗头粉、香脂、小孩袜子，用去 5 元）。

（看她忙出忙进，我很不舒服，一晚上小孩吵得很，她一个人带小孩不容易啊！）

坐车、转车、坐车，走，两个小时。（回来与宽谈了，留钱在大明处给小路买凉鞋。宽说自己拿钱拿工分去买。如是星期二我又去她那里，）两个小时。（拿了 3.20 元，去武汉商场，已卖完了。去六渡桥，）一个小时（买了一双 35 码的带回来，又大了。今天下午又去退回来，）四个小时。（从汉口到武昌都缺货。）

妈妈转，转；她人又矮，说话嗓音又小，讲半天才有营业员过来，一问，又没有。出店门，进店门；出出进进，上上下下，腿都软了。

（只好给小明买胸罩两个，糖一斤，剩 1.80 元回家，10 元钱就完了。）

（以后还是不管大明了，小明一天天大了，又要

下乡，需要添衣服，仁宽要添冬衣，小路的教育问题，下狠心不管大明了。）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活，真是如同一梦罢了！穿着黑色带金线的军服，佩着一柄短短的军刀，骑在高大的白马上，在海岸边缓辔徐行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壮美的幻想，几曾想到现在的自己，是这般的静寂，只拿着一枝笔，写她幻想中的事情呢？]

1969 年 4 月 9 日      星期三晴

这次假期又过去了，回来休息一次要花钱，8 号上午洗了被子，带路出去买豆腐、鸡蛋，用了 6.31 元，今天去看大明，给桢桢买东西，又用了 5 元多，回家来仁宽还批评了我，小路还挨了一顿打。家中经济并不宽裕。

又没有去看“九大”的电影，回来后与班长说了，他说这是政治任务，只有我一个人没去，其实我本来已经要走了，大明又要我等她一起去婆婆家，因此没有去看，这是头脑里没有政治的充分表现，警惕啊！

[她男装到了 10 岁，10 岁以前，她父亲常常带她去参加那军人娱乐的宴会。朋友们一见都夸奖说：“好英武的一个小军人！今年几岁了？”父亲一面答应着。临走时才微笑说：“她是我的儿子，也是我的女儿。”]

1969 年 9 月 7 日 星期日阴

小孩又开学了，仁宽也已回家。比起上次来，我是放心多了。但是 7 月 27 日星期天突然东湖中学下农村的学生 F×× 带了 5 个人将仁宽打成内伤。上次回去看他比较好转，但身体不及以前了。

天气渐渐冷了，小路还缺棉衣、单衣，我也缺内衣裤，仁宽也缺棉衣，这两个月仁宽看伤用去了 30 余元。

因此这个月也存不了钱，小明明年要下农村了，要为她准备点钱。

还有信阳的债也未还清。

现在一定要咬紧牙关，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困难时期。

家中有 3 个人，3 个人都有病有伤，这笔钱是少不了的，没有好的身体怎么工作呢？

[她会打走队的鼓，会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枪的机关。也会装很大的炮弹旋进炮腔里。五六年父亲身畔无意中受了训练，真将她做成很矫健的小军人了。]

妈妈又转，手里提一个铁桶；再转一圈，手里捧一个碗；再转一圈，碗没有了；同志们围着一圈，看妈妈打开笔记簿。绳子飞，陀螺转：



.....检查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那天下午吃过晚饭，我散步到前面菜园，看到辣椒被牛踩了烂在地里，就到食堂向师傅要了一个小铁桶，替伙房摘了辣椒。第二天看到丝瓜长大了，结了很多，很可爱，又摘了几条交到伙房。

第二天我到伙房向师傅建议，辣椒用盐凉拌吃。有一个师傅说，你爱吃你自己买点去腌了吃。我一听就拿了 1 角钱菜票给他，他给了我一些大椒，我又给他 2 分钱菜票，放了一些盐和酱油。我当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后同志们给我提出来，才提高到原则上认识这是不对的。因此马上将凉拌的辣椒交到伙房去了，老师傅说退我饭票，我说算了算了。内心感到这也是一个教训，虽然是一碗辣椒，但却是公与私的大问题，以后一定要在生活小节上注意。

[ 一把刀，一匹马，便堪过尽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琐碎烦腻呵！当探海的灯光射在浩浩无边的大海上，发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灯影下，旗影下，两排沉豪英毅的军官，在剑佩铿锵的声里，整齐严肃地一齐举起杯来 祝中国万岁的时候 这光景 是怎样的使人涌出慷慨快乐的眼泪呢？ ]

我是一个生长在剥削阶级家庭的旧知识分子

.....

我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的封建大家庭.....

关于对敌斗争立场问题，经同志们帮助，认识到父亲在解放前是犯下了滔天大罪的，虽然得到党和人民的宽大，没有受到清算，但我一直是认识不清的.....

祖父是.....

曾祖父是.....

[ 她这梦也到了醒觉的时候了！人生就是一梦么 ]

妈妈已经不可能对我讲述她做过的梦了，妈妈曾说过和蒋家姐妹一起在青岛的海滨骑马，男孩都蛮服我。服你？服你爸爸吧！我爸插言说。妈妈不理爸的顶撞，继续说她的骑马，在香港的跑马场，每天下午，专门练了一个暑假的骑马。蒋百里夫人蒋太太很喜欢我啊， 1939年蒋夫人带了 3 个女儿来昆明与唐家公馆隔壁住，蒋家还挂着我们几个人在青岛海滨的照片呢。

妈妈想必也有过快乐的时光，我抄下冰心的《梦》，以资想象。清政府海军练营营长的女儿和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的女儿，谁的记叙更像梦呢？

《梦》的作者，有没有写过：我出身于一个剥削阶级.....

父亲是……满清爪牙？对敌斗争……划清界线……

1970 年 4 月，我舅舅们抬着外公，进了湖南医学院的急诊室。外公眼皮微合，不说话，集中精力熬着病痛。

某派头头不许他住急诊室，硬将病床拉往普通病室。

而妈妈的旋转还没有停下来。

1970 年 4 月，学习班进入最后阶段，结合忆苦报告，开展三查三忆三比教育，新旧对比大讲特讲。

妈妈：昨天听了忆苦报告，确实是苦……我是出身于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因此站错了队……又站错了队……确实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群众：怎么是小资产阶级，唐生智的女儿么！

外公在医院里，已在弥留阶段，回天乏术。

外公想了什么？妈妈想了什么？妈妈收到长沙来的电报。……23 年以后，妈妈说：我那时在学习班，做了一个梦，梦见爷爷来了，我说到我屋里吃一顿饭吧。吃么事呢？我屋里只有红苕。原来爷爷来武汉时，我想请他吃饺子的，我学会包饺子了。……我还是……蛮喜欢……我的爸爸啊！

妈又一次呜咽起来。爸说：又哭！又哭！墙上不是供着爷爷的像在。天天都点着香。

我又不肯哭，又不敢劝。我好像又听到了《高老头》里的那段话：把父亲踩在脚下，国家不要亡了吗？……什么叫做践踏父亲的尸首，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 十四 执子之手

我走向妈妈。

我在笔记簿陈旧纸页的旋舞中，在中心悬空、不知何时会一脚踏入的晕眩中走向妈妈，在那些穿过时空尤在眼前的冷言冷眼下走向妈妈。妈妈，让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你就可以从旋转中站稳了，不会倒下了。

你一直是撑着，从那些被迫的、扭曲的字词，从那一遍遍原地转圈的交代中我知道妈妈你一直撑着，你须要硬撑着走过你的一生，因为你一出生就是被拒绝的。

你不当是个女婴，你祖父我的曾外祖父，世为湘南望族，五代蒙受皇封。你祖父的父亲生子十有四，你祖父与元配陈氏有男子四，你父亲我外公是长房长孙。至你出世时，祖父有女孙六，迄无子息，深以为虑。你的出世带来的是祖母的哭闹和祖宗牌坊前的厮打，你母亲该用怎样凄楚的眼睛看着你呢？

你父亲当时为湘军第一师第二旅第三团团长，南北战争、戎马厮杀，至 1923 年 11 月底升任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移驻衡阳。你还不知道，因为你是女孩，你 6 岁年纪就要离开亲生母亲，你母亲倚门远望，看一乘轿子把你接走，是怎样掩面而泣，肝肠寸断；你又怎样哭着喊着要找你亲妈妈，

这只有带你、把你当亲生女儿教养的凌柯妈妈知道了。凌妈妈竟无生育，你 6 岁跟了她，她按世家小姐、都市淑女的风范仪表梳妆打扮你，带你读书、拉琴、骑马，出洋游历……偏你念念不忘在乡村有你的亲妈妈！亲妈妈正因为你是女孩而被永远地遗弃了，只有你，那肌肤相亲、骨肉相关的乡下妈妈，你忘不了啊！你忘不了，又怎样地令带你呵护你的凌妈妈伤心啊！你要的母爱被割弃，你想要付出的女儿情遭阻隔，你又把凌妈妈的梦击碎了。

“文革”时，你单位的群众听你的交待是不是像听故事？诸多地点变换，尽是蒋匪名人；唐生智的女儿，是你唯一被怀疑的理由。唐生智的女儿，今天看来，究竟是幸还是不幸？

你不足 9 岁时就和凌妈妈一起，被蒋介石接到广州，名为客人，实为作人质。蒋介石在长沙致欢送辞：“唐总指挥此去，是代表湖南 3 千万人去救国救民，去实行总理主义，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为 4 万万中国人民谋解放。”蒋介石派人接走了你们母女。你父亲在前线恶战，攻城克邑，数月后你们安抵上海。若事有迟误，至外公起兵反蒋，你们母女安危又当如何？

你 12 岁上中西小学，先托庇于蒋百里蒋夫人家，后由三姑妈唐湘照顾。那年，你父亲挥师讨蒋，一而再，再而三；及至“九·一八”事变，宁粤合作，共纾国难。国事不宁，内忧外患，父亲只当有恩师蒋百里蒋家夫人和三妹照顾你，何尝有暇顾及你独身在外，看人家父慈母爱、花好月圆时的心酸。

你总想寻回失去的母爱，你悄悄去了学校教堂，你想要玛丽亚圣母的垂爱。你父亲是佛教徒，断不许你信洋教，你

只好放弃了入教，你没有了母亲保护，再不能失去父亲。

你是自由的，活泼的，好跳舞好运动的；你又是孤傲的，漫不在乎的，心猿意马的。你的命运你还没有读懂，你一开始是想逃脱它的。你说功课太多了不要看了，明天的大考逃掉吧，生一场病吧，生一场病就有理由了。你不要三姑妈管你，你说烦死了烦死了你走你管不了我！结果是你自己走，你跑到校长家，校长又把你送回三姑妈家。你哭啊、闹啊，要回南京，你说不要你我不要住你这里我要找我爷爷，湖南话爷爷就是爸爸。

你没有被送回南京，却被送进了医院。你哭叫无度手舞足蹈，你真的自由了没人敢理你。你喊完了爷爷再也不喊，你喊：妈妈妈妈妈妈……

那医院也是长长的白巷紧闭的门，一切都是白的除了窗户。窗户你够不着，你只能够着隔窗的铁栏杆。

你的病是难以名状的病，不是肮脏的病，却同样不名誉。你要妈妈，13年过去了，母子亲情终是隔不断。为了让你如愿，父亲派人送你回了东安。你，18岁的如花年华，你见到了乡居的妈妈。

18岁，祖父说还读什么书，嫁了吧。你决没有想到，祖父为你包办了怎样的婚姻。你知道李家的家势不强，但李教官从杭州回来，你一看，眼睛亮了。

19岁生日过了，李教官回家乡娶了你，3天后，你们去南京见父亲。

1937年，中国空军在国人眼里不亚于今天的宇航员。我在《中国大空战》一书中看到，国民革命后，中国才有了自己制造的飞机，1923年7月，一架中国飞机在广州大沙头机

场起飞线上试飞，在场观众无人敢应邀上机，只有孙夫人宋庆龄排众前往，随机升空伴飞机员做特技表演。中央航空学校 1931 年创建，在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感召下，有志青年云涌投考。多少人被拒绝被淘汰，沙里淘金，留下的全是头脑敏捷身心矫健的强手；强手里的精英，留在中国空军的摇篮做飞行教官。

父亲见了你和李教官，看见女婿高大英伟，谈吐不俗，父亲很欣赏他，他想女儿可托付给他了。19 岁的你娇小柔弱 接过父亲继母送你的结婚礼物，金饰银饰。你藏在你丝绒衬里的首饰盒里，金饰银饰闪烁烁烁，玉环玉佩玎玲有声。你对镜梳妆嫣然一笑时镜子里的那个人也笑；他是大光头，飞行员一色的大光头，他说你的头发好黑好密好漂亮哦！

那面镜子，那在钢琴一侧梳妆台上的椭圆玻璃镜，碎了。

1937 年 8 月 14 日，日机 13 架重型轰炸机全速扑向杭州笕桥，中国空军出机迎战。笕桥航校机场战鹰起落，电闪雷鸣。这一日遂被定为中国空军节，中国大空战序幕拉开了。

李教官参战，你身怀六甲随航校家属经广西、越南抵昆明。回望南天，那首歌，李教官带操时学员们齐唱的航校之歌可仍在中国碧空回响？

得遂凌云愿，  
空际任回旋，  
报国怀壮志，  
正好疾风飞去，  
长空万里复我旧河山。  
努力！努力！

莫偷闲苟安，  
民族兴亡责任待吾肩！  
须具有牺牲精神，  
凭展双翼一冲天。

西子湖畔的明镜呵，镜像模糊了。

11 月，父亲请守南京，12 月大战日寇，身陷重围。12 月 4 日，中国最后一架飞机出战。13 日，南京陷落，日军屠城。中国没有飞机了。

妈妈你擦镜子，镜子明亮如故，你悬着的心落下来，李教官随军西撤来昆明。中国需要空军，苏联政府援助 4 个大队飞机 124 架已到，航校利用勉强修好的残次飞机训练学员飞行，力求早日参战。你临产了。

1938 年 3 月李教官脱下雪白的制服换上飞行员夹克，白色的军服从早上挂到午夜，再没有人取下。

他生过气跺过脚：都是破飞机，早晚要从天上摔下！他还是天天飞，天天飞，天天带学员他飞上云空遥望滇池，春花如童子面，滇池胜雪。

妈，没人敢去告诉你……你怀抱不足月的小女婴去向遗体告别。你说李教官全身完好无损，面容安祥，周身蒙着白布，这是你 55 年以后平静地说出的。

你说他心好细啊，你忘了带首饰盒他没有忘。满天机声、满天枪声，他升降起落，西行千里他带上了你的首饰盒。

妈你才刚过 20 岁生日，才过 3 个月，女人一生的不幸你尝遍了！



小时候我撒娇撒野撒泼，懂事点了我和弟弟胡乱开心，我们说我妈从小享惯了福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们又说我妈心挺好就是手笨，做一双鞋鞋帮子大底子小，穿了像老头脱了象船。

妈你总不以为意，你佩服那些会做鞋的农工妇女，那叫作不胜向往之至。你用 1 个月的余钱请人做鞋底，另 1 个月的余钱请人做鞋面；你把旧布糊壳子，再把布壳子拿去请教如何剪成脚形。你读的是华西大，会弹琴会说英语，你不想再检讨“读书做官”，你就想学会做鞋。我务农要穿布鞋，爸推板车要穿布鞋，你活到老学到老，只想学成个能飞针走线的劳动妇女。只有小姨说，我姐姐嗓子真好啊，姐姐怎么不去教音乐就会在家里哼歌。

妈妈你又见到了蒋夫人蒋家姐妹，你知道蒋英已留学德国学音乐，她后来嫁给了钱学森。留学也是你的梦也是你父亲的愿望，你两年前在上海一病一闹一休学一出嫁，两度春秋，几多欷歔！李教官殉难后你又回到父亲家中，你一人出嫁回来时多了一个小女儿，你现在有凌妈妈又有了妈咪和弟妹了。岁末，祖父去世。稍后，蒋百里去世。国难家难，交相煎逼；你和你父亲，怎么度过了那最悲痛的一年？

妈妈又坐在镜前，妈妈打开首饰箱取首饰，金链金戒金耳环，妈妈一样样卖掉，换一双明亮的眼睛。

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一见钟情这回事，没人说得清。有人碰见了就说有，有人没碰见就说没有。碰见了的人和碰见了

的人也不见得说得到一起，那一双眼睛就只对一个人是唯一的。

人山上人海里人尖上人堆里一眼见了就怔了木了傻了丢魂儿了没日没夜地想的那就是了。

没见不知道，一见就知是见过的，想不起来在哪里反正就是他了。见第二面不敢抬头了，有电了，那就是了前世已看准了。

好多年不见看谁都不顺眼不是那回事，一下子这双眼睛扫过来你还没抬头就知道这人来了，盼啊想啊都不必了，这就是了。

书上总是写：街道对面两道很熟识的似乎在呼唤在发出声音的目光碰到了一起，这是偶然巧遇或是邂逅重逢都可以，两个人赶紧迎面上前结果人也挤了，车也塞了，交通灯也亮了是红的；两人跟两边挣扎滑跌终于失之交臂，白白地见了一面怅惘上一辈子； onedaywhenweyoung, onewonderful-mourninginMay……

我爸和我妈恐怕不算一见钟情，他们早就是熟人，不知见了多少面。1940年昆明屡遭轰炸，外公接全家回到东安，明明渐长 妈 1942年又去耀祥插班上学。25岁我妈身材窈窕面容白晰，不知像不像幽谷百合，她是凄凉是温柔是寡言还是沉静，我无从描述。只听爸说了一件小事，我想我妈漫无机心到底是胸无城府，心还是个娃娃。

你妈来看我们兄弟，提一小篮腌大蒜头！

我就想起我妈穿着丝绸旗袍，轻移莲步，拿着一篮腌大蒜头的样子了。30年后我妈捧着一碗辣椒，从伙房捧回宿舍

又从宿舍捧回伙房，就为这碗辣椒挨了一通批判，痛查她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我妈脾性几十年没改，私心如故，她喜欢的就是好的，也不懂别人笑话。

我妈进了耀祥上学，一下子有了十几个义弟个个叫她六姐，我爸叫一声姐心就抽一下。我爸 1940 年哭了我姑，那是多亲的姐姐，姊弟俩逃难互相拉扯，唐将军挑难童挑男不挑女，姊弟俩从此一别，一年后姐变了一冢坟。我爸幼年失怙，少小离家，骨肉分离，生离死别，全过了一遍年仅 15 岁。书上写的那些男欢女爱我爸还没看过，逃难、漂泊他苦怕了，有饭吃有书念已经上了天了，苦孩子还想什么别的。

我妈盯着我爸，我爸功课好总考前一二名。我妈学得吃力，不得不服我爸，我爸蹭蹭蹭直往前几名冲。他什么都琢磨，一看就会，嘴里吹着口琴，脚踏手弹风琴伴奏。爸专心致志心无旁骛，英文荷包书一晚上看一本。爸没有家，没有钱，整个一战乱孤儿，就是特别聪明。

1974 年我去湖北京山农村读书，每逢天雨不上课我们躲在宿舍不去教室。我的床和桌子靠窗，我看一会儿书愣一会儿神。我愣神时总看见一个老人披着蓑衣斗笠赶着牛从我们窗前过。我心里沉一下，老人这么大岁数了往雨里赶牛，我想，不知我爸在干什么呢。

1978 年我回华师大上研究生，第一节课听写英语来了一小老师，就是在广播里控诉造反派打死母亲的女孩子。女孩子长辫及腰笑得好柔，我立即忘了 P 是造反派也一样被打断

胳膊打破头，我们忘了什么派不派俩人交了朋友。

第二天换了个老师来讲课，老师扬眉挺胸一声响亮的 GoogMourning，我一愣，这不是老放牛吗？

他不是老放牛，他是社会学教授艾伟生。他终于不放牛又教书，最后又去教社会学了，他也不再是右派了。可惜他教课的时间比放牛短得太多，不久就去世了。

艾老师曾对我特别钟意好像我们前世是有缘的，我想起那段牛缘也总去看他，然后帮他抄《以色列史》。

艾老师翻译《以色列史》他说你知不知道在我们河南姓艾的一支是犹太人的后裔？

我也不见得信也不见得不信，我就是看我爸跌撞一生没他学不会的，我就想爸是不是犹太人？我想到艾伟生教授那么有学问偏偏老放牛，他真的像犹太人。

妈把首饰盒里的金链、金戒一样样卖掉，因为她的义弟就是后来的我爸在医院里住院，住了半个月也不好，没有眼睛我爸一生就毁了！这是 1945 年春，我爸还在入伍生团，入伍生团苦到什么程度我也是从爸的坦白材料中看到的。成都是国民党中央军校本部所在地，换个角度说这里是训练炮灰，不换角度那也不是闹着玩的。不然何必说打跑了蒋介石 800 万军队，说轰跑了或吓跑了不就行了。因训练太苦，爸刚满 20 岁吃不消，就不想吃苦了。尽管当初表了好多抗日决心才拿到我外公的介绍信。那生了病有没有公费医疗？恐怕有也有限，总之我爸住院半个月眼睛不好，心里有火在烧燎，我妈就在这关键时刻像英雄人物一样挺身而出了。

许多年以后我们评价我妈才发现妈是真正的难得糊涂，

什么腌糖蒜、1毛2分钱辣椒那都是鸡毛蒜皮并不重要。我妈在大是大非问题一向与党中央绝对保持一致，在其它不那么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有她独立的见解，经我考察发现确实定义准确、想法很独到。例如：

外公：民主人士。

爸爸：随么事都好就是脾气不好。

我们：亲爱的孩子。

致下乡的女儿：你要保重身体，苦干加巧干。

箱子里的旗袍：不是旧的，都是好的。

因此妈和我爸的结合正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妈的“文革”表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做了全体家庭成员的坚强后盾。

外公曾送给妈4个字：难得糊涂。纵观我妈一生，真是这样了。

我妈变卖首饰治好了我爸的眼睛，我爸眼一明，那心还不亮吗？就把我妈看上了。

我爸看上了我妈，我妈也看上了我爸。“文革”的批判会上群众质疑我爸：你老婆比你大好几岁，这是为什么？这并不是问为什么我外婆生我妈怎么不知和我奶奶商量好孰先孰后，而是说，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爱的是唐生智的女儿那就是爱的唐生智，那就是爱的国民党反动派大军阀地主官僚剥削阶级家庭。

我爸就交待了妈卖了首饰治好了他的眼睛，爸没敢交待他有个姐，就是我妈当时的年纪，也出过嫁，后来逃难带着13岁的弟就是我爸一路讨口捡破烂吃逃到汉口进了难童院

我爸没敢交待这个感情根源是吸取“文革”初期的教训，他说小时候受过苦遭到批判，说这是编造家史骗取学生同情。

我妈要交待的是对我爸问题的态度，人家要她讲惩前毖后，妈老想着治病救人。妈有本笔记上抄了半本子治病救人的语录，例如：“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于统一战线中的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共产党员对于落后人们的态度……”

我爸和我妈在交待中提到对方都称“我爱人”，“文革”前这个词指夫妻关系很通用，不像现在说“我先生”、“我太太”、“我们家那口子”、“我媳妇”……这么五花八门。现如今都不怎么叫“我爱人”，万一在坐的还有我别的爱人呢？“文革”时讲惯了也没谁问爱？人？要说有蔑称、俗白那只称女的，如妈的听领导作报告，她就记录：“某个对象（学习班上重点审查对象的简称）的老婆要跟他离婚，我们已经做了工作，也告诉他要安心，把自己的问题交待清楚，不要有顾虑。”“老婆”就是这个对象的爱人。群众问我爸：“你老婆……？”我爸就答：“我爱人……。”群众问我妈：“对敌斗争……？”我妈也答：“关于对待我爱人……。”尽管我爸和我妈在家里大呼小叫，真的像对敌斗争，他们对外一致称呼：“我爱人”。

妈为了治我爸的眼睛卖自己的首饰，这简直可以说是迈出了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第一步。妈以前几乎不知道自己要花自己挣的钱，从来都是父亲拿钱父亲供养她，以后就是到航校住家也是李教官养太太，妈当家属。李教官去世了，妈虽然住在娘家可还是李家的媳妇李家的人，1946年妈回到东安我外公就跟她说，李家分了家，因大儿媳就是我妈不在请外公去参加的。大儿媳和孙女儿就是我明明姐都是女人故没有继承权，我外公做主要李家过继两个侄儿给我妈做儿子，田契仍由李家父母掌握，我妈没有买卖权。

就在这年夏天，我妈又发作了精神病，想到生生世世竟是李家的媳妇李家的人我妈死也不服，她想我前世没有做孽我怎该今世守寡守一辈子！妈带一个小明明就够辛苦了，她不要过继的两个儿子，她不想住到李家去，她不想上有公婆下有侄儿侄女姑嫂妯娌，手里捏一把田契过一辈子。我妈暑假回乡原是想把明明拜托给外公外婆，明明生下来跟妈颠沛流离跟了8年，妈怎么又舍得下女儿呢？妈不肯留在东安，又不肯放弃读书，带着女儿她赶不完功课，不带女儿她心疼头疼。还有李家分家再一次提醒了她的身份，在成都我爸还等着她……天花板斜了，帐顶斜了，屋子旋转起来，我妈听见我爸叫她，她掀开被子就跑出了深宅大院；她跑到外公的公馆“树德山庄”外面，她喊着我爸的名字，声音在夜晚凄切急促；管家、佣人追在后面，她只觉是李家来人捉她，她一路冲撞，白色睡袍下摆溅满了8月的露水，白袍如旗，长发如纓，风中我妈抖擞长发如在一面降旗中挣扎不肯屈服的女叛徒。喊声叫声人声惊起了我外公，明明早知妈不在身边，瑟瑟地在床角发抖。明明听见妈的狂叫：仁宽。快来啊！听

见管家的劝说和外公的怒吼：不成体统！明明哀哀地哭，她抱着被子哭，她的声音细如溪流没人听得见。

我妈狂喊滥叫，在白色蚊帐顶的旋舞中终于迷糊过去，闹到什么程度我爸不在场，只知外公买了棺材准备一枪结果了我妈了事。外公忍了又忍而没有下手全凭顾先生山长讲情。我外公按他脾性也没什么下不了手的，1927年宁汉分裂之后又合流反共讨唐，我外公那会儿四面受敌，通电下野，就是那次我妈12岁跟外公和凌柯外婆游了一趟日本。我外公宣布下野前夕决心要除一个叛将，他那会儿最恨的一个人是李品仙部下一个师长张国威。外公令副官陈复初四处寻访，深更半夜，在一个麻将房里把张国威找到了，谎称总司令要他去开会。张师长想开会去公馆也不会有危险，公馆在英租界一个洋人修的大厦，租界是不许开枪的。张进了楼上大厅，他的随从就被下了枪；张再进正厅，就见上面坐满了司令长官。讲这段史实的是我外公的表弟，他说到：

张走上去立正报告：“报告总司令，我来了。”

唐生智怒目而视说：“你做得好！”

张说：“我做了什么？”

唐一拍桌子说：“混蛋，你自己做的事，还要我来说，捆起来。”

副官们马上拿了绳子走到张师长身旁，把张捆好，张也不敢反抗，自己还在申辩说：“总司令，我犯了什么罪？”

唐生智大声说：“叛贼，还有什么话说，拖下去绞了。”



张还在呼救：“报告总司令，大势已去，我为你老保存实力，以待你老东山再起时，我一定随呼随到，再效犬马之劳。”在场的官长，连李品仙也不敢为他担保讲情。除张国威果然没发一枪，由副官陈复初和我四外公唐生明用一条白绸子把他活活勒死，尸体让他的随从用汽车运回去了。

后来蒋百里先生在外公南京惨败、痛苦不堪的时候送了外公一首五言绝句，其中“犹有书生气，空拳张国威”句就是指上面这件事。

1946年我妈发病时29岁，可我敢说外公即使真掏出枪对准了她，不敢看人直想告饶的决不会是我妈只会是我外公。疯人的眼睛和常人的眼睛看到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我妈病中只认得她幻觉中的人，她认为谁在面前那就是谁，外公她根本不认识。

我外公掏出了枪，我外公那是他自己那么想了一想发了一回狠，那具棺材买来了搁在门厅里，那都是给自己看的。我妈哪里看得出棺材，看得出棺材是给她备的？我外公掏了枪，我敢说外公他没法下手，他怎么瞄准？我妈狂躁不安，说跑就跑，我不信我外公一枪瞄不准还开得了第二枪。我就不信我外公掏出了枪我明明姐姐不会抱住我外公连哭带喊：妈妈！妈妈！我只有妈妈呀！我不信我外公听见了小外孙女儿哭喊他狠得下心！

山长是好人，他是佛教密宗居士，别说治家，我外公治军都听山长的。山长对我外公可说是循循善诱，也可说是出生入死，外公对山长一生都是执弟子礼。山长尽其可能以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义理影响了我外公，外公学佛后也自信是

杀恶人如麻，挥善金如土、惜真才如命，决不滥杀无辜。在我妈犯病这节骨眼上，我相信顾先生进言是力挽狂澜，除了他谁还敢劝我外公。可我还相信另一句话，那是后来我妈斗私批修时常引的另一段语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鸡蛋孵得出小鸡，石头就孵不出鸡来。我外公烦躁暴怒，痛心疾首，势必只有山长那副菩萨心肠才可以开解他。可我外公又何尝没有想到他毙了我妈怎么面对小明明？怎么对得起为国捐躯的李教官？他的亲生女儿，他自己做主把她和生母隔开，他自己尽心尽力送她到上海读中西女塾，他让她脱离了一个乡下妇女的生活道路，他给她创造了接受新知识了解新道德的成长环境，女儿的今天，那实在是他自己酿出的一杯苦酒！早知如此，他为什么要把她从乡下妈妈那里接出来？他又为什么让她插班到耀祥书院，和他的义子们同窗念书？

我不信我外公不是侠骨柔肠的人，外公自己也承受着传统大家族家庭责任的压力，也有他自己感情的牺牲、悲剧。凌柯外婆不生育，外公不可能顾及她的感情而不另娶。外公难道就没有想过女儿 20 岁后就独守空房这有多么残酷吗？

总之我外公去了杀心，我妈又撑了起来。我妈打点行李又教明明听外公的话、外婆的话，和大舅舅、小姨、小舅舅好好玩。我姐像一只兔子般警觉，知道我妈要走，她一步都不离死守着我妈，我妈想到她自己 6 岁时离了生母怎么又轮到她的女儿，怎么母女俩是同样的苦命？明明一个人撇在外公家她怎么住得惯？她一天都未离开过妈的呀！

我妈只身飞到成都，搬进了华西大学的女大院，夜夜听见明明在喊妈妈，声音不大，就是拖着哭音，每一声“妈—”

都泪盈盈都是降调。一听见“妈”，我妈推出宿舍就往外跑，同室的女友夜夜追终于不追了。妈进了她跑不出去的地方了。

我妈解放前两次发病前后间隔 10 年，妈发病经历全都不是她亲口对我讲的，是我从她的检讨、交代发言中拼缀而成。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交代，我妈本来已经交代清楚了她为什么没有参加反动组织如参加国民党或当特务，结果又要交代新问题：你为什么没有参加进步组织呢？在那样剧烈动荡的时代，不可能不知道进步的学生运动啊，你为什么没有投身进去？是什么根源什么动机阻拦了你呢？妈想没有根源没有动机，就是 1946 年病才好医生喊我多休息。妈这么一说病就把自己有这么一个病两次发病的情况交代出来了。妈又说当时我爱人也在成都上军校，假日里我们出去游山逛水，平时功课又比较忙，没有心思去过问更多的身外之事了。

我妈一遍又一遍地交代自己两次发作精神病，现在看来简直如弗洛伊德的谈话式治疗。就像种牛痘一样，非但没有诱发天花，还因小小的局部疼痛把天花给阻止了。又或者我妈当时对病情的交代是为了去除自己在政治上的可疑点，她把这一点也交代了出来，真要算作襟怀坦白，对组织上忠诚老实了；档案上都查不到的东西，我妈连丝毫的隐瞒都没有了。

其实我妈也是糊涂，她不会给自己上纲上线说我假日里正忙着恋爱自由、个性解放，进行反封建道德的斗争呢。

我妈病后离开东安，外公跟妈说以后要钱就写信给家里的管家，等于还是外公供我妈上完大学。这对我妈有多大的重要，土改时就知道了。土改时李家那村的贫协主席追查李

家，从东安一直追到衡阳，在我妈和我姐栖身的小学校里找到了我妈妈。贫协主席一看孤儿寡母用一个小炭火炉子烤土豆吃，看了看问了问也就走了。我妈婆家是地主她竟自己摆脱了地主成分，她名下有田产她根本不知在哪里，数目她也不清楚，田契她摸都没摸过。

这是我妈半世的生活成就！她不像她的同学蒋英留学德国做了钢琴家，不像她的同学周小燕成了女高音歌唱家，妈没有那么完美的家，那么坚强的体质，可她尽力了。她靠外公的供养靠她自己的坚持摆脱了地主婆的身分和生活！

还因为她心里看准了那一双聪明的眼睛。

我妈把首饰一样样拿出去卖掉，最后首饰盒就变成了一只真正的首饰盒。一个立方体盒，有大 32 开书本那么大的面积，盒子空了里面再没装过金链金戒耳环坠子。我妈盼着毕业去当一名教员，自己工作自己支配经济，自己做主重建小家庭。

这只盒子我现在知道它的来历了，从小到大，我看见我爸抽屉里有只小巧的皮箱，方方正正像真正的皮箱有扣儿、绊儿，有亮亮的暗锁，里面是丝绒的。我要改名字，爸从里面拿户口本给我，弟弟买凉鞋，爸从里面拿工分。那里面还有肉票、蛋票、糖票、火柴票、肥皂票、柴禾票、煤票，当然还有爸和妈每月挣的钞票……现在当然又多了他们俩儿的光荣退休证，我爸的三等残废证，黄埔同学会会员证，诸如此类。

这只首饰盒子的实质性变化说明我妈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外公原先并不同意我妈去考大学，可妈听了我爸的。她当年在家乡沦陷时带着女儿由桂林到了重庆，愣和我爸他们

兄弟几个同行去成都求学。1949 年解放军风卷残云，向南推进，妈生怕和女儿天各一方，急急飞回湖南接女儿，就在这时有我爸与我妈带我姐两乘轿子在小路上相遇的那段事。这是真正的一见钟情，以后的生活就全连在一起了。

我们走向妈妈。

我，弟弟，爸爸。

弟弟提着香蕉，我捧着大搪瓷杯子，杯子里的馄饨是热的，我刚刚排队买的。

我们填了会客单，等那扇大门开开护士把我妈妈带出来。探视有时间规定，医院都一样，可这儿不许到病房里面探视。

我等着，又有点怕，我妈妈，还叫不叫？吐不吐药？医生又怎么让她吃药呢？

我想妈妈以前总是喜欢上医院，然后就是看老外婆，是不是因为只有医生和老外婆说话和气？

可精神病院不同，医生有的办法我们不敢问。

妈妈妈妈我读了一遍旋转的笔记本我才知道我多么不懂妈妈的心。

我说外公的会开了，不去就不去，悼词重写了不就行了吗？

我不懂追悼会不是给死人开的，死人听不见哀乐、悼词，会是给活人开的。尤其是给外公的亲友，他至亲的家属、儿女们开的。是让他们听到，外公不是犯了滔天大罪，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承认他的历史贡献，恢复了他的名誉。

我妈妈就要听到这一通话，她听了，那一遍遍“唐生智的女儿”的质疑都被风吹散了；那一遍遍“我的父亲在解放前是犯了……”的交代都被风吹散了；她要听一通、哭一通，她心里的创伤就平复了；那股子堵心的恶气就吐出来了。她看一眼外公的遗像，在那 600 人中站一角不足 1 平方米的位置，她做女儿遭受到的歧视、质疑、她做女儿未尽孝心的内疚和自责就会减轻了。

假如我懂，我就说妈通知来了，我蒙妈一回自己去长沙，谁会拦我？我说我是我妈的女儿，我妈是外公的女儿，我代表我们全家来的。

假如我懂，我就说妈等什么通知，也许通知是没寄，我去替您提一回意见，辩一回理。掰清了理我开完了会，给您补回通知您放心好了。

哪通知确实没寄，主持会的人忘了，理事的人忘了，或者他们觉得不必要吧。他们和我想的一样，会开了，对得起逝者了。

右派平反了，有个右派说，我呢？领导说：你档案里没有右派材料啊！右派白当了。

志愿军战俘也平反，没有叛国，不是坏人，平反通知送到一个当过战俘的平反者手里，第二天他自杀了。

他自杀了，他为什么自杀呢？我想可能他早就知道他没有叛国，人家说什么他说不清就忍下来了。这一忍忍惯了就接受不了啦，平反？冤死了！他实在不能正视自己的冤了，还不如死啊！

我妈是个简单的人，就接受简单的道理，如不许打人骂人，姐姐要让弟弟，唐生智是她父亲……忽然，这一条没有了！像那份无形的右派材料一样没人认了！我妈蒙了，天花板斜了，蚊帐顶开始旋转，床也旋转起来，没有父亲了！是无父的孤儿了！和明明一样了！只有明明和她一样是没有生身父亲的女儿，明明！我妈冲出房门找明明，她只认得这个人，这个人和她同命运！妈惊跳起来健步疾走……她被架回来按到床上她没有父亲了她就喊：妈妈妈妈……

要知道这场病会持续今后的十几年，到妈妈最后一刻，我走遍天涯海角也要讨得那份通知书！我愿用我生命中任何可移植的器官、可输入的血液换取我妈妈健全的理智。我宁愿妈妈得别的病，既然人老了总不免要得病的，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见这个病，这个疯狂的病魔随时向妈妈伸出利爪，在一年中的若干个月里突袭过来，令爸爸忙碌不堪，令刚散的团聚黯然失色。

爸爸去找医生：

我们想把病人接回去。

接回去再送进来就不容易了，你们要负责的！

爸爸跟医生说妈妈的病：

已经愿意吃药就好招呼了。 30 多年没有发这个病了。

最后一次是怎么好的呢？

她住在医院里，我去看她……

妈一回到成都就被送进了医院。

爸知妈犯了病，赶去医院。

妈披头散发，嘴唇乌青，面色发蓝。妈盯着门，寒光刺骨。

爸没带鲜花，没带巧克力，没带点心盒，爸是平民出身不会来事儿，爸就是带去了他的眼睛——

我一看她那个样子，我就……我就哭了。爸摘下眼镜擦眼睛：她一看见我哭，……她就醒了。

我们接回了妈妈。

爸说：我活着，我管妈妈；我要先去了，你们谁也不准不管妈妈！

妈说：我…那个时候……就想，找你爸爸…只要对明明好，又不会…死在我前头……

妈今年春节精神好时说的。

1979年5月12日，我们接回了妈妈，再没送妈住过精神病院。

天边又是半空的火烧云时，爸扶妈下楼了。爸牵着妈，妈相跟着。爸爸高，妈妈矮；爸爸胖，妈妈在爸身边就不显得胖了。爸走路一摇一晃，妈的肩膀也跟着晃摆。爸和妈慢慢走，走在塔形的雪松夹着的白灰路上。塔形雪松是“文革”前移植到校园里的，现在长得又粗又壮，稳稳当当。松树前的大字报栏已经拆除，苍绿的松枝像翅膀从地面伸展出去，树顶沐着阳光。爸不言语，表情沉毅，妈脸尚有浮肿，似迷茫似醒悟。在他们前面，有火烧云的图案在地面的松翼空隙绽开，像湖滨的红荷。



## 十五 摄影眼

我看见我外公。

1979 年 10 月 15 日，我和指导我们硕士学业的老师，和我的硕士同学们去中山陵。

直到今天我才看见——

42 年前，1937 年 12 月 6 日晨，风萧萧，松老梅瘦，我外公着长呢军大衣，沿 300 余级台阶拾级而上，鼓乐呜咽。至灵堂，外公站定。外公前面是蒋介石，外公身边是罗卓英——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桂永清——南京卫戍军教导总队总队长。委员长侍从室一处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站在哪里？假设他站在我外公和蒋介石之间吧。这样留有余地，以俾其他舞文弄墨诸多好事者想象。

12 月 7 日凌晨 5 点多钟蒋介石夫妇乘美龄号机飞离南京。

当日，我外公宣布南京为交战区，实行戒严令，划分了难民区。

8 日，外公为缩短防守战线，命令部队撤离城郊第一线，扼守南京复廓阵地——雨花台、紫金山、城防工事一线。

1937 年 12 月 7 日，日军在迅速突破国民党两道防线之

后，兵临南京城下。

12月13日南京陷落，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总计34万人。

我外公于11月19日受命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已先行视事，布署城防。南京守军我方10个军建制，实际兵力10万，日方7个师团，1个旅团，不包括海军，10万。12月12日晚，外公依令弃守。南京一役前后约1个月作为最高指挥官，外公打了他生平最后一仗。知其不可为而请守，知其不可胜而应战，知其不可活而生还。战败而生还，令众说纷纭，至今绵延不绝于书。

中山陵正面题字“天地正气”；“民族、民权、民生”，灵堂内中山先生像前置有鲜花。我走进原来放置水晶棺的地方，闻见一股异香，原来是一群金发碧眼外宾；其中一老妇，跛足，面容慈蔼，兴致勃勃。我感叹。

我在我前面就看见这一跛足老妇兴奋驱前，东张西望。我想，她连腿脚都不便，为什么不远万里要来看孙中山呢？孙中山与她隔得多远。我隐约记得我外公似乎守过南京的，但南京大屠杀惨案骇人，我不敢和同学说这件事。我甚至不敢看这一页。当年在我父亲的批判会，群众的喝问：一炮打死多少人？声犹在耳，30万牺牲者，我外公该当何罪，我不想问这一切。

我不知在这石级上走过我外公，决战前夕。我更不知道晋陵后，蒋介石向少将级守城将领训话。外公再次表示：我可以做到“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撤

退。

1979 年 5 月我生平第 2 次来北京，参观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历史博物馆的中国革命史展厅中第一次看到我外公的名字列于革命行列：北伐前敌总指挥、国民革命军第 8 军军长唐生智。

我不敢对周围同学说：这是我外公。毕竟，他属国民党。紧接着北伐这部分就要看到：国共分裂，蒋介石背叛……

再早些时，我们参观华中师大图书馆内部资料收藏室，我随意取下一本刊物，30 年代的，旧得发黄，内有黑白图片和繁体字说明，我看到我外公一身戎装，图片上写的什么我都没看入脑，只看到什么军衔、职务后面就是我外公的名字。图片有好几张，好像出席什么活动。同学们都走出到下一个阅览室了，我不得不放下刊物，连刊物的名字都没去记。

我现在想起来，我以为我并不害怕的事其实是怕的。事隔多年我询问我自己，当时为什么不留个心，把那图片的内容看详细？我在记忆中搜寻到的就是那图片和红卫兵抄家抄走的我外公的照片很相似。我好像又听见抄家的学生指着图片问我：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难道我想说：不认识。是吗？因此，我就扔下刊物跑了？

心有余悸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个怕难道竟在心里潜得很深很深，深得我自己都不知道吗？我怕、我不知道我怕，我以为我不怕。不怕？怎么连个刊号也不记？

如今，怎么又悔当初了？

现在，我知道我不怕了。

那日。

离开中山陵，下午我们去了雨花台烈士陵园，这里曾是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革命烈士的刑场，参观了烈士纪念馆后，我们纷纷在烈士就义的雕塑群像前留影。雕像高大巍峨，背靠雨花台的青松、山岗。蓝天丽日，气贯长虹。

雨花石已经捡不到了。想要，花钱买。

直到今天我才看见——

在那座烈士群雕背后，还有悲壮的群像：

雨花台方面因系敌主攻所在，虽经我官兵奋勇苦斗，奈外无粮弹，内无援兵，且敌挟战车、飞机火炮及精锐陆军不断施行猛攻，我 262 旅旅长朱赤，264 旅旅长高致嵩、团长韩宪元、李杰、华品章、中校参谋赵寒星、营长黄琪、符仪廷、周鸿、苏天俊、王宏烈、李强华各率部反复肉搏，奋勇冲杀，屡进屡退，血肉横飞。上午韩团长宪元、营长黄琪、周鸿、符仪廷先后殉难；下午旅长朱赤、高致嵩、团长华品章、营长苏天俊、王宏烈、李强华亦以弹尽援绝，或自戕或阵亡，悲壮惨烈。全师官兵 6000 余员皆英勇壮烈殉国。

此据《陆军第 88 师南京之役战斗详报》记载，材料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第二历史档案馆是什么意思？我原来不知道。我推测着，是一栋建筑吗？想必不是。北京名胜旅游图上查得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查不到第二历史档案馆。

或许它是一座隐形城市？尤如我们说“文革”博物馆——

一个建议、一本书或一些书的名字、一个标题下的空白。

又好比一座隐形雕像，如上所述。它为什么是隐形的呢？南京守军一个师 6000 官兵与日军搏杀，为什么不可以塑一群雕，以纪念 6000 在雨花台殉国的抗日烈士？

或者就称之为第二烈士纪念雕塑？

有没有第一历史和第二历史？第一：正式的、普及教育采用的、做为定评的历史；第二：非正式的、只供少数研究者查询的、做为参考的历史。

假如有的话，写历史的叫做什么？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

那写历史小说的呢？历史的反映、影子？

第一影子、第二影子、影子部队？

历史人物呢？幽灵？一个幽灵后面有几个历史？几个历史的影子？

后来我才知道，“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专门收藏“中华民国”这一历史时期内各个政权中央一级机关及其直属系统的历史档案的国家历史档案馆，是研究中华民国断代史最重要的史料基地。该馆原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是在接收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和国民党政府国史馆所藏的历史档案的基础上，于 1951 年 2 月成立，1964 年移交国家档案局领导，始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留有关于南京一役的珍贵史料，我没有亲自去查过。

我看见我外公，不同的历史形象，在不同的历史叙述中、不同的历史镜头里。我挑最不堪看的看，看我外公一生中最

惨重的失败，南京一役。

### 镜头 A1

唐生智送走了蒋介石夫妇，刚回到客厅，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从里面走出来。此人是唐生智学佛的老师顾伯叙。唐将蒋突然来访委他守南京的意图如实相告，问顾此事凶吉。顾弄正了打在胸前的紫色凡呢丁领带，又用右手理了理乌而发亮的头发，抚摩一下鼻翼右边的黑痣，说：

“你病危不死，活下来，等于得到第二次生命。我早知道你一定要走运，现在委员长果然要你指挥部队守南京，这是仕途上的第三次生命。”

“你认为守卫南京重任 能否接受？”

“当然可以接受 而且前途远大，飞黄腾达 就在眼前。”

“我听你的话 伯叙兄。”

唐问顾，顾打领带、理头发、摩痣，这位作者怎么看见了呢？历史人物是幽灵或历史作家是幽灵？谁有无所不知的权力？幽灵有没有影子？镜头是人物的倒映或人物是摄影家的倒映呢？

### A2

蒋介石主持的高级军事将领会议，蒋介石问唐生智：

“孟潇兄 你看南京要不要守？”

唐生智与南京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他很想重新掌握一部分兵权，做为将来飞黄腾达的阶梯。另一方面，他又估计到日本军队不会真正占领南京，不过造成城下之盟的形势，

蒋介石媾和。现在将一部分兵权拿过来，正是大好时机。等蒋一问他，他就激动地站起来，情不自禁地大声疾呼：

“敌人已经迫近南京。南京乃我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为国际观瞻所系，对全国人心有重大影响，怎么能够不守？……本人赞成死守南京，坚决和敌人拼到底！”

唐生智大义凛然，声色俱厉，口沫四溅，讲到最后一句话，他举起右手，向空中一挥，以加强语气，表示决心，然后才一屁股坐下去。

唐生智大义凛然，声色俱厉，口沫四溅，显然是力拔山兮气盖世。前面顾伯叙之“你病危不死”又从何说起呢？

### 镜头 B1

唐生智自告奋勇担任南京防守之重责，委员长令我协助唐侦察南京城内外之地形势。时值冬令，白雪飘飞……两天侦察，我发现唐之身体衰弱不堪，身着重装至平地犹可下车看看，爬高山，便托我代为侦察，寒风白雪之中，他虚弱之身体，我不禁为南京之防守担心，为他自己担心。

——苏志荣等编著：《白崇禧回忆录》

### B2

1937年11月16日，蒋介石召集在南京的高级将领开会，参加的有何应钦、唐生智、白崇禧、徐永昌、谷正伦，还有海空司令和刚从前线赶来的顾祝同等人，这次会议主要商讨如何保卫南京问题。在

座的高级将领，谁也不敢表态，会场气氛十分沉寂，唐忽然站立起来，用极其严肃的态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此国家民族存亡之际，我唐某身为将领，愿承担保卫南京之责……如果委我以保卫南京的重任，我保证做到‘临危不乱，临难不苟’八个字”。

事后我问唐生智：“您与蒋本来结怨很深，为什么在此危急的时候，反而挺身而出，为蒋分忧呢？”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黄克虎：《回忆唐生智将军》

### 镜 A3

唐生智回到百子亭住处后，和顾伯叙叫到公馆里来的一妖冶妓女调情，然后去栖霞寺求签。顾再次给他解释：“……你担任了守卫南京司令长官以后，从此直上九霄，飞黄腾达，前途无量，快乐无穷。”

### 镜头 B3

南京我明知不可守，这是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的。当时，上海南京战略的整个布局都被蒋打乱了……此外，局势也很紧迫，没有充足的时间布置，民众工作和军队工作都没有基础，我认为守南京主要的目的还是多争取一些时间，使撤下来的部队得到休整和准备，而不单纯从南京是首都或中山陵园所在地来考虑。

——唐生智：《1931——1949 年概括回忆的几件事》



#### 镜头 A4

唐生智在会上想：

他现在虽然恢复了党籍，可是兵权没有了，他很想重新掌握一部分兵权，作为飞黄腾达的阶梯。

#### 镜头 A5

唐生智请守南京，云军人以身许国，李宗仁心里明白，唐生智是想乘此机会掌握一部分兵权，以作日后争权夺利的资本。曾经拥有两湖重兵的唐生智，因为何应钦等当权派的专擅，所以积极投靠蒋介石。

#### B4

1937 年 1 月，唐生智为他主持汇编的《日本军备调查摘要》一书写前言，该书发往全军，前言中说：

环顾国际武力和平之呼声，弥漫欧洲，军备扩张之竞争，有加无已，东亚则日俄战争，势难避免，而我国在强邻迫胁，岌岌可危之环境中生存焉得不为刀俎下鱼肉？故我惟有从事奋斗，整军经武、枕戈待旦，一朝大敌降临，迎头痛击而已，凡我军人，宜抱一息尚存，永矢为国奋斗，为国牺牲，应有救焉。

#### B5

1937 年 6 月，唐生智为戴安澜团长所编《痛苦的回忆》一

书撰写前言，亲自审定并批准出版此书，该书总结了长城抗日之役的经验教训，唐生智在前言最后写到：

现在统一告成，全力对外，战端未启，而未雨绸缪，先事战斗准备，是军人责任……

## B6

在芦沟桥事变发生前后，唐生智先是担任军事委员会第一厅主任并担任训练总监部总监，后又在专门筹划抗日准备的军委会执行部任主任。唐身兼 3 个要职，此时正患重病，仍经常参加军事会议和调动军队的工作。

## B7

“七七”事变后，从 7 月 12 日到 8 月 12 日一个月之内，蒋介石何应钦天天晚 9 点之后召开国防会议，唐生智带病出席了 25 次，除卧病难起而缺席外，每每早到而迟退，有时苦熬通宵，亲人左右谁也不敢拦他。

## B8

唐生智：

应依日前状况，最低限度赤裸裸地说：我是弱国，故抗战须持久，凡一重要城池，非流血不放弃，但以大兵力白白牺牲则不可。如长城、上海战争，可为殷鉴；我集中甚缓，且铁道受敌机妨碍，故大本营幕僚，须注意弱国之作战，故全国动员最为重要，即以持久战消耗敌人之目的，以此决心应付此局面，

一切事体，考虑现实状况。

——1937 年 7 月 20 日在最高国防会议上的发言

## **B9**

1937 年 8 月 12 日，上海战事爆发前夕，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在江阴要塞阻击日军在长江内河之全部军舰，次日，唐生智到江阴与刘兴共同策划，不料情报被国民政府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出卖给日本驻京使馆，日舰一夜间全部逃出长江，使我军封锁长江计划落空。唐生智气极，复发阿米巴痢疾。

## **B10**

11 月 19 日受命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 **南京战事**

### **镜头 A6 铁道部**

在中山路旁有一幢别具风格的办公大楼，楼上覆盖着蓝色的琉璃瓦，在办公大楼的 2 楼，向右边一转，有一间宽敞华丽的大客厅。大红地毯，黄丝绒沙发摆成马蹄形，这儿原是铁道部部长的客厅，现在是南京卫戍司令部唐生智司令长官的客厅。

12 月 5 日，蒋介石在这个大客厅向南京守将训话。次日黄昏离南京。

### **镜头 B11 唐公馆**

12 月 5 日，唐生智在百子亭唐公馆。南京卫戍司令部就

设在他自己公馆内，参谋部设在对面教育部长王世杰家中。

12月6日，蒋介石率唐生智等于早上晋陵后，晚在唐公馆向南京守将训话，次日晨离南京。

### 镜头 A7 大报恩寺

12月7日，唐生智和顾伯叙便衣到大报恩寺求签，签语有“百事如意，”顾解作鸿运高照，顾说：“伟大的功勋，伟大的前程在等候司令长官”。

### 镜头 B12 唐公馆

天亮后，日机即刻飞来猛烈轰炸，我们的办公地点在百子亭唐公馆办公厅内，其间筑有许多防空洞，工作紧张时，大家都不高兴进入；防空洞四周，有高射炮四五门，白天，整日由着炸弹和高射炮叫嚣，有一次炸毁了办公室里五六公尺地方，大家并没有离开。

——卫戍司令部参谋处第一科科长  
谭道平：《南京卫戍战》

### 镜头 A8 铁道部

唐生智在这里看作战地图，听电话。

### 镜头 B13 唐公馆

唐生智在唐公馆，不肯迁移到铁道部。

12月8日晚11时左右，唐生智公馆遭日机轰炸，玻璃震得粉碎，桌上物品在空中乱飞。接着，日机又接连飞来我们附近侦察。我当即报告唐生智，我们办公点给日机发现了。唐生智说：“我不能为日本的几颗炸弹搬走这房子。如嫌办公室狭窄，你们可以迁移到铁道部地下室去办公。我不能离开这里，罗卓英、刘兴两位副长官和我留在此地好了。”

——谭道平：《南京卫戍战》

1937年12月9日

镜头 A9

空白

镜头 B13

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派飞机向南京空投劝降书：

百万日军已席卷江南，南京城处于包围之中，由战局大势观之，今后交战有百害而无一利。惟江宁之地乃中部古城、民国首都，明孝陵、中山陵等古迹名胜云集，颇具东亚文化精髓之感。日军对抵抗者虽极为峻烈而弗宽恕，然于无辜民众及无敌意之中国军队，则以宽大处之，不加侵害；至于东亚文化，尤存保护之热心，贵军苟欲继续交战，南京则必难免于战祸，是使千载文化尽为灰烬，10年经营

终成泡沫；故本司令官代表日军奉劝贵军，当和平开放南京城，然后按以下办法处置。

对本劝告的答复，当于 12 月 10 日正午交至中山路句容道上的步哨线；若贵军派遣代表司令官的责任者时，本司令官亦准备派代表在该处与贵方签订有关南京城接收问题的必要协定，如果在上述指定时间内得不到任何答复，日军不得已将开始对南京城的进攻。

大日本陆军总司令官 松井石根

#### 镜头 A10 铁道部

唐生智看到自己似锦的前程，如果守住南京，定可扶摇直上，说不定可以当上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呢。

#### 镜头 B14 唐公馆

唐生智将军命令炮兵开炮作为回答。

中山门外：

10 日，我随武滕副参谋长（东京审判时被判绞刑的 7 人之一）、公平高级参谋、中山情报参谋于凌晨 3 时许驱车从苏州出发，沿句容道前往中山门外。上午 11 时 40 分，抵达目的地，等候前来谈判的敌军使，作为翻译的我一直在默默祈祷，期望举着白旗的军使快些到来，然而已经 12 点 5 分、10 分了，仍不见军使的影子。万事休矣，副参谋长说：“没希

望了，回去吧。”于是大家默默地乘汽车，急急忙忙地赶回司令部。

—— [ 日 ] 田中正明：《南京屠杀之虚构》

#### 镜头 A11 铁道部

唐生智在大客厅里走来走去，踩着内蒙织的彩色山水地毯，望眼欲穿地盼着蒋介石请陶德曼在中日双方进行调解、达成协议的消息。

#### 镜头 B15 唐公馆

唐生智坚守在百子亭指挥岗位上，倾其全力指挥战斗，一颗炸弹落在公馆内，唐生智的贴身警卫胡一把把他推倒，扑到他身上，自己耳朵被震聋，两只眼睛也模糊了。

由于光华门、中华门关系重大，唐生智命刘兴、罗卓英分别前往指挥。

#### B16

刘兴中将，淞沪会战江防军总司令，坐镇江阴要塞与日舰炮战，遭受重炮、飞机的轮番轰击，苦战至 12 月 1 日奉命撤退，加入南京城防战：

12 月 10 日，日军大批集结……战争愈演愈烈，光华门又复被日军突破两次，冲入城内百余人，悉数被守军歼灭……可是还有少数敌军已潜入城门的洞圈里，我们火力不能扫射到他们，而天又黑将下来，于是第 156 师挑选敢死队员数 10 名由城墙上

缢悬下去，将潜伏在城洞圈里的少数日军，用手榴弹、汽油把他们全部焚毙，并猛袭通光营房，将那里的日军全部驱逐，而他们在追击中间，也没有一个生还。这数 10 位英雄的高贵牺牲，使光华门和通济门方面，转危为安。在光华门，我军是由副长官刘兴将军亲自指挥，这一次激战，使敌人也为之叹服。

——谭道平：《南京卫戍战》

### B17

罗卓英中将，在淞沪战场是 15 集团军总司令，罗店争夺战指挥者。11 月底被选定为副司令长官，先率领 19 集团军安全转移到苏皖山区，后赶到南京参加保卫战，12 月 11 日亲自参加中华门争当战：

日军鉴于进攻光华门、通济门的失败，11 日就以精锐部队猛攻中华门，中华门外驻有守军第 88 师，日机三五成群地来轮番轰炸，使第 88 师无法站稳，他们被迫退入城内。日军紧接着追踪冲来，以致我军部队陷于混乱状态，云梯和城门撤闭不及，竟为敌军抢入约 300 余人。副长官罗卓英将军亲至第一线指挥，在中华门一带我军和敌人展开了壮烈的巷战，把攻入的敌军全部击毙，始得喘息机会。

——周振强：《教导总队在南京保卫战中》

### B18



我被分配在南京卫戍司令部警卫师的军医院，具体负责中华门的伤病员救护医治工作，我亲眼看见唐生智叫他的副司令长官死守中华门，当日本人大炮把城门“吊”（炸）开一个缺口时，士兵们就把机枪架在缺口上和敌人拼，中华门是两道城门，炸开一道还有一道，战斗非常激烈，官兵们作战非常勇敢，我们深受感动和鼓舞，根本不知道怕死，与南京共存亡，并不是一句空话。

——梅英杰：《在唐孟公身边从医 10 年》

### 镜头 A12 铁道部

唐生智像是装在闷葫芦里，摸不清楚底细，唯一给他安慰的是他向佛许了愿，求佛保佑守住南京。唐生智求佛保佑，他和衣横躺在长沙发上，梦见中国完全接受日方六项条件，蒋介石班师回朝，唐生智升官晋爵，在欢迎大会上唐生智讲话讲得兴高采烈，掌声阵阵。突然，周斓把他叫醒了。告之南京已四面被围。唐生智口述突围命令。

在司令部华丽的会议室，师长以上将领开会。

### 镜头 B19 唐公馆

日军已到六合，南京即将合围，全线展开激战。

12 月 11 日 12 时 唐生智接到顾祝同打来的电话：“委员长已下令要南京守军撤退，你赶快到浦口来，我现在要胡宗南在浦口等你。”

唐：“前线如此紧急，被突破的地方很多，如何撤退？”

顾：“你今晚务必撤退过江。”

唐：“有许多事情应该与各部队长交待清楚，才能撤退，不然，以后责任，由谁来负？”

顾：“你留个参谋长交待一下就行了，今晚赶快过江吧！”

唐：“那不行，至迟也要明晚才能撤退，我不能只顾一人的死活，不顾军队。”

顾：“敌人已到六合，情况非常紧急。”

唐：“今晚要我过江是不行的。”

## B20

真侍参、真戍侍参二份电报传蒋介石命令：

如情势不能久持，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

1937 年 12 月 12 日午后 5 时

在不同的历史镜头里，我看见 ——

唐生智 A 在中山路铁道部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召集高级将领会议，颁发突围命令：

## 命 令

一、占领挹江门至幕府山一线的 36 师，负责掩护卫戍司令长官部及其直属部队渡江。

二、待司令长官部渡江后，36 师始得继续渡江。

三、其余部队一概不许渡江，按照卫戍司令长官部指定的方向 —— 广德、宣城、芜湖间地区 —— 突围。

四、各部队接到命令后，迅速集结，各按指定方向突围，不得有误……

唐生智 B 在玄武湖百子亭唐公馆南京卫戍司令部召集高级将领会议 颁发突围命令：

## 首都卫戍司令长官作战命令特字 第 1 号

12 月 12 日下午 2 时

### 命令

于首都铁道部卫戍司令部

- 一、敌情如贵官所知
- 二、首都卫戍部队决定于本日晚，冲破当面之敌，向浙皖边区转进，我第 7 战区各部队，刻据守安吉、柏垫（宁国东北）、孙家埠（宣城东南）、杨柳（铺宣城西南）之线，牵制当面之敌，并准备接应我首都各部队之转进。又芜南有我第 76 师、其南石城镇有我第 6 师占领阵地，正与敌抗战中。
- 三、本日晚各部队行动开始时间，经过区域，及集结地区如另纸附表规定。
- 四、要塞炮及运动困难之各种火炮并弹药应即彻底自行炸毁不使为敌利用。
- 五、通信兵团除配属各部队者应随所配队行动外，其余固定而笨重之通讯器材及城内外既设一切通讯网应协同地方通讯机关彻底

破坏之。

六、各部队突围后行动，务避开公路，并须酌派部队破坏重要公路桥梁，阻止敌人之运动为要。

七、各部队官兵应携带 4 日份炒米及食盐。

八、予刻在卫戍司令部，尔后到浦镇。

右令（计附表第一第二两纸）

司令长官 唐生智

### 镜头 A13

南京还没有被敌人占领，唐生智这位口号叫得震天价响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就准备弃城突围了，而且要 36 师首先掩护长官部渡江，要其他部队向装备优良作战勇敢的敌人包围圈突围，这不是让人送死吗？唐司令长官只顾自己抢先渡江逃命，不顾部下死活。

### 镜头 B21

南京背靠长江，背水作阵，兵家所忌即在无退路，在日军掌握“绝对制海权”的情况下，南京撤退决定用“大部突围，一部渡江”三面一齐突，冲破当面之敌，到我国后方之策，本是上策。然南京守军各部队除 66 军一部及 83 军邓龙光所部按指定方向，“率所部绕过栖霞山附近之敌军间隙突围成功外，其余多拥向下关，企图觅船渡江，这就造成了 12 日晚间在挹江门下关一带的极度混乱，也造成了战史上的极大悲剧”。

在不同的历史镜头里，我看见人物彼此遭遇——

散会后，唐生智 **A** 从铁道部司令长官部赶回玄武湖畔百子亭唐公馆，忽见唐生智 **B** 的卫兵和参谋长周斓一行人匆匆前来。唐生智 **A** 顿时急念咒语，箭步侧身隐于楼前的大雪松后面，等人群走过，只见周斓在前面带路，两个卫兵架着唐生智 **B**。

待人过，唐生智 **A** 破门入唐生智 **B** 住宅，将唐生智 **B** 的大批现款和珍贵文物装了两个大箱子，又到后边佛堂，让卫兵请下佛祖画像和观世音菩萨金像。卫兵扛着两个大铁箱随唐生智 **A** 返回铁道部卫戍司令长官部。大铁箱后交周斓押运。

#### 镜头 **A14**

唐生智恨不得一步跨过长江，他急请宋希濂下船回去，下令开船。船开后，周斓带后梯队及两个大铁箱赶到，望江兴叹。

#### 镜头 **B22**

船在哪里？

12月10日日军遣使等待我军投降时，唐生智就下令，要旨为：

一、敌军已迫近南京，我军目下占领的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线，各部队官兵应抱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尽力固守，不许轻弃寸土，动摇

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者，定遵委员长命令按连坐法从严惩办。

二、各部队所有船只，一律交本部运输司令部负责保管，不准擅自扣留；着派 78 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官兵私自渡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违抗，准以武力制止。

运输司令周鳌山将收集到的船只统统向江北转移了，连许多受伤官兵都来不及运走。

医官伍毓苍急找周斓 将 12 个军医院和 8 个伤兵收容所集中到难民区改为红十字医院和难民收容所，伤兵一律脱下军装。

周斓和罗卓英、刘兴、余念慈商量，背着唐生智，留下一条船，交给自己兄弟周焕和侄儿周思明看管，以备紧要时刻使用。

我看见，在镜头 A 中，

唐生智坐在船头的大餐间，忽然想起行李和大铁箱都交给周斓和后梯队了，特别是佛祖画像和观世音金像，遂令船掉转船头，重新靠岸，让周斓一行人上船。亲眼看到铁皮箱子，唐生智心安了，船再度开行。

在镜头 B 中，

唐生智一行原拟 12 日下午 6 时过江，但一直挨到晚上 9 点，才分批来到煤炭湾，上了那艘由周斓秘密留下的船。“此次卫戍长官部人员得以逃生，全仗这艘船……而余念慈、廖

肯则终未赶上而下落不明了。”

晚 10 点多钟，唐生智等到达浦口，在花旗营即遭伏击，据报江浦日军正包围过来，唐生智改奔扬州向顾祝同部靠拢。

#### 镜头 A

唐生智的渡轮在浦口靠不了岸，他只好亲自出面，始得靠岸。

#### 镜头 A15

最安全的当然是那些长官。他们庆幸自己早早地渡过了长江。此刻，老态龙钟的卫戍司令长官部副参谋长余念慈已若无其事地坐在列车指挥室的软椅上了。74 军军长俞济时在他的卫士的保护下，悠闲地抽着香烟，71 军军长王敬文披着青毛哗叽的披风，正眯着双眼在养神。

#### 镜头 A16

唐生智一行上岸。唐率众及两口大铁箱淡出。

#### 镜头 B23

“唐生智因身体没有复原，行路困难，他的随从副官想了许多办法，只觅得一辆板车，车上还有牛粪，唐生智见了说：‘这辆车如何可以坐呢？’因此，仍旧由卫士们扶着前进。

“走不了几里路，唐生智委实走不动了，又问副官有没有车 副官报告说，‘还是那辆板车’唐生智叹道：‘我带兵 20 年，大小百余战，从未有今日之狼狈。’

“无奈，只好上车向前行进，不时停车问左右：‘长官部

人员都过江没有？余参谋长和廖处长来了没有？’态度异常沉痛。

“由浦口向扬州走不多远。途中有一座大木桥，正在着火，一行人在燃烧中的桥上艰难地通过，回望南京，火光烛天，尤以紫金山一带照耀如同白昼，日机数架在南京浦口、乌龙山上空盘旋，枪声、炮声、炸弹声仍然在吼叫着。”

## B24

12月13日晨，唐生智一行到达滁县，立即向庐山行营作如下报告：

机急。牯岭钱主任：护密。飞呈委座钧鉴。谨将奉到真侍参、真戍侍参两电时情况及以后处置经过概要呈报如下：（1）光华门自佳至真被敌突破3次，先赖教导总队支持，继赖156师苦战，歼敌获械幸告无恙。而真午起，雨花台方面恶报频传，安德门、凤台门各要点均陷敌手，即令88师缩短阵地，74军、71军与之密切联系，飞调154师应援，诂文日88师雨花台，87师兵工学校孩子吵（里），教导总队紫金山第三峰均告失陷，城内各地亦被敌之机弹炮弹轰炸，14日雨花台、中华门突入敌人300余，87、88两师溃兵退至铁道部卫戍司令部特务队阻止，及被包围，此须急仅，当严令调36师1团入城戒备，秩序暂定。甲，中山门城垣被敌轰塌三处，紫金山东部火光四起。据报敌一部由采石矶渡江进犯江浦，乌龙山江面发现敌舰3艘，徐军阵地亦被突



破数幢（处），已退守乌龙山附近，情势亦急，17 时召集各军长会议，决定分头突围，当晚实施（另电呈报）。散会后返铁道部，交通阻隔已不能入，原定偕宋军长渡江计划不克实施（施），职等于是夜 9 时渡江，徒步至六合，本晨乘车抵滁。本部员兵官 500 百余人，现已渡江会集者仅约百人，现在六合、乌衣等处分头收容中。职唐生智、罗卓英、刘兴同叩，元、印

#### 镜头 A

《南京的陷落》，1987 年。《南京大屠杀》，1987 年。

#### 镜头 B

关于南京战役的经过，有些详细情节，我也记不清楚了，当时有许多参加南京战役的军、师长，大概他们总会写一些资料的。唐生智：《1931 年至 1949 年概括回忆的几件事》。

上述镜头 B 中笔者所引资料主要见之于：

1. 吴立民、田伏隆、高原、周全撰：《唐生智传》（即将出版）。
2. 湖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政协东安县委员会编：《唐生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专辑（1889—1989）》，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湘新出准〈1989〉函 243 号准印。

两书中引用或包括的有关史书、文章计有：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孙宅巍：《评唐生智在南京保卫战中的功过》，见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主编之《历史档案》 1985 年第 4 期。

唐生智：《卫戍南京之经过》

《白崇禧回忆录》。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统帅部重要会议汇报纪录》、《陆军第 88 师南京之役战斗评报》、《唐生智、罗卓英、刘兴关于南京撤退之电文》……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谭道平：《南京卫戍战》

黄克虎：《回忆唐生智将军》

刘彦美：《唐生智先生和周斓的关系》

杨正国：《临大难而不回，乘大节而不坠》

唐少华：《唐生智不愧为卓越的爱国将领》

李吉荪：《唐生智与南京保卫战》

王仁守：《深沉的教诲 无私的抚爱》

周全：《唐生智生平大事记》

另参见：宅巍、德英：《保卫南京：唐生智司令蒙冤》，  
《炎黄春秋》 1993 年第 7 期。

### 镜头 A17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早已到了滁州。他瘦瘦高高的官体上穿着黄呢子的军大衣，头上戴了一顶红绿相间的鸭绒睡帽，帽子顶上垂挂了一个彩色小圆球。他嘴上叼着香烟，轻松地一站台上散步。

败将们集中在欧阳修写有名篇的醉翁亭中团团坐下。

唐生智叫上运输司令周鳌山，拍桌子……

### 镜头 B25

唐生智义子之一王仁守：

有一次，他老人家半躺在沙发上，静静地抽烟，我们围坐在旁边，他老人家忽然发问：“你们当中有南京一带的人吗？”张仁宝回答说：“我是江苏常熟的。”这时，他老不停地抽烟，室内显得异常寂静，一会儿，他老在沙发上移动了一下，喝了一口茶，目光凝视窗外说：“南京撤退后，在滁州会上，我踢翻了桌子。”说完又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两分钟，他老自言自语地说：“你们为什么不服从调动？非枪毙不可！你们还乞求饶命！”这些自言自语的话，可把我们吓呆了。我们都带着莫明其妙的心情注视着他。室内仍是一片宁静，又过了一会，他老把烟蒂重重掷入痰盂，又重新点燃一支，猛地站了起来，大声说：“好了，责任我负！后来委员长来电撤退，说由他负责！”讲了这句话后，室内又寂静下来，他老挥手要我们回宿舍去休息。

我看见，在镜头 A——

唐生智戴了一顶红绿相间的睡帽，帽子顶上垂挂了一个彩色小圆球，轻松地在站台上散步。

在镜头 B —

唐生智一见周鳌山就喝道：“你干什么的，你把我的几千伤兵都丢在江那边被日本人杀了！”

“轰”的一声。桌子踢翻了。

秦城监狱办公室，负责人告诉唐生明：徐来死了。

“轰”的一声，桌子踢翻了。

男子汉、大丈夫。

江山、美人。

国难、家难。

我外公南京失守，我四外公惊悉徐来四外婆瘐死，有两张桌子知道他们的心情，“轰”的一声，桌子翻了！

1937年，1974年，两张桌子受了摧肝裂胆的一脚，轰然倒下。

我梦见——

鼻子、鼻子，大大的鼻子！面具、面具，没鼻子面具！

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鼻子，敬个礼，笑嘻嘻，大家一起——再见！

我的鼻子，我的鼻子？你们为什么揪我的鼻子？你们喜欢找鼻子，怎么不揪你们自己的鼻子？

学习班，妈妈：我的父亲在解放前是犯了滔天大罪的。表情僵滞、固定，呈出石灰白，厚、硬、光滑；“哗”的一声，落下一张面具。

我，我还是……妈妈老泪纵横，拭着眼泪，蛮喜欢……我的爸爸呀！

我还梦见——

地米菜花开了，一个小姑娘弯腰一根一根地掐，掐了一小把，一束米粒般呈十字形开放的小白花。

推开凉台门：外公外公，这是地米菜花，是野花，外面到处都是啊！它学名叫荠菜、香善菜、清明草、香料娘、香芹……不信可以查书啊！咦，外公怎么不在了？

外公！您听见我了吗？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日本东京湾内美国超级战舰密苏里号上，日本投降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向联合国投降。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站在各对日交战国的海军、陆军将领行列里，出席签字仪式。无数飞机蔽空而来，押送日本代表团离去。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审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战争罪行。在南京制造了屠城暴行的日军指挥官、陆军大将松井石根被判处绞刑，1948年12月23日零点松井石根和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绞死。

1979年4月，我外公墓修于湖南东安月塘庄我曾外祖父唐耀先长者墓侧，《唐生智将军墓誌铭》中写道：

……公自谓一生做人做事，是生活中了生死，了生死在生活中，为国为民，当乘愿再来云，受迫病重，1970年4月6日（农历年庚戌年3月初一）于长沙逝世。享年81岁。

……

## 十六 祭红

“文革”结束了。

那是怎样的一场“革命”，如今，但凡40岁以上的，谁经的事儿不是一部小说！

有个儿童动画片，每一集的片尾都由狐狸、老鼠或猫或兔子嚷嚷一句：这都是真——的。我不想说这句话，我相信读者可以判断，读者有权力说：这都是真的；也有权力说：这只是一部小说。

我是当小说来写的。

我用了我父母、亲人的真名，但恐怕我并没有写出他们亲身感受的许多悲欢，我只可能按经历和我以为的那样来写，我怀疑我的笔力。

“文革”结束了。现在哪里还听得到“黑五类”这词儿。

有一天在饭桌上听到了，我笑啊笑啊，饭都喷出来了。

副食店新辟的杂粮专柜，卖“黑五类”：黑米、黑面、黑芝麻、黑豆，还有一种什么黑，连盒子都是黑的。一种杂粮制品，就叫这个名字！

我笑啊笑问，那赶明儿卖肉的叫什什么呀？鸡肉、羊肉、牛肉、猪肉……敢叫吗？

给这包混合粮食想出名儿的是什么人？“黑五类”还是

“红五类”？

“文革”结束了吗？有时我又怀疑。那是几个一千零一夜？许多事，烙在心里了，那烙印，时间也冲洗不去。

有天我坐在桌子边发愣，妈看见就说：有什么问题？有问题找组织谈啊，你们书记呢？

她不知组织现在已不怎么爱管闲事儿了。

妈一犯糊涂，就像“文革”还在搞。有时正着搞，有时反着搞。找组织是正着搞的例子，拜菩萨又像是反着搞，妈刚来信说：我每天在家拜菩萨保佑你们平安清吉，虽然是迷信，但我有我的看法。

反着搞就是搞“文革”中不准搞的。妈在“文革”中检查思想查到她1960年的下放劳动，说，那时某某某就说我的世界观不是唯物主义，就是唯心主义，我还不信。妈又继续查一直查到解放前，说，那时有同学就在看蔡仪的《新美学》了，我看的还是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和克罗齐……

妈现在拜菩萨，究竟叫进步还是退步，只有菩萨知道了。

妈说：旧的就是好的。又像是正话又像是反话。“文革”中妈的检查中还有：“同志们给我提意见，说我穿旧衣服接待外宾影响不好。我因为年纪大了，两个孩子还小，就没有做什么新衣服。但我想了又想，肯定没有对外宾讲什么不该讲的话……”人家都为穿好衣服挨批，妈穿旧了检讨。现如今她还要说，越旧越好，活像把当时不敢说的说出来了。

何止是我的妈妈！

诗梅、发云、我们的妈妈，都一样。“文革”完了，人

没有完，没有垮，就是得了同样的病，不是原来的妈妈了。

还有，凯华，凯华的妈妈。你们 5 个孩子的妈妈，她教物理的，当了右派后就教不成书了。再后来，连收音机都不会开了。再再后来，就抱着你们爸爸的骨灰盒睡觉；最后，骨灰在一起了。

你爸爸，凯华你说，是中科院武汉物理所的一级研究员；你说，有一天你在招待所里睡觉，你的同床在谈话，他们谈啊谈啊，谈了很久，说的都是，如果某某某还在，我国的潜艇技术就会提前很大一步了。那个问题，他早就做出来了。他们说完睡了，你一夜都睡不着。早上起来你说：你们昨天说的，就是我爸爸。

还有你，凯南。我们 20 年前相熟，后来我趋扑前撞，东南西北，我们渐远，慢慢又近了。我知道你的爸爸死于“文革”而我从前不曾问过当时的情况。伤心的事 还问什么呢。“文革”中有多少自杀的，想都可以想出来。可是，为写这本书，我去找凯南了。凯南给我寄来了她的回忆和信：

1968 年 6 月 5 日晚上，父亲在遭受了一帮军内造反派的一顿毒打后，一个人狼狈不堪地回到家里。家人看见他的脸上、嘴上的血污。平时戴的眼镜也不见了。进门后，他一头冲进厕所里，好半天没有开门。开门后，我的妹妹闻到了一股敌敌畏的味道。因为爸爸平时爱用敌敌畏杀蚊子，所以家人都习以为常。过一会儿，他把弟妹们（当时我不在家）叫到身边，叮嘱他们要听话，互相之间要团结友爱。然



后就一个人回到房里，埋头写了些什么，当时妈妈上班还未回家（妈妈也在厂里挨整，下到车间劳动），我在学校住，弟妹们像惊弓之鸟谁也不敢吱声，家里整天死气沉沉。所以谁也没注意他写了些什么。当时造反派不让他住在家里，让他晚上住在农场的一个小木屋里，白天就在农场劳动。写完了，他一个人走了，消失在茫茫黑夜里。妈妈很晚才下班回家，发现枕头底下放着他的表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满了各种当时最流行的革命口号：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共产党万岁！

等等。妈妈当时也很糊涂，虽然心里也有不祥之兆，但她不敢越雷池一步，生怕造反派说他们半夜搞阴谋。那口号毕竟不像一份遗嘱。妈妈看着这张纸，担心得一夜没睡。其实，妈妈回来时，他还没死，有人看见他在小木屋前抽烟，小木屋远远可以看见我家窗前的灯光。如果妈妈那时及时赶去，也许……可妈妈第二天天一亮才赶去，一切都晚了。死前他很痛苦，脸扭曲着，没戴眼镜的双眼睁着，由于药性的发作，他痛苦得把挂着的蚊帐都拉了下来……

一个活生生的、爱着我们的爸爸，一个我们至亲至爱的亲人就这样离开了我们。而当时我被爸爸赶到学校住，一直不知道家中出了事，妈妈打电话只是说要我快回家。我匆匆赶回家，一下电车，碰上了医院的一位护士，她赶快告诉我家中出的事。我一听，如五雷轰顶，但在大街上我不敢失态。竭力控制着自己，我高一脚、低一脚跑回家，一进门就放声大哭，拿妈妈出气，非要妈妈把爸爸找回来，要她赔爸爸。你想想，当时我们除了能向妈妈要爸爸，还敢找谁呢？我真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爸爸将永远不再回来，所以当妈妈说带我去火葬场见爸爸最后一面时，我怎么也不能接受。说实话，在爸爸死之前，在医院长大的我，还从来没见过死人。外面武斗说死了多少人，我们躲在学校里一次也没见过。第一次见死人竟是最亲的亲人，我又恐惧又伤心，双腿简直就迈不出家门。妈妈看此情景，怕过多刺激我，也就没带我去。

许多年过去了，我好后悔最后没看爸爸一眼。但如果让爸爸惨死的情景留在我脑海里；也许现在我已不是一个精神很健全的人了。20多年来，在我的脑海里始终只有爸爸活生生的样子，回忆爸爸的音容笑貌也只有爸爸50多岁前的一切。这样也好，人们常说眼不见为净，心可以少受点煎熬。

爸爸惨死好多年后，我始终不能相信他就这样走了，再不回来了，总觉得他去了很远的地方，某一天会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当时我好羡慕那些爸爸

被关在狱中的知青，不管怎样，还有见面的一天，还有亲口喊爸爸的机会。多少个茫茫黑夜，我躺在床上责备我自己，没有陪着爸爸度过最困难的日子，或干脆就陪着爸爸去死，那也是一种幸福。我是爸爸的长女，是爸爸的掌上明珠。不知是什么原因，爸爸对我比对其他兄弟姐妹都更加呵护。温室的花朵啊，遇上了狂风暴雨就成了惊弓之鸟就想逃避一切，不是这样，我怎么会离开爸爸住到学校去呢？我好后悔，好后悔，20 多年来，我的心总被这后悔煎熬着。我曾看过陶斯亮写回忆她父亲陶铸的文章，其中写到：我真希望有人们说的黄泉，那么我找遍黄泉也要把爸爸给找回来，大意是这样，我看了真是奇怪人的想法竟会如此不谋而合。多少次我都是这样祈求上天：给我一个阴间吧！让我踏进去吧！只要能找回爸爸，哪怕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情愿。

晓明：

你好！收到你的信，晓林问我写不写，我毫不犹豫地：“当然写。”可真拿起笔来，让思绪回到那个可怕的年代，回忆着受伤害的每一个细节，回忆着我亲爱的爸爸 50 多岁前的样子，就好像被人揭开了伤疤，痛得连气也透不过来。但我仍然很高兴你能给我一次谈谈我爸爸的机会，特别是这还可能出现在一部书里。我知道你能理解我的痛苦，因为你也是父亲的女儿。我平时很爱看女儿回忆父亲的文章，因为我能深深切切地体会到父女之情。我和

晓林很少谈父亲，特别是父亲临死那一晚的事，我好像就没和他谈过。因为我觉得每次谈父亲他都听得不很认真。他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从未享受过父爱，因此他的感觉是麻木的，父亲这两个字对他来说是很陌生的。不过他自己做父亲我认为还是比较合格的，打个 90 分吧。

顺便谈谈我父亲的经历。我父亲熊沙生前任解放军第 161 医院医务副院长，他是南京中央医学院的学生，离毕业还有一年便离开学校，投身革命。像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在当时的解放区是多么宝贵。他医术高明，工作一丝不苟，还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停战期间还被派到国民党区，担任八路军的翻译与美国人谈判。5 师突围时，他因病掉队，误入了国民党的防区，被俘。但他始终并没有投敌自首，而是被我伯父——当时鄂西地区的名教师，做保出来，出来后又到处寻找队伍，最后归队。我父亲参加革命纯粹是痛恨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坚信共产党能够改变旧中国的命运，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你看他，在和这个世界诀别的时候竟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字的遗嘱，却写了那么多表示他信念的革命口号。他要向所有的人表白，特别是向诬陷他的人表白他不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革命知识分子。死也是需要勇气的，他要以宝贵的生命为代价来表示他的革命信念。虽然他平时非常平易近人，但有强烈的自尊，他是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

我痛恨那个使我失去父亲的黑暗年月，我不能够原谅那个年月留给我们精神上、肉体上的深重罪孽。如果时光再倒流到那个年月，我也情愿以死相拼。所以，能有机会谈谈父亲，我觉得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你想想看，如果在那个年月里，我儿子就要下农村了，如果在那个年月里，我儿子失去父亲都三四年了。为了我们的孩子们家庭幸福，为了我们孩子们的青春、热血不再受到践踏，我们有责任写出我们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你谈到稿费的事就太见外了。请你千万别这样想，能对你写这样一本书有所帮助我感到欣慰。所以书如果出版了，请寄一本给我们就行了，千万别再提钱的事了。

初四我们大家都盼着你来，可终未见到你的到来，大家感到很遗憾。马骁问你好，他还保存了你几封信，可能会给你寄去的。初九我们全家又去马骁家玩了一天。马骁家新买了镭射音响，我们在他家欣赏了优美的音乐，唱了卡拉OK 全是在农村大家唱过的外国歌曲。歌曲优美依旧，只是喉咙全成老头老太太式的了。还品尝了张明辉的三鲜豆皮，比餐馆做得还好吃。

在你熟悉的人的圈子里，目前在经商的好像只有熊丹琨。晓林也很想试试，但真要做起来，这一步很难跨出去。要真的没工作，也就毫无顾虑地下海了。

好了，就此搁笔吧。代问你全家好！有什么事

需要我们帮忙，不管是哪方面的，尽可来信，不必客气。

创作顺利！

熊凯南

1993 年 2 月 6 日

我又按响了另一家的门铃，我计划用 L 的叙述结束我这本书，我和 Z 一起去。

L 是我所知道的最晚结束“文革”的人之一，1987 年 12 月刑满出狱。L 是 A 中学革委会成员之一，负责学校保卫工作，管一个警卫连。

我问 Z，警卫连有多少人？

几十人吧。

枪都是哪儿来的呢？

从兵工厂搞来的。我们学校当时有办在那个兵工厂的联络站，跟他们熟，搞了一个卡车运来。

真枪？

当然是真的，还有成箱的匕首、手榴弹、子弹……L 有一把驳壳枪。L 当时是初 66 届，入狱那年 18 岁。

L 家里没问题吧？

L 是响当当的“红五类”，父母是老工人。

L 站在我们面前，和我想的完全不同。我以为是个黑黑瘦瘦，阴沉沉的，而 L 却是 1.8 米多的高个头，五官轮廓分明，

倒是像电影里的“硬派”男星。我想象，L在25年前该是英俊的，现在，那种端正的轮廓俱在，只是那种英气没有了，他表情里有一种沉郁的东西凝结在这里那里，好像他偶而笑一笑就与刚才的郁结凝冻的表情形成对比。

电话中我说过来意，我们坐在客厅沙发上开始谈，他很多时候是面对Z的，他讲话慢，一句一句都讲得用力 and 专注。

我没有带录音机，我好像觉得人说就录是很冒犯人的动作。我想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我想了解他，我也想他了解我的诚意。

L说到判刑后在劳改工厂里，搞过好多技术发明，后几年，曾有出外勤、匆匆看母亲一眼的机会。L是独子。

L说到，在里面有一回费了很大力气，阻止了一场犯人之间的群殴——不是一般的打，打起来就要出人命，不死的也要加刑。L听说到一些动静，设法说服了两边滋事的主儿。

我只想，让判决书上少几个红钩钩，让母亲少流一回眼泪。L说。他说得慢，一句一顿。

L的客户来拜年，带了妻子、孩子、香蕉、苹果。我们的话题又断了。他们谈汽车。L承包了一个汽修厂。又谈孩子、学足球。L的妻子带小女孩从外面回来，小女儿在叫“爸爸开门”，声音娇嫩。

客户走了，我们又接上话题。L妻说：你不是还写了些日记吗？我问，在里面还可以写日记吗？L说：哎，都告诉你吧。L起身进卧室。

L手里是一本大32开的红宝书，他写的纸页，藏在红色塑料封皮的书脊里。最早的纸页，1967年12月20日追记。

门铃又响了，又来了拜年的亲戚。我和 Z 告辞。我说，你的日记，挑你觉得可以给我看的寄给我行吗？你觉得不便公开的，你就另注明。

我收到 L 寄来的部分日记复印件。L 说你随使用。考虑到案情已结及对当事人的影响，我用拼音或别的姓氏替代了他们的名字。下面是我摘录的若干篇：

1967 年 12 月

15 号晚上在 S 家被捕，警司签的拘留证，乘嘎斯 69 到拘留所。除毛选、九评，连裤带都收个精光。关在 7 号，里面有 7 个强奸犯，2 个政治犯，2 个贪污犯。每天上午 9:00，下午 4:00 两餐，每餐 4.5 两。早上 6:30 起床，晚上 9:00 睡觉。18 号上午提讯，写了一份材料，内容是行动经过、由来和我的要求、看法。中午，同学们知道了我的着落，给我送来了语录、毛选，我高兴极了。下午经过我的要求和坚持，给了我笔和纸，给我单独一间号子，6 号。19 号上午下午同学又继续送东西来。我班三司革联 Y 设法给我送来两封信，告诉了我一些情况。我鄙视 S 这样的小人，我怀念战友，我渴望自由。我也设法弄出去一封信，不知他们收到没有。Z 在送给我的报上写：“全校同学向你问好，希望你保重身体坚持斗争，问题一定会圆满解决，我们正在和警司交涉。代全校同学。”这一天都很兴奋。D、B、C 写信来，要我好好认识自己的问题。19 号晚乘嘎斯 69



转 2 看守所，同号两人，一个是通奸，而对方又谋死了自己的男人，另一个不知。20 号一天写材料，写了一份检查。整整 5 天没刷牙了。（1967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三）

67. 12. 21，在号子里呆了一天。

22. 星期五，写了对处理 12. 6 集体打死流氓的意见和看法。拘留整一个星期了，7 天都没刷牙。

24. 星期日，学校送东西来了，Y 热情洋溢的来信给我鼓舞很大，给我很大的精神安慰，为了毛泽东一辈子艰苦奋斗。

25. 星期一，向警司同志写了一个要求，由现身说法教育大家。拘留整整 10 天了，给我的东西多，对我的成长有好处，将使我少栽或不栽更大的跟头。困难和挫折，跟头是人生的教科书，年轻就是要多栽跟头（但不能过大），给学校写了一封信，不知收到没有。

26. 星期二，本想搞个小型庆祝会，但被看制止了。今天是毛主席 74 寿辰，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送来了两份报纸。

27. 星期三，学校送来了若干东西，中间夹了

Y的一封信。此信很好，同我的想法完全吻合。我希望他们不要为我花精力太多了，集中精力，搞好教育革命，为毛主席争气。

28. 星期四，肚子饿不堪忍，向看守提出买糖的要求。

29. 星期五，拘留整整两个星期了，转看守所也已10天了，看来10天内还不会提讯我，把这段时间充分利用起来。

30. 星期六，下午4点多钟被带到警司，同Y、L、S见了面，许久的心愿实现了，毛主席万岁！

31. 星期日，1967年就要过去了，真没想到除夕在监狱里过。

## 1968年元月

元月1日，星期一，今天是1968年第一天。偶然从广播里听到整党的消息，设法提出入党的要求。这些天对我的过去和我的将来想到较多。

元月2日，Y又送来东西，里面有张纸条，这标志着Y的进步，标志她的眼界、胸怀更大了一些。向她祝贺、向她学习。给警司写了两份东西，一份

见同学面后的想法。一份希望警司同志找我谈一谈，以便更快地认识错误。

元月 4 日，星期四，元月 5 日，整整 3 个星期

元月 6 日，从 16 号调来一人，姓黄，长期流氓，得到见闻不少。

元月 8 日，星期一，Y 又送东西来。春节前解决问题无可能。设法要求转到警司去。见到一些消极现象，不行，得起作用。身陷囹圄佳节近，心中无处不思亲。

元月 9 日，星期二，向警司写了第 7 份东西，提出要转到警司去，同 G、J 在一起，主要是从政治上和精神上提出的。

元月 10 日，星期三，本想给警司写一封信，谈谈我的身体状况，看守没让我写，说警司要找我谈的。

元月 11 日，星期四，向警司和学校各写信一封，王要是谈我的身体，这样关下去，人要完蛋，身体垮完了。27 天了，向警司提了 8 次要求，要求与我谈，至今还无影。

元月 12 日，星期五，晚上 Y 又送东西来了。回信一封，不知收到没有。共送来东西暂记如下，以求物主。

棉鞋一双、棉手套一副、白细沙糖两瓶、白糖 4 斤半、省编毛主席语录一本、《一反到底》的信。

元月 13 日，星期六，第一次提讯，提讯员是女的。15 日准备第二次提讯。下午 4 点钟左右，我被转列第二监狱，看守所 7 号房间，同号子有一个钢院的同学，同类型案情。

元月 14 日，星期六，给学校一封信，提出 7 点要求。

身置囹圄佳节近，心神无处不思亲，知否夜静无声时，有人倚窗望寒星。

生命是属于人民的，让毛泽东思想统帅我生命的每一秒钟，让我生命的每一秒钟都有益于人民，理应如此。然而真正要做到这样，却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一定要让我的生命尽量有益于人民。错了就改，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

可能是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吧，我现在反而心安了。

元月 15 日 星期一 上午第二次提讯 提讯员的态度与上次稍有转变。第一次，我在她口中听到

的是“国民党”、“土匪”、“法西斯”、“国家和政府不会饶你的”、“人民群众不会饶你，法律更不会饶你”，并声称“我是受警司的委托来办此事的”，“按警司、公安机关和校革委会调查的结果，田××、钟××完全是好学生”。并几次告诉我，“你是犯了罪，而不是犯了错误。”

但这次说：“你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了就行了。”从她的口中似乎我又是一个受蒙蔽的人。现在的任务是帮助政府揪坏人。搞得我糊里糊涂，天知道我在她眼中是什么人。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照着我应该做的做。

下午，Y又送了两斤白糖、一斤半奶油糖来，并告诉我，“调查材料已落实一部分，起码可以证明这两个人不是好人是坏人”。

可今天上午提讯员还两次说：田、钟是好人。

蹲监狱整整1个月了，值得深记的日子。

提讯员说今天下午提讯我的，不知何故又没提了。

元月16日 星期二 今天我仍没提讯。下午A、B、C、D、E、F送来奶粉一袋，并告诉我：“17号成立工代会，20号成立市革命委员会，26号成立省革委会。”要我“多多保重，注意锻炼身体。”我的好同志、我的好战友啊！我想念你们。下午放了近半小时的风，痛快极了。

我真想不通这样关人有什么大的好处。假如我

将来搞政法工作的话，我将来个大改。像现在的政法工作，简直就像对付漏水船，只顾舀水而不堵洞一样。

以前我也想过要接触社会，没想到在监狱里蹲蹲却可以知道许多平常不可能知道的社会知识。假如不再发生太大的意外的话，这次蹲监狱将是我正式跨入社会前的一次预防针。

元月 17 日，星期三，工代会今天正式成立了，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奋斗。

像我这样现在还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畴的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谁知道还要经过多少磨炼，吃多少苦头。并且最后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目前还不能定论。不过，反正我要拼命向前，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

元月 18 日，星期四，应该是我驾驭我的命运，而不是命运捉弄我。生命是属于我的，我是属于党的，属于人民的。我应尽我最大的热，发我最大的光。

元月 20 日，星期六，市革委会今天成立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要是环境许可的话，我真要跳一跳，唱一唱，只是因为现在身陷囹圄不能

尽念。记得抗暴斗争最艰苦的岁月里，我们是怎样地向往这一天。那时大家都发誓要在这一天大唱大跳、大喊大叫、大玩大乐。那时一想到这一天就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力量。一想到这一天，就感到热血沸腾。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然而我却在监狱里，不能同大家一起欢庆，只能隔着高墙、电网来无声向往了。

元月 20日，星期天，今天用包糖果的纸编了一截花边，试想出狱时，这将是很好的送人的纪念物。待出狱后，若有时间的话，设法去收容所呆十几天，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改造社会……

元月 29日，星期四，静时，仔细思念起战友、同志，内心不可名状。难受之极。环看铁窗、牢门，恨声雷吼，隔世万里，我何时出这口活棺材？

亲爱的战友们啊！我想念你们。

1969 年

从 1967 年冬季起，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纠合社会上的各种反动势力，刮起了一股反革命翻案妖风，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当时社会上的流氓破坏活动很多……（略）为此，省抓革命促生产总指挥

部的通告里和《文汇报》的社论都发出了号召，对一小撮流氓的破坏捣乱活动予以坚决的打击。我们之所以决定要打死田××、钟××，除了把这一行动看做是响应号召外，主要还是为了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两校间武力冲突经过，略）

（革委会三次开会研究经过，略）第三次就把决定打死4个改为3个，决定行动时，由S、D和红司另外一个同学带路。

H是他自己主动积极去的，枪是他自己弄的。E的枪是他自己的，G的枪是F提议给的。J的枪是我提议给的。我的枪是我自己的，关于匕首的分配就记不清楚了。

当日凌晨左右，40来人在后操场，大伙怀着极大的革命勇敢，在明知田、钟等人有手榴弹等武器的情况下，把个人的生死完全置之度外，像执行一个神圣的革命任务一样。由S、D和另一个红司同学带路，我带队到了田家里，人分为四队把田家包围起来。S就开始敲门，先开始敲错了门，S把门蹬开后，我跑进去，正准备上楼，就听到隔壁枪响，我知道进错了门，转身便出来。出来后看见S正咋呼着，猫着腰向屋里射击。G、H边向屋开枪。我问S：田现在有没有武器，人怎么样了？他回答，只有刀，没有枪，人已中弹倒地。我便跑进去，屋里光线很暗，看不清楚，隐约看见田躺在地上，我掏枪开了8枪。转身出来。同学大部分已向学校方面撤去。我



没走上百十米，Q 又从后面赶上来告诉我：田还没死。当时怀着一定要打死流氓的决心。我又转身，Q 带路，又回到田家，对田开了 3 枪。在打死田的整个过程中，连我共有 4 人开枪，谁开的第一枪、他们各开了多少枪，我不清楚。回到学校后，同学告诉我，同去的两个同学 J、C，两个人也受伤。我了解情况后，两点钟，集合队伍又出发了，由 Z 带路，出发到钟××家去。敲了一阵门后，钟的母亲把门打开，又同她讲一阵后，她才让我们进去，指着堂屋旁的一张床上睡着的一个人说：“在这。”在第二次会议时，S 自告奋勇地要打钟，这时他躲在我后面去了，没办法，这任务只有落在我头上。因我不认识钟，怕打错了人，两次问他：“你是钟××吗？”他都连连点头称是。我便掏枪对他开了两枪。我转身出来，钟母也随追出来，S 朝天放了一枪。大伙到街口分头跑开。在跑的途中，S 又领我们到华家去，我问 S：“打完那两个后，华还敢不敢为非作歹，聚众闹事，殴打革命派，危害文化大革命？”S 说不敢了。我便决定不去打华××，绕路向学校走去。路上又碰到另一部分同学，大伙一块儿回到了学校。路上，Q 及其他一些同学向我建议，谁开的枪，哪些人参加了这次行动，得要保密，不能让流氓知道，防止报复。回到学校后，我向所有参加者讲了几句关于保密、防止流氓报复的话后，大家便散了。随后我回到革委会向 Z、F 汇报了行动的经过。Z、F 听完后，F 问 S：“掌握田、钟材料多不多？”S 说：“多”。

F 说：“整几条、提上纲，贴出去。”

打完钟××回到学校后，大伙还没有散时，送两名误伤同学到医院去的人回来说，钟的父母把钟送到了同一个医院。我便让 H 和 Q 设法去了解情况，回来的人说钟的母亲对护理我校两名同学的人发生了怀疑，为了两名误伤者的安全，害怕流氓报复，便连夜将两名伤员送到学校，第二天清早送到了另一医院。

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1年多来，对照毛主席的教导，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反复的认识，对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左”派幼稚病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无情的批判。对造成的一些不良影响和后果，感到异常悔痛……

回想起敬爱的周总理、敬爱的康生副委员长、李富春副总理等中央首长陪同我们尊敬的客人——谢胡同志、阿利雅同志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来，接见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并同我们举行座谈时，对我们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表示的热烈支持，对我们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表示的深切关心，心中有说不出的内疚，感到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希望。……我现在唯一的态度是用毛泽东思想认真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并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严格要求自己、检查自己，不断地对自己头脑中出现的颓废思想、错误认识进行批判斗争……

3 月 1 日

## 我要革命

从我开始懂事的那一天起，我就认定了，毛主席是我们劳动人民的大救星、大恩人，我要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更加清楚地知道，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光辉、最灿烂的远景……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风暴来临时，我简直欢喜若狂。多年的心愿实现了！没赶上在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上啃树皮、吃草根，北上抗日打东洋，没赶上在埋葬蒋家王朝的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刀出销，枪上膛，痛痛快快干一仗，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没能沾上边，如今，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临了！……在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三论《造反有理万岁》时，心中的革命激情简直不可遏止。……有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有毛泽东思想为我们领航，我们只能更坚定地革命造反、造反革命。“二·一四”绝食、三上北京告状、揪王任重、封《湖北日报》、揪陶铸、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那难忘的岁月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感到，能够在革命的暴风雨中为人民冲锋陷阵、横枪跃马，是一种多大的幸福啊！……人活着，就是为了革命，要想我离开革命，除非我停止呼吸。革命，革命，我永远要革命！

.....我想，对像我们这些好心办坏了事情的红卫兵小将，在牢里关了一两年，该止步了。作为处理我们问题的机关和负责同志应该考虑到：像我们这样不顾个人得失、忠心耿耿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在整个中学生中所占的比例并不算太大啊！把我们同那些将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置于脑后，只想到个人的吃喝玩乐、甚至打架闹事、偷盗扒窃、为非作歹的人比一比，谁痛谁快呢？

..... 在这漫长的 19 个月里，梦里我都在喊：“革命，革命，我要革命！”盼了多年的革命，刚开了个头，就眼睁睁地被迫同它离开。还有那么多的革命任务等着我们去做，还有那么多硬仗等着我们去打.....我越发觉得不能这样长期呆下去，这简直比死还难受。革命，革命，我要革命，这是我发出的肺腑之言：革命、革命，我要革命！我要革命！！我要革命！！

1969 年 7 月

1970 年

1970 年 1 月 12 日

.....革委会其他成员，他们都是好人.....在我们 3 个人中，能只重判我，而不判 H、G 就请照办。他们都是很好的革命青年，放他们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他们会跟毛主席革命到底、决不回头的.....

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写材料，因此借此机会，写

了上面一段话，请办案人员参考。

1975 年

1975 年 8 月 6 日

……Y 现在怎么样了？她是抽到工厂了，还是仍在农村？……我给她和 L 一人精心做了一个旅行包式的小包包，另给她做了一个现在流行的女式小提包。

1976 年

亲爱的爸爸妈妈：

请您们不要难过，也不必难过。尽管你们的儿子在关押长达 9 年之后，又被判刑 20 年，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正义的。

一个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真诚的人，20 年的刑期可能会使他马上把革命理想抛在一边。而你们的儿子却把遗书在衣袋里放了几个月而神情自若地谈到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我个人可以肝脑涂地，粉身碎骨，但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将取得最后胜利，资产阶级必然会被彻底消灭，难道是可以改变的吗？

……

时间还长，再一次请爸爸妈妈不要难过，达观一些，保重、保重、再保重！

## 你们的儿子

1976 年 8 月 2 日

L 的宣判在“四人帮”被粉碎的前两个月进行。此后，受害者家属再次要求重判，案子经过重新审理，对 L 维持了原判决。在 L 入狱至宣判的 9 年间，他仍保持着对“文革”的信念。他寄给我的日记复印件到这年宣判日为止，此后 L 的变化大体与他的同龄人类似；这从我见到 L 的印象可以想出了，其间，又过了 17 年。L 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在狱中的岁月比他入狱前所有的岁月还要长两年。L 凭他的信念保持他那不同于一般刑事犯——流氓强奸、斗殴、窃贼等——的内心尊严，他那种不惜肝脑涂地乃至置生死于度外的词句，那种献身的热狂把“文革”中红卫兵小将的感情和心态表现到了极致。

我抄录下他的日记片断，为那场“革命”作注，为那个时代的疯狂作注，为那种疯狂的后果作注，为杀手和死者双方的悲剧作注。

杀人者与死者全不认识。素不相识、素昧平生，以“革命”的名义，L 处决了两个青年，以法律的名义，L 失去 20 年的生命！

你们，你们全都死在 18 岁！

假如，假如死者是我的弟弟……，假如啊。我问过 L，你去死者家看过吗？我问得愚蠢。L 摇头沉吟：不能去。

我问 L 妻，你家里怎么同意的呢？L 妻说：我和他姐姐在一个医院工作，知道他们家的事。他妈人好。他妈差一点

儿疯了。他妈说后来看见别人疯的样子，蛮吓人，就怕变成那个样子。我跟我爸妈讲他的事，说就是为“文革”。爸妈见了，就说随我。

小时候，在悠长无聊的夏日，我把家里的旧杂志看了又看，看过一个《祭红》的电影剧本。故事情节都已淡漠，就记得烧那种叫“祭红”的大瓶，景德镇瓷器中很名贵的一种，有一个少女跳到了火中。究竟是不是这样，已难辨析，也许故事和我的想象融和到一起了。

后来，我们就都跳进了火里，16岁、17岁、18岁，少男少女，全都跳进去了，把青春的激情、憧憬全都抛进去了……把我们的爸爸妈妈、国家主席……全都放进去了。烧那种红，那种特殊的、不掺一点杂质的红、红彤彤的红、红珊瑚的红、红海洋的红，它的名字可不就叫“祭红”！

那个“文革”那年6岁的小毛孩儿崔健，如今把扎在胳膊上的红布蒙在了眼睛上，他像当年的宣传队员一样庄重地拨了琴，比他大一轮的汉子听得蒙住眼睛，呜呜呜，嚎啕地哭：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到了幸福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你问我还要去何方  
我说要上你的路

那哭都是借着歌哭一回感觉，还有许多感觉哭都哭不出。  
哭不出的感觉堵在心里，沉甸甸地积在那里不能摸不能揭，那种痛是心里的痛、感情的痛，一直痛到没有感觉的时候为止。  
那就叫积郁。

我抄 L 的日记句句都是“文革”誓词，那和凯南爸爸的遗书没什么两样，全是“革命”两个字。都是要革命的，怎么你打死了我爸爸，我打死了别人的儿子，这是什么革命？爸爸们死了，儿女们有的成了孤儿，有的骨肉相残，妈妈们就疯了！

全都蒙住了眼睛，都不认识自己打的人！

鲁迅的《狂人日记》50年后，有人接着写“狂人日记”，我抄着、想着、哭着死者，听那掏心掏肺的革命呼喊，我听得发冷，听见那穿越近一个世纪的声音：

吃人的是我的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孩子，L 的孩子，弯弯的叶儿眉，卡通娃娃一样的圆眼睛，  
会不会有一天她又跳《鬼见愁》？  
会不会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们……



让我们这代人的声音透过纸页，一直传到下一个世纪吧，  
让那些铭心刻骨的回忆给他们一个共同的血统：了解“文  
革”。

## 后 记

感谢支持我、鼓励我完成这本书的亲人、挚友。

感谢《唐生智传》的编撰者吴立民、田伏隆、高原、周全四位先生。

感谢这本书的主撰，现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的王立民先生对我谈到外公的一些往事，并慷慨允许我引用这本书稿中的若干史述。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到外公波澜壮阔的一生，获益甚多。

感谢庐野先生的努力，使这本书得以问世。

感谢读者。

1993年 2月1日至3月2日

## 致女儿

艾仁宽

往事如烟，人生如梦。其实也不尽然。有些烟消云散了，而记忆犹新；有些梦醒了，却铭心刻骨，忘也忘不了。

我小时候，因为 3 岁死了父亲，母亲拖着我和大我 4 岁的姐姐艾品兰，生活自是艰苦困窘。母亲给人洗衣服、做鞋子、绣花样，实在是活得苦。我还记得日常主食是“绿豆面条”，颜色深绿深绿，却并不是绿豆做的，而是麸子、糠...等混和加上少量的粗面粉压制的。其味道可想而知。这种粮食，故乡早已找不到了。问起来，别人还以为绿豆是好东西呢。可我总是在上学，早上饿着肚子也上学。要是有碗剩饭炒一炒，或是母亲给一两个铜板可以买一块馍（整馍约 4 两，比现在的小园面包大一倍），那可是欢天喜地的大事。有一年（大约是 1937 年）冬天，居然给我做了一件绸面子的棉袍，我简直惊呆了。后来才知道母亲将姐姐嫁到山里去了，这是要的彩礼之一，而主要的彩礼是 40 元钱，事实上是将姐姐卖了！可怜钱一还债就光了，那件绸面棉袍，过年时也不给我穿，却看见穿在别人家孩子身上，原来当给当铺了。那孩子正是当铺老板的小少爷。

我上小学还算知道努力，因为成绩还好，学费常是免交。虽只是一二元钱，那时对我家来说还是个大数目。城里的小学（信阳），穷人的孩子也不少，倒不记得谁敢欺侮我，但遭白眼、受歧视也是难免的。寒暑假就下乡去亲戚家混饭吃。那

时老家杨柳河一带还有几家亲戚，虽也穷，可总有饭吃。实在脸上难看了就再走一家。有一家吃饭时先端出一碗稀饭来，加点盐葱什么的拌一拌，放在桌中间，却不准我吃！我正想不通，却给我和大家端了红薯饭，然后将那碗拌了盐的稀饭当菜 嚙！原来如果没有我这个小客人，这碗稀饭都免了，只一碗盐水呢！现在那一带因修南湾水库，被水淹了，亲戚家也不知都迁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虽常想去访问这些亲戚，可总是走不成！

1938 年抗战已进入第二年，战争逼近，学校考试都提前匆忙结束，我连毕业证也没拿到就放假了。于是我就跑到山里姐姐家。姐姐家也穷，结婚后连条裤子都没做过，又做的是打柴、做饭，下田之类的粗活，买卖婚姻，哪有一点感情。姐姐也不过是活受罪。我去后时间不长，也就叫我回城，并借口送我，一起回到城里。这时日寇已不远了，飞机也常来轰炸，人心惶惶。连我这个小孩子也觉得前途堪忧。这时传来了日寇在沦陷区搜捕儿童，送回日本去养育成日本人的消息。城里也来了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的工作人员，动员老百姓将儿童交由他们运送到大后方去教养成人。姐姐一下子就报了名，住进接送队里。我想，等日本人来抓么？家里又穷得没法过，我也去吧。母亲看形势，知道对不起姐姐，也没法阻拦我，只好含泪放我们走了。

我们这一批难童绝大多数是豫南一带的，都到信阳集中，有好几百人。男孩多，女孩少，分别编队，配上老师（也是逃难的）。先一火车运到武汉，才安顿几天，就又风声吃紧，赶紧找了一条小火轮，溯江而上，驶往湖南长沙。我们是在船行途中听到信阳一带失陷的消息的。当时哭声震天，连饭

也吃不下了。其实也没什么饭，不过是一个孩子发几个馒头而已。那时已学会了一些抗战歌曲了，但每当唱起《松花江上》时。总是哭声高过歌声！也只是哭哭而已，孩子们互相擦擦眼泪，互相依偎着在舱板上再沉沉睡过去。

到了长沙，住在韭菜园某个花园里，也不知为什么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记得最清楚的是吃的豆芽，从寸把长，吃到拃把长，变得和吃稻草差不多。而尤其厉害的是蚊子，个个都有指甲盖那么大，一咬一个包，防不胜防，尤其是上厕所时，咬得人胆战心惊。为了避免咬个包，只有不断自己打屁股。

在长沙期间，姐弟分队也惯了，有时几天也不见。别的只有两件事还记得：一是上街募捐，好像是个大竹筒，开了小口，请过街行人捐钱抗战；第二件是领队鄢白飞老师领我去电台播音，以难童的身分讲话。因为是坐小汽车去的，又因为 5 分钟的节目，被我一口气讲了 15 分钟，所以记得很清楚。

接着就是前线战局又吃紧，武汉危险了，我们住长沙也不行，就又坐火车到衡阳。不几天又坐火车西行，一直开到广西边上湘南的东安县一个小镇叫井头墟的安顿下来。这一向天气也还暖和，大批难童有组织的逃难，也常得到人们的同情、支援，我印象中是衣食无虑。但是不讲卫生，水土不服的现象，开始突出起来。吃的米饭，往往是原样排出，米粒的形状还清晰可见，病痛也开始缠人了。因为不洗澡，没衣服换，鞋袜也开始破烂了。于是虱子，疥疮逐渐发展起来。

不久因井头墟是个火车站，仍怕空袭，便于一个天气较好的日子，离开铁路向乡下搬迁，来到了距铁路二十多里路

的大井头，占了唐姓的一座很大的祠堂和附近的一座庙宇白云观，正式安定下来，挂起了“东安难童教养院”的牌子。接着按文化程度编了班，由随队老师上起课来。那时我算是除了个别孩子之外的最高班。但是上课多半流于形式，学不到什么知识。还记得为了一个难童上课时放了一个响屁，那位老师就借题发挥，一直扯到治国平天下。从忍不住一个屁，逐步升级（其实也就是无限上纲），只讲得大家悚然动容。然而生活却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苦起来。

明儿：我就这么一直写下去，不知可否？你的一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只是别着急。而且我有点顾虑，写得太详实了，会引起麻烦呢。许多人都还在，有的仍然有权呢。武汉下雪了，从 25℃ 降到 4℃，我们又烤起火来。弟弟是否在办签证？小杨又有上 10 天没信来了呢。以后每 3 天一封，写个千把字。

爸爸

2 月 4 日

在大井头的“东安难童教养院”呆了不到 1 年，可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从军队上拣来一些灰军装，个个是长过于膝，中间空空荡荡，别的是各人从家里带来什么穿什么，可怜走的时候是夏天，说的是管吃管穿，上学读书，谁会想到这么着呢。吃的方面更是难了，开始还吃得饱，后来不但吃不饱，按时开饭都困难。虽然编了班，也上课，可怜老师都营养不良，难童们饿着肚子，哪有心思听讲。营养赶不上，又要挨

冻，各种疾病就乘虚而入，于是生活变得可怕了，不是活得好不好，而是活不活得了的事了。

最大的疾病是疥疮，这个玩意怪，除了不上脸，全身都是。人人走路都是骑马蹲裆式，手尤其明显，手指伸不直、捏不拢。严重的全身流脓血，又奇痒，不得不抓、挠。于是衣服、被褥大都是浓血小板结，越发不暖和了。但是压倒一切的是饥饿，大家在一起就说吃。厨房在后面，离前院隔老远，可是大家能嗅出，今天菜里放没放猪油。饿的狠了，晚上也有胆大的，偷偷溜出院子去偷农民的萝卜。拔出几颗，在衣服上蹭蹭泥，大嚼一气。白天有一阵子就拿什么袜子、衣服和农民换东西吃，大都是土法熬制的红糖块，又厚又重，但吃完了一口渣滓，还有泥土气，我们就叫它泥巴糖。这可是当时的高级奢侈品。有一回，我也换了一块，还分给一位从国立中学来的难童田蓝玉吃，结下了一分缘分。

病的多了，病的也重了，结果是死人。当时死的都是难童，死了就了了，钉个薄皮棺材，埋了了事。就记得白云观前面的山坡上长长一溜坟堆，全是同院难童。这时院里气氛十分紧张，尤其傍晚，大院中戏台附近总是雾霭沉沉，影影绰绰、飘飘荡荡，鬼影憧憧。又想看又怕看，真正黑了，倒也什么都看不见了。

有一天晚上忽然煮了面条吃，而且不限量，大伙那个快活劲，真比过年还要高兴。北方的孩子，又是有如饿牢里放出来的鬼怪，不限量还不死撑！有个难童，竟然一口气连吃了七八碗我们也不赖。都吃得弯不下腰。不过还不到他的一半可怜乐极生悲。他睡倒后就再也没醒来，更别说起来了第二天起床。他是动也不动还以为他发懒筋。到吃早

饭还不起，才想到坏事了吧，大家仔细一看，原来他已死去好几个小时了。

不过究竟都是小孩，全都懵懵懂懂，一吃饱了仍然快活，一睡着了也无忧虑，况且大多数是穷人家的孩子，吃苦惯了，在家也没过着什么好日子，那时的生活也坏不到哪里去。就是讨饭，也是院长、老师为孩子去募捐，去要粮，不关我们什么事，大家彼此彼此，谁也一样，就这么混吧。

大约是 39 年春末夏初之际，忽然传来了唐总监委从我们难童中收受义子的消息。唐总监即唐生智将军，原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军事训练总监部总监，东安是他的故乡，乡里人都这么称呼他。老师们讲，去不去自愿，愿去的报名，唐家会来选的。我仍想读书，就报了名，可是我姐却不赞成。她说：“去就等于卖给人家了。”我却说：“还不知道人家要不要呢！再说上学读书不会再有问题了，又比饿死强！”可难童中许多人不愿去，但报名的也有一两百人。

有一天早饭后，通知我们这些报了名的难童集合，到不远处另一家大院落里去接受挑选。只见一乘大轿前呼后拥，一直抬进大院，一位矮矮胖胖、福态庄严的老先生，上了台子。有人拿过一份名册来，他翻了翻，就一个个名字念起来。被念到名字的难童，应一声，就走出队伍站到他面前，他看一眼，又念下一个，前一名就站到对面去。如此完了，我们又排队回去，并没什么其它过场。我们都纳闷，莫明其妙。可是过了几天，渐渐传出来，这人是顾山长，名顾畴，是唐总监的老师、朋友，也是学佛的引路人，唐总监对他是优礼有加，言听计从。他本人学通天人，尤精佛学，有各种神话流传乡里，所以他一点名，看一眼就知道合不合适，中意的用



笔圈点一下就行了，而且当场选了 3 个难童，作为自己的义子带走了。其中年纪数老大的，正是那位我有幸结识的国中学生田君。

过了几天，中选的名单到了院里，没有我。一二百人只选了十来个，没有我，也不足为怪。虽然听到消息，若有所失，仔细一想，又没失去什么，我不依然是难童么，梦想到大后方读书上学，梦破灭了！又梦想能选上，去上学读书，没选上，又破灭了。只是醒不了，才若有所失，咳，算了，老实呆着吧。

忽然在中选者出发的日子快到了时，又宣布了一次名单，竟然有我的名字。我是莫名其妙，又惊又喜。倒是我姐姐喟然长叹，也没说什么，却赶着将一双布鞋给我做好，塞进我的包袱里。后来云里雾里，不知怎样就上路了。从此一别，我和我姐竟成永诀！可当时哪知道呀，我逃脱了劫难，我姐却是在劫难逃。第二年（1940 年）病重，被转送到零陵教会医院。等我收到消息，请假赶到时，她已成为城东荒山上的一抔黄土。后来我虽然为她立了一块碑，但四十八年过去，到 1989 年再去寻找时，怎么也找不到了！

原来，山长回去后，问到他选去的 3 个义子，谈到名单时，田蓝玉提到了我，为我说项，谁知竟蒙恩准，也上了名单。不知是加上的，还是换上的，反正我也中选了。这也是前几年我千方百计要打听田先生下落的原因之一。改变命运者共 14 人，山长膝下 3 人，唐将军膝下 11 人。我改名仁宽，仁字是派名，我们 11 人的名字上均有宝盖头。

芦洪市（其实是一个小镇）旁有一条河，流入湘江，从

镇头向南约 8 里，河西一座山头，葱葱茏茏，树木繁茂，颇不一般。隔河相对是大王岭，岭上有大王庙，岭下一自涌泉，俗称赵家井。唐总监的公馆就座落井傍，好大一片园林。泉井紧傍通冷水滩的乡间大路（公路是解放后修的），建有一座木架结构的两层房子，一楼一底，3 间铺面大小。楼下是药铺，楼上则是统间。我们离开教养院之后，首先就是住在这间房子的楼上，开始了 5 年的学习生活。公馆是有院墙圈定了的，我们的楼房在院墙之外。我们去时有一位楚老师带着，他还有 3 个孩子当然也跟着，不过他们是一家，自炊自食，楚老师算是受聘，照顾我们。我们的伙食由工人送来。楚老师最小的儿子恒兰，后来始终在唐家免费上学，现在仍在长沙，因病退休了。

生活上的第一件大事是治病。当地有一种中草药叫“不留不根”（音）医生拿来熬汤叫我们洗澡，辅以药膏敷用，不久就治好了疥疮。给我们发了新铺盖，做了新衣服，派了老师给我们上课。反正起初一切都在这楼上进行，实际上一切是由山长决定的，可我们见不到他。唐总监也没见到，他在重庆，还没回来呢。

此后就是改名风波，说是风波是因为出了一点波折。我们这位楚老师不知何故在改名时，给我们讲什么吕布的故事，我们虽小，却听得懂“三姓家奴”的贬义，于是一致认为不宜改姓唐，坚持自己的本姓不变，只改名字。于是大约也是山长做主，按辈分为仁，取宝盖头下的字，我就成了艾仁宽。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我从此就这个名字了，再也没用过别的名字。

我们始终是个独立集体，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玩在一

起。有单独的生活老师，解决生活问题，有单独的住处……。从药铺楼上起步，先是家塾，和唐家子弟一起编班读书，下课后回我们的楼上。家塾设在公馆里，我们只在教室内，和唐家子弟没什么来往。后来盖了学校，叫做耀祥书院，我们就搬到学校宿舍，在室内生活读书。后来改为耀祥中学。我们算是先修班，也是第一批毕业学生。

后来唐总监从重庆回故乡来了，我们正式拜见了义父。他让我们按湖南的习惯叫他爷爷（北方的爷爷，湖南人叫爹爹〈dia dia〉）但是他声明，这并不意味着和我们的亲属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的家人都在沦陷区）。有一年暑假吧，我们一齐进山，到了佛教寺院兴隆寺，这寺主要的施主是义父，住持是山长，他们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而山长则更是被广泛称为顾和尚。这天应该是盂兰节（七月十五日），我们兄弟们一齐受了居士戒（出家为和尚，在家为居士），五戒是戒杀、盗、淫、妄、酒。其后偶而也讲些佛法，但是以大乘为主，即救人救世。

在耀祥书院有些与众不同的教学。一是古典文学是语文课的主要内容，一位老秀才教过我们的古文。他总是脚踏火炉（一种手提式、放木炭的烤火炉），口衔烟袋，手摇扇子地教我们。也是讲得不多，却要求背诵。“四书”是背，古文也是背。二是休息初一、十五，其他星期天只休息半天。三是不管什么课程，不按学期，学完一本接下一本。这时山长的两个义子吉祖禧、吴祖信（立民）也和我们一起读书了。但他俩是山长的义子，是和山长生活在一起，组成他家的成员，和我们又有这点不同。此时我的朋友田祖佑，因故当了和尚，出家于兴隆寺了。

义父此时已有儿子唐仁曼，他们都从云南回东安来了，我们并不熟悉，因为不在一起。可有件事促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转变。当时仁曼的妈妈还是偏房，我们叫她“妈咪”，正房是义父在六姐姐唐仁群的妈妈离婚后娶的凌柯夫人，我们叫她“妈妈”。凌妈妈一生未生育，然当时居正位，妈咪难免受气，每有争执，妈咪唯有以仁曼为盾牌：“什么你的我的，都是仁曼的！”理直气壮，最为有力。当时仁曼的家庭教师蓝瑞云站在妈咪一边，为之出谋划策，叫妈咪厚待我们，以壮声势。于是每逢初一、十五的头天晚上就喊我们 11 个弟兄去吃晚饭，和仁曼等兄妹 3 人一起玩。14 个小孩加上保姆、丫头、工友，简直热闹非凡。可怜我们这时都小，背井离乡，几曾获得过如此温暖！每逢此夜，比过年还快活。妈妈不甘落后，也叫我们去吃饭，但是我们却还是我们，没有热闹、快乐，还有点拘束。妈妈没有妈咪大方、仁厚，招待几次，渐渐免了。我们仍是按时去妈咪处欢聚，和仁曼兄妹的感情也日见好起来。

最苦的是过年。过年要拜年，尤其伤神。思家不说，一处绝不可不去拜年的是奶奶（义父的生母）。她老人家住在柳灞一处庄园里。我们平时无来往，但年却不能不拜。一定要叩头跪拜。这位老太太从没对我们有什么恩惠，即使是拜年，也没赏过哪怕是一杯茶水！我们名义上是孙子，待遇上如陌路，心里的委屈可想而知。到山长家还有立民祖禧 2 人。他们比我们强，但总是心里好受些。

在义父这棵大树下，受了 5 年荫庇，也可以说是实现了上学读书的梦想。可是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世事变幻，原是难说。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环境的稳定，对人对事的理解也渐渐提高了。一种自卑感，缓缓地弥漫开来。那时的学校工友，公馆的卫士，保姆，诸色人等给了我们一种十分特殊的称呼：“义子少爷”。学校有一位很同情我们的教师曾大不以为然，以为要么称名，要么称别的，什么叫“义子少爷”！可是约定俗成，虽是滑稽，却无法摆脱。而我们有几个对此也是不满的，但我的不满却是不知好歹的，认为什么“义子”不过是多养几个可怜乞儿吧。无论衣食住行 各项待遇，我们都是另一个特殊集体，并没什么父子之情义。如果外出，唐家的子女一律骑马坐轿，我们不论远近，也是走路，只此一例，足可证明。除了妈咪每月两次晚宴，我们只在学校吃集体伙食。至于遭人议论，受下人的白眼，则只有忍受而已。这说明人心不足！如果只认我们是免费的学生，那就只有感激。但是唐家也有穷户，东安更有穷人，为何优待我们这些外乡的难童？这也不好办，说是“义子”，就好说了。

有的事就是巧，我们还模模糊糊的时候，出了一次墙报事件。原来以我们为主的一个班办了一份黑板报，我们中的老二，忽发神经，写了一篇有关山长来校时前呼后拥的情况，颇有不敬之辞。意思是山长每来校，前哨官一马疾驰，远出数里，然后是蓝呢大轿，五、六个轿夫抬着飞奔，秘书长随，前呼后拥，声威不同凡响……等等。我们谁也没当回事，因为确有其事。可是这篇文章却被细心的山长读到了，气得他大感难堪，认为是有意讽刺挖苦，于是专为这事，跑到我们班大发雷霆，我们也确实害怕起来。可是山长气极了，也讽刺挖苦我们“义子少爷”们如何如何！使我们在震惊之余，大感屈辱。山长是我们最尊敬的老师，我们也最感激他对我们

的抚育教养，可他竟然也用这个词来羞辱我们，叫我们太伤心了。于是以我为首的哭了一场之后，决心不当这个“义子少爷”了，一说出来，竟然有四五个一样心思！我们一起上公馆找义父，要求放我们走，义父愕然，后来听了事由，就大发脾气，又训斥我们一顿，不准所请。要知道山长是义父最敬仰、最信任的人，何况事情由我们而起呢。此后此事不了了之。我们也只好仍然当“义子少爷”。然而心动了，考虑问题深了，知道想一想前途了。

还有一些影响一生的事，也是在义父、山长的影响之下，受到教育的。有一天晚上，在草坪上歇凉，听到义父教训他的子侄们，只会骑马，算不得骑手，要从头到尾全会才算会骑马，要会喂、饮、刷、洗……直到备马调教。等等等等，我一生遵循这一教导，深入生活，深入学习。我说会骑自行车，那就是从擦洗，保养、拆换零件到骑车上街有关的交通规则全学到手。我说会开小拖拉机也是一样，自己拆修配换，从发动机到拖斗全懂为止。为了深入，就得学习，买有关书籍，向内行请教。天下诸行各业，不都是这个道理？这里读书确实很有用。别人已总结了经验，用心去学就是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并非只是老生常谈也。又如我曾向山长提出过学写字，山长专门给写了一种书法字体临摹，可惜我浅尝辄止，终于一辈子写字胡乱勾画，不成体统；也向山长学过打坐，因各种原因（没有静室、时间为主要的）没坚持。退休以后，又去长沙找立民，这两年练下来，身体强多了。年近古稀，牙齿还没开始捣蛋，心脏病也有好转，岂非不易乎。

另一件事印象颇深是有一年过小年，义父和我们兄弟坐到深夜。先是一齐闲谈，后是射覆（即猜藏物于何处）……

后来谈到抗战，自然谈到南京保卫战。我记得很清楚的有两点：一是南京蒋介石不能守，他是最高统帅；别人不愿守，守不住；所以义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然蒋无法下台阶，也无路可走（比如西安事变，杀了蒋，中国就会大乱）。二是责难最多是“溃退”，义父说是计划安排好了的有组织的撤退。但号令不行、恐日心理、军师长各自为战，造成了混乱。事后蒋曾企图追究义父，幸有一位师长尚保存有撤退命令，证明义父确是有组织的撤退，才使蒋无所售其奸。从此义父再没负过国民党的任何实际责任，只挂个军委委员名，大多半时间在故乡办学。这一晚是义父和我们在一起谈心的唯一一次。要知道我们不奉召是不会去公馆，也不会去山长家的，我们只是在学校范围内生活。

业余时间也有，夏天去小河游泳，时间也不长。平日有的弟兄打打球，我只是喜欢网球，爱好音乐，学弹风琴，并且拆修也会。倒也从未奢望有其他娱乐。至于功课么我总是前几名。有一段时间学调皮，一个人曾包了半个班的考试，四方发答案，前后左右都抄我的。为此，狠挨了一顿训斥。

到了 1944 年 6 月间，日寇要南进，要打通中国的大陆交通线，配合东南亚作战。衡阳告急，义父派了参谋王正廷回东安安排家事。我这时已 19 岁了，早想自立。高中念完了，大学一年级的课也念了一部分，就提出上军校，上前线杀敌。当时仁宣、仁安、仁宜、仁定和我一起走。我们由当时驻在东安义父家的宪兵（名为警卫，时为对义父进行监视，每 3 日、每周、每旬都有报告送出）派人护送、经广西贵州而到了四川重庆。奇怪的是六姐也带着孩子到了重庆。我们到成都进军校。她去成都上大学，我们之间开始了马拉松式的 8 年恋

爱。这放在下封信里写吧。

历史证明，大家庭必定在清除之列，不管形成的理由条件如何，注定是要走向消亡的。义父的大家庭就是几代悲剧的混合体，与我们有接触的夫人就有 3 个，（凌）妈妈，（霍）妈咪，（邢）姨娘，而六姐的母亲是被迫离异了的，住在另一地方，我们没见过，就连我也是 1949 年才见到一面。义父的理由是极为充足的，即儿子问题。第一位夫人只生了一个女儿，因了一点小事，自杀了，是婆婆责骂惹起的自杀。如是母亲赶紧又将自己的表妹娶过来，她叫邓竹青，这就是六姐的母亲了。可惜六姐是个女儿，还是没得用。义父在省城长沙见到了棱柯，很喜欢，托人做媒，一说即妥。但凌家也是名门望族，提出的条件很简单，却很苛刻；不计较有小，不准有大。即嫁过去只能当大房。于是逼得义父休掉六姐的母亲，将她另行安置而满足了凌妈妈的条件。可叹冤冤相报，凌妈妈却一生连个女儿都没生。在旧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压力下，她自己逐步失宠，降格，最后也被排挤出去，殁于上海。而生了儿子的妈咪，地位日益巩固，解放后与义父白头到老，继承了正统。

六姐之六，是按义父兄弟们之子女统一排序而得，其实她是义父的二女儿。自杀的那位妈妈生的是大女儿。她和义父等一起回到东安时，明明已 2 岁了。明明的父亲是国民党空军教官，因为国民党买人家的残次飞机，中饱私囊，害得他出了飞行事故而堕地丧生。而李家是东安的土财主，只这个儿子当了空军，而当时六姐因各种原因，神经错乱，被强迫回故乡。由她祖父作主，嫁了出去。她因读过书，到过上



海、南京、香港、日本，自然不肯困居土财主家受孤单，故仍带着幼女儿回到娘家住。娘家自然不在乎这二张嘴巴，但是地位是没有的。她又丑，不会讨人家喜欢，恰又夹在妈妈和妈咪的争斗之中。因为她 6 岁时被接回义父身边，凌妈妈无生养，对她还是很不错的，可惜她不知“好歹”，挂念生母，渐渐不受欢迎，妈咪因她是凌妈妈带大的，自然也视为“敌”对，而嫁出去的姑娘有什么地位呢，况且还带着个小孩，又是个女孩。义父虽大度，照顾也难周，加上她不懂事，所以处境艰难。记得解放后，大约是 1960 年吧，义父曾在东湖约见咱全家，弟妹等也在。义父问我们有什么意见，她居然提出“别的没得什么，就是你爱人太多了”。简直叫人啼笑皆非。义父也机智，反唇相讥曰：“你也不止一个爱人嘛。”你说她 40 岁的人了，不是白吃干饭么。

六姐也到学校来读书了。因为她年龄比我们还稍大些，太低班不合适，就和我们一起上先修班，和我们渐渐熟悉起来。因为她是老大姐，大家对她就亲近些。她也因为和我们在一起，活泼快乐起来。我姐姐去世了，六姐来了，我们相处得尤其融洽。我也很喜欢明明，可是明明不大喜欢我，有一股天生的敌意存在。好在事情多得很，一切都在不断变化，我也顾不得，也考虑不多这些事。

然而我要进军校，到了重庆，六姐带着孩子也赶到了，我才考虑得深些了。必须爱明明，我是无父孤儿，我父亲在我 3 岁时就去世了，我知道孤儿的辛酸。虽然明明生活环境优越，但感情应该也是一样的，所以，几十年来，我一直这样好好待她，<sup>1</sup>比我对自己的两个儿女还要费心费神，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我才无能为力了。

我在军校，六姐在成都的华西坝的华西大学读乡建系（即教育系），有一段时间，她和明明租住一家小院内，我们兄弟几个是星期天放假时她家里的常客。成都没有别的亲友，我们都没有，自然是相互亲近得多。1945年明明留在东安外公家，六姐仍回成都上学，但是为了减少负担，就住在学院的宿舍里。常常是我去约她共度星期天。

1947年底我毕业后分配到部队，因为受阻于洛阳而就地于西安报到。这一年（1948年）我们一直书信来往，直到1948年底我自动脱离国民党部队，经成都回东安去。那时三哥仁宁在东安，劝我回去。我就回东安在母校耀祥中学教书。不久六姐也回来了，一则时局紧张，二则明明和我都在东安。然而一回去就出不去了，义父也在宣传马列主义，组织湖南起义。我们都面临着两条道路的抉择。

经过学习、安排，我被义父介绍给了湘南的欧冠，跟他到了衡阳。正当时局日益紧张时，我接到六姐和明明的信（这是明明第一次给我写信）说她们要出来，叫我去接她们。我匆忙动身，坐火车到冷水滩。听说白崇禧已派人包围了赵家井，就乘轿子，走小路去西江桥。谁知才走出约5里地，就和六姐等的轿子遇上了，正好都是走小路，不然不知会怎样呢。原来义父叫六姐去东安县中教书，她不愿去，还想去上学，所以出来了。我们回到冷水滩，火车已有迹象中断。等了两天没车，只好上车站等，遇到一列军列，我用3块光洋给了一个卫生兵的车厢的班长，3人坐上火车到了衡阳。而这班车是最后一班，第二天铁路就中断了。

为了六姐的学业，我送她娘俩去飞机场，利用明明父亲是空军的关系，想叫六姐去成都，可是当时飞机只飞台湾，要

上就没问题，但我们留下来了。这时我所在的警备司令部正撤退，我只能留下不走。不能丢下六姐母女不管呀。

不几日衡阳解放，我们一齐当了老百姓。我考军大，不收（因为我还是历史直书）。回故乡一趟，见了老娘，找不出路，又回衡阳，找机会参军。这回可是名副其实地混入了解放军，伪造了历史，从新战士当起。直到 1950 年部队以回家结婚的标准，批给 20 万元补助，在衡阳和六姐结了婚。20 万元除了请六姐教书的同事外，就是为明明买了一双回力球鞋，连个结婚照片也没有呢！

那是我调到市东湖中学教英语快到一年的时候，1966 年 6 月，一看到这个日期，差不多的中国人都会知道要出事了。你教书，教英语，文化大革命来了，不出事才怪呢。到了这种时候，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连出事的方式都怪异，即全都反常。

早上一上班就宣布全体教职工集中开会，由领导讲话，东拉西扯，云山雾罩，用心听也不明确。比如他谈了半天知识分子怎么回事呢，就像豆腐掉在灰堆里，拍也拍不得，打也打不得，等等。原来他是在拖时间。教学大楼北侧草坪上正布置本校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最为声势浩大的一次揪出行动。忽然门口来了学生，有人向他打了暗号，他立即结束讲话，宣布下去看大字报。我随大家出来刚到门口，几个学生从两边将我挟持住，厉声说：“艾仁宽，去看大字报。”从这时起，我立即被打入另册，经历了许多磨难。许多事，至今还令人心悸不已，虽然“文化大革命”已过去 16 年了。

被揪到草坪一看，集中全校的黑板报架，排成近百公尺

的大字报栏，漫画、文章、材料、应有尽有。学生揪着我从头看起，原来是档案材料都抛了出来，所有的流行词都用到我身上了，什么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大军阀大地主的走狗爪牙，国民党的反共骨干……。第二部分则主要是所谓书写反动标语，发泄仇恨，是现行反革命活动。好家伙，历史加现行，自然是横扫对象，是死有余辜，必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了。配合下面的行动，从 3 楼窗户上展现出数丈长的大标语：“揪出埋在东中教师队伍中的原子弹×××”、“抓住隐藏在水下的大鲨鱼×××”、“坚决打倒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我自己也被这声势吓得魂飞魄散，胆战心惊。尤其看到“反动标语”部分，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了。大字报揭露的句子全是我在上课时写的或作业、试卷上出的题目。看完大字报，我被押送回家，门口站上监视的学生。这天也不知怎么过去的，爱人回来，子女放学回来，我也昏昏沉沉，不知都说了些什么。天黑以后，也不知疲累，竟然一夜睁着眼，直到天亮。

后来是一系列的急骤变化：戴高帽子游街（只在校内）、抄家、批斗、武斗……。此前我还在想，这般状况，日子没法过。即使是历史加现行，还不逮捕算了！我交了《坦白认罪书》，希望被抓走，监狱里只怕还平静些，至少有规矩有法度，后来才知道这是妄想，正是教你来顶缸当街呢。没有你们这些对象，还不是领导运动无力，包庇牛鬼蛇神，火就会烧到领导身上去。

有天晚上斗得最狠。一被叫出来就有人给扣上高帽子，里面还有脏东西。学生怕脏就用竹扫帚往头上打，扣得死死的。一路灯笼火把。游了两圈。将对象统统赶到教学大楼前罚跪。

用墨汁画脸，打倒在地还得听口令爬行。在学生问话时，还得大声承认自己是牛鬼蛇神……不一而足。种种侮辱受过，脸皮也彻底撕破了，害怕的事都经历了，反而没什么可怕的了。尤其是在答问时，听到一位女教师否认自己是牛鬼蛇神，打也不认！我忽然觉得前几天自杀的念头不对。这位女教师和我是一个备课组，我所用的例句、改错题等，她也用了。她可是一贯积极、历史清白、正牌的华师外语系的毕业生，我一死，她可怎么办！原来为两个孩子着想，怕他们受牵连，但是死了岂不更使他们遭难么？如今反正是这样了，还有什么罪，就受到底吧。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只要自己问心无愧，不信共产党就不甄别，不落实。解放 20 年了，怎么一下子又揪出这么多反革命来了？除非共产党改变了政策，不然总还会有搞清楚的时候。可谁也没想到，这次运动竟然是 10 年，等于打了一场抗日战争加解放战争！

这时，总支还在掌握运动，工作组进校后，也还依赖总支。到把我揪出为止，一直是××掌舵的。几年以后，下放的学生都有回城的了，我在去校办农场时遇到一个学生，他向我致意并明白无误地告诉我是××叫他们揪我的，可是运动后来的发展就大不一样了，我们这位领导也被揪出来，受尽了折磨！还被打断了一只胳膊。有一段时间，和我们牛鬼蛇神一起劳改。

人的适应能力真是极其伟大。要看条件，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切打破常规，天地翻覆，书生气十足是活不下去的，你得适应。我慢慢想通了，老将老师都能揪，我算老几？况且不管什么运动，总要最后定案才算（定了案也难说，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抛档案材料，其实我并不怕，那是在部队

已经作了结论的，我什么也没隐瞒，不怕翻、审。所谓反动标语是标准的罗织，经我一再回忆，乃是将讲课的例句，前后搭配而成。比如今天讲“雷锋是我们的好榜样”，上周讲过“那是胡扯(That's nonsense)”。如果将二者选配在一起，就成了“雷锋是我们的好榜样，那是胡扯”，那不是反动标语，能是什么？至于改错题，本来就是错：包括语法、结构、逻辑……可是当时我的教案早已被人没收，留作罪证；又被抢档案，抄黑材料的造反学生弄走而下落不明了。其实就是有，也一时翻不了案，没条件嘛。那就只好忍辱受罪，“苟且偷生”了。

除了那一次全校性的大武斗外，什么吐痰、辱骂……随时随地都能遇到之外，还有几次几乎危及生命、造成伤害的事。一次是某班的学生自发的揪斗，逼我跪在4楼走道上，四边围上，无法知道打击从何而来。偏偏有人走过来，叫学生问我和哪些反革命有联系！原来我喜欢钓鱼，有一付竹制套杆，共5节，接起来2丈多长，此时被认为是天线，我有一块50年代分期付款买的大怀表，说成是发报机，那去湖边钓鱼自然是发报联络啰。学生本来就冲动，有人这么一递点子，武斗就升级了。可是说我是反革命，怎么说都成，立即逮捕，我还求之不得，要攀扯别人，那可是干不得的事。打就打吧，没什么可说的。记得一个学生从背后猛踢一脚，我倒向前方，头磕在水泥楼板上，爬也爬不起来，打、踢也爬不起来。昏昏沉沉，也记不得斗争何时结束，怎样回到家里的了。

另一次是在校劳改时，我在宿舍一边干活，忽然传来到食堂紧急集合的勒令，而且一连声的勒令跑步。可怜从宿舍到食堂中间隔了个大操场，而且还有上下坡，操场位置低，房

子位置高，这一阵猛跑，叫人神经紧张、肌肉酸痛，偏偏到了地方，叫你排队立正。我只觉得天旋地转，刹那间昏死过去，还落得个装神弄鬼，顽固对抗的斥责。事后别人劝我去找医生，结果是高血压。幸亏是初发，如果再晚几年，还不得脑溢血，“死有余辜”么。此后，对不起，猛打猛冲，出蛮力气的事，我可不敢冒昧了。辱骂是正常现象，玩儿命改造也还是免不了辱骂，随它去吧。

明儿：以后星期三、六继续发信给你。写这玩意太伤神，得慢慢来。武汉气温又骤降，我们又生起炉子来了。今天又停电，下次再写吧。弟弟去广州还没回。妈妈很好！问候小王，吻大狗头。

这是第六封信吧，你收到几封信了？

爸爸

3月20日

又一次批斗，整个会是组织得很好，一个个的发言，声色当然是俱厉的。不管总算是文斗，我方暗自庆幸，又过一关。却听到散会之命，不是“将反革命分子×××押下去”的方式，原来他们暗自组织一些学生排在会场门道口，等我一到就拳打脚踢，责骂羞辱。当然作为批斗对象，只能低头忍受，连抬眼看路的权利也没有，否则就是妄图认记革命群众，伺机报复。勉强挨到门外，一位小将一拳飞来，打得我鼻子一热，觉得少了什么东西。再走一步，一件什么东西戮到脸上。电烙一样，疼不可忍，只好抱头鼠窜而过。下得楼来，才知眼镜被打掉了。一口镜片破碎散失，好容易找到镜框，只

一个镜片，又断了腿，眼看是不能戴了。虽然镜片未伤着眼睛，可当时我们夫妻加起来才 110 来元钱，4 个人吃饭 拿什么来重配一付十几元的眼镜呢。至于电烙一样的疼是有人用烟头烧的，这种残酷的肉刑，也不知这位小将怎么下得了手。想到孟夫子的性善论，不禁惘然，因为我是相信性善论的。荀子的性恶论其实也有真理性。

后果最严重的一次是几个“七·二〇”后受到挫折的红卫兵，他们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打上门来，堵在室内，又打又骂，最后将我左胸肋骨几乎踢断了。这样引起军宣队的重视，认为太乱了会死伤人，加强了控制，才使许多人免于灾难。这回又准我的假，派谢茂全老师陪送我去汉口私人开业的伤科名医处就诊，才算很快稳住病情，没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至于其它劳改，也就是打扫卫生，冲洗厕所，锄草挖地。当时还不算什么，不过是革命群众开会学习，牛鬼蛇神劳动改造，一示区别，二示羞辱。所谓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绝对剥夺你的个人尊严，又将你置于广大群众的千夫所指之下而已。肉体的折磨远逊于精神的屈辱，如果你不能随俗，想不开，照孔夫子“士可杀而不可辱”，“千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甚至死死地抓住“实事求是”的原则生活的话，那你只有一死明志。我不是没想过死，而是怕死而于事无补，害得子女不能抬头，叫那些“运动专家”、“一贯左派”乃至“踩着人向上爬的”得意于一时。我非要看个究竟，总会水落石出的。我还把这个想法劝谢老师，千万别想不开，一死了事！当时他也被揪出来，贴上墙的大标语：“打倒带枪的武装特务谢××！”特务而武装了的，而武装了带枪的！有板有眼，倒是新玩意 可怜他 1949 年参军，连级干部，衡阳市人民代表，



共产党员！因为在部队肃反运动中遭不白之冤，被复了员，几十年已经够伤心了，又揪出来，真是雪上加霜。其实诬蔑他的国民党特务也是逼供信瞎说的，而且人就关押在咸宁，离武汉不过百里左右。“文革”后他索性告到军委，到底还是教育局派人去找到犯人重新查证，这才为他平了反。他恢复了党籍，只是级、职无法补偿了。以他的情况，比我这个正牌历史反革命，我也想开了。何况上自中央，近到省市，知名的党政军负责干部，今天揪出，明天打倒，走马灯似的，我这平头百姓、小小的死老虎，且等着瞧，急不得的。

我讲一个人的经历来听听，也并非出于个人恩怨，倒是这事很典型，很能发人深思。“文革”初期，在我的被揪过程中，有个“雷鸣”，我的大字报的前言，重点的评注，结尾都是署的“雷鸣”。对别的一些关键问题，也是“他”一锤定音，大有“梁效”、“罗思鼎”之风味，一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当时我不知就里，被“他”雷击火攻，简直是“原形毕露”。可曾几何时，运动风向就变化了，揪斗的方向也变了。“雷鸣”也断电短路，半途而废了，这才明白所谓的“雷鸣”乃是一个集体的代名词。无怪乎材料有内容，揭底有水平，定性有依据了。

忽然来了个“七·二〇”！于是武汉市天翻地覆，一派垮台、一派飞升，学校的形势也大变，于是我们看见每次教工集会，就有一个人低头走进，不入队伍，自己跪在一旁，口中念念有词，脸上泪珠滚滚，仔细用心听可以知道他是在忏悔，在向毛主席请罪。由于权力争夺之间的忙乱、纷繁，也没人认真去考虑他的表现，而他就是“雷鸣”的原身政治教研组组长×老师。不久他就真的神经错乱，疯疯癫癫起来，但

其中心还是真诚地向毛主席请罪这一点。有一天夜里，他在极度狂乱中从 3 楼阳台跳了下来，腿、胯骨折，内伤也不轻，而且是天亮才被发现。

经过周折，他终于还是被送进了湖医二院（高家湾），当我被派去照顾他时，他上了夹板，加上牵引。所谓牵引，是在断骨下截，打入钢钎，安上拉绳，坠以一定重量的铁坨，以免错位、萎缩。这样一搞，他就只能卧床不起，加上神智不清，屎尿满身，痛苦不堪。那时我虽然身分不明（牛鬼蛇神，已被工宣队平反，可革命群众、革命小将流毒甚深，不予承认，但也不虐待折磨），却觉得应该救死扶伤，再不济也该“优待俘虏”呀。他已认了“罪”，又疯了，摔成残废，岂可不管！于是喂饭，倒屎倒尿，洗衣洗裤，能做的尽量做。但未料到的是此时飞升上来的另一派，一听说对头派的他住进来，就一批批地来折磨他，可怜他糊里糊涂，答非所问，不能满足对方，就巴掌拳头皮带……劈头盖脸地打来！我只能极力救护，甚至替他挨打，也没别的办法。因为一天到晚太紧张了，不断发高血压、头痛，就要求换班，由另一个也是成分不好的老师来代替我。到最后我离开时，他已经清醒一些了，流着泪，拉着我不让我走，总算好心有点好报。可谁知连这件事也会成问题呢？

到了清理阶级队伍时，我万没想到又给我加了一条虐待革命群众、搞阶级报复的罪名。说我不但不好好照顾 × 老师将功补过，还不给他吃，只问一声，不吃就把他的饭倒了；他一身屎尿不管不顾，自己休息还参与毒打拷问他等等，全翻了个个儿。可怜此时他已被送回广东老家休养去了，真叫我十分气愤。只是这时已是军宣队入校以后的事，我也看穿了，

就一五一十，据实写了材料，爱信不信，反正我已几进几出劳改队了，人又没死，不会去调查么？

“文革”后期，×老师又回校了，他在校园碰到我，老远就伸出手迎向我，仍有感激之意。可惜病情不稳定，又被送回去了，最终是转回广东。因为年轻，也还没成为跛子，只是神经受不得刺激，有时犯糊涂。一个好好的青年教师就这样干一阵，病一阵，据说目前也仍是如此。

我不知道为什么下放没落到我头上，没反正我并不怕劳动，从小也是苦孩子，没什么干不了。东湖中学的最高点5楼顶上的三角架（国家大地测量的基准点），最低点厕所的下水道，我全都到过。一般说交给我什么，我干什么，尤其在这一时期，更不能讲价钱。现在回忆起来，以搞采购干得最长。

起先学校是孤立在山丘顶上，唯一的一条路是从厨房通向湖边原先修建校舍时运材料的一条沙石路，坡陡道窄，有一段下坡摔过好多人，大家叫它“好汉坡”。大家都去闹革命去了，这吃饭可不能免，尤其换了工宣队进校后，“复课闹革命”，吃饭问题突出起来，于是叫我去厨房劳改，去搞采购。可怜东中只有一辆板车，空车还死沉，装上东西更沉了，往往要派别的“牛鬼蛇神”来帮忙。到了拖米时没有五六个人别想完成任务。不过不论人多少，都是我架辕，因为任务是落实到我头上的，别人是帮忙的。那板车两个大木轮上箍了铁环，左右插4个木棍，堆上千把斤大米，老高老高。拖吧，拖不动歇歇再走。一面歇，一面还得瞪着眼，以免被人发现，扣上浪费时间，劳动改造还使滑做假这样的帽子。

因为板车太慢，效率低，后来就给了一辆自行车。带上一个大筐，起先只能运几十斤菜，后来慢慢学会多装，能一

次运一百四五十斤。这时下车可找厨房师傅帮忙，上车可得在菜场求人了，于是我又注意多交朋友，以便求援。但拖米仍未解决，几经反映，又批准买一辆三轮车。为了发挥作用，我将轻型车轮换上重型的，这就加大了运量了。拖米时，一次拖四五百斤，两次或三次也就可以了。到了后期，开展学工学农时，买了拖拉机来，我就学会了驾驶手扶拖拉机。这时就轻松多了，只是一身油污，叫人不待见，我可不在乎。我发现自己很喜欢机械，柴油机光好出故障，我就买书钻，自己动手修，还买了工厂报废的机子，装修成备用机。当“开门办学”、“下乡学农”时，我已能耕、打、耙、运，居然开起农机课来。至于后来买了汽车，如果不是因为工伤，只怕我早转业开车去了，反正不教书，也饿不死我。

当采购也不是没人磨，虽然大多数工人师傅并非有恶意，但在当时的流毒影响下，也是白眼看人。比如买肉食之类的，就得一大早去，想搞点俏菜（如豆芽、豆腐）就得天不亮出发，等回来已是8点钟左右，稀饭也凉了，馒头也冷了！一身冷汗，再吃冷饭，味道确实是难忘。为了搞好伙食，红案师傅常是叫我多买鱼肉，白案师傅就要烧碱糖精（白糖更好，可是哪儿有呢）。当年这可都是紧俏物资，肉凭购粮发票去粮食局批，好像是10：1，即1000斤米批100斤肉给集体伙食。这么着一周一次荤食也难。鱼贵，好鱼（鲤、鲫、鲢）贵，只胖头、鲢子3角8一斤，食堂最欢迎。烧碱也紧张，糖精更难，副食店里一个月也只进得少许，单位又多，岂有你独占之理。这就难住我了，东西搞少了，师傅们的脸色、语言是既难看又难听。要想多得，就得想点子，点子想来想去，只有一条：多出力，多干活，以此换取感情，再加上厚脸皮。好

语言，使别人愿意给予优待。那时副食的营业员全是女的，我只好一有空就去店里，见活就干，成缸的酱油，替她们从仓库抱到门市，两百斤一袋的盐，替她们卸车码垛……。出出进进，有事就帮忙，不久她们也不见外，有事就喊我，我是有求必应。这样一来，我张嘴要东西，她们也不好意思不给了。于是每月的烧碱、糖精，食堂里总不缺，有时甚至分到红糖白糖。帮菜场的忙我更是拼命，我曾和他们一起去肉联运下水，去武太闸运菜，去阅马场运豆芽，去中南路运干子，去人去车（三轮），包拖包运。当然，去肉联、去武太闸是菜场的汽车，太远了，三轮玩不转的。这么一来，分好菜自不必说，连鱼肉我也能多分到好多。因为菜场包了几个餐厅饭馆，东湖游客一少（比如下雨）计划就有多，这时就可以得到照顾了。由于物资供应改善，学校食堂也好转了，师傅们的脸色也阴转多云！早上回晚了，他们就将我的一份饭放在锅里或炉灶旁保温，有时还有意无意的到食堂后面山坡下去接一下，助我上坡。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当时学校忽然响应工宣队的号召，发动学生修路，以便“金结”、“重型”厂的学生上学不致在山坡泥道上摔跤，而食堂的物资都是靠三轮车，从湖边上坡运回。我发现了一条从东湖职工住房的村旁一条小路，可以不上坡。那时的后勤主任张全廉老师很通情达理，也从工作出发，动员了一些学生，将这条路靠近学校不足 20 公尺不通的地方修了一下，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精力。可是居然有人认为东湖出了条“艾仁宽路”，提出要大家分析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还说，某日听见我在后勤有说有笑，他指出，“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现在艾仁宽笑了，我们东湖中学是怎么

回事呢？人们当时的思维方式，就是如此！没有经过“文革”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

也不知是真有困难，还是有意加码，我当食堂采购不久，又把后勤的采购任务交给了我，这就不仅要完成柴米油盐鱼肉蛋，还得完成纸张文具小五金。我能有啥办法，干吧。天不亮上菜场，吃完早饭上武昌，下午再去菜场，日夜奔忙。那时物质紧张，买东西实在不易，不但在近处跑，还得在远处跑。记得最远的一次是去硚口简易宿舍后面某仓库运成箱的玻璃，而且只有三轮车。玻璃抬不动，将车子竖起来将玻璃往车上撬，一早去，下午4点多才回。最难是买药，医生一开一大堆，医药公司则缺这少那，有的故意不给。更气人的是车也没人修，我一气之下，还得自己学修自行车，三轮车。直到拖拉机买回后（教育局批的指标）我才轻松些。可是由于照顾关系，没有敢拒绝菜场小赵，他将拖拉机开翻了，我为救他，将自己左手拇指轧断，成了三等乙级残废。

后来也不知“文革”是怎样结束的了，反正时间久了，人也麻木了。到宣布审查结论“维持原结论”（即部队在50年代早期所作的历史结论），我一点也没感到激动、感动或是一点别的什么，因为早就不作指望了。苦也受了，斗也挨了，委屈冤枉早已不当回事了。就连安排我上课，我也不感兴趣，心里只想考执照，开汽车！苦力的干活，哪怕腰酸背疼，一觉睡醒，依然故我！何必动脑筋，上课改作业，提心吊胆的搞意识形态而致头昏脑胀，连觉也睡不好。而且我太欣赏鲁迅的诗了，他说：“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确然确然，而且又于今为烈呢！但是最后外语组教毕业班的老教师调去江汉大学没人接课，还是想到了我。我

为了争口气，就去教了。一开始还是一大批领导听呢，可是我一堂课就拿下了大伙儿（学生在内）的担心。后来又加了班主任，后来又带毕业班，后来伤残了，只好教下去。不知不觉就 1985 年了，我就决心退休，总算熬到头了。领导虽一再挽留、一再说就要评职称、调工资等等，我是一概不管。我一辈子不赶趟，好容易到了 60 岁，还留恋什么呢，于是我的一辈子就画了句号了。

明儿：还要什么，等以后再谈再写吧。学校病了一个老师，我临时接了两个班，一周 12 节课，忙得够呛呢。

爸爸

1992 年 3 月 28 日